目录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3](#_Toc73969131)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6](#_Toc73969132)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12](#_Toc73969133)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29](#_Toc73969134)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37](#_Toc73969135)

[第六章 穀神不死，是謂玄北 41](#_Toc73969136)

[第七章 天長地久 43](#_Toc73969137)

[第八章 上善若水 44](#_Toc73969138)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46](#_Toc73969139)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52](#_Toc73969140)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 57](#_Toc73969141)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 58](#_Toc73969142)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 59](#_Toc73969143)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 62](#_Toc73969144)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 64](#_Toc73969145)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 70](#_Toc73969146)

[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74](#_Toc73969147)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 76](#_Toc73969148)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79](#_Toc73969149)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 81](#_Toc73969150)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87](#_Toc73969151)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 92](#_Toc73969152)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103](#_Toc73969153)

[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106](#_Toc73969154)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111](#_Toc73969155)

[第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118](#_Toc73969156)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 124](#_Toc73969157)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 128](#_Toc73969158)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 131](#_Toc73969159)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 133](#_Toc73969160)

[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 135](#_Toc73969161)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 140](#_Toc73969162)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 141](#_Toc73969163)

[第三十四章 大道泛兮 142](#_Toc73969164)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 143](#_Toc73969165)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 144](#_Toc73969166)

[第三十七章 無為而無不為的道 148](#_Toc73969167)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 150](#_Toc73969168)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 152](#_Toc73969169)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 155](#_Toc73969170)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 156](#_Toc73969171)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 161](#_Toc73969172)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 164](#_Toc73969173)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 165](#_Toc73969174)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 167](#_Toc73969175)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 168](#_Toc73969176)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 169](#_Toc73969177)

[第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170](#_Toc73969178)

[第四十九章 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 172](#_Toc73969179)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 173](#_Toc73969180)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 176](#_Toc73969181)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179](#_Toc73969182)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182](#_Toc73969183)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 183](#_Toc73969184)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 188](#_Toc73969185)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194](#_Toc73969186)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 195](#_Toc73969187)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201](#_Toc73969188)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 206](#_Toc73969189)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211](#_Toc73969190)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 213](#_Toc73969191)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 216](#_Toc73969192)

[第六十三章 為無為 218](#_Toc73969193)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 224](#_Toc73969194)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 229](#_Toc73969195)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 232](#_Toc73969196)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 233](#_Toc73969197)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 237](#_Toc73969198)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 239](#_Toc73969199)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 241](#_Toc73969200)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 244](#_Toc73969201)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 246](#_Toc73969202)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 247](#_Toc73969203)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 250](#_Toc73969204)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 251](#_Toc73969205)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 252](#_Toc73969206)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 253](#_Toc73969207)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 254](#_Toc73969208)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 254](#_Toc73969209)

[第八十章 小邦寡民 255](#_Toc73969210)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 256](#_Toc73969211)

#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他說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本文第一章，首先提出老子《道德經》的「道」與「名」兩個關鍵名詞，也是連串貫通全書八十一章脈絡的線索。而且也是千古以來，研究老子學術的爭端之所在。

頭頭是道

現在我們也來湊熱鬧，講《老子》，首先要不怕老子笑掉他的長眉，更要向研究老子的學者們，道歉萬分，以外行人妄說內行話，濫竿充數，不足為憑。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把傳統文化中的「道」字與「天」字先講清楚，纔好開始。

讀中國書，認中國字，不管時代怎樣演變，對於中國文字的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不能不留意。至少，讀古代文字章法所寫成的古書，必須具備有《說文》六書的常識。

在古書中，「道」與「天」字，到處可以看到。但因上古文字以簡化為原則，一個方塊的中文字，便包涵人們意識思想中的一個整體觀念；有時只用一個中文字，但透過假借、轉注的作用，又另外包涵了好幾個觀念。不像外文或現代語文，用好幾個，甚至一二十個字，才表達出一個觀念。因此，以現代人來讀古書，難免會增加不少思索和考據上的麻煩。同樣地，我們用現代語體寫出的文字，自以為很明白，恐怕將來也要增加後世人的許多麻煩。不過，人如不做這些瑣碎的事，自找麻煩，那就也太無聊，會覺得活著沒事可做似的。

例如「道」字。在傳統的古書中，大約便有三種意義與用法。

（一）「道」就是道，也便是人世間所要行走的道路的道。猶如元人馬致遠在《秋思曲》中所寫的「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這個「古道西風瘦馬」的道，便是道路的道。照《說文》意義的注釋就是：「道者，徑路也。」

（二）「道」是代表抽象的法則、規律，以及實際的規矩，也可以說是學理上或理論上不可變易的原則性的道。如子產在《左傳》中所說的：「天道遠，人道邇。」如子思在《中庸》首章中所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孫子所說：「兵者，詭道也。」等等。

（三）「道」是指形而上的道。如《易·系傳》所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如道書所說：「離有離無之謂道。」這便同於佛經上所說的：「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玄妙幽微，深不可測了！

有人解釋《老子》第一章首句的第二個「道」字，便是一般所謂「常言道」的意思，也就是說話的意思。其實，這是不大合理的。因為把說話或話說用「道」字來代表，那是唐宋之間的口頭語。如客家話、粵語中便保留著。至於唐宋間的著作，在語錄中經常出現有：「道來！道來！」「速道！速道！」等句子。明人小說上，更多「某某道」或「某人說道」等用語。如果上溯到春秋戰國時代，時隔幾千年，口語完全與後世不同。那個時候表示說話的用字，都用「曰」字。如「子曰」、「孟子曰」等等，如此，《老子》原文「道可道」的第二個「道」字是否可作「說」字解釋，諸位應可觸類旁通，不待細說了。

講到這裡，順便也把古書上的「天」字提一提。古書上的「天」字，大約也概括了五類內涵：（一）天文學上物理世界的天體之天，如《周易》乾卦卦辭「天行健」的「天」。（二）具有宗教色彩，信仰上的主宰之天，如《左傳》所說的「吳天不弔」。（三）理性上的天，如《詩經》小節的「蒼天蒼天」。（四）心理性情上的天，如《泰誓》和《孟子》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五）形而上的天，如《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

首先瞭解了這些用字，那麼，當我們看到古書的「道」與「天」，甚至在同一句中，有時把它當動詞或形容詞用，有時又把它當名詞用，就不會混淆不清了。

假定我們要問，《老子》本書第一章首句中兩個「道」字，應當作哪種解釋才恰當？我只能說：只有親見老子，來問個清楚。不然都是他說老子，或我說老子，姑且備此一格，別成一家一言，能說到理事通達，也就差不多了，何必固執成見，追究不休呢！你千萬不要忘記老子自說的「道常無為」、「道常無名」，以及「道法自然」等的觀念。

有無主賓

關於宇宙萬物的「有生於無，無中生有」的形上與形下問題，以西洋哲學的治學習慣來說，其中就包涵了宗教哲學中宇宙萬有的來源論，以及純粹哲學的唯心、唯物、一元、多元、有神、無神等學說的尋探。

假定宇宙萬物確是從本無中而生出萬有萬類。無中何以生有？便是一個莫大的問題。以宗教神學的立論，從無生有，是由第一因的主宰的神所發生。但在佛學中，既不承認神我是第一因，也不承認有一情緒化的權威主宰所能左右；可是又不否認形而下神我的存在。只說「因中有果，果即為因」的因果互變，萬有的形成，有生於空，空即是有，因緣和合，「緣起性空，性空緣起」。因此，與老子的有、無互為因果論，恰恰相近。所以後來佛學輸入中國，與老莊學說一拍即合，相互共存了。

這個有無互為生滅的觀念，從週末而到現代，幾千年來，一直成為中國文化中普遍平民化的哲學思想，在中國歷代的文學詩詞或學術史上，到處可見，尤其明、清以後有名的小說，如《紅樓夢》、《西遊記》等等。《紅樓夢》開頭的一僧一道的開場白，與有名的夢遊太虛幻境，以及「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乃至假託林黛玉的筆下反罵賈寶玉：「無端弄筆是何人？剿襲南華莊子文。不悔自家無見識，卻將醜語低他人」等等老莊與禪道思想，幾乎俯拾皆是。難怪後人有強調《紅樓夢》是一部道書。甚至趕上現代的時髦，又說是一部禪學了！

閒話不說，書歸正傳，由《老子》第一章的「有、無」與「有名、無名」問題告一段落。跟著而來的，便是「常無、常有」的附帶問題。我們既已認可首章的「無」與「有」兩個字各自標成一句，構成一個觀念。當然文從字順，下麵句讀，也使承認是「常無」與「常有」，而不照一般傳習，讀成「常無欲」與「常有欲」了。不過，以一般從事學習修道或專講修心養性之道的立場來講，認定「常無欲」與「常有欲」的句讀纔是對的。那也不錯，反正增增減減，都在尋章摘句之間玩弄文字的把戲，如以老子看來，應當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了！

前面已經說到本無是天地的原始，妙有是萬物萬有的來源。因此，他跟著就說：「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檄。」「故」字，當然便是文章句法的介詞，也就是現代語文慣用的「所以」的意思。老子這句話用白話文來說，就是——人們要想體認大道有無之際，必須要修養到常無的境界，才能觀察——體察到有生於無的妙用。再說，如果要想體認到無中如何生有，又必須要加工，但從有處來觀察這個「有」而終歸於本來「無」的邊際。「徼」字，就是邊際的意思。

玄元之妙

好了，到此我們已經看出《老子》本書在第一章中的三段要點。真有一語中具備三玄門，一玄門具備三要義的深不可測。

首段，他提出「道」，同時提示我們，不可執著道是一般的常道。在後語中又附帶說明，在不得已的表達中，提出了一個「道」字；接著又強調，不可執著名相而尋道。其次，便說到形而上道與形而下萬有名器的關係，是有無相生，綿綿不斷的。

第二段，告訴我們，在形而下的情況下而要體認形而上道，必須從常無的境界中去體認它的道體。但是如要更透徹精闢，又需要在常有之中領悟它的無邊無際。

第三段，再反復說明有無之間的互為因果，如一呼一吸之自然往復。因此而說出：「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講到這裡，又要讓我們慢慢來，先解決其中一個字和一個句讀的問題了。

古書的「玄」字，從唐、宋以後，往往與「元」字混用互見，很多年輕人大為困惑。其實，「玄」字是正寫，「元」字是替代品，是通用字。因為在家族帝王專制時代的歷史上，作興對皇上名字和廟號的尊敬，人們不可隨便直呼，也不可低寫。不然，就犯了「大不敬」的律令，甚至會殺頭。殺了頭，當然不能說話喫飯了。唐明皇的廟號叫「玄宗」，所以在唐玄宗以後，所有書寫「玄」字的地方，一律要改作「元」字，以免犯「大不敬」的忌諱。因此後世所見的古書，「玄」「元」不分，或者「玄」「元」同用了。

再者，有關這幾句的句讀，從前我有一位老師對我說：「此兩者同」應讀成一句，「出而異名」讀成一句。不可讀作「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問老師為什麼要這樣讀？他說，這種句讀才能顯出有無同源的妙用與深意，而且在文氣來講，透徹而有力。如此云云，當然有他的獨到見解。後來，我也看到經古人圈點過的幾本古本《老子》，也是這樣句讀。但我卻認為這是習慣作古文文章的手法，意義並無太多差別。要同便同，要同出也可以。這裡我沒有固執定見，學老子的語氣說一句：「無可無不可。」

交代了這些意見，再來講老子首章原文的第三段。他再說明有無相生互用的道妙。便說「無」之與「有」，這兩者是一體同源，因為作用與現象不同，所以從無名之始而到有名之際，必須要各以不同的命名加以分別。如果要追溯有無同體，究竟是怎樣同中有異的？那便愈鑽愈深，永遠也說不完。所以，在它同體同源的異同妙用之際，給它下個形容詞，便叫作「玄」。說了一個玄，又不是一元、兩元可以究盡的，所以又再三反復地說，玄的裡面還有玄，分析到空無的裡面還有空無，妙有之中還有妙有。由這樣去體認道的體用，有無相生，真是妙中有妙，妙到極點更有妙處。

但也有不走哲學思辨的路線，只從文字結構的內涵去瞭解，也就可通它的大意了！「玄」字的本身，它便是象形字，包括了會意的作用。

依照古寫，它是宮形態，也等於一個環節接連一個環節，前因後果，互為因緣，永遠是無始無終，無窮無荊因此，後世由道家一變而成為道教的道士們，手裡拿著一個囗連環圈在玩，等於佛教和尚們手裡拿著的唸佛珠，一念接著一念，同樣都是代表如環之無端，永無窮盡的標記。

又有隻從「玄」字訓詁的內涵作解釋，認為「玄」字是極其細小的生物，幾乎細小到渺不可見的程度。因此又有加上現代的新觀念，認為「玄」字的內涵，等於是細胞或微生物的形容字，便把已出函谷關以外的老子，輕輕一扯，向西方的唯物思想去歸隊，硬說老子的《道德經》基本上是建立在唯物哲學的基礎上的。

#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老子他說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真善美的價值定論何在？

《老子》首章既提出「道」與「名」的涵義，但同時又相同於「因明」的法則，能建能破，自說了一個道，自又推翻了道的名相。也如同正反合的「邏輯」辯證，不自立於不變的肯定與否定形態。如珠走盤，無有方所。所謂的「道」，乃「至道」的定名，都是為了表達的方便，姑且名之為「道」而已。「道」是「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的，名相只是人為意識的塑造而已。叫它是「道」，已經是頭上安頭，早已著相了。要想明白這個不可見、不可得的「道」，只有在用上去體會，才能瞭解有無同出而異名的道妙。因此第二章便推出美與善的道理，加以闡發。

美與善，本來是古今中外人所景仰、崇拜，極力追求的境界。如西洋文化淵源的希臘哲學中，便以真善美為哲學的鴿的。中國的上古文化，也有同樣的標榜，尤其對人生哲學的要求，必須達於至善，生活與行為，必須要求到至美的境界。甚至散於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中，也都隨處可見，不須—一列舉，另加介紹。

現在從後世道家所標榜的修道，與學術思想上的應用兩面來講，也便可以知道它的大要。至於進而多方發明，以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說明各個觸角，那就在神而明之，無往而不自得了。

先從修道方面來講，無論後世哪一種宗教，或教育哲學，都會樹立一個美和善的架構（標的）。殊不知變生於定，二由一起。凡是人為所謂的美與善的道，一落痕跡，早已成為不美不善的先驅了。修道的人，大多數都把道的境界，先由自己的主觀觀念，建立起一個至真、至善、至美的構想。也可以說是自己首先建立起一個道的幻境，妄自追求。其實，一存此念，早已離道太遠了。因此老子便說：「美之為美，斯惡矣。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隨老子之後，後來從印度傳來的佛家學說，也同樣有此理論。例如大乘佛學所謂道體的「真如」，這個名詞本身便自說明只是名言的建立，不可認為確有一個固定不變的「真如」存在。真者如也，如其真也。如果把「真如」確定在美善的範疇，這個真也就不如如自在了。這是許多修道者在思想觀念與見解上難以避免的大問題。因此佛學以解脫「見惑」——理解上的困擾；「思惑」——觀念上的困擾，為無為法，為見道的重心所在。譬如五種「見惑」中的「見取見」與「禁戒取見」，就都屬於思想見解上的迷惑。由此可見佛家學說與老子相提並論，並非偶然。老子是用歸納方法來簡單指示，佛家則用演繹方法來精詳分析。無怪宋儒中的反對派，就佛老並稱，同時排斥了。

善反而不美

大道無名，並非如一般凡夫俗子們所認為的常道。什麼是常道呢？便是平常人們為形而上道所建立起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名相境界。這樣一來，早已離道更遠了。

有個真善美的天堂，便有醜陋、罪惡、虛偽的地獄與它對立。天堂固然好，但卻有人偏要死也不厭地獄。極樂世界固然使人羨慕，心嚮往之，但卻有人願意永遠沐浴在無邊苦海中，以苦為樂。與其舍一而取一，早已背道而馳。不如兩兩相忘，不執著於真假、善惡、美醜，便可得其道妙而逍遙自在了。

如果從學術思想上的觀點來講，既然美與醜、善與惡，都是形而下人為的相對假立，根本即無絕對標準。那麼，建立一個善的典型，那個善便會為人利用，成為作惡多端的擋箭牌了。建立一個美的標準，那個美便會鬧出「東施效顰」的陋習。有兩則歷史故事，濃縮成四句名言，就可說明：「美之為美，斯惡矣。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的道理，那就是「紂為長夜之飲，通國之人皆失日」，「楚王好細腰，宮人多餓死」。現在引用它來作為經驗哲學的明確寫照，說明為人上者，無論在哪一方面，都不可有偏好與偏愛的趨向。即使是偏重於仁義道德、自由民主，也會被人利用而假冒為善，變為造孽作惡的藉口了。

同樣地，愛美成癖，癖好便是大病從歷史經驗的個人故事來說：

元朝末期的一位大名士——大畫家倪雲林。他非常愛美好潔。他自己使用的文房四寶——筆、墨、紙、硯，每天都要有兩位專人來經管，隨時負責擦洗乾淨。庭院前面栽的梧桐樹，每天早晚也要派人挑水揩洗乾淨，因此硬把梧桐樹乾淨死了。有一次，他留一位好朋友在家裡住宿，但又怕那個朋友不乾淨，一夜之間，親自起來視察三四次。忽然聽到朋友在牀上咳嗽了一聲，於是擔心得通宵不能成眠。等到天亮，便叫傭人尋找這位朋友吐的痰在哪裡，要清理乾淨。傭人們找遍了所有地方，也找不出那位先生吐痰的痕跡，又怕他生氣罵人，只好找了一片落葉，稍微有點髒的痕跡，拿給他看說找到了。他便立刻閉上眼睛，矇住鼻子，叫傭人把這片樹葉送到三裡外去丟掉。

元末起義的張士誠的兄弟張士信，因為仰慕倪雲林的畫，特地派人送了絹和厚重的金幣去，請他畫一張畫。誰知倪雲林大發脾氣說：「倪瓚（雲林名）不能為王門畫師。」當場撕裂了送來的絹。弄得士信大怒，懷恨在心。有一天，張士信和一班文人到太湖上遊樂，泛舟中流，另外一隻小船上傳來一股特別的香味。張士信說：「這只船上，必有高人雅士。」立刻靠攏去看個清楚，不料正是倪雲林。張士信一見，便叫從人抓他過來，要拔刀殺了他。經大家懇求請免，才大打一頓鞭子了事。倪雲林被打得很痛，但卻始終一聲不吭。後來有人問他：「打得痛了，也應該叫一聲。」倪雲林便說：「一出聲，便太俗了。」

倪雲林因為太愛美好潔了，所以對於女色，平常很少接近。這正如清初名士袁枚所說的：「選詩如選色，總覺動心難。」但有一次，他忽然看中了金陵的一位姓趙的歌姬，就把她約到別墅來留宿。但是，又怕她不清潔，先叫她好好洗個澡。洗完了，上了牀，用手從頭摸到腳，一邊摸，一邊聞，始終認為她哪裡不乾淨，要她再洗澡，洗好了又摸又聞，還是認為不乾淨，要再洗。洗來洗去，天也亮了，他也算了。

上面隨便舉例來說「美之為美，斯惡矣」的故事。現在再列舉一則故事來說明「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宋代的大儒程頤，在哲宗時代，出任講官。有一天上殿為哲宗皇帝講完了書，還未辭退，哲宗偶然站起休息一下，靠在欄杆上，看到柳條搖曳生姿，便順手摺了一枝柳條把玩。程頤看到了，立刻對哲宗說：「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推折。」弄得哲宗啼笑皆非，很不高興，隨即把柳條擲在地上，回到內宮去了。

因此後來有人說，講孔門的道理，無論怎樣說，也不致超過孟子。而孟子對齊宣王說，好色、好貨也都無妨，只要擴充所好的心與天下同樂就對了。偏是倒楣的宋哲宗，遇到了程夫子，一根柳條也不許動。當了皇帝的，碰到如此這般的大儒，真是苦哉！

由於這些歷史故事的啟發，便可瞭解莊子所說的「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的道理，也正是「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的另一面引申了。

再從人類心態的廣義來講，愛美，是享受欲的必然趨向。向善，是要好心理的自然表現。「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作好事」，那是理想國中所有真善美的願望，可不可能在這個人文世界上出現，這是一個天大的問題。我們順便翻開歷史一看，秦始皇的阿房宮，隋場帝的迷樓和他所開啟的運河兩岸的隋堤，李後主的鳳閣龍樓，以及他極力求工求美的詞句，宋徽宗的良嶽與他的書筆和書法，慈掉太后的圓明園和她的花鳥，羅馬帝國盛極時期的雕刻、建築，甚至馳名當世如紐約的摩天大廈，華盛頓的白宮，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也都是被世人認為是一代的美或權利的標記，但從人類的歷史經驗來瞻前顧後，誰能保證將來是否還算是至善至美的尤物呢？唐人韓淙有一首柳枝詞說：

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

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

老子卻用更深刻而尖銳的筆觸指出：「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由《老子》的首章而接連這一章的全段，很明顯地看出他說自形而上道的無名開始，一直到形而下的名實相雜，再到「同出而異名」因果相對的道理，自始至終，是要人匆作禍首、莫為罪魁的教示。但是，他說歸說，後世用歸用，完全不是老子說的那樣。

有無相生

從人類的經驗來講，天地萬物的從有還無，是很自然的事實。但是要說到萬物的有，是從無中出生，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因此，古今中外的崇信唯物論者，除了絕對否定無中生有之外，便給老子加上頂「虛無主義」的帽子。尤有甚者，把老子歸到唯物思想的範圍。斷定老子的「無」便是沒有，更不管他「相生」兩字的內涵。不過，真要指出有與無是怎樣相生的道理，綜合東西文化數千年的哲學，也實在作不了一個明確的結論。除非將來的理論物理與哲學匯合，或者會有個明確的交待。如果勉強用現代物理知識來解釋，認為質能互變的原理，便是有無相生的說明，那也是並不透徹，而難以肯定的說明。況且物理學上的定律，還是未定之義，它隨時在再求深入。

倘使只從傳統道家觀念來說明「有無相生」的原理，自莊子、列子等開始，都是用「神化」、「氣化」來作說明。至於「神」與「氣」的問題，究竟屬於物質？或是物理功能的作用？便又牽涉到另一問題上去了，暫且不說。在道家中，比較接近理論物理思想的，應當以五代譚峭的《化書》為首。其中的《道化》說：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

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

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

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合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洩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

譚子的「道化」學說，也可以說是代表了歷來道家的一貫思想，如果說他是唯物論，但他所提出的神，非物理。神與物是有明顯的界說。如果說他是唯心論，神與心的關係，究竟如何？神與心是一或二？亦成為後世佛道兩家爭端的癥結。可是這些講來講去，到底都牽涉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的形而上學，而且都是幸或不幸去做神仙們的大事。至於一般凡夫俗子們對老子的「有無相生」等道理，卻老老實實反用為帝王術的萬靈丹，因此千古以來，便使老子背上陰謀與欺世盜名的大黑鍋，那是事實俱在，證據確切的。

老子背上歷史的爛帳

現在我們再回轉來看看這位先聖——老子的哲學大道理，如何被曆世的大國手——帝王們用到大政治、大謀略上去。三代以上，歷史久遠，資料不太完全，姑且置而不論。三代以下，從商湯、周武的徵誅開始，一直到秦漢以後，凡是創業的大國手——建立統一世系的帝王，沒有哪個不深通老子、或暗合黃老之道「有無相生……前後相隨」的路線的。

大舜起自田間，赤手空拳，以重孝道德行的成就，繼承帝堯而有天下。大禹是以為父贖罪的心情，胼手胝足，治河治水的勞苦功高，又繼大舜之後而有天下。這當然都是無中生有，「難易相成」白手創業的聖帝明王行道的大榜樣。

跟著而來的，湯以一旅之師，文王以百里之地，以積德行仁為大謀略，因此而「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而囗有天下，開啟德治的長遠規模。

從此以後，劃分時代的春秋霸主們，都是走「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權術紛爭的路線，互爭雄長。所謂上古的道化與德治，早已成為歷史上的陳跡，學術上的名詞，徒有空言，皆無實義了。因此都享國不久，世系也屢易不定。

等次以降，秦始皇的蠶食吞併六國的謀略，漢高祖劉邦的手提三尺劍，起自草莽，降秦滅楚。甚至曹操父子的陰謀篡位，劉裕的效法曹瞞，以及唐太宗李世民的反隋，趙匡胤的黃袍加身，忽必烈的聲東擊西，朱元璋的奮起淮泗，多爾袞的乘機入關，康熙的帝王術，都是深明黃老，用作韜略的大原則，師承老子的「有無相生，難易相成」等原理而建立世系基業。

在這些歷來大國手的創業名王當中，最坦率而肯說出老實話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曹丕，一個是唐太宗的父親李淵。當曹丕硬逼劉邦的末代子孫漢獻帝禪位的時候，他志得意滿地說：「舜禹受禪，我今方知。」我到現在，才真正知道上古舜禹的禪讓是怎麼回事。同一道理，當年李世民再三強迫他的父親李淵起來造反，甚至不擇手段利用女色迫使他父親上當。李淵只好對李世民說：「破家亡軀，由汝為之。化家為國，亦由汝為之。」要把天下國家變成李氏的世系，只好由你去做主；或者把我們弄得家破人亡，也只好由你去負責了。

其實，老子雖然說的是天地間因果循環往復的大原則，但很不幸的，被聰明狡獪者用作欺世盜國的大陰謀，實在和老子毫不相干，老子實在不應負此責難的。

總之，歷史上這些代代相仿的陰謀或大謀略的哲學內涵，早已由莊子的筆下揭穿。莊子說：「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其次，在唐代詩人們的詞章哲學中，也可見其梗概。如唐彥謙的《過長陵》：「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於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殘日重回頭。」章褐的《焚書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又有《毗陵登高》：「塵土十分歸舉子，乾坤大半屬偷兒。長揚羽獵須留本，開濟重為闕下期。」

好的詩詞文學，都富於哲學的啟示，所以孔子要兒子孔鯉學詩，並非是要他鑽牛角尖去做個詩人而已。瞭解了這些道理，當然也讀通了《莊子·雜篇》中的《盜蹠》篇，並非諷刺。同時也可知石達開的「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為隆」的思想，同樣都是「乾坤大半屬偷兒」的偷兒哲學所演變出來的。

此外在西方如羅馬的凱撒大帝、亞歷山大大帝、屋大維大帝、拿破崙等，也都不出此例。雖然他們不知道東方有道家的老子，但東方有凡人，西方有幾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出一轍。如果說這些都是人類歷史的榮耀，或者認為是人文文化的悲哀，也都無可無不可。但總不能叫老子背此黑鍋，加以欺世盜名的罪過吧！（一笑）

其實，由道的衍化而為德，德再衍化而為仁、義、禮、樂，再由仁義禮樂衍化而為權術，正表示人類的心路歷程，每下愈況，陷溺愈深。但所謂「術化」的妙用，亦是「有無相生」，「同出而異名」。譚峭的《化書》論「術化」，便是很好的說明。如雲：

水竇可以下溺，杵糠可以療噎。斯物也，始制『於人，又複用於人。法本無祖，術本無狀，師之於心，得之於象。

陽為陰所伏，男為女所制，剛為柔所克，智為愚所得。以是用之則鐘鼓可使之啞，車轂可使之鬥，妻子可使之改易。君臣可使之離合。

萬物本虛，萬法本無，得虛無之竅者，知法術之要乎！

流水行雲永不居

如果從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本義來看老子，他所說的，完全相同於周文王、周公（姬旦）、孔子等祖述傳統文化的思想。在《周易》的卦、交辭中，再三申述宇宙的一切法則，始終不離循環往復的因果定律。

有與無，是彼此互為因果，相生互變的。它的重點，在相生的這個「生」字。當然也可以說是互為相滅，但我們的傳統文化是採用生的一面，並不採用滅的一面。

難與易，本來互為成功的原則，它的重點在難易相成的這個「成」字。天下沒有容易成就的事，但天下事當在成功的一剎那，是非常容易的，而且凡事的開始，看來都很容易，做來卻都大難。但「圖難於易」，卻正是成功的要訣。

高與下，本來就是相傾而自然歸於平等的。它的重點，在相傾的這個「傾」字。高高在上，低低在下，從表面看來，絕對不是齊一平等的。但天地宇宙，本來便在周圓旋轉中。凡事崇高必有傾倒，複歸於平。即使不傾倒而歸於平，在弧形的迴旋律中，高下本來同歸於一律，佛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也便是同此意義。《易經》泰卦九三交的交辭上說「無平不破，無往不復」也同此理。

音與聲相和，才構成自然界和諧的音律。因此又有「禽無聲，獸無音」的說法。《禮記》中的《樂經》說：「感於物而動，故形為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前與後，本來是相隨而來，相隨而去，沒有界限的，無論是時間的或空間的前後，都是人為的界別。它的重點，在這個相隨的「隨」字。前去後來，後來又前去，時空人物的腳步，永遠是不斷地追隨回轉，而無休止。

總之，老子指出無論有無、難易、高下、音聲、前後等現象界的種種，都在自然迴旋的規律中相互為用，互為因果。沒有一個絕對的善或不善，美或不美的界限。因此，他教人要認識道的妙用，效法天地宇宙的自然法則，不執著，不落偏，不自私，不佔有，為而無為。所以他便說：「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所謂「處無為之事」是說為而無為的原則，一切作為，應如行雲流水，義所當為，理所應為，作應當作的事。作過了，如雁過長空，風來竹面，不著絲毫痕跡，不有纖芥在胸中。

所謂「行不言之教」，是說萬事以言教不如身教，光說不作，或作而後說，往往都是徒費脣舌而已。因此，如推崇道家、善學老子之教的司馬子長（遷），在他的自序中，引用孔子之意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都是同一道理。

引而申之，老子又說：「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比如這個天地間的萬物，它們都不辭勞瘁地在造作。但造作了以後，雖然生長不已而並不據為己有，作了也不自恃有功於人，或自恃有功於天地。它們總不把造作成功的成果據為己有。「弗居」的「居」字，便是佔住的意思。正因為天地萬物如此這般，不自佔為己有的在作為，反而使人們更尊敬，更體任自然的偉大，始終不能離開它而另謀生存。所以上古聖人，悟到此理，便效法自然法則，用來處理人事，「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為上智。

#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老子他說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老子薄視時賢

第三章是將天地自然的法則，引申應用到人世間的治道的發揮。這章的文字，明白暢曉，都很容易懂得，很好解釋。但其中有三個要點，須特別注意，那便是「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讀秦漢以上的書，有關於這個「民」字，要小心求解，慎思明辨，不要以為「民」字就是老百姓，聯想到現代語中「國民」的涵義。如果這樣認定，觀念就完全錯了。古書上的「民」，就是現代語的「人們」，或者是「人類」的意思。那個時候辭彙不多，每有轉注及假借的用法。其實「民」字是代表所有人們的一個代號。如果對這個觀念認識不清，就很容易誤會是上對下的一種稱謂，而變成古代帝王統治者的口氣了。

第二章講到我們做人處世，要效法天道，「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儘量地貢獻出來，而不辭勞瘁。但是自己卻絕不計較名利，功成而弗居為己有。這是秉承天地生生不已，長養萬物萬類的精神，只有施出，而沒有絲毫佔為己有的傾向，更沒有相對地要求回報。人們如能效法天地存心而作人處事，這纔是最高道德的風範。如果認為我所貢獻的太多，別人所得的也太過便宜，而我收回的卻太少了，這就是有辭於勞瘁，有怨天尤人的怨恨心理，即非效法天道自然的精神。

由於這一原理的發揮運用，而講到人世間的人事治道，首先便提出「不尚賢，使民不爭」這個原則。但我們須要瞭解，在老子那個時候，是春秋時代，那時的社會形態在改變。周朝初期的井田制度，已不適應於當時社會的發展。因此，春秋時代已經進入爭權奪利，社會大動亂的時期。我們研究歷史，很明顯地看出，每當在亂變時代中的社會，所謂道德仁義，這些人倫的規範，必然會受影響，而慘遭破壞。相反地，亂世也是人才輩出，孕育學術思想的搖籃。拿西方的名辭來說，所謂「哲學家」與「思想家」，也都在這種變亂時代中產生，這幾乎是古往今來歷史上的通例。

同時，正當大動亂如春秋戰國時期，每個國家的諸侯，每個地區的領導者，隨時隨地都在網羅人才，起用賢士，作為爭權奪利，稱王稱霸的資本。所以那個時候的「士之賢者」——有才能、有學識、有了不起本領的人，當然受人重視。「尚」，就是重視推崇的意思。「賢」，就是才、德、學三者兼備的通稱。

例如代表儒家的孔子，雖然不特別推重賢者，但卻標榜「君於」。孔子筆下的「君子」觀念，是否概括賢者，即難以遽下定論。但後來的孟子，非常明顯地提出賢者與能者的重要。所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便是他的名

老子為什麼要有這樣的主張？我們如果瞭解秦漢以上與道家、儒家並列的墨翟——墨子思想，自然容易領會其中的關鍵所在。

我們都知道，秦漢以前的中國文化，有巨大影響作用的，便是儒、墨、道等三家。而墨子對當時社會政治的哲學思想，是特別強調「尚賢」的。主張起用賢人來主政、當政。因為他所看到當時社會的衰亂，處處霸道橫行，爭權奪利而胡作非為，大多不是有道德、有學問的人來統領政治的治道，所以他主張要「尚賢」與「尚同」。他這個「同」，又與孔子記述在《禮運篇》中「大同」思想的「同」不盡相關，但也略有連帶關係。他的「同」，與後世所講的平等觀念相類似。現代大家所侈言的平等主張，在中國上古文化中，戰國初期的墨子，早已提出。但在印度，釋迦牟尼則更早提出了一切眾生平等的理論。

現在我們不是討論墨子這個主題，而是在這裡特別注意墨子的「尚賢」主張，為什麼也與儒家孟子的觀念很相近，而與道家老子的思想卻完全相反呢？這就是因歷史時代的演變，而刺激思想學術的異同。墨子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宋國人，宋國是殷商的後裔。而且以墨子當時宋國的國情來看，比照一般諸侯之國的衰亂，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所以造成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變亂，在許多鍺綜複雜的原因當中。最大的亂源，便是人為的人事問題。尤其是主政或當政的人，都是小人而非君子，那麼天下事，不問便可知矣。

此所以後世詩人有「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的深長歎息了！魯國潸然，是指孔子眼見由三代而到「鬱鬱乎文哉」周代的中國文化大系，在他父母之邦的魯國，已經開始變質而衰敗，周公後裔的魯國政權，又都操在奸黨的手裡，因此他無可奈何潸然含淚而身離祖國，遠遊他方。自此以後的歷史，再也不能恢復如三代以上的太平景象。同樣地，歷代史實告訴我們，所有破壞社會的安定，引起歷史文化一再變亂的，大概都是「不是奸人即婦人」所造成。因此，墨子的主張，是針對當時他所立身處地所知、所見、所感受到的結論，而大聲疾呼要「尚賢」與「尚同」了。

而在老子呢？他所看到的春秋時代，正是開始衰亂的時期，亂象已蔚，人為之過。因此，他更進一層而深刻地指出，當時應病與藥的「尚賢」偏方，其後果是有莫大的後遺症的。賢能的標準，千古難下定論。但是推崇賢者的結果，卻會導致許多偽裝的言行。當時各國的諸侯，為了爭地稱霸，不惜任何代價來網羅天下才能的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統稱為「賢者」。而這一類的賢者愈多，則天下的亂源也就愈難弭平。所以他指出「不尚賢，使民不爭」的主張。

賢與不賢的君子小人之辨

講到這裡，讓我們暫時推開老子，而另外介紹後世的三則故事，便更容易明白老子立言的用意了。一是南宋名儒張南軒（拭）和宋孝宗的對答：

宋孝宗言：難得辦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張拭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少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曉事，是唐宋時代的白話，也就是現代語「懂事」的意思。張南軒對宋孝宗建議，要起用懂事的人，並非只用能辦事而不懂事的人，的確是語重心長的名言。也是領導、為政者所必須瞭解的重點。

一是明人馮夢龍自敘《古今譚概》所記：

昔富平孫家串（孫丕揚，富平人，字叔孝，嘉靖進士，拜吏部尚書，追諡恭介）在位日，諸進士謁請，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豈唯做官子！」

天下人才，賢士固然難得。賢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曉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長，不標奇立異，針對危難的弊端，因勢利導而致治平的大賢，實在難得。以諸葛亮之賢，一死即後繼無人，永留遺憾。雖然魏廷、李嚴也是人才，但諸葛亮就是怕他們多作怪，因此不敢重用，此為明證。

一是清末劉鶚在所著《老殘遊記》中記述的一則故事。為了久仰一位清官的大名，不惜親自出京去遊覽求證。但所得的結果，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得一結論說：「天下事誤於奸慝者，十有三四。誤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這又是從另一角度描述賢而且能的人才難得。

對於這個問題，清初乾隆時代的監察禦史熊學鵬，就張拭（南軒）對宋孝宗的問答，寫了一篇更深入的論文，可以暫借作為結案：

臣謹按：張拭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謂「不當求辦事之臣」數語，則未能無過也。

天下有欲辦事而不曉事者，固足以啟紛擾之患。天下有雖曉事而不辦事者，尤足以貽廢弛之憂。

蓋人臣敬事後食，見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則是任事時，先無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濟，且以奏厥成效哉。

況「敬事」二字，有正有偽，不可不於辦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達治體之人，其於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後左右，無不籌畫萬全，而後舉而行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賴其功，以為曉事，是誠無愧於曉事之名矣。

若夫自負才智，睥睨一世者，當其未得進用，亦嘗舉在延之事業而權其輕重，酌其是非，每謂異日必當奮然有為。一旦身任其責，未幾而觀望之念生，未幾而因循之念起，苟且遷就，漫無措置。

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憚而不敢發，或有所礙而不肯行，於是託曉事之說以自便其身家，而巧為文飾。

是人也，用之為小臣，在一邑則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則一郡之事因之而囗茸。效奔走，則不能必其勇往而直前。司案牘，則不能必其綜核而悉當。至用之為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勝言矣。

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腦心膂之寄，所當毅然以天下事為己責，與人君一德一心，以成泰交之盛者也。如不得實心辦事之人，而但以敷衍塞責者，外示安靜以為曉事，國家亦烏賴有是人為哉。

且以是人而當重任，任其相與附和者，必取疲懦軟熟，平日再不敢直言正色之輩，而後引為同類，謬為薦揚，久而相習成風，率皆頑鈍無恥，而士氣因以掃地矣。

所以《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為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勵，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豈徒曉事而不辦事者所得與哉。

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審乎理之所當然，而妄逞意見，以事紛更者，乃生事之臣，究非辦事之臣也。

所謂辦事者，以其能辦是事而不愧，則非不曉事之臣，明矣。

臣愚以為張拭恐宋孝宗誤以生事之臣，為辦事之臣，只當對曰：陛下固欲求辦事之臣，更於辦事之臣中，而求曉事之臣。則心足以曉事，而身足以辦事。心與身皆為國用，於以共(襄力)政治，庶乎其得人矣。

由於前面引用了歷史上這三則故事，更進一層，便可知對於「選賢與能」的賢能標準，很難遽下定義。以道德作標準嗎？以仁義作標準嗎？或以才能作標準呢？無論如何，結果都會被壞人所利用，有了正面標準的建立，就有反面作偽模式的出現。所以古人說：「一句合頭語，千古系驢極。」說一句話，一個道理，就好比你打了一個固定的樁在那裡，以為拴寶貴東西所用。但用來用去用慣了，無論是驢或是鷹犬，也都可以拴掛上去。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實際上，我們曉得，「尚賢」、「不尚賢」到底哪一樣好，都不是關鍵所在。它的重點在於一個領導階層，不管對政治也好，對教育或任何事，如果不特別標榜某一個標準，某一個典型，那麼有才智的人，會依著自然的趨勢發展；才能不足的人，也就安安穩穩地過日子。倘使是標榜怎樣作法纔是好人，大家為了爭取這種做好人的目標，終至不擇手段去爭取那個好人的模式。如果用手段而去爭到好人的模式，在爭的過程中，反而使人事起了紊亂。所以，老子提出來「不尚賢，使民不爭」，並非是消極思想的諷刺。

此外，法家學說，出於道家的支流，它與老莊思想，也息息相通。法家最有名的韓非子，提出一個理論，可以說，相同於老子「不尚賢，使民不爭」這個觀唸的引申發揮，但他提倡用法治領導社會，並不一定需要標榜聖賢道德的政治。他說：「相愛者則比周而相譽，相憎者則比黨而相非，誹譽交爭，則主威惑矣。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若舍法從私意，則臣不飾其智能，則法禁不立矣。」

他說，人類社會的心理很怪。彼此喜歡「比周」，大家在一起肩比肩（「比」字就好像一個人在前面走，我從後面跟上來，叫做「比」。「比」字方向相反的話，就成為「背」。你向這面走，我向那面走，便是「背道而馳」。懂了這個字的寫法，便可瞭解後世稱「朋比為奸」的意義。「周」是圈圈）。彼此兩三個人情投意合的，就成為一個無形的小圈子。若有人問到自己的朋友說：「老張好嗎？」就說：「我那個朋友不得了，好得很。」如果有人說他朋友不好，就會與人吵起架來。相反地，「相憎者，則比黨而相非」，對自己所討厭的人，就會聯合其他人予以攻擊。

其實，人類社會對人與人之間的是非毀譽，很難有絕對的標準。站在領導地位的人，對於互相怨憎的誹謗，和互相愛護的稱譽，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聽而受其迷惑。如果先入為主，一落此偏差，「誹譽交爭」，則人主惑矣。

過去有人批評我們中國人和華僑社會說：「兩個中國人在一起，就有三派意見。由此可見中國民族性不團結的最大缺點。」我說：「這也不一定，只要是人類，兩個人在一起，就會有三派意見。」譬如一對夫妻，有時就有幾種不同的意見，只是為情為愛的牽就，以致調和，或一方捨棄自我的意見。又例如一個大家庭裡有許多兄弟姊妹，有時意氣用事，互相爭吵，實在難以確定誰是誰非，只可引用一個原則。凡是相爭者，雙方都早已有過錯了。因此法家主張領導地位的人，對左派右派之間的誹譽，只有依法專斷，不受偏愛所惑，就算是秉公無私了。

韓非由家庭現象，擴而充之，推及一個國家，便說：「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若舍法從私意，則臣不飾其智能，則法禁不立矣。」這就是代表法家思想的一個關鍵，不特別標榜聖賢政治。他們認為人畢竟都是平常人，一律平等，應該以人治為根本才對。這種道理，正是與老子的「不尚賢，使民不爭」互為表裡，相互襯託。由此可知，法家思想確實出於道家。

道家與法家的辨賢

人文歷史的演變，與學術思想相互並行，看來非常有趣，也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事：有正必有反，有是就有非。正反是非，統統因時間、空間加上人事演變的不同而互有出入。同樣也屬於道家的鬻子——鬻熊，如果只依照傳統的說法而不談考證他的生平，那麼，他比老子還要老了，應該屬於周文王時代，與姜太公——呂尚齊名並駕的人物，也是周文王的軍師或政略諮議的角色。但他卻主張需要起用賢者，而且提出賢士的重要性。如說：「聖王在位，百里有一士，猶無有也。王道衰，千里有一士，則猶比肩也。」

他的意思是說，在上古的時代，人心都很樸實，不需要標榜什麼道理等等名號。上古時代，聖王在位，縱然百里之內，有一個道德學問很好的人，也是枉自虛生，好比沒有用的人一樣。因為在那個時代，個個都是好人，人人都差不多，又何必特地請一些賢人來治世呢！好比說，一個社會，完全安分守法，既無作奸犯科的人和事，便不需要有防止、管理作奸犯科的員警了。但他又說，後來王道衰落，社會變亂，千里之外如有一賢士，也要立刻找來，與他並肩同事以治天下。

從鬻子的理論觀點來看歷史，一點也不錯。例如生在盛唐時代的趙蕤，也是道家人物。他縱有一肚子的謀略學問，但生在昇平時代，又有什麼用處？只有著書立說，寫了一部《長短經》傳世，自己去修道當隱士。雖受朝廷徵召，始終不肯出山，因此在歷史上，稱他趙徵君。他雖然傳了一個徒弟李白——詩人李太白，晚年用非其時，又用得不得當，結果幾遭身首異處之禍。好在他年輕時幫忙過危難中的郭子儀，因此後來得郭子儀力保，才得不死。如果再遲一點，在安祿山、史思明以後的亂局，也許李白可與中唐撥亂反正的名相李泌並駕齊驅，各展所長，在歷史上便不只屬於詩人文士之流，或者可有名臣大臣的輝煌功業呢！

鬻子他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

其實，文王說的「老矣」，是一句故意說的笑話，而且也有些為自己感慨的味道。文王用姜太公時，呂尚的年齡，已過了八十歲。他與武王的年齡不相上下。當然，九十歲以外的人，明知興邦大業，已非自己的年齡所能做到，有如清人趙翼的詩：「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因此對鬻子開了一句玩笑——「嘻！老矣」。是鬻子老了？還是他感慨自己也老了？只有他自心知之。可是鬻子的答案，也正合文王的心意，彼此知心，一拍即合，一個是求賢若渴，一個是賢良待沽，因此而各取所需，各得其所。這豈不是「尚賢」的明證？況且法家如韓非，他雖然主張法治而不重人治，但用法者是人，不是法。人不用法，法是廢物。韓非自薦，正是自認為是賢才，因此而求鬻賣於帝王。如果人主不「尚賢」，韓非又向哪裡去賣弄他自己的賢能呢？

且讓我們再來看看前漢時代，崇拜道家學術的淮南子，他提出了與法家主張相反的意見，如說：「烏窮則啄，獸窮則觸，人窮則詐。峻刑嚴法，不可以禁奸。」

淮南子這裡所提出的相反道理，正如老子所說：「長短相較，高下相傾。」有正面就有反面，淮南子是道家，他以道家的思想，又反對法家。而法家原也出於道家，這是一個頗為有趣的問題。

淮南子說：「鳥窮則啄，獸窮則觸，人窮則詐。」鳥餓了抓不到蟲喫的時候，看到木頭，不管什麼都啄來喫。野獸真的餓了，為了獲得食物，管你是人或是別的什麼都敢去碰。「人窮則詐」，人到窮的時候，就想盡辦法，以謀生存，騙人也得要騙。如法家的韓非子說：「國有常法，雖危不亡。」淮南子卻說不見得：「峻刑嚴法，不可以禁奸。」縱使法令非常嚴格，動不動就判死刑，然而眾生業海，照樣犯罪殺人。這就是「人窮志短，馬瘦毛長」的道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真到窮兇極惡的時候，就胡作非為。因此而又否定法治的功能，還是要以道德的感化，纔能夠使天下真正地太平。

不管如何說，各家的思想，都有專長。尤其在春秋戰國的時候，諸子百家的書籍，多得不可數計，有著說不完的意見。著作之多，多到令人真想推開不看了。往往我們覺得自己有一點聰明，想的道理頗有獨到之處。但是，湊巧讀到一本古書，臉就紅了。因為自己想到的道理，古人已經說過了，幾千年前就有了，自己現在纔想到，實在不足為貴。總之，像上面討論的這些正反資料，在書中多得很。

再回過來講老子所說的「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處之賢，是指何種賢人而說？真正所標榜的賢人，又賢到何種程度？很難有標準。不論孔孟學說，或者老莊言論，各家所指的聖賢，要到達何種標準？那很難確定。所以，屬於道家一派的抱樸子說：「白石似玉，奸佞似賢。」一方白色的好石頭，晶瑩剔透，看起來好像一塊白玉，但是就它的質地來看，不論硬度、密度，都不夠真玉的標準。如果拿世界寶石標準來評定，充其量只能叫它什麼「石」。如「青田石」、「貓眼石」等，實際上只是一種質地較好的石頭而已。至於人，也是如此，有時候大奸大惡的人，看起來卻像個大好的賢人。所以賢與不賢很難鑒定。我們用這些觀點來解釋老子的「不尚賢，使民不爭」的道理，對大家研究老子這句話的內涵，相信會更有幫助。

現代化好人與老人的表揚法

老子的這本書，毫無疑問，是經人重新整理過，但大體上，已整理得很好，把每一句話的含義性質分別歸類。如果各抒己見，認為它原文排列有錯誤，那就各成一家之言，很難下一定論。

我在介紹第一章的時候，曾首先指出，老子往往將道的體相與作用，混合在一起討論。而且在作用方面，所謂老莊的「道」，都是出世的修道，和入世的行道，相互摻雜，應用無方，妙用無窮，甚至妙不可言。所以，讀老莊如讀《孫子兵法》一樣，所謂「運用之妙，在乎一心」。那麼，要想把《老子》的內涵，完全表達出來，是很費事的。尤其在入世應用之道方面，常常牽涉到許多歷史哲學。利用史實，加以選擇，透過超越事實的表面層，尋求接近形而上道理的討論。這在一般學府中應該屬於一門專門課程。但是許多地方，牽涉到歷史事實的時候，就很難暢所欲言了。比如說「不尚賢，使民不爭」這句話，尚賢與不尚賢怎樣才對，就很難定論。換一句話說，一個真正太平的盛世，就沒有什麼標榜好人的必要，我們只列舉現代化的一兩個故事，大概可以增加些許「不尚賢，使民不爭」的趣味性。

幾年前，臺灣社會上發起一個「敬老會」，對老人，表揚其年高德劭。第一次舉辦時，我就發現，這簡直是在玩弄老人，為老人早點送終的辦法。叫年紀那麼大的老人坐在那兒聽訓、領獎，還要帶去各地遊覽。實際上，對於老人是一種辛苦的負擔，我想那些老人可能累壞了，而且更因為這種風氣一開之後，就有許多人也不免想進入被「敬老」的行列，這樣就變成有所爭了。豈不見老子說「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嗎？又如，我們標榜好人，讓好人受獎，開始動機沒有什麼不對，但是形成風氣後，社會上就有人想辦法去爭取表揚。那麼，表揚好人的原意，也就變質了。我每年也接到推薦好人好事的公文，但我看來，好人好事太多，推薦誰去好呢？而且徵求一下，大家只對我一笑，搖搖頭，擺擺手，誰也不肯接受推薦。我常常笑著說：有兩個好人，我想推薦，可惜一個已經死了，一個還未投生。大概我還勉強像小半個好人，只是我也同大家一樣，討厭人家推薦我，更怕自己推薦自己。還是相應不理，讓賢去吧（一笑）。我們由這兩個故事，大概就可以知道，所謂「不尚賢，使民不爭」，在老子當時的社會，在那個歷史政治的形態中，「尚賢」已經是一種毛病，因此他提出這句話來。

閒話少說，書歸正傳。其實，人類歷史上千古興亡的人物，從作人與做事兩個立場來講，賢與不肖，君子與小人，忠與奸，在純粹哲學的角度來看，很難下一確切的定論。如果單從用人行政的立場來講，清初名臣孫嘉塗的「三習一弊」奏疏中，已經講得相當透徹了！其中如說：

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世（衰亂的末代時勢）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自信為很高明的領袖們），各賢其臣（各人都認為自己所選拔的幹部都是賢者）。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工作的考覈）考勞（勤惰的審查），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

小人扶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曆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

盜機與哲學

其次，老子主張「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這兩句話，可說「文從字順」，讀來很容易瞭解。但說對於稀奇難得的財物，不要去珍重、寶貴它，便可使大家不會生起盜心，這就頗有問題。「盜」字有搶劫的強盜、偷竊的小盜等區別。要詳細解釋「盜」字，也不是容易的事。

如果以純粹哲學的觀唸作解釋，什麼是盜賊行為的內涵？我們可以引用佛家的一個名詞，凡是「不與取」的便是盜。廣泛地說，「不與取」就是盜的行為，這種定義比世界上任何一種法律更為嚴密。所謂「與取」，是指必須得到對方的同意給予。「不與取」，就是沒有經過對方的同意，就取為己有的意思。那麼，我們就是在地下撿一塊泥土回來，沒有土地所有者在場，也已經屬於「不與取」的行為，也犯了盜戒。所以，人要不犯盜戒，只有餐風飲露，享受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纔算是清白。

在道家的學術思想裡，對於這一點，和佛學有同樣意義，道家講「道」便是「盜機」。《陰符經》說：「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修道者也就是利用盜機。我們人活著是天地之盜，都是偷了天地自然的東西，偷太陽的光，偷土壤的功能，侵害萬物的生命給自己當飯喫，把動物的肉和青菜蘿蔔吞到胃腸裡去，自己還認為理所當然，這都是佔了天地萬物的便宜，便是盜機。所以說修道的人，也是偷盜天地的精華到我的身上來。好比用一個聚光的凸透鏡，放在太陽光下，把陽光聚在一起，成一焦點，擺一根草在焦點上，到了某個程度，就燒起來，然後引火做熟食，這也是偷盜了太陽的熱能來自利。修道人偷盜天地精華之機，也是如此，所以說「人，萬物之盜」。但「天地，萬物之盜」，人固然是偷取天地精華，天地也是偷了萬物和我們的生命，才顯現出天地存在的威德功能。

這樣一來，照道家的看法，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互相偷盜的世界，彼此相偷，互相混水摸魚。然後又說自己很仁慈，這真是滑稽之至。比如，我們人叫人類，依上古傳統文化中道家的看法，叫我們人是「倮蟲」，老虎是「大蟲」，蛇是「長蟲」，小的爬行生物是「毛毛蟲」。所謂「保蟲」的人們，也只是天地間一個生物而已。但又大言不慚地拿其他生物來披毛遮羞，然後誇耀自己為萬物之靈，有的是衣冠禮儀，豈非是大盜的行為。

但在老子以及莊子等道家人物的思想中，已經從上古傳統廣義的盜機理論，縮小範圍，歸到人文世界的範疇，只講人類社會的盜機了。最明顯地，無過於莊子《膚篋篇》中的危言聳聽。同時也指出最稀有最難得之貨是什麼東西。他說：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

同樣地，生在多災多難亂世中的釋迦牟尼，在他所說的經典中，有的地方，也是「王賊」並稱，揭穿人類貪嗔不已的變態心理。因為《(月去)篋篇》對人類歷史的誅心之論太透徹了，比之孔子的著《春秋》而責備賢者，使亂臣賊子懼，還要來得乾脆明白，所以使幹古以下的帝王位，不敢面對，不能卒讀，也不可以讓別人去讀，只能自己偷著來讀。用為謀生。用之成功的如曹操，便是「(月去)篋」系的畢業生；用之失敗的如桓溫，便是「(月去)篋」系考試不及格，沒有畢業的學生。

在歷史的經驗上，從唐末天下大亂，形成五代的紛爭局面，便有道家哲學思想詩的小品出現，如說：「中原莫造生強盜，強盜生時不可除。一盜既除羣盜起，功臣多是盜根株。」這首是唐末的白話詩，雖然說得很明白，到底缺乏詩人的「溫柔敦厚」風格，因此我再三提到，非常欣賞近代詩人易實甫的「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的含容渾厚。

歷史上嚴禁工業科技發展的死結

有關大盜竊國、小盜竊貨等的哲學觀念，大概已如上述，暫時不必再加討論，到此打祝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三千年來的歷史經驗，素來朝儒道並不分家的傳統思想方向施政，固守以農立國，兼及畜牧漁獵鹽鐵等天然資源的利用以外，一向都用重農輕商的政策，既不重視工業，當然蔑視科技的發展。甚至還嚴加禁止，對於科技的發明，認為是「奇技淫巧」，列為禁令。因此，近代和現代的知識份子，接觸西方文化的科學、哲學等學識之外，眼見外國人富國強兵的成效，反觀自己國家民族的積弱落後，便痛心疾首地抨擊傳統文化的一無是處。如代表儒家的孔孟倫理學說，與代表道家的老莊自然思想，尤其被認為是罪魁禍首，不值一顧。

從表面看來，這種思想的反動，並非完全不對。例如老子的「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等等告誡，便是鐵證如山，不可否認。而且由秦漢以後，歷代的帝王政權，幾乎都奉為圭桌，一直信守不渝。其實，大家都忘記了，如老子的這些說法，都是當時臨病對症的藥方，等於某一時期流行了哪種病症，時醫就對症處方，構成病案。不幸後世的醫生，不再研究醫理病理，不問病源所在，只是照方抓藥，死活全靠病人自己的命運。因此，便變成「單方氣死名醫」的因醫致病了！

我們至少必須要瞭解自春秋、戰國以來的歷史社會，由周代初期所建立的文治政權，已經由於時代的迭更，人口的增加，公室社會的畸形膨脹，早已鞭長莫及，虛有其表了。這個時期，也正如太公望所說的「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一般強權勝於公理的諸侯，個個想要稱王稱帝，達到獨霸天下的目的，只顧政治權力上的鬥爭，財貨取予的自恣。誰又管得了什麼經綸天下，長治久安的真正策略。因此，如老子他們，針對這種自私自利的心理病態、社會病態，便說出「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的近似諷刺的名言。後來雖然變成猶如醫藥上的單方，但運用方伎的恰當與否，須由大政治家而兼哲學家的臨機應變，對症抓藥。至於一味地盲目信守成方，喫錯了藥，醫錯了病的責任，完全與藥方藥物無關。

例如我們過去歷史上所謳歌頌揚的漢代文景之治，大家都知道，是熟讀《老子》的漢文帝母子，信守道家的黃老之道的時代。老子傳了三件法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漢文帝自始至終，都—一做到了。漢文帝的儉約是出了名的，「不貴難得之貨」，也是有事實證明的。他自己穿了二十年的袍子，捨不得丟掉，還要補起來穿。從個人的行為道德來說，一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的皇帝，能夠如此儉約，當然是難得可貴。又有人獻上一匹千里馬給皇帝，他便下了一道詔書，命令四方，再也不要來獻難得的貨物。這是他繼承帝位的第二年，有獻千里馬者的歷史名詔。他說：「鸞旗在前，鳳車在後，吉行日五十裡，師行三十裡。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裡費。」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複來獻。」

在我們的歷史與輯著史書者的觀念裡，鄭重記載其事的本意，就是極力宣揚漢文帝的個人行為道德，如此高尚而節儉，希望後世的帝王者效法。如用現代語體來表達這段史實，是說漢文帝知道了有人來獻千里馬，便說：此風不可長，此例不可開。我已經當了皇帝，要出去有所行動的時候，前面有擎著刺繡飛駕的旗隊，正步開道。後面又跟著侍候的宮人們，坐著刻畫祥鳳的車隊，帶著禦廚房，平平穩穩，浩浩蕩蕩地向前推進，大約每天只走五十華裏就要休息了。如果帶著警衛的部隊，加上軍事設備等後勤輜重車隊，大約每天只走三十華裏便要休息了。那麼，我當皇帝的，單獨一個人騎上千裏馬要到哪裡去呢？

無論是達官顯要，乃至貴為帝王，沒有周圍的排場，沒有軍警保護的威風，也只是一個普通的人而已，並無其他的奇特之處。甚至遇到危難，還很可能正如民間俗話所說「鳳凰失勢不如雞」呢！因此，他退還了這匹奉獻上來的千里馬，並且交代下去，還要算還送馬來的來迴路費和開支。同時又下了一道命令（當時把皇帝的命令叫「詔書」）宣佈說：「朕」（過去歷史上皇帝們的自稱）不接受任何名貴稀奇的奉獻，要地方官們通知四方，以後不要打主意奉獻什麼東西上來。

這在漢文帝當時的政策作為，的確是很賢明的作風，不只是因為他的個性好尚節儉的關係。在那個時候，從戰國以來到秦漢紛爭的局面，長達兩百餘年，可以說中國的人民，長期生活在戰爭的苦難中。縮短來說，由秦始皇到楚漢分爭以後，直到漢文帝的時代，也有五六十年的離亂歲月。這個時候的社會人民，極其需要的便是「休養生息」，其餘都是不急之務。所以他的政策一上來便採用了道家無為之治，以「慈」、「儉」、「不敢為天下先」（不要主動去生事）為建國原則。首先建立寬厚的法治精神，廢除一人犯罪，並坐全家的嚴刑。跟著便制定福利社會人民的制度，「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注：年初及隨時的意思）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住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八十以上，月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賜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丞、尉都是地方基層官職名稱）致二千石（地區主政官職稱謂）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學老子的漢文帝絕對沒有錯。但是後代有些假冒為善，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帝王們，卻錯學了漢文帝。例如以欺詐起家，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的晉武帝司馬炎，在他篡位當上晉朝開國皇帝的第四年，有一位拍錯馬屁的太醫司馬程，特別精心設計，用精工絕巧的手工藝，製作了一件「雉頭裘」，奉獻上去。司馬炎便立刻把它在殿前燒了，並且下了詔書，認為「奇技、異服，典禮（傳統文化的精神）所禁。」敕令內外臣民，敢有再犯此禁令的，便是犯法，有罪。讀中國的歷史，姑且不論司馬氏的天下是好是壞，以及對司馬炎的個人道德和政治行為又作什麼評價；但歷來對奇技淫巧、精密工業以及科技發展的嚴禁，大體上，都是效法司馬炎這一道命令的精神。因此，便使中國的學術思想，在工商科技發展上駐足不前，永遠停留在靠天喫飯的農業社會的形態上。

劫灰和人類的物質文明

其實，回轉來追溯我們在科學發展的學術思想史上，歷代並非無人，只是都怕背上傳統觀念中玩弄「奇技淫巧」的惡名。同時，更受到混合儒道兩家思想的「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等似是而非的解釋所限制。

姑且不說老祖宗黃帝如何發明指南針、指南車，或者更早的老祖宗們在天文和數學方面，又如何一馬當先地居於世界科學史上的先導地位。至於戰國時代，方士們的煉丹術，成為世界科學史上化學的鼻祖。甚至五行學說的運用，在天文、地理和克服沙漠與航海等困難上，也有相當的貢獻。只以科技工業來說，在戰國前期，最著名的便有墨子與公輸般在軍事武器上的彼此互相鬥巧。除此之外，《墨子·魯問篇》與《韓非子·外儲篇》上，還分別記載著墨子曾經用木材製造一個飛鳥。公輸般也有用竹子、木材製造一隻鳥鵲，放在空中飛了三天不掉下來的記錄。還有，南北朝時期，有一位和尚，也用木材造了一個飛鳥，在空中飛翔好幾天，最後又回轉原處降落。不幸的是，這些比發明飛機還早的發明，受到「奇技淫巧」觀唸的影響，被埋沒了，沒有受到如西洋思想中的重視，再加研究，再加改進而成為人類實用的科學技能。

至於明代初期鄭和所製造遠航的大樓船，以及宋、元時代在戰爭中運用的大炮，是否學自西洋，或是中國的發明，輾轉傳到歐洲而加以改良，考證起來，實在也很困難。因此，也不敢輕信一般的定論，貿然地認為自西洋傳來。

總之，在我們的歷史上，自戰國以下，科技的發展，都被「奇技淫巧，典禮所禁」這個觀念所扼殺，那也是事實。而這個觀念，是否受老子的「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的思想所影響，卻很難肯定。老子所指的「難得之貨」，正如呂不韋思想中的「奇貨可居」的大貨。換言之，它的內涵，多半是指天下國家的名器——權力，並非狹小到像他自己——老子一樣，只願意騎上一條青牛過函谷關，決不肯坐大馬車去西渡流沙。

因為講到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機械的發明，以及工商貨品的開發，幾乎每一樣事物都和道家的方伎有關。例如在十九世紀最為重視的動力能源，便是煤炭。在我們的歷史上，最初發現煤炭的趣話，是在漢武帝時代。漢武帝為了教練水師——海軍而開鑿昆明池。因為開鑿昆明池這個大水庫，便挖到煤炭。但是當時的人們不知道這塊黑而發亮又堅硬的石頭是什麼古怪的東西，便呈獻上來給皇帝。漢武帝看了當然也不知道，只好找以滑稽出名的東方朔來問。東方朔耍了一個關子，推說他自己也不知道，就順水推舟說，正好西域來了一位胡僧，請他來，一定可以找到答案。這樣一來，更引起漢武帝的興趣了。找來了胡僧，問他這塊黑石頭一樣的是什麼東西，胡僧便說：「此乃前劫之劫灰也。」一塊煤炭，叫它做「劫灰」，多麼富有神祕性的文學筆調啊！

其實，劫灰的典故，出在佛經。佛說物質世界的存在，也和人的生命一樣，有它固定的變化法則。在人的一生而到死亡，有四大過程，叫做「生、老、並死」，誰也逃避不了。但就物質世界的地球和其他星球而言，它的存在壽命，雖然比人的身體壽命長，結果也免不了死亡的毀滅，不過把物質世界由存在到毀滅的四大過程，叫它「成、注壞、空」。當上一次這個地球上的人類世界被毀滅的時候，火山爆發，天翻地覆，在高溫高壓下，經過長時間的化學變化，沒有燒化的，還保有原來形狀的，就是化石。至於燒成灰塊的，就是煤礦、鐵礦之類。熔成漿的，就是石油。佛學中的「前劫之劫灰」，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煤炭。佛學的這種說法，是被現代科學——地質學的理論所認同的。但在西漢武帝的時代，這種理論就很新奇了。

那麼，我們的古人，既然知道了煤炭，為什麼不早早開發來應用，卻始終上山打柴，拿草木來做燃料呢？這又是另一個有趣而具意義的問題。這個思想，也出在道家的學術思想。道家認為天地是一大宇宙，人身是一小天地。地球也是一個有生機的大生命，就如人身一樣。人體有骨骼、血脈、五臟、六腑、耳目口鼻以及大小便等等，地球也是一樣，它有生機，不可輕易毀傷它。不然，對人類的生存，反有大害。因此，雖然知道有「天材地寶」的礦藏，也決不肯輕易去挖掘。即使挖掘，也要祭告天地神祗，得到允許。不然，只有偷偷地在地層表面上撿點便宜。其實，哪個神祗又管得了那麼多？但是人心即天心，人們的傳統思想是如此，神祗的權威就起了作用了。

正因為這種思想，使得我們全國的豐富的煤礦等寶藏，才保留到現在，作為未來子孫們生存的資財。例如現在人所用的能源石油，在道家的觀念來講，是萬萬不敢輕易多用的。因為那是地球自身營衛的脂肪或者猶同人體的骨髓，如果挖掘過分了，這個地球生命受到危害，就會加速它的毀滅。

這種思想，這種觀念，看來多麼可笑，而且極富於兒童神話式的濃厚幽默感。因為我們現在是科技的時代，決不肯冒昧地輕信舊說。但是，我們不要不瞭解。現代真正的大科學家們，他們反而驚奇佩服我們的祖先，遠在十幾個世紀以前，早已有類似現代科學文明的地質學和礦藏學的理論和認識。

世上無如人慾險

接著「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而來的，便是以「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作為總結。換言之，「不尚賢，使民不爭」是消極的避免好名的爭鬥，「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是消極的避免爭利的後果。名與利，本來就是權勢的必要工具，名利是因，權勢是果。權與勢，是人性中佔有欲與支配欲的擴展。雖是賢者，亦在所難免。司馬遷所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真是不易的名言。固然也有人厭薄名利，唾責名利，認為不合於道，但「名利本為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呢？除非真有如佛道兩家混合思想的人，所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也許不在此例，也許是未能確定之詞。因為照一般宗教家們所說的超越人類以外的世界，也仍然脫不了權力支配的偶像，那麼，無論在這個世間或是超越於這個世界，照樣還是跳不出權勢的圈套。這樣看來，人慾真是可悲的心理行為。不過，也許有人會說，人慾正是可愛的動力，人類如果沒有佔有支配的慾望，這個世界豈不沉寂得像死亡一樣的沒有生氣嗎？是與非，真難說。且讓我們轉一個方向來反映老子的「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的說法吧！

首先，我們要確定「欲」是什麼？很明顯的答案，「欲」有廣義和狹義兩層涵義。廣義的「欲」，便是生命存在的動力，包括生存和生活的一切需要。狹義的「欲」，一般來說，都是指向男女兩性的關係和飲食的需求。

例如代表儒家的孔子，在《周易·序卦傳》便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他在《禮記》的說明中，又說：「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孔子雖然不像後來的告子一樣，強調「食、色，性也」。但很顯然地，他把「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中的「欲」字，乾脆了當地歸到男女飲食的範圍。人的生命的存在，除了喫飽喝足之外，跟著而來的，便是男女兩性的關係了。因此，他刪訂《詩經》開端的第一篇，便採用了「關睢」。孔子並不諱言男女飲食，只是強調在男女飲食之際，須要建立人倫的倫理秩序，要「發乎情，止乎禮」。

上面的舉例，就是把「欲」的涵義，歸納到狹義的色慾範疇。此外，歷來儒道兩家的著述，厭薄色慾，畏懼色慾攫人的可怕說法，多到不勝枚舉。宋代五大儒中，程明道的「座中有妓，心中無妓」的名言，一直是後世儒者所讚揚的至高修養境界。乃至朱熹的「十年浮海一身輕，乍睹藜渦倍有情。世上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等等，似乎都是切合老子的「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的名言。

到了魏晉以後，隨著佛家學說的輸入，非常明顯地，「欲」的涵義，擴充到廣義的範疇，凡是對一切人世間或物質世界的事物，沾染執著，產生貪愛而留戀不捨的心理作用，都認為是欲。情慾、愛欲、物慾、色慾，以及貪名、貪利，凡有貪圖的都算是欲。不過，它把欲剖析為善與惡的層次。善的欲行可與信願並稱，惡的欲行就與墮落銜接。對於欲樂的思辨分析，極其精詳，在此暫且不論。尤其佛家的小乘戒律，視色慾、物慾如毒蛇猛獸，足以妨礙生命與道業，避之唯恐不及。與老子的「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又似如出一轍。因此，從魏晉以後，由儒釋道三家文化的結合，匯成中國文化的主流，輕視物慾的發展，偏重樂天知命而安於自然生活的思想，便普遍生根。有人說，此所以儒道兩家思想——老子、孔子的學說，歷來都被聰明黠慧的帝王們，用作統治的工具。

反正人類總是一個很矛盾的生物，在道理上，都是要求別人能做到無欲無私，以符合聖人的標準。在行為上，自己總難免在私慾的纏縛中打轉。不過，自己都有另一套理由可為自己辯白。如果老子的本意，真要人們做到「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事實上，在人世間的現實社會裡，是絕不可能的事。除非天地再來一次混飩，人類重返原始的時代，如道家所說的「葛天氏之民，無懷氏之民」的初古時期，或者可以如此。

虛心實腹與鼓氣

可是在秦漢以後修學神仙丹道的道家方士們，大多都遵守老子的告誡，要極力做到「絕嗜禁慾，所以除累」的功夫，以便具有學仙得道的資格。不過，請注意我所說的「大多」這個概念。當然不包括自認為是黃帝傳承的「黃老之道」的全部道家神仙方術。這些大多數的學道的人們，在基本上，除了希望自己嚴謹地做到「離情棄欲」為入道之門以外，最重要的，便要做到如老子所說的「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實證境界。尤其發展到後世，修道學神仙的，都在修煉如何虛心，如何實腹，如何弱志，如何強骨。再配上老子在後面所說的「專氣致柔，能嬰兒乎」等等說法，不但使修道的人都致力於追求這種境況，即如練習拳術武功的人，乃至講究讀書做學問，注意修心養性的人們，也在或明或暗地，努力於虛心實腹的功夫。

最有趣的，大家明知「絕嗜禁慾」的涵義，如果這一步做不到，根本就沒有辦法再繼續進修到什麼「虛其心」的程度。既然心不能虛，下一步的「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的境界，豈非純是一片空談。可是誰又自肯承認不對呢？於是一概不管老子前言的「棄欲虛心」的先決條件，便只從「實其腹」的守神、練氣、存想、守丹田等等五花八門的方法上去修煉，於是弄得大腹便便如富家翁，一副滿面紅光的發財相，就算有道之士，到了最後，仍然跳不出一般常人的規則，還不是落在高血壓或心臟病等的老病死亡之列。

講到這裡，且讓我們輕鬆一下，先來看看一些通人達士的說法，免得使一般學道修仙的人聽了太過緊張，那就罪過不淺。其實，我也很相信幼年課外讀物有關人道的昇華，可以達到神仙的境界。這些當年幼少時期的讀物，便有：「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以及「三十三天天重天，白雲裡面出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但到後來漸漸長大，又讀過許多更深入的丹經道書，甚至全部《道藏》，真有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接」的氣勢。只是相反地，曆觀許多修道學仙人們的結果，以及一般通人達士的著作，那又不免會心一笑，黃粱夢醒，仍然回到人的本位裡來。例如司馬遷，曾經親訪修道學仙的人們，而有「山澤列仙之濤，其形清臒」的記載。可見並不是都像元朝以後畫家們想像的八仙中的漢鐘離，活像一個魚翅燕窩喫多了的大腹賈的樣子。此外，歷代文人「反遊仙」之類的詩詞作品也很多。例如辛稼軒調寄「蔔運算元」的《飲酒》詞，便是從人道的本位立言，不敢妄想成仙學佛：「一個去學仙，一個去學佛。仙飲乾杯醉似泥，皮骨如金石？不飲便康強，佛壽須千百，八十餘年入涅槃，且進杯中物。」讀了辛稼軒這首詞，真可使人仰天狂笑，浮一大白。不過，我們同時要知道，這是他的牢騷，借題發揮，借酒澆愁而已。同樣地，他另有一首枉讀聖賢書，不能發揮忠誠愛國抱負，而借酒抒杯的名詞：「盜蹠倘名丘，孔子如名蹠，蹠聖丘愚直到今，美惡無真實。簡冊寫虛名，螻蟻侵枯骨，千古光陰一霎時，且進杯中物。」其餘如清人的反遊仙詩也很多，如借用呂純陽做題目的，「十年橐筆走神京，一遇鐘離蓋便傾。不是無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誤先生」，「妾夫真薄命，不幸做神仙」等，到處可見。

道家虛心養氣的真傳

儘管歷來的通人達士們，口頭筆下，都在反對神仙佛道，但是遇到無可奈何之處，在潛在的意識裡，何嘗不懂憬超越人間，倘佯於天人的美景。所以練氣行功，講究氣住丹田的人們，依舊多如過江之鯽，趨之若鶩。我常常碰到有些傾心修道的人來問，如何氣住丹田等等問題。我總是反問，你為什麼要氣住丹田來作實腹的功夫？如照道家所說的「氣」，有三種不同的寫法和定義，必須知道。古代道書上的「氣」寫作「炁」。「炁」這個字的上半部「無」就是後世的「無」字，下面四點則代表了火。那麼，無火之謂氣，並非指空氣的氣，也不是呼吸的氣。現在用的這個「氣」字，下面有一個米字，是指人們吃了米穀等食物後所化生的氣。還有一個好像簡體字的「氣」，是指空氣的氣，姑且不管它是哪個氣，一個人的身軀，猶如一具裝有各種零件的皮囊。假如我們把氣體打入一個皮袋裡，然後要叫這股氣呆板固定，永久停留在某一部位，是有可能嗎？很明顯的答案，氣是不會凝固停留在某一部位的。如果說有可能，那已經不是氣體，它已變化成為一個固體的東西。在我們的身軀內，另外裝進一樣固體的東西，那就太可怕了，豈不成了一個瘤嗎？氣，本來就是「流動不居，周流六虛」的能量，你要氣住丹田，充實腹部的下丹田，那隻能說「徒有空言，都無實義」。如果真有如此感覺，那是注意力集中，心理控制作用所引發的感受反應而已，並非真有一樣東西。

那麼，老子所講的「虛其心，實其腹」就沒有它的事實根據嗎？其實，老子講的是修養上的真實功夫，絕對是真有其事。但它的先決條件，便是從無欲虛心入門。一個人如能真做到「離情棄欲」，心如止水澄波，那麼，自然而然就可達到呂純陽《百字銘》的修養境界了：

養氣忘言守，降心為不為。動靜知宗祖，無事更尋誰。真常須應物，應物要不迷。不迷性自住，性住氣自回。氣回丹白結，壺中配坎離。陰陽生反復，普化一聲雷。白雲朝頂上，甘露酒須彌。自飲長生酒，逍遙誰得知。坐聽無弦曲，明通造化機。都來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事實上，難就難在無欲與虛心。正因為不能無欲，因此老子才教人一個消極的辦法，只好儘量避免，「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能夠利用消極的辦法做到也就不錯。然後再求虛心，自然可以充實內體。養之既久，也就自然可以「弱其志，強其骨」了。如果有心求之，早已背道而馳，違反「道法自然」的原則了。因此唐宋以後禪宗大師們呵斥狂妄之徒的習慣語，便反用老子所說的「虛心實腹」，認為是「空腹高心」之輩，不足以言了。其實，要明白老子的「虛其心，實其腹」的真實功夫，不如引用孟子的「其生色也，猝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最為確實。我們現在不是專講秦漢以後道家神仙派的丹道方術，只因老子本文的「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道理，牽涉到神仙丹道的養氣、修氣、練氣等基本觀念，略加說明，事關專題，不必細說，到此為止。

趙宋是再次的南北朝

至於由《老子》這章後半段所引起的：「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的無為之治的政治思想，在以往的歷史上，常被誤解，乃至被有些領導一個時代的帝王位，有意或無意地歪曲它的作用，那就不能完全倭過在老子身上了。這種歷史上的過謬，最明顯的事實，便是宋真宗的故事。

當五代的末期，由趙匡胤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躍登皇帝的大位以後，歷來的傳統歷史學者，秉承一貫的正統觀念，都以宋朝為主。如果我們從歷史統一大業的觀點來說，整個南北宋三百年間的政權，只是與遼、金，乃至西夏等共天下，彼此分庭抗禮，等於東晉以後第二個南北朝的局面。如果從中國文化的立場來看，南北宋與遼金元，都是服膺在中國文化的大纛之下，各有千秋，遼金的文治，比起宋朝，並無太大的遜色。這一觀點，也許是我對歷史的看法不同，但大致不會太離譜。尤其希望青年學者們，不要忽略了當時遼金的文化與中國文化大系的關係。

在我們的歷史上，宋朝的建國，版圖很小，治權所及的地區，實在小得可憐。只是有宋一代，在學術文化上，比較重視文人政治，尊重儒家學術的地位，因此頗受歷來學者的匯歌讚揚而已。其實，當宋太祖趙匡胤當皇帝開始，玉斧一揮，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已非宋有。西南方的雲南迤西、蒙自一帶，又有以儒佛文化立國的大理國存在，也不尊奉趙宋的正朔，如果以漢唐的建國精神來講，先武功而後文治，那麼趙宋的天下，實在不無愧色。它的基本原因，因為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匡義兩弟兄，天生本質，都是軍人而兼愛好讀書的學者，因此對於軍機兵略，深知利害，不敢輕舉妄動。從好的方面來講，天性比較仁厚，雄長的氣魄就比較薄弱，大有如唐代詩人黃松非戰詩所謂「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勸君寞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慈悲懷抱。

因此，宋太祖趙匡胤的初期策略，極力從事休養生息，在安定中求儉約，希望利用北人的貪得心理，以錢財來麻醉北遼，漸次買回燕雲十六州的一半版圖。如果我們用現代的名詞來說，他是想利用財政經濟的策略，來統一全國。不幸的是他的兄弟宋太宗趙匡義，沒有全盤瞭解他哥哥的策略，繼位不到幾年，就把國庫積存的財幣，用去了大半。到了宋真宗手裡，既不敢戰，又不敢和，進退兩難，非常棘手。好在肯接受名相寇準所堅持的決策，勉勉強強御駕親徵，博得「擅淵之役」一場軍事外交的勝利戰。但在當時，幾乎已把宋真宗嚇破了膽。這些事實，在歷史的實錄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寇準的膽識

講到這裡，再讓我們多費些時間，稍微瞭解有關宋一代名臣寇準的表儒內道的大手筆。同時也可瞭解一下，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精神，用之在臣道的精彩一幕。寇準確是一位深信黃老之道的學者，在他擔當軍國大事的任內，家裡還隱密地供養著一位專修神仙丹道的道人。他的作風，大膽而縝密，豪放而平實，的確是深得黃老之道的三昧。他在澶淵之役中，勉強著皇帝宋真宗御駕親徵，兵臨前線，在槍桿下辦外交，實在相當冒險。而且當時在宋真宗的旁邊，政府內部還有勢力相當的反對派。他卻不顧一切，謀定而動。這比起三國時代，魏廷建議諸葛亮出兵子午穀，還要冒險十倍，但是他居然做了。在這一件史實上，宋真宗肯聽寇準的意見，臨事能夠互相配合，固然也真的很可愛，但是他在前線，與敵人面對面的當時，卻不免戰戰兢兢，實在也很害怕，很想知道寇準的行動究竟有多少把握。於是派人去偵察寇準在做什麼，派去的人回來報告，這位身當重任的相爺，公然在這樣危急的前方，正與一班幕僚賓客們喝酒賭錢，漫不在乎。真宗一聽，總算放心了大半。寇準本來有好賭的習慣，但當時的賭局，真的是一場豪賭。他賭給敵人看，賭給宋真宗看，其實，他比諸葛亮在後花園釣魚、五路退兵的心情，還更緊張沉重，只是不能不好整以暇而已。這就是道家的妙用，也就是老子的「欲取姑予」的姿態。因此，也就難怪他在政治上反對派的死對頭王欽若，事後趁間在宋真宗面前用了一句挑撥的話，就使寇準再也不得重用，守真宗在澶淵之役以後，因為有事而回想起與寇準當時的冒險，頗有複雜的矛盾心理，所以王欽若趁機便說，寇準在增淵之役，不能算有大功，他只是拿陛下當一次大賭注而已。你看，只須一句便佞的口舌，就可害人不用刀，殺人不見血。好在趙宋的皇帝子孫們，本質上還很厚道，換了別的昏君，寇準的頭，準會被他送到敵寇的手裡去了。

宋真宗賄賂宰相

儘管未真宗不敢再用寇準，不敢再談統一的大業，運用輸款和談的政策，以圖苟且偷安。但是他知道全國的人心，朝野的士氣，並不甘心媚敵，更非心悅誠服這種半投降式的策略。那麼，若要做到「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就要另想辦法。結果，他接受王欽若的建議，利用宗教來迷醉朝野，安定人心，同時也可以自我安慰，仰仗神力來保佑平安。於是他就假託天神在夢中來降，要他在正殿建「黃籙道場」一個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等等詭話。又使人謊報得天書於泰山，要羣臣上表，推尊道號，自稱為「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從此以後，北宋的三百年天下，便與道教的神祕政策結了不解之緣。後來自稱為「道君皇帝」的迷信大師宋徽宗的北狩，何嘗不是宋真宗的前因所誤。

一個國家的大政，絕對不能與宗教的作為混為一體，從古今中外人文歷史的記錄上去求證，凡是宗教與政治混合的時代，政教（宗教）不分的國土，結果沒有一個不徹底失敗的。不但污衊了宗教，同時也斷送了國家。政治，畢竟是現實智慧的實際成果。宗教，始終是昇華現實的出世事業。如果強調宗教就是現實世間的事，那麼不是別有用心，就非愚即狂了。所以，宋真宗要想利用宗教的迷信而「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的當時，最大的顧忌，就怕宰輔大臣——同平章事王旦不同意。開始是試探，結果沒有辦法溝通。於是一方面由王欽若來婉轉疏通意見，一方面真宗派宮監夜裡送重禮到王旦的相府上去，並不說明來意是為了什麼要有這樣重的賞賜。這是當皇帝的公然賄賂大臣的傑作。因此弄得公正持重的名臣王旦有口難言，只好隨聲附和。如果寇準不被擠出中朝政府，恐怕「神道設教」就無法作為這個豪賭的賭注。後來王旦在臨終時，雖然宋真宗親自到病牀旁邊探病，御手調藥，每天還三四次派人詢問病況，並由宮中送來薯蕷（山藥）粥。但是王旦耿耿於懷的事，卻無法因此釋然。他在臨死時，還吩咐家人要把他剃了鬚髮，穿上和尚的僧衣，表示抗議，表示懺悔。自恨當時對「天書」的愚民政策，沒有盡心竭力地勸諫，認為是一大罪過。

我們引用了這一段歷史的事實，來說明《老子》這一章「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被宋真宗反用的前因後果，當然並非老子的本意，更不可隨便又給老子背上黑鍋。

總之，我們不要忘了老子著述的本意，首重效法自然道德的原則，假如人們都在道德的生活中，既不尚賢，又無欲而不爭，那當然合乎自然的規範，也就自然是太平無事的天下了。《禮記·禮運》一篇的記載，首先說明孔子的歎息，也是如此。時代到了後世，人人不能自修道德，人人不能善自整治爭心和慾望，只拿老子那些歎古惜今的話來當教條，那當然是背道而馳，愈說愈遠了。

#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老子他說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與存在不存在間

緊接上章「為無為，則無不治」的用而勿用，勿用而用之後，便提出「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作為「用道而不為道所用」的更進一層說明。在這裡首先要瞭解「沖」字與「盈」字是對等性的。「沖」字在《老子》這一章句中的意思，應該作為沖和謙虛的「謙沖」解釋。換言之，沖，便是虛而不滿，同時有源遠流長、綿綿不絕的涵義。如果解釋「沖」便是用中而不執一端或不執一邊的意思，也可以相通。總之，知道道的妙用在於謙沖不已，猶如來自山長水遠處的流泉，涓涓汩汩而流注不休，終而彙聚成無底的深淵，不拒傾注，永遠沒有滿盈而無止境。如果瞭解道的沖而不盈的妙用，它便如生生不已，永無休止，能生萬物的那個想像中的宗主功能一樣，就可應用無方，量同太虛。

能夠做到沖虛而不盈不滿，自然可以頓挫堅銳，化解紛擾。然後參和它的光景，互同它的塵象。但它依然是澄澄湛湛，和而不雜，同而不流的若存若亡於其間。倘使真能做到這種造詣，完成這種素養，便無法知道它究竟是「誰」之子？似人而非人，似神而非神，實在無法比擬它像個什麼。假使真有一個能主宰萬有的大帝，那麼，這個能創造大帝的又是誰？這個「誰之子」的「誰」，纔是創造大帝與萬物的根本功能，也姑且強名之叫它是「道」。但是道本無形，道本無名，叫它是「道」，便已非道。因此，只好形容它是「象帝之先」。

本章的原文，大意已經如前面所講。但它內涵的流變，傳到後世，便有從個人修養去體會它本意的一面；又有從對人處事等事功去領略它妙用的一面。從個人修養上去體會的，屬於修習道術的神仙丹道派的居多。從事功與對人處事去領略的，則屬於歷來帝王或名臣將相們的行事。

從個人的修養來講，修道的基本，首先要能沖虛謙下，無論是煉氣或養神，都要如此，都要衝虛自然，永遠不盈不滿，來而不拒，去而不留，除故納新，流存無礙而不祝凡是有太過尖銳，特別呆滯不化的心念，便須頓挫而使之平息。對於煉氣修息，煉神養心，也都要如此，倘有紛紜擾亂、糾纏不清的思念，也必須要解脫。至於氣息與精神，也須保養不拘，任其沖而不盈。如此存養純熟，就可以和合自然的光景，與世俗同流而不合汙，自掩光華，混跡塵境。但是此心此身，始終是「沖而用之或不盈」。一切不為太過，太甚。此心此身，仍然保合太和而澄澄湛湛，活活潑潑，周旋於塵境有無之間。但雖說是澄澄湛湛，必須若存若亡，不可執著。我即非我，誰亦非誰，只是應物無方，不留去來的痕跡，所謂「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如此而已。

但在一般道家人物的行為來說，對於「和其光，同其塵」兩句，尤其重視。同時配合魏伯陽真人所著《參同契》中「被褐懷玉，外示狂夫」的兩句話，奉為典範，所以有道之士往往裝瘋賣傻，蓬頭垢面混跡於塵世。這種思想和作為，到了後世，便更有甚焉，構成小說中許多故事，影響民俗思想甚巨，如濟公活佛的喝酒喫狗肉，呂純陽三戲白牡丹等等，都從「和光同塵」的觀念而來，勾畫出修道人的另一番面目。至於《高士傳》、《高僧傳》或《神仙傳》的人物，典型各有不同，大體說來，真能和光同塵的實在太難，也並不多見。

漢文帝、康熙、郭子儀

從事功方面來講，受到老子思想的影響，建立一代事功的帝王，嚴格說來，只有漢文帝和清初的康熙。尤其康熙善於運用黃老之道的成就，更有過於漢文帝的作為。

漢文帝是老老實實地實行老子的哲學來治國，奠定兩漢四百年的劉家天下。康熙是靈活運用黃老的法則，開建清朝統一的局面。以十多歲的少年，處在內有權臣、外有強藩的局面，而能除鼇拜，平三藩，內開博學鴻詞科以網羅前明遺老，外略蒙藏而開拓疆土，都自然而然地合於老子的「沖而用之或不盈」、「挫其銳，解其紛」的法則，深得老子的妙用。因此，他特地頒發《老子道德經》，囑咐滿族親王們加以研讀，奉為領導學的聖經寶典。

姑且不談漢文帝與康熙的老子哲學。退而求其次，隨便列舉歷史上名將相的事功，用來說明《老子》本章中的「沖而用之或不盈」，以及「挫其銳，解其紛」的作為。瞭解中唐名將郭子儀與名相李泌的故事，也可「得其圄中，應用無窮」了！

郭子儀，是道道地地，經過考試錄取的武舉異等出身，歷任軍職，到了唐玄宗（明皇）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造反，才開始詔命他為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克朔方節度使，屢戰有功。當唐明皇倉皇入蜀，皇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後來稱號唐肅宗，拜郭子儀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使的職權。轉戰兩年之後，郭子儀從帝子出任元帥的廣平王李豫，統率番漢兵將十五萬，收復長安。肅宗曾親自勞軍灞上，並且對他說：「國家再造，卿力也。」但在戰亂還未平靖，到處尚需用兵敉平的時候，恐怕郭子儀、李光弼等功勞太大，難以駕馭，便不立元帥，而派出太監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來監軍。

一個半男半女的太監，又懂得什麼，但他卻代表了朝廷（政府）和皇帝，處處加以阻撓，動輒掣肘，致使王師雖眾而無統率。在戰場上，各個將領就互相觀望，進退失據。不得已，又詔郭子儀為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思因此更加忌妒，密告郭子儀許多不是，因此又詔郭子儀交卸兵權，回歸京師。郭子儀接到命令，不顧將士的反對，瞞過部下，獨自溜走，奉命回京閒居，一點也沒有怨尤的表示。

接著，史思明再陷河洛，西戎又逼據首都，經朝廷（政府）的公認，認為郭子儀有功於國家，現在大亂未靖，不應該讓他閒居散地。肅宗纔有所感悟，不得已，詔他為諸道兵馬都統，後來又賜爵為汾陽王。可是這時候的唐肅宗已經病得快死了，一般臣子都無法見到。郭子儀便再三請求說：「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因此才得引見於內寢，此時肅宗親自對郭子儀說：河東的事，完全委託你了！

肅宗死後，當時和郭子儀並肩作戰、收復兩京的廣平王李豫繼位，後來稱號為唐代宗。又因親信程元振的讒言，暗忌宿將功大難制，罷免了郭子儀的一切兵權職務，只派他為監督修造肅宗墳墓的山陵使而已。郭子儀愈看愈不對，一面盡力修築好肅宗的陵寢——墳墓，一面把肅宗當時所賜給他的詔書敕命千餘篇（當然包括機密不可外泄的檔），統統都繳還上去，才使代宗有所感悟，心生慚愧，自詔說：「朕不德，治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疑。」

跟著，梁崇義竊據襄州，叛將僕固懷恩屯汾州，暗中約召回紇、吐蕃寇河西、踐徑州、犯奉天、武功。代宗也同他的祖父唐明皇一樣，離京避難到陝州。不得已，又匆匆忙忙拜郭子儀為關內副元帥，坐鎮鹹陽。這個時候，郭子儀因罷官回京以後，平常所帶的將士，都已離散，身邊只有老部下數十個騎士。他一接到詔命，只好臨時湊合出發，藉民兵來補充隊伍，一路南下，收集逃兵敗將，加以整編，到了武關，又收編駐關防的部隊，湊了幾千人。後來總算碰到舊日的部將張知節來迎接他，纔在洛南擴大閱兵，屯於商丘。因此，又是軍威大震，使得吐蕃夜潰遁去，再次收復兩京。

大概介紹了郭子儀個人歷史的幾個重點，就可以看出他的立身處世，真正做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怨天，不尤人的風格。他帶兵素來以寬厚著稱，對人也很忠耍在戰場上，沉著而有謀略，而且很勇敢。朝廷（政府）需要他時，一接到命令，不顧一切，馬上行動。等到上面懷疑他，要罷免他時，也是不顧一切，馬上就回家喫老米飯。所以屢黜屢起，國家不能不有他。像郭子儀這樣作為，處處合於老子的「沖而用之或不盈」的大經大法。無怪其生前享有令名，死後成為歷史上「富貴壽考」四字俱全的絕少數名臣之一。

郭子儀與魚朝恩

另兩件有關他個人的行誼，足以說明「挫其銳，解其紛」作法的。一是關於他與監軍太監魚朝思的恩怨，在當時的政治態勢上，是相當嚴重的，魚朝思曾經派人暗地挖了郭子儀父親的墳墓。當唐代宗大曆四年的春天，郭子儀奉命入朝。到了郭子儀回朝，朝野人士都恐怕要掀起一場大風暴，代宗也為了這件事，特別弔唁慰問。郭子儀卻哭著說：我在外面帶兵打仗，士兵們破壞別人的墳墓，也無法完全照顧得到，現在我父親的墳墓被人挖了，這是報應，不必怪人。

魚朝思便來邀請他同遊章敬寺，表示尊敬和友好。這個時候的宰相是元載，也不是一位太高尚的人物。元載知道了這個消息，怕魚朝思拉攏郭子儀，問題就大了。這種政壇上的人事糾紛，古今中外，都是很頭痛的事。因此，元載派人祕密通知郭子儀，說魚朝思的邀請，是對他有大不利的企圖，要想謀殺他。郭子儀的門下將士，聽到這個消息，極力主張要帶一批武裝衛隊去赴約。郭子儀卻毅然決定不聽這些謠傳，只帶了幾個必要的家憧，很輕鬆地去赴會。他對部將們說：「我是國家的大臣，他沒有皇帝的命令，怎麼敢來害我。假使受皇帝的密令要對付我，你們怎麼可以反抗呢？」就這樣他到了章敬寺，魚朝思看見他帶來的幾個家撞們戒備性的神情，就非常奇怪地問他有什麼事。於是郭子儀老老實實告訴他外面有這樣的謠傳，所以我只帶了八個老家人來，如果真有其事，免得你動手時，還要煞費苦心地佈置一番。他這樣的坦然說明，感動得魚朝恩掉下了眼淚說：「非公長者，能無疑乎！」如果不是郭令公你這樣長厚待人的大好人，這種謠言，實在叫人不能不起疑心的。

盧杞、李白與郭子儀

另有一則故事，是在郭子儀的晚年，他退休家居，忘情聲色來排遣歲月。那個時候，後來在唐史《奸臣傳》上出現的宰相盧杞，還未成名。有一天，盧杞來拜訪他，他正被一班家裡所養的歌伎們包圍，正在得意地欣賞玩樂。一聽到盧杞來了，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大會客室的屏風後面去，一個也不準出來見客。他單獨和盧杞談了很久，等到客人走了，家眷們問他：「你平日接見客人，都不避諱我們在場，談談笑笑，為什麼今天接見一個書生卻要這樣的慎重。」郭子儀說：「你們不知道，盧杞這個人，很有才幹，但他心胸狹窄，眼瞅必報。長相又不好看，半邊臉是青的，好像廟裡的鬼怪。你們女人們最愛笑，沒有事也笑一笑。如果看見盧杞的半邊藍臉，一定要笑，他就會記恨在心，一旦得志，你們和我的兒孫，就沒有一個活得成了！」不久盧杞果然作了宰相，凡是過去有人看不起他，得罪過他的，一律不能免掉殺身抄家的冤報。只有對郭子儀的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情，他還是曲予保全，認為郭令公非常重視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講到這裡，忽然想到另外一則李太白與郭子儀有關的故事。在郭子儀初出茅廬，擔當小軍官時候，因為不小心犯了軍法，而被扣押。這件事情被李白知道了。李白早就非常器重這位少壯軍官，一聽到消息，就來找到郭子儀的長官說情，這個長官也是李白的朋友，因此就從輕處置，平安無事。等到後來安祿山造反以後，天寶十五年，李白在江西潯陽，卻和另一位李家的帝子，永王李磷相識，拉他參加幕府。永王名義上是起兵勤王，實際上也想趁機上臺當皇帝，因此而違抗肅宗的東巡詔命，結果兵敗於丹陽，李白也受到牽累，在潯陽坐牢，後來又要被流放到夜郎。好在郭子儀已收復兩京，名震一時，功勞又大，他知道李白受到牽連致罪，就拿他的戰功極力保奏，李白才蒙赦免。這件歷史故事記載在唐人的詩話中，是否真實，我們不講考據。不過一個名士和名將的知遇結合，卻是人們情願相信確有其事，而且也顯見古人長厚，好人好事的一報還一報，很是痛快淋漓。因此昔日女詩人汪小蘊，在論史詩中有關郭子儀的名句有：「一代威名邁光弼，千秋知己屬青蓮。」青蓮是李白的別號。

史載郭子儀年八十五而終。他所提拔的部下幕府中，有六十多人，後來皆為將相。八子七婿，皆貴顯於當代。「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嫉，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歷代歷史上的功臣，能夠做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嫉，窮奢極欲而人不非，實在太難而特難。這都是郭子儀一生的作人處事，自然合乎「沖而用之或不盈」，「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的原則。

半個芋頭十年宰相

李泌，也是中唐史上突出的人物，他幾乎和郭子儀相終始，身經四朝——玄宗、肅宗、代宗和德宗，參與宮室大計，輔翼朝廷，運籌帷幄，對外策劃戰略，配合郭子儀等各個將領的步調，使其得致成功，也可以說是肅宗、代宗、德宗三朝天下的重要人物。只是因他一生愛好神仙佛道，被歷來以儒家出身、執筆寫歷史的大儒們主觀我見所摒棄，在一部中唐變亂史上，輕輕帶過，實在不太公平。其實，古今歷史，誰又敢說它是絕對公平的呢？說到他的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善於運用黃老撥亂反正之道的作為，實在是望之猶如神仙中人。

李泌幼年便有神童的稱譽，已能粗通儒、佛、道三家的學識。在唐玄宗（明皇）政治最清明的開元時期，他只有七歲，已經受到玄宗與名相張說、張九齡的欣賞和獎愛。有一次，張九齡準備拔用一位才能不高，個性比較軟弱，而且肯聽話的高級巨僚。李泌雖然年少，跟在張九齡身邊，便很率直地對張九齡說：「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相公你自己也是平民出身，處理國家大事，素來便有正直無私的清譽，難道你也喜歡低聲下氣而缺乏節操和能力的軟性人才嗎？張九齡聽了他的話，非常驚訝，馬上很慎重地認錯，改口叫他小友。

李泌到了成年的時期，非常博學，而且對《易經》的學問，更有心得。他經常尋訪嵩山、華山、終南等名山之間，希望求得神仙長生不死的方術。到了天寶時期，玄宗記起他的幼年早慧，特別召他來講《老子》，任命他待詔翰林，供奉東宮，因而與皇太子兄弟等非常要好。在這個時候，他已經鑽研於道家方術的修煉，很少喫煙火食物了。

有一天晚上，他在山寺裡，聽到一個和尚念經的聲音，悲涼委婉而有遺世之響，他認為是一位有道的再來人。打聽之下，才知道是一個作苦工的老僧，大家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平常收拾喫過的殘羹剩飯充饑，喫飽了就伸伸懶腰，找個角落去睡覺，因此大家便叫他懶殘。李泌知道了懶殘禪師的事蹟，在一個寒冬深夜，獨自一個人偷偷去找他，正碰到懶殘把撿來的幹牛糞，壘作一堆當柴燒，生起火來烤芋頭。這個和尚在火堆旁縮做一團，面頰上掛著被凍得長流的清鼻水。李泌看了，一聲不響，跪在他的旁邊。懶殘也像沒有看見他似的，一面在牛糞中撿起烤熟了的芋頭，張口就喫。一面又自言自語地罵李泌是不安好心，要來偷他的東西。邊罵邊喫，忽然轉過臉來，把喫過的半個芋頭遞給李泌。李泌很恭敬地接著，也不嫌它太髒，規規矩矩地吃了下去。懶殘看他喫完了半個芋頭便說：好！好！你不必多說了，看你很誠心的，許你將來做十年的太平宰相吧！道業卻不說了！拍拍手就走了。

白衣山人——李泌

到了安祿山造反，唐明皇倉皇出走，皇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是為肅宗，到處尋找李泌，恰好李泌也到了靈武。肅宗立刻和他商討當前的局面，他便分析當時天下大勢和成敗的關鍵所在。肅宗要他幫忙，封他做官，他懇辭不幹，只願以客位的身份出力。肅宗也只好由他，碰到疑難的問題，常常和他商量，叫他先生而不名。這個時候，李泌已少喫煙火食。肅宗有一天夜裡，高興起來，找來兄弟三王和李泌就地爐喫火鍋，因李泌不喫葷，便親自燒梨二顆請他，三王爭取，也不肯賜予。外出的時候，陪著肅宗一起坐車。大家都知道車上坐著那位穿黃袍的，便是皇帝，旁邊那位穿白衣的，便是山人李泌。肅宗聽到了大家對李泌的稱號，覺得不是辦法，就特別賜金紫，拜他為廣平王（皇太子李豫）的行軍司馬。並且對他說：先生曾經侍從過上皇（玄宗），中間又作過我的師傅，現在要請你幫助我兒子作行軍司馬，我父子三代，都要借重你的幫忙了。誰知道他後來幫忙到子孫四代呢！

李泌看到肅宗當時對政略上的人事安排，將來可能影響太子的繼位問題，便祕密建議肅宗使太子做元帥，把軍政大權付託給他。他與肅宗爭論了半天，結果肅宗接受了他的意見。

肅宗對玄宗的故相李林甫非常不滿，認為天下大亂，都是這個奸臣所造成，要挖他的墳墓，燒他的屍骨。李泌力諫不可，肅宗氣得問李泌，你難道忘了李林甫當時的情形嗎？李泌卻認為不管怎樣，當年用錯了人，是上皇（玄宗）的過失。但上皇治天下五十年，難免會有過錯。你現在追究李林甫的罪行，加以嚴厲處分，間接地是給上皇極大的難堪，是揭玄宗的瘡疤。你父親年紀大了，現在又奔波出走，聽到你這樣作，他一定受不了，老年人感慨傷心，一旦病倒，別人會認為你身為天子，以天下之大，反不能安養老父。這樣一來，父子之間就很難辦了。肅宗經過他的勸說，不但不意氣用事，反而抱著李泌的脖子，痛哭著說：我實在沒有細想其中的利害。這就是李泌「沖而用之或不盈」的大手筆。唐明皇后來能夠自蜀中還都，全靠他的周旋彌縫。

山人自有妙計

肅宗問李泌剿賊的戰略，他就當時的情勢，定出一套圍剿的計畫。首先他斷定安祿山、史思明等的黨羽，是一羣沒有宗旨的烏合之眾，目的只在搶劫，「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因此，他擬定戰略，使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詡，入河東，隔斷盜魁四將，不敢南移一步。又密令郭子儀開放華陰一角，讓盜眾能通關中，使他們北守範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粹勁騎，不逾年而蔽。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各路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帝子建甯王李談為範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李光弼相犄角以取範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肅宗統統照他的計畫行事，後來都不出其所料。這便是李泌的「挫其銳，解其紛」的戰略運用。

後來最可惜的，是唐肅宗急功近利，沒有聽信李泌的建議，致使河北沒有徹底肅清，仍然淪陷於盜賊之手，便自粉飾太平，因此而造成歷史上晚唐與五代之際華夷戰亂的後遺症。

為了特別褒揚久被埋沒的李泌長才，再略加說明他的行誼事績。肅宗為了儘快收復首都長安，等到郭子儀籌借到西北軍大集合的時候，便對李泌說：「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範陽乎！」李泌就說：如果動用大軍，一定想要速得兩京，那麼賊勢一定會重新強盛，我們日後會再受到困擾。現在我們有恃無恐的強大兵力，全靠磧西突騎（騎兵）、西北諸戎。假如一定要先取京師，大概在明年的春天，就可成功。但是關東的地理環境，與氣候等情況，春天來得較早，氣候容易悶熱，騎兵的戰馬也容易生病，戰士們思春。也會想早點回家，便不願再來輾轉作戰了。那麼，淪陷中的敵人，又可休養士卒，整軍經武以後，必複再度南來，這是很危險的辦法。但是肅宗這次，卻堅決地不聽李泌的戰略意見，急於收復兩京，可以稱帝坐朝，由此便有郭子儀借來回紇外兵，從元帥廣平王等收復兩京的一幕出現。

兩京收復，唐明皇還都做太上皇，肅宗重用奸臣李輔國。李泌一看政局不對，怕有禍害，忽然又變得庸庸碌碌，請求隱退，遁避到衡山去修道。大概肅宗也認為天下已定，就準他退休，賞賜他隱士的服裝和住宅，頒予三品祿位。

另有一說，李泌見到懶殘禪師的一段因緣，是在他避隱衡山的時期。總之，「天道遠而人道邇」，仙佛遇緣的傳說，事近渺茫，也無法確切地考據，存疑可也。

英雄退步學神仙

李泌在衡山的隱士生活過不了多久，身為太上皇的唐明皇死了，肅宗跟著也死了，繼位當皇帝的，便是李泌當年特別加以保存的皇太子廣平王李豫，後來稱號為唐代宗。代宗登上帝位，馬上就召李泌回來，起先讓他住在宮內蓬萊殿書閣，跟著就賜他府第，又強迫他不可素食，硬要他娶妻喫肉，這個時候，李泌卻奉命照做了。但是宰相元載非常忌妒他的不合作，找機會硬是外放他去做地方官。代宗暗地對他說，先生將就一點，外出走走也好。沒多久，元載犯罪伏誅，代宗立即召他還京，準備重用。但又為奸臣常衰所忌，怕他在皇帝身邊對自己不利，又再三設法外放他出任澧郎峽團練使，後再遷任杭州刺史。他雖貶任地方行政長官，到處仍有很好的政績，這便是李泌的「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的自處之道。

當時奉命在奉天，後來繼位當皇帝，稱號為唐德宗的皇太子李適，知道李泌外放，便要他到行在（行轅），授以左散騎常侍。對於軍國大事，李泌仍然不遠千里地向代宗提出建議，代宗也必定採用照辦。到了德宗繼位後的第三年，正式出任宰相，又封為鄴侯。勤修內政，充裕軍政費用。保全功臣李晟、馬燧，以調和將相。外結回紇、大食，以困吐蕃而安定邊睡。常有與德宗政見不同之處，反復申辯上奏達十五次之多。總之，他對內政的處理，外交的策略，軍事的部署，財經的籌畫，都做到了安和的績效。

但德宗卻對他說：我要和你約法在先，因你歷年來所受的委屈太多了，不要一旦當權，就記恨報仇，如對你有恩的，我會代你還報。李泌說：「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害我的李輔國、元載他們，都自斃了。過去與我要好的，凡有才能的，也自然顯達了。其餘的，也都零落死亡了。我實在沒什麼恩怨可報的。但是如你方纔所說，我可和你有所約言嗎？德宗就說，有什麼不可呢！於是李泌進言，希望德宗不要殺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言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怒反厭，恐中外之變複生也。陛下誠不以二巨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德宗聽了認為很對，接受了李泌的建議。李晟、馬燧在旁聽了，當著皇帝感泣而謝。

不但如此，他做起事來，非常認真負責，曾經與皇帝力爭相權。因為德宗對他說：「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張延賞），刑法委渾（渾堿）。」李泌就說：「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成其平章，不可分也。若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德宗聽了，便笑著說，我剛才說錯了話，你說的完全對。

不幸的是，宮廷父子之間，又受人中傷而有極大的誤會，幾乎又與肅宗一樣造成錯誤，李泌為調和德宗和太子之間的誤會，觸怒了德宗說：「卿不愛家族乎？」意思是說，我可以殺你全家。李泌立刻就說：「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曰：吾獨任汝為相，不諫使至此，必複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鉅子，使臣以侄為嗣，臣未知得欲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

接著李泌又提出唐肅宗與代宗父子恩怨之間的往事說：「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唐肅宗因受寵妃張良梯及奸臣李輔國的離間，殺了兒子建甯王李談）德宗說：「建甯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李泌說：「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複為陛下相，又觀茲事。且其時先帝（德宗的父親代宗）常懷畏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黃臺瓜辭》，唐高宗太子——李賢作。武則天篡位，殺太子賢等諸帝子，太子賢自恐不免故作：「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搞令瓜希三摘猶自可，摘絕抱蔓歸。」）

德宗聽到這裡，總算受到感動，但仍然說：「我的家事，為什麼你要這樣極力參與？」李泌說：「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甚至說到「臣敢以宗族保太子。」中間又往返辯論很多，並且還告訴德宗要極力保密，回到內宮，不要使左右知道如何處理此事。一面又安慰太子勿氣餒，不可自裁，他對太子說：「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最後總算解開德宗父子之間的死結。德宗特別開延英殿，獨召李泌，對他哭著說：「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李泌聽了，拜賀之外，便說：「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複用，願乞骸骨。」德宗除了道歉安慰，硬不准他辭職。過了一年多，李泌果然死了，好像他又有預知似的。

歷來的帝王宮廷，一直都是天下是非最多、人事最複雜的場所。尤其王室中父子兄弟、家人骨肉之間權勢利害的悲慘鬥爭，真是集人世間悲劇的大總匯。況且「疏不間親」，古有明訓。以諸葛亮的高明，他在荊州，便不敢正面答覆劉傳問父子之間的問題。但在李泌，處於唐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代父子骨肉之間，都挺身而出，仗義直言，排難解紛，調和其父子兄弟之間的禍害，實在是古今歷史上的第一人。因此，汪小蘊女史詠史詩，論鄴侯李泌，便有：「勳參郭令才原大，跡似留侯術更淳」的名句。郭令，是指郭子儀。郭子儀的成功，全靠李泌幕後的策劃。留侯，是寫他與張良對比。可惜在一般史書所載的偏見評語，輕輕一筆帶過，還稍加輕視的色調，如史評說：「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怪誕，故為世所輕。」其實，查通正史，李泌從來沒有以神仙怪誕來立身處事。個性思想愛好仙佛，只是個人的好惡傾向，與經世學術，又有何妨？善用謀略來撥亂反正、安邦定國，謀略有什麼不好？由此可見，史學家的論據，真是可信而不能盡情，大可耐人尋味。

總之，大略講了中唐時期的郭子儀與李泌的歷史經驗，說明本章「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的效用，見之於文武將相在事功上的成就，可觀可法之處甚多。這段的發揮就暫且到此為止。

#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老子他說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囗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聖人與芻狗

從《老子》第一章「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都以似異實同，體同用異的表達，說明道體的會同和作用的差別，由個人身心體會大道和立身處事的體同用異的層次。到了本章，又特別提出一則驚世駭俗的名言讜論，致使後世眾說紛紛，各抒己見。甚至，因此確認老子為陰謀家的鼻祖，或者指老子鄙夷儒家，薄視仁義，將人文的一切道德觀念，視為知識的偽裝。見仁見智，各執一端。誰是異端，誰是正見，本來便是各個思想上主觀的認定，也無足為怪。但老子在文言字句上，確是直截了當地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文從字順，難道這不是尖刻諷刺的語意嗎？其實，並非如此，未必盡然。

為了說明其中的道理，必須先對本文中兩個名辭的內涵作個交代。一是「芻狗」，一是「仁」。「芻狗」，是草紮的狗，當然不是真的狗。說句老實話，我們的先民喫狗肉是很通常的事，直到現在，廣東的同胞們還喜歡喫狗肉，並不為怪，那是先民習俗的遺風。古人所謂家有六畜以備撰食，狗便是六畜中之一。因此，上古的祭祀，用狗肉作祭品，是很普遍的事。大約到了商、周以後，在祭祀中，才漸漸免除了狗肉這項祭品。但在某些祀典中，仍然須用草紮一個象形的狗，替代殺一頭真的活狗，這就是「芻狗」的來源。芻狗還未登上祭壇之前，仍是受人珍惜照顧，看得很重要。等到祭典完成，用過了的芻狗，就視同廢物，任意拋棄，不值一顧了。這正如流傳到現在的民俗祭神，有時簡化一點，不殺活豬，便用米粉做一個豬頭來拜拜，拜過以後，也就可以隨便任人當副食，而不像供在祭壇上那麼神聖不可侵犯了。「仁」字，在《老子》這章的本文中，當然是代表了周秦時代諸子百家所標榜的仁義的「仁」，換言之，也就是愛護人或萬物的仁慈、仁愛等愛心的表相。

當在春秋戰國之際，諸侯紛爭，攫掠一般平民的生命財產、子女玉帛，割地稱雄，殘民以逞，原屬常事。因此，知識份子的讀書人，奔走呼籲，號召仁義，揭示上古聖君賢相，要人如何體認天心仁愛，如何以仁心仁術來治天下，才能使天下太平。不但儒者如此，其他諸子百家，大概也都不外以仁義為宣傳，以仁義為號召。無論是哪一種高明的學說，或哪一種超然的思想，用之既久，就會產生相反的弊病，變為只有空殼的口號，並無真正的實義了。例如佛說「平等」，但經過幾千年來的印度，階級懸殊，仍然極不平等。同樣地，我們先民教導了幾千年的仁義，但很可惜的，又能有幾多人的作為，幾多時的歷史，真正合於仁義之道！又如耶穌，大聲疾呼要「博愛」，但在西方兩千年來的文化，又有哪個時代真正出現對世界人類的博愛！此正是老子歎息「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的來由。

如果我們瞭解了這些反面的道理，便可知道老子所提出正面的哲學。天地生萬物，本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有。生了萬物是很自然的事，死殺萬物，也是很自然的事。天地既不以生出萬物為作好事，同時也不以死殺萬物為作壞事。天地既生了長養萬類的萬物，同時，也生了看來似乎相反的毒殺萬類的萬物。生長了補藥，也生長了毒藥。補品不一定是補，因補可以致死。毒物也不一定是毒，以毒攻毒，可以活命。天地並不一定厚待於人類而輕薄了萬物，只是人類予智自雄，自認為天地是為了人們而生長萬物人，自稱為萬物之靈。其實，人們隨時隨地，都在傷害殘殺萬物。假如萬物有靈，一定會說人是萬物的最大毒害。其實，天地無心而平等生髮萬物，萬物亦無法自主而還歸於天地。所以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是說天地並沒有自己立定一個仁愛萬物的主觀的天心而生萬物。只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有，自然而歸於還滅。假如從天地的立場，視萬物與人類平等，都是自然的，偶然的，暫時存在，終歸還滅的「芻狗」而已。生而稱「有」，滅而稱「無」，平等齊觀，何嘗有分別，有偏愛呢？只是人有人心，以人心自我的私識，認為天地有好生之德，因此發出天心仁愛的讚譽。如果天地有知，豈不大笑我輩癡兒癡女的癡言癡語嗎？

明白了這個原理，便可了知真正有道的聖人，心如天地，明比日月，一切的所作所為，自視為理所當為，義所當為的事，便自然而然地做了。並不一定因為我要仁愛於世人，或我要愛護於你，才肯去做。如果聖人有此存心，即有偏私，即有自我，已非大公。再進一層來講，一個有道的聖人，生當天下大亂的時代，他真要為了救世而救人，既然有所作為，就不免保存了一面，而有所傷害到另一面了。殘殺天下而為我，決不可為。而殺一以儆百，亦等於殺百以存一的同是殺心，亦義所不忍為。那麼，聖人而要救世，就只有自殺以救天下嗎？自殺既不能救天下，天下亦非殘殺可救得了！所以佛說願度盡眾生，方自成佛。但以眾生界不可盡故，吾願亦永無窮荊耶穌被釘上了十字架，只有祈禱說：「我為世人贖罪！」其實，罪在人心，誰也不能為誰贖罪，除非天下人能自仟罪悔過。因此，老子對於當時現世的人們，自稱為聖人之徒，號召以仁義救世者，認為他們徒託空言，都無實義。甚至假借仁義為名，用以自逞一己私慾之輩，更是自欺欺人，大不應該，他希望人們真能效法天地自然而然的法則而存心用世，不必標榜高深而務求平實，才說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的名言，藉以警世。但老子說歸說，無奈周、秦以後的英雄帝王們，便真的以百姓為「芻狗」，達成一己的私慾。一旦身居王位之後，天下臣庶皆稱譽之為「聖明天子」，或直接譽為「當今聖人」，不知「聖」從何來？「明」從何起？恐怕老子重生，也只有緘口結舌，再也不敢另加五千言，重寫續本《道德經》了。

正言若反

為了重申「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以及後面的「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等的一貫涵義，且讓我們引用《莊子·外篇》的《(月去)篋》篇中所說的話，便可瞭解老子當時所以菲薄聖人譏刺仁義，都是為了世間多假借聖人的虛名，以及偽裝仁義的招牌。猶如近代和現代人，任意假託自由和民主為號召，實際是為了達成私慾的藉口，醉心於獨裁者如此，西式民主的真實內容，又何嘗不如此？舉世滔滔，無可奈何。如莊子所說：

故蹠之徒問於蹠曰：盜亦有道乎？蹠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事先推測估計他的財富儲蓄），聖也。入先（在行動的時候，必身先士卒），勇也。出後（得手的時候，先要掩護同伴撤走，自己最後退卻），義也。知可否（能判斷可不可以行動），智也。分均（平均分配所得的利益），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有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蹠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在《天運》篇中又提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靚而多責。」從表面看來，老子和莊子這種思想言論，好像是一種反派的哲學，尤其為狹隘觀唸的宗教徒，並非大宗教家或教主，甚至，為走入儒家岔路的頑固派，或明知故犯，敢用而不肯說的事功派所深惡痛絕，認為是「不經之談」。其實，這正是「天理」「良心」的公平哲學。公道自在人心，只是一般說不出所以然，或是不忍心說得太透徹，說穿了，反黨乏味。司馬遷著《史記》，便用比較含蓄的論調來反映道家與老莊這類思想。到了元、明之間，民俗文學的小說家們，卻在小說的著作裡，表達了很多這方面的思想。說得痛快淋漓而有韻味的，如明末的賈鳧西所作的《木皮散客鼓兒詞》。他生當家破國亡的未造，秉著一腔忠義之憂，便藉此道理而大發天地的牢騷，如說：

忠臣孝子是冤家，殺人放火享榮華。

太倉裡的老鼠喫的撐撐飽。老牛耕地使死倒把皮來剝。

河裡的遊魚犯下什麼罪？刮淨鮮鱗還嫌刺紮！

那老虎前生修下幾般福？生嚼人肉不怕塞牙！

野雞兔子不敢惹禍，剁成肉醬還加上蔥花！

古劍殺人還稱至寶！墊腳的草鞋丟在山窪！

殺妻的吳起倒掛上元帥印！頂燈的裴謹捱些嘴吧！

活喫人的盜蹠得了好死！顏淵短命是為的什麼？

莫不是玉皇爺受了張三的哄？黑洞洞的本帳簿哪裡去查？

好興致來時頑鐵黃金色！氣殺人運去銅鐘聲也差！世間事風裡孤燈草頭露！縱有那幾串銅錢你慢赭沙！

風箱式的說話藝術

老子為了說明天理的公平，與真正聖人的無主而任負化育，便直接指出天地間萬事萬物的生滅變化，既不是誰所主宰，也不是天地的有心製作。萬物的造化生滅，都是乘虛而來，還虛而去。暫時偶然存在的一剎那，只是有無相生的動態而已。因為有剎那綿延絕續常有的動，於是誤認為動態即是存在，而不承認返有還無的靜態也是存在的另一表相。所以他說：「天地之間，其猶橐囗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囗」，是舊式農業社會用作鼓吹通氣的工具，俗話叫做風箱。也就是《淮南子》本經所說的：「鼓橐吹捶，以銷鋼鐵」的冶煉金屬的工具之一。「橐」，是指它的外形的箱櫝。「囗」，是指它內在的往來活動的管片。但在舊式的農業社會裡，用布縫成兩頭通，中間空，用來裝置雜物的布袋，也叫做「橐」。至於「橐」，是三面密縫，一面通口的布袋。「囗」，便是後世的七孔笛。總之，「橐囗」，是老子用通俗習慣使用的東西，來說明這個物質世間的一切活動，只是氣分的變化，動而用之便有，靜而藏之，就好像停留在止息狀態。

其實，這個天地的萬物，都在永遠不息的動態中迴圈旋轉，並無真正的靜止。所謂靜止，也只是相似止息而偶無動態感覺的情景而已。因此，同樣的原理，不同表達的《周易·繫辭傳》裡便說：「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萬事萬物，動必有咎。在動的作為裡，所謂好的成分的吉，只佔四分之一。不好的兇，和僅次於兇的不好——悔、吝，便佔四分之三。

然而天地與萬物，畢竟都在動態中生生不已地活著。活像是動，動是活力的表現。因此，愈動而愈生生不已。生生不已和永遠活動互為因果，互為生活。既然瞭解到天地之間氣分的變化往來，變動不息，生生不已，有無相生，動靜互為宗主。那麼，就可進而瞭解到一切人事的作為、思想、言語，都同此例。是非，善惡，禍福，主觀與客觀，都是不能肯定的確有一絕對性的標準。如果一定要理論上爭辯到有一個絕對的道理，這個絕對也只是在文字上，人為的，暫時裁定為窮盡之處而已。其實，在動態中，愈動而愈出，永無有窮盡的一點。猶如數理在開發中，也永無盡止。同樣地，人世間的是非紛爭，也是愈動而愈有各種不同方面的發展，並無一個絕對的標準。「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只有中心虛靈常住，不落在有無、虛實的任何一面，自然可以不致屈曲一邊，了了常明，洞然燭照。這便是「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的關鍵。但也有認為老子這兩句話，是明哲保身、與世無爭的教條，所謂「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尤其是後世修煉神仙丹道學派的道家們，認為說話是最傷元氣的行為，而且是促使短命，造成不好運氣的最大原因。所謂「數窮」便是氣數欠佳、運氣坎坷的表示。因此修道之士，便有「開口神氣散，意動火工寒」的嚴厲訓誡了。這種說法，是否絕對合理，姑且引用古體文的「其然乎，其不然乎」兩句話來做結論，由大家自去思考取決了。

如果轉進一層，瞭解到「橐囗」與風箱的作用，那麼，便可明白老子所說的「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的話，並不完全是教人不可開口說話。只是說所當說的，說過便休，不立涯岸。不可多說，不可不說。便是言滿天下無口過，纔是守中的道理，才與後文老子所說「善言無瑕囗」的意旨相符。否則，老子又何須多言自著五千文呢！譬如風箱，在當用的時候，便鼓動成風，助人成事。如不得其時，不需要的時候，便悠然止息，緘默無事。倘使如「灌夫罵座，禰衡擊鼓」，說來無補於事，那便有違「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的明訓了。

# 第六章 穀神不死，是謂玄北

---老子他說

第六章

穀神不死，是謂玄北，玄北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承接上文「天地之間，其猶橐囗平！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的法則，說明天地萬物與人我生命的作用，常在於一動一靜之間。要善加把握，善加運用。因此而引用本章「穀神不死」的一段，似靜而實動，雖動而似至靜。似乎虛無而實在含有無窮的妙用，雖然妙用無窮，但同時也蘊藏了用而無用的善巧方便。

為了切實瞭解本章的內涵與後世一般修煉神仙丹道者的各種注釋，首先需要解決兩個關鍵性的名詞，即所謂「穀神」與「玄牝」。

「穀神」：穀，當然是一般所謂山谷的簡稱。但是一般所謂的山谷，大致可以歸納成為兩種形態。一是如袋形的山谷，有進路而無出口。二是兩山夾峙，上仄中空而較隱蔽或者曲折的狹長形通道。

第一類形的山谷，大多空氣不能對流，凡有聲響動靜，必然會有回聲。這種回聲是因為空氣不能對流而產生。但在某些愚昧者的觀念看來，便認為這樣的空穀，必是神靈的窟宅，因此而有回聲。其實回聲是物理的作用，並非神靈的顯赫威靈。可是在愚夫愚婦的心目中，往往因此而形成宗教式的神話，塑造了多少莫須有的傳說，認為其中有神。更有甚者，便套用了道家代表人物老子的名詞，稱它為「穀神」。

第二類形的山谷，是隱晦曲折，兩頭相通的狹長通道，空氣對流，由這一頭的傳呼，便很迅速地暢達遙遠的那一頭。因此，也成為被人編織成神話的題材，認為其中如有神助。實際上，也是空氣的傳聲作用，並非真有不可思議的神祕存在。

首先瞭解「穀神」之所以為神的道理，便是因為它的中間空洞無物，因此而形成其中的空靈作用。正因其中空而無物，才能生起看似虛無，而蘊藏似乎妙有的功用。

其次，便是「玄牝」，「玄」字，也通作元始、元來、根元的「元」字。元，等於是萬物的初始根元，是極其微妙的第一因的代名詞。「牝」，在中國上古的文字中，是母性、雌性生殖機能的文雅代名詞。相反的，「牡」字，便是男性、雄性生理機能的代號。在這個世界上，一切動植物，雖然由牝牡兩性的結合而造成延續的生命，但個體生命絕大多數都是雌性，也就是陰性的生殖器官所出生的。因此，老子造了一個名詞，叫做「玄牝」。後世的道家由此引申，認為大海蕩蕩的中心點有一「海眼」。「海眼」雖小，卻是源源滾滾而出，成為大地層面的諸大海洋和江河的來源，它便是海的「玄牝」。至於北極，便是大地的「玄牝」。人體的「會陰」部分，則是人身生命源泉的「玄牝」之處。印度瑜伽術有關身瑜伽的術語，叫它「海底」，或視為「靈能」和「靈力」的窟穴。

瞭解了這兩個名詞的內涵，然後便可大致明白《老子》本章的意義，是要體會虛靈不昧的「穀神」境界，中空無物，而有感應無方的無限妙用。正因其虛無空冥，所以生生不已，生而無生，有而不有，因此而永恆不死。後來的道教，改頭換面，稱之謂「洞元」、「洞虛」，也就是由此而來。

「穀神」即空洞虛無而生妙有的功能，便是天地萬物生命源泉的根本，取一個代名詞，便叫它是「玄牝」。「玄牝」雖然中空無物，但卻是孕育天地萬物生命的窟宅，綿綿不絕，若存若亡。在這節文字裡，必須特別留意老子行文的用字之妙——這個「若」字。「若」字和佛學的「如」字，都是同樣的表相形容詞，用現代語來講，便是「好像」的意思。在虛無中生髮妙有的功用，好像是綿綿不絕的存在，但並無一個實質的東西。如真有一實質，一切的有，最終總歸之於元始的虛無，這是必然的法則。和現代物理學所講的質能互變的原理相類同。

吹毛用了急須磨

在這一節裡，老子又說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便是「用之不勤」。相反地說，用得太勤，便是多用、常用、久用。這樣一來，就會違反「綿綿若存」的綿密的妙用了。那麼，怎樣纔是「用之不勤」的道理？且讓我們借用臨濟義玄禪師的一首詩偈，作為深入的說明。

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

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

所謂沿流不止，是說我們的思想情緒、知覺感覺，素來都是隨波逐流，被外境牽引著順流而去，自己無法把握中止。

如果能虛懷若谷，對境無心，只有反求諸已，自心反觀自心，照見心緒的波動起滅處，不增不減，不迎不拒而不著任何阻力或助力，一派純真似的，那麼，便稍有一點像是虛靈不昧的真照用了。

總之，「道」，本來便是離名離相的一個東西，用文字語言來說它，是這樣是那樣都不對。修它不對，不修它也不對。

但是在「綿綿若存」，沿流不止的功用上，卻必須要隨時隨地照用同時，一點大意不得。好比有一把極其鋒利的寶劍，拿一根毫毛，捱著它的鋒刃吹一口氣，這根毫毛立刻就可截斷。雖然說它的鋒刃快利，無以復加，但無論如何，一涉動用，必有些微的磨損，即非本相，何況久用、勤用、常用、多用，那當然會使利劍變成了鈍鐵。所以說，即便是吹毛可斷的利劍，也要一用便加修整。隨時保養，才能使它萬古常新，「綿綿若存」。這就是「用之不勤」的最好說明。

人為神的守護人

話雖這樣說，可是後世一般修煉玄宗的神仙丹道派的人們，卻把老子的「穀神」之說改頭換面，拉到道教的《黃庭內景經》裡面，配合上古醫學的《黃帝內經》等原理，把人身的頭腦、心臟、小腹等體內的機能，各個派了一個守護的神人，配合天地日月時間空間方位等法則，隨時隨地加以特別保養，便是修煉神仙丹法的最基本的工夫。如果用西洋的文化分類觀念，這當然屬於神權思想時代的代表作。但是把老子的「穀神」之說，一變而為守護穀神，可以達到長生不死而羽化登仙，這卻是老子的道家思想一變為道教太上老君的第一蛻變。

後來由道家的神仙丹道派，會合佛家修習念身的禪觀方法，再變為「內照形軀」的修煉方術，把人體的頭部、胸部、腹部三處，建立了上中下三丹田「守竅」等的導引方術，由此而有動轉河車、打通奇經八脈、「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的三步功法。由老子的「穀神」不死之說，再度為「守竅通關」超神入化的第二蛻變。

於是，信奉《黃庭內景經》一派的神仙修法，與後世「守竅存神」的丹道修煉，又各主一端，互有異同。只是都忘了老子的「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的告誡，或者把「綿綿若存」又專用在煉氣一步工夫上去。大家都在那裡死守肉身，忙忙碌碌，戰戰兢兢地播弄精神，不免用之太勤，太過背道而馳，無怪老子早有前知，覺得不值後顧，只好騎了一頭青牛出函谷關而西邁了。

其實，人身本來就是一個空谷，古人曾形容它叫臭皮囊，或臭皮袋，它是生命的所屬，是生命的工具，並非生命永恆的所有。至於虛靈不昧，用之如神的生命元神，則借這往來只有一氣如「橐囗」作用的空殼子以顯靈。如能在一動一靜之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隨時隨地知時知量，知止知休，「吹毛用了急須磨」地「用之不勤」，「穀神」便自然不死。何況死也只是一番大體大息的作用，死即有生。「穀神」本來就是不死的，又何必要你忙忙碌碌守護它，才能使此「穀神」不死呢？真是如此，那麼神不如人，守此「穀神」，又何足可貴！這大概都是急於自求長生不死的觀念太切，把《老子》斷章取義，弄出來的花招。其實，再接下去，連著一讀下文，便不致於被「穀神」所困，而且可以瞭解「用之不勤」也是天地萬物自然的法則。

# 第七章 天長地久

---老子他說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老子的不自偷生

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再到「穀神不死」、「用之不勤」，便進而說明天地與萬物的生命所以自然而長生的道理。因此而有「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的說明。

但是，老子用了一個天地與生命「不自生」，又播弄得後世的推理猜測，頭昏腦脹，不堪紛擾了。

「不自生」，難道說，天地是由他生而來嗎？如果天地真由他生而來，那麼，與一般宗教學說中天地是神所創造的，便是同一論調。即如我們先民的傳說，盤古開天地，也不是無稽的神話了。那麼，可見天地之上，或者說天地之外，還另有一個能主宰天地的主人了。

如果說，天地之所以能長久存在，那是因為它生育長養萬物，並不為自己的需要而生，因此說它是「不自生」。那麼，天地既然好心而生萬物，何必既生出來，又要消滅了它？弄得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不耐煩。如果掉一句古文的口語，「何天地之不憚煩也？」

老子說了一句天地之所以能長久存在的原因，是因為「不自生」，「故能長生」。即不說明是由他力而生，也不明顯地說為萬物而不得已不生。只是套上「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段妙文，說明天地的「不自生」，正是天地極其自私的道理。天啊！如果說「不自生」還不能算是大公無私的表現，這樣看來，這個世界，這個天地之間，就絕對沒有一個真正的大公了。

到此，有關公和私的辨別問題，且讓我們再看看所謂道家思想學術中另一有名的學說，那便是《陰符經》中一個類同的觀念。不過，比老子所說更為深刻。《陰符經》說：「天之至私，用之至公。」這種理論，無異是說，大公與大私本無一定的界限。全體自私到極點，私極就是公。換言之，大公無私到極點，即是大私。不過，這樣的大私，也可以叫他作大公了。因為大小粗細，公私是非，推理到了極點，都是無一定的界限與標準，所有這些界限與標準，都是人為的分別而已。這在基本理論上，是絕對可通的。但是，理極情忘，雖然可通，仍然不能完全妥牽

再進一層來看，無論老子的天地「不自生」，或《陰符經》的「天之至私，用之至公。」說來說去，說了半天，只是在道的體和用上掉弄花槍，一時蒙人心目而已。如果用另一種語意來表達，便可說天地能長且久而生長萬物，在人們的眼光中，只從萬物個體、小體的生命看來，有生又有死，好像是很不幸的事。但在天地長生的本位來說，生生死死，只是萬物表層形相的變相。其實，萬物與天地本來便是一個整體、同體的生命，萬物的生死只是表層現象的兩頭，天地的能生能死的功能，並沒有隨生死變相而消滅，它本來便是一個整體的大我，無形無相，生而不生，真若永恆似的存在。如此而已。

因此，而引出下文，得道的聖人能效法天地的法則立身處事，去掉自我人為的自私，把自己假相的身心擺在最後，把自我人為的身心，看成是外物一樣，不值得過分自私。只要奮不顧身，為義所當為的需要而努力做去。那麼，雖然看來是把自身的利益位居最後，其實恰好是一路領先，光耀千古，看來雖然是外忘此身而不顧自己，其實是自己把自己身存天下的最好安排。所以，結論便說「非以其無私邪」，豈不是因為他的沒有自私表現，「故能成其私」，所以便完成他那真正整體的、同體的大私嗎？當然，這個「私」字和大私，也可以說是以幽默的相反詞，反襯出真正大公無私的理念。

明白了這個道理的奧妙，我們再來看看道家黃老的這種學說，在歷史上作為成功的指標，到處可見。尤其用在領導軍事的兵略上，用在領導為政的政略上，所謂「身先士卒」、「公而忘私」等等名言，便成為千古顛撲不破的無上法則。講到這裡，姑且讓我們說一句古今不易的笑話真理：「千古文章一大偷」。我們在童年的時代，都讀過范仲淹的《嶽陽樓記》，範先生在這篇大作中的名言，便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流傳警句。文章的大手筆，範先生確實當之而不愧。但是卻偷襲了老子的「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語意而加以引申，那是毫無疑問的。「幹古文章一大抄」也好，「一大偷」也好，要偷得好，偷得妙。至於現代人，完全抄襲他人，卻不註明出處，反以此自以鳴高，那真是違反「盜亦有道」的道理，不值明眼人的一笑，只好由他們瞎鬧瞎起鬨了。（一笑）

# 第八章 上善若水

---老子他說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水的人生藝術

為了引申發揮道家的似私而實無私的妙用，進而刻畫出如何才合於「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自存」的作用，因此便引出一段水之美的人生哲學。

在這節的開場，首先提出「上善若水」為提綱。一個人如要效法自然之道的無私善行，便要做到如水一樣至柔之中的至剛、至淨、能容、能大的胸襟和器度。

水，具有滋養萬物生命的德性。它能使萬物得它的利益，而不與萬物爭利。例如古人所說：「到江送客掉，出嶽潤民田。」只要能做到利他的事，就永不推辭地做。但是，它卻永遠還不要佔據高位，更不會把持要津。俗話說：「人往高處爬，水向低處流。」它在這個永遠不平的物質的人世間，寧願自居下流，藏垢納污而包容一切。所以老子形容它，「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以成大度能容的美德。因此，古人又有拿水形成的海洋和土形成的高山，寫了一副對聯，作為人生修為的指標：「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

但在《老子》這一節的文言裡，要注意它「幾於道」的幾字，並非說若水的德性，便合於道了。他只是拿水與物不爭的善性一面，來說明它幾乎近於道的修為而已。佛說「大海不容死屍」，這就是說明水性至潔，從表面看，雖能藏垢納污，其實它的本質，水淨沙明，晶瑩透剔，畢竟是至淨至剛，而不為外物所污染。孔子觀水，卻以它「逝者如斯夫」的前進，來說明雖是不斷地過去，卻具有永恆的「不捨晝夜」的勇邁古今的精神。我們若從儒、佛、道三家的聖哲來看水的讚語，也正好看出儒家的精進利生，道家的謙下養生，佛家的聖淨無生三面古鏡，可以自照自明人生的趨向，應當何去何從；或在某一時間，某一地位如何應用一面寶鑒以自照、自知、自處。

但在《老子》本章講修水觀的水道，除了特別提出它與物無爭，謙下自處之外，又一再強調地說，一個人的行為如果能作到如水一樣，善於自處而甘居下地，「居善地」；心境養到像水一樣，善於容納百川的深沉淵默，「心善淵」；行為修到同水一樣助長萬物的生命，「與善仁」；說話學到如潮水一樣準則有信，「言善信』；立身處世作到像水一樣持平正衡，「正善治」；擔當作事像水一樣調劑融和，「事善能」；把握機會，及時而動，做到同水一樣隨著動盪的趨勢而動盪，跟著靜止的狀況而安詳澄止，「動善時」；再配合最基本的原則，與物無爭，與世不爭，那便是永無過患而安然處順，猶如天地之道的似乎至私而起無私的妙用了。

老子講了這一連串人生哲學的行為大準則，如果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就是完整而完善，實在太難了。除了歷史上對所標榜的堯、舜以外，幾乎難得有一完人。不過，能有一項的美德，也就可以樹立典範而垂千古了。我們來不及細數歷史的古今人物，但從平常熟悉的偶憶中，順便來說，由周大王的居分阝，到周文王的以百里興；老子自己的一生，始終以周守藏史的卑職自處；吳太伯的讓國避地；張子房的自求封於「留」等等，都是效法「居善地」的道理。其餘也有不少的聖君名臣，寬厚優容，做到「心善淵」的榜樣。諸葛亮的三顧出山，終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以說是「與善仁，言善信」的楷模。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政，君臣上下，大體都有「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的精神。只是人類歷史的事蹟大多，一時也講說不完，姑且到此為止。此外，在東漢史上，有一段水的有名故事，那便是尚書僕射鄭崇對漢哀帝質問「門庭如市」的對話。鄭崇當時理直氣壯地對答說：「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因此而成為千古的名言，常被直道以事人主的大臣們所引用。那真是水的妙語。但可惜鄭崇的「臣心如水」，結果也難免死在昏君哀帝的手裡，水也應為他嗚咽興悲了！

#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老子他說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木兌)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由「上善若水」到「不爭故無尤」的用世無淨三昧，引而申之，說明天道自然的法則，因而引用在人生處世的哲學藝術上，便構成本章一連串「勸世文」式的老子格言。

首先他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可作兩個層次來理解它：

（一）一個人，真能對天道自然的法則有所認識，那麼，天賦人生，已夠充實。能夠將生命原有的真實性，善加利用，因應現實的世間，就能優遊餘裕而知足常樂了。如果忘記了原有生命的美善，反而利用原有生命的充裕，擴展慾望，希求永無止境的滿足，那麼，必定會遭來無限的苦果。還不如寡慾、知足，就此安於現實，便是最好的解脫自在。

（二）告誡在現實人生中的人們，若能保持已有的成就，便是最現實、最大的幸福。如果更有非分的慾望和希求，不安於現實，要在原已持有的成就上，更求擴展，在滿足中還要追求進一步的盈裕，最後終歸得不償失，還不如就此保持已得的本位就算了。

總之，這種觀唸的重點，在於一個「持」字的訣竅。能不能持盈而保泰，那就要看當事人的智慧了。如果從第二層次來講，老子這句話，是對當時在位的諸侯和權臣大夫們有所感而發的金玉良言。

因此便有「揣而稅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等三聯引申的說法。

「揣」，是比喻很突出，很尖銳的東西。「(木兌)」，原本是樑上加楹的意思。用在這裡，引申發揮，則和銳利的「銳」相通。一個人如果已經把握有鋒銳的利器，但卻仍然不滿於現狀，反要在鋒刃上更加一重銳利，俗諺所謂「矢上加尖」，那麼原有的鋒刃就很難保了。這是形容一個人對聰明、權勢、財富等等，都要知時知量，自保自持。如果已有聰慧而不知謙虛涵容，已有權勢而不知隱遁退讓，已有財富而不知適可而止，最後終歸不能長保而自取毀滅。

例如財富到了金玉滿堂的程度，不能透徹瞭解陶朱公（範蠡）三聚三散的哲學藝術，最後，要想守住已有的利益而不可得。人們常會譏笑某種程度的有錢人是「守財奴」。其實，有財而能「守」，談何容易！「守」的學問，大矣哉！因此古人便有「創業難，守成不易」，「為君難，為臣不易」等永垂千古的名訓。

等而下之，一個人在既有的富而且貴的環境中，卻不知富與貴的本身，便是招來後禍的因素。如果持富而驕，因貴而做，那便是自己對自己過不去，終會自招惡果，後患無窮。

講到這裡，使我們聯想到許多歷史故事，可以反證老子這些名言的真實性。現在只隨便提出歷史上的帝王、將相，以及一般所知道的資料，稍作啟發。

富貴難保的反面文章

在我們的歷史經驗上，有關歷代帝王創業與滅亡的興衰成敗史，悉心詳讀，完全是一套因果報應的記錄。因此，守成之君，必須要「朝乾夕惕」，隨時戒慎恐懼，記榷老子》本章所說的道理，才能長保基業，坐穩江山。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曾經對歷史的懷疑，提出問題來問管仲：「昔者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

對曰（管仲說）：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代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

公（齊桓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

對日（管仲說）：計得地與寶（只打算擁有國土與財富寶物的現有大業），而不計失（並不考慮將來失去的必然禍害）。諸侯計得財委（對於各地方的諸侯，只要求他輸納財物或奉獻封地），而不計失（但不考慮地方諸侯怨憤反感的失策後果）。百姓計見親（對於一般人民，只滿足於目前臣服擁護的虛榮親切），而不計見棄（並不考慮他們不是衷心悅服，將來會被大家所反對揚棄的悲慘下場）。

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殞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

這裡管仲所說的「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的意義，就是指只見日前的小利，而不計後果的大惡。也就是董仲舒《春秋繁露》所指的「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細惡」，是指小小的過錯，小過不慎，終釀大禍，甚至於亡家亡國。

歷代創業繼統的皇王帝霸，如果不深明老子所說傳統道家的哲學，到頭來，便有如劉宋末代的十三歲小兒皇帝來順帝，與明思宗兩人一樣的悲慘下場，至死不明為什麼遭遇有如此慘痛的前因與後果。

中外歷史上的悲劇

法國大革命的遠因，早自十八世紀（清朝康熙中葉）法國的中興英主開始。他就是自稱為「太陽王」的路易十四，窮兵黷武之外，又加上窮奢極欲，建築了名城凡爾賽宮等處。五六十年之間，傳位到曾孫路易十五手裡，在極度的豪華以後，不知「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反而變本加厲，「揣而稅之」。因此給後代子孫——路易十六留下國債四十億之巨。如此局面，當然不可長保。但路易十六明知危殆，始終沒有大刀闊斧的改革魄力，甚至還要矢上加尖。終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路易十六在凡爾賽宮的宮廷生活，耗費國家金錢之多，令人歎為觀止。每當有外國君主或重臣來訪，路易十六都一定要在凡爾賽宮開設盛宴，一次宴會下來，動輒就是千萬金元，笙歌達旦，作長夜之歡，戲子、歌女、舞妓，日夜不停地出入宮門，跳羽衣舞，唱霓裳曲。凡爾賽宮一年所喝的葡萄酒，就值七十九萬法郎之多。此外，單是魚肉就多達三百四十七萬法郎。還有點燈的蠟燭費用，也在五萬法郎以上。至於王宮中所用的宮女、宮人，那更是多到令人難以置信。例如禦膳房的廚師就有二五九人之多，其主任廚師的年薪是八萬四千法郎。國王的祕書官將近千人之多，每個人的年薪是二十萬法郎。王后的侍女也有五百人之多，每個人的年薪最少也有一萬二千法郎。總計凡爾賽宮的宮女和侍臣是一萬六千人，這裡面還不包括一般貴族與朝臣。皇宮裡的御用馬匹有八千九百匹，御用車輛百多輛，所以每當路易十六出外巡幸，其行列之壯大有如祭典，無數車馬排成一條長蛇陣，大臣們佩紫帶黃，宮女們美服豔裝，那種窮奢極欲的威風氣派，真是有如天人一般。總計每年王室所花用的金錢竟相當國庫總收入的五分之一。除此之外，還有將近一萬的禁衛軍，每年也要花費三百萬元以上。王后安唐妮，那更是豪闊無度。她光是各種手鐲，就能值到七八百萬法郎，其他的首飾那就更不用說了。至於那些官廷貴族的年金，還不包括在王室經費以內。當時的凡爾賽宮，位於巴黎城郊，裡面有二十九個庭園，四座瞭望臺，有噴泉，有瀑布，四季鮮花盛開，極盡娛遊之樂。

可惜路易十六不能「持盈保泰」，反而促成大革命的提早來臨，徒使自己與安唐妮王后都上了斷頭臺，留為後人啼噓憑弔，寄予無限的同情。有人將路易十六的王后安唐妮的促成敗亡之局，匹比清末的慈禧，雖不儘然，但都犯了「揣而稅之，不可長保」的錯誤，卻是相同。其實，富貴易使人驕，得意容易忘形，這是人類心理的通病，尤其是以往歷史上的帝后王孫，生育在深宮之中，長養於太監宮女之手，何嘗備知人間社會的種種。因此，在我們的歷史上，便常有自悲生為帝室兒孫的浩歎。

當蕭道成迫使劉宋末代皇帝——十三歲小兒劉準讓位的時候，可憐的小皇帝，已自知不免於死亡，驚懼萬分，隨口就問蕭道成的幫兇大臣王敬則說：「今天就要殺我嗎？」王敬則說：「不要怕，不過遷居別宮。官家（對皇帝的稱呼）先世取司馬家，也是如此。」劉準一邊哭，一邊說：「願後身世世，勿複生帝王家！」

同樣的問題，發生在明思宗（崇禎）的時代，當李闖王率兵入宮的時候，思宗用劍砍殺他的女兒長平公主，歎曰：「汝何故生我家！」

由此，更可明白深入傳統道家哲學的歷代隱士、高士們，薄帝王而不為，唯恐富貴來迫，於是便有「避世唯恐不早，入山唯恐不深」的思想了。

有關歷史名人在富貴貧賤之際，這一類的人生經驗典故，多到不勝枚舉。現在我們姑且摘取數則就反面發揮的詩文，以發人深剩

仔細體會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南北朝——宋、遼、金、元時期幾首名人的詩，便可瞭解《老子》本章有關人生哲學的深意。也許說這些作品未免過於悲觀低調。但人生必須要經歷悲愴，才能激發建設的勇氣，這便是清代史學家、大文學家趙翼先生在《題元遺山詩集》中所謂的：

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

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以下便是反映遼、金、元三朝有關「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的哲學文藝作品。

遼·《伎者歌》

百盡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

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

人生事，的確如此。無奈人們明知而不能解脫！

金·元遺山《秋夜》

九死餘生氣息存，蕭條門巷似荒村。

春雷漫說驚坯戶，皎日何曾入覆盆。

濟水有情添別淚，吳雲無夢寄歸魂。

百年世事兼身事，樽酒何人與細論。

「百年世事兼身事」，到頭來，誰都難免有此感受。無論清平世界或離亂時代，大概都是如此。只可惜無遺山親身經歷興衰成敗的哲學觀點，卻是「樽酒何人與細論」的感慨，除非與老子細斟淺酌，對飲一杯，或許可以粲然一笑。

元·劉從益《題閑閑公夢歸詩》

學道幾人知道味，謀生底物是生涯。

莊周枕上非真蝶，樂廣杯中亦假蛇。

身後功名半張紙，夜來鼓吹一池蛙。

夢間說夢重重夢，家外忘家處處家。

「學道幾人知道味」可為世人讀老子者下一總評。「謀生底物是生涯」，人人到頭都是一樣。若能了知「夢間說夢重重夢，家外忘家處處家。」又何必入山修道然後才能解脫自在呢？

元·密蘭沙《求仙詩》

刀筆相從四十年，非非是是萬千千。

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

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

有人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水在天。

「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真是看透古今中外的人情世態。正因其如此，要想長保「金玉滿堂」的富貴光景，必須深知「揣而稅之」的不得當，以及「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自取速亡的可畏。

進退存亡之際

「崇高必致墮落，積聚必有消散。緣會終須別離，有命鹹歸於死。」這是佛學洞穿世事聚散無常的名言，同時也是出世思想的基本觀點，可是以老子所代表道家哲學的可以出世，可以入世，他卻有「挫其銳，解其紛」的不死之藥，長保「散而未盡」的七字真言：「功遂，身退，天之道。」其中去了一個助語詞的之字，真正只有六字真言。後世的許多文學家們，感受意猶未盡，又再插入兩字一句，變成九字真言，成為「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了。七字真言也好，九字真言也好，說儘管說，說來還很瀟灑，可是在一般的觀念裡，總覺得它消沉低調意味太濃。其實，大家只是忘記觀察自然界的「天之道」，因此便覺低沉。如果仔細觀察天道，日月經天，晝出夜沉，夜出晝沒，寒來暑往，秋去冬來，都是很自然的「功遂、身退」的正常現象。植物世界如草木花果，都是默默無言完成了它的生命任務，靜悄悄地消逝，了無痕跡。動物世界生生不已，一代交替一代，誰又能不自然地退出生命的行列呢！如果說有，只有人類的心不肯死，不肯甘休，永遠想在不可把捉中冀求把捉，在不可能永久佔有中妄圖佔有。妄想違反自然，何其可悲！

至於老子這些名言，究竟是正言天道不易法則的自然哲學？或是對他當時生存的時勢，有感而發，用來警覺世人？似乎不須爭論。但在我們的上古的歷史文化上，原來儒道並不分家的共通觀點來看，孔子、孟子，以及其他諸子之學，動稱先王，也都極力推崇堯舜的作為。堯舜之道的值得讚揚，那便是「功遂，身退，天之道」的最好範例。至於三代以後，家世天下的推位讓國，想要表現一下「功遂身退」，自稱為太上皇的戲劇，則幾乎沒有一個是出於至誠，也沒有一個有美好的收常其次，如北魏文帝的退位出家，以及相傳清初順治入五臺山的剃度，都是別有心事，絕非「功遂身退」的情懷。

急流勇退的類型

等兩次之，從秦、漢之後，看歷史上風雲人物的作為風格，取其稍微類同於道家的，如漢代的張良與諸葛亮，原本存心都想「功遂身退」，但很可惜其遭遇仍然不能遂其所願。張良雖然不肯居功，只自謙退封於「留」地而為「留侯」，但卻身不由己，不能再加上三點水而一「溜」了之，以已絕人間煙火食的半仙之分，結果仍免不了受呂後的飲食所害而歿。與其如此，還不如諸葛武侯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身成絕代之功，更為划算。

也許由此歷史經驗的教訓，致使後來道家人物的作為，如東晉的抱朴子——葛洪，南朝齊梁之際的陶弘景，更加小心謹慎。葛洪便早早抽身，自求出任為勾漏令，以宦途當隱遁，暗暗修他所認為的仙道以終。陶弘景則及早掛冠神武門，悠哉遊哉，造成「山中宰相」的局面，作他的洞天《真誥》，自在精神領域了事。

到了隋唐之間，文中子以儒佛道三家通才的學養，講學河汾，造成唐初開國一班文武兼資的盛世人才，在人文文化上立下莫大功德，但結果姓名隱沒不彰，反令後世多方考據，是為退身幕後的曠代奇人，雖無赫赫事功，卻真合於身退之道。

至於宋初，隱逸在華山的陳摶，已經完全走入道家的神仙行列，另當別論。南宋的韓世忠，知機早退，騎驢湖上，笑傲山林，可算明智之舉，難能可貴。明初的誠意伯劉基，以亦儒亦道的姿態出山，輔助朱元璋而成功帝王事業，但結果仍然難逃被毒而亡。

此外，另如佛家出家的高僧而返還俗世初服，成功留名於歷史的，如元初的劉秉忠，明永樂時期的少師姚廣孝，可算切實作到了「功遂身退」。此外如幫助朱元璋，專任辦理西番外交政治的高僧宗泐禪師，不論道業學問，或者事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但照樣不能「功遂身退」而圓寂於西番任所。由此可見無論如何高明的人物，畢生能完全合於「功遂身退，天之道」的，確是不易了！難道「名韁利鎖」，當真牢不可破嗎？

但從唐宋以後儒家思想的觀點來看，對於老子的這句名言，雖然並無非議之處，只是把它換了文字的表達，變成「謙讓」或「謙光」的美德而已。其實，後世的儒家是心有不甘，不敢完全苟同老子的觀念，尤其反對修仙成佛之說，因此而搬弄文字的表相而已。這種思想，最有意趣的代表作品，莫如清人一首借題發揮、詠呂純陽的詩：

十年橐筆走神京，一遇鐘離蓋便傾。

不是無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誤先生。

介於道家、儒家的風範，能夠做到「功遂身退」，入世又似出世的，歷史上有沒有這一類的典型人物呢？我認為從兩晉清談玄學的影響，在南北朝之間，有著不少風流人物。風格最為標準的，要算梁武帝的名臣韋睿。他善於從政，也善於用兵作戰，有諸葛亮綸巾羽扇、指揮若定的豐神，又有「上善若水」、「功成不居」的意境。如遇老子，或者肯收他為徒，較之函谷關的守關吏尹子，應無遜色。可惜南北朝這一時代，在歷史上不大出色，因此南北朝的人物也都被人所遺忘埋沒了。

韋睿，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他是漢丞相韋賢的後裔，系出名門世族。自少即受郡守祖徵的賞識，認為是「幹國家，成功業」之才。當南齊紊亂之際，他肝衡人物，認為梁武帝蕭衍還可算是命世之才，便決計輔從。曆遷太子右衛率，出為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曆陽太守，後遷調合肥，以功進爵為侯。

梁武帝決心北伐，魏遣中山王元英為徵南將軍，率兵南來禦敵。韋睿奉命統部北伐，屢建奇功。他素來體弱多病，雖在前線作戰，也未嘗騎馬，只乘坐白木板輿，手執白如意，督厲將士，勇氣無敵。平常與士卒同甘苦，極力愛護部下，令出必行，戰無不勝。魏人軍中有謠：「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對他畏懼萬分。

當前方軍情緊急的時候，梁武帝遣親信曹景宗與他會師，而且特別對景宗說：「韋睿，卿之鄉望，宜善敬之。」因此，景宗見韋睿，執禮甚謹。但每當戰勝，景宗與其他將領，都爭先上報。獨韋睿遲遲報告，不願爭功。有一次，在慶祝勝利的慶功宴會上，韋睿與景宗同席，酒酣興至，大家倡議賭錢來作餘興，約定以二十萬為賭注。景宗一擲便輸，韋睿趕緊把一張骰子翻轉，變成景宗是贏家，韋睿自己還連聲說：「奇怪！奇怪！」

其實，蕭梁朝代開創之初，所有的巨僚將佐，莫過韋睿。梁武帝明知他的才能，但始終不委任他作統帥，反而用一個無大才略的宗室臨川王蕭宏來當元帥，而且又派曹景宗與他並肩作戰，在在處處，都心存顧忌。好在韋睿自知苟全於亂世，隱避林下，並非上策，只有如此行其自處之道，不貪名利，不爭功勞，而且還在功成之時，深自謙退，以免猜忌。因此他活到七十九歲而歿，遺囑但穿常眼薄葬便了。總算在他身死的時候，感動得梁武帝親臨慟哭，完結他一生苟全於亂世，「功遂身退，天之道」的名劇。

與韋睿行跡有所不同，便是後樑元帝蕭繹的功臣、荊山居士陸法和。他先識侯景必反，但沒有人相信其言。到了侯景派兵攻擊湘東，他自請統兵以解湘東之危，受任郢州刺史。後又向元帝建議大舉定魏的政策，不為所用，自稱：「吾嘗不希釋梵天王生處，豈窺人王位耶！但於空王佛所，與王有因緣，如不能用，則奈業何！」及元帝失敗，齊宣帝封他為太尉，賜甲第。他只求將府第作佛寺，終日焚香靜坐偏室，預期死日。到時果然坐化，屍縮三尺如嬰兒大校這也是「功遂身退」、異常之道的一例，頗可耐人尋味。

附「功遂身退，天之道」的一些資料：

獨庵老人——姚少師《自題像贊偈》

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閒徹骨露風流。

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

應臬姚少師影堂有《自題偈語》詩（明詩紀事）

冀北江南事已非，禪機未了說戎機。

止聞智者師黃石，曾見功臣著衲衣。

衫翠濕空春欲老，砌塵凝席客來希

一參偈語低徊久，颯颯靈風動素緯。

明·蒼雪大師詩四首

鶴馬遺蹤自道林，相傳野老尚堪尋。

花開不擇貧家地，鳥宿偏投嘉樹陰。

棄世久拼隨世遠，入山惟恐未山深。

命根斷處各根斷，十載應難負寸心。

山深麋鹿好為羣，水草豐饒隔世氛。

牽犢飲流嫌汙口，讓王洗耳怪來聞。

鴻飛易遠逃羅網，水草難求脫斧斤。

不是絕人何大甚，人情更薄是秋雲。

匹夫有志實堪從，難奪三軍氣所鐘。

聖代唐虞如在上，隱淪巢許亦相容。

楚狂昔日歌衰鳳，漢室今誰起臥龍。

草木餘年能遂養，大夫何必受秦封。

天子潯陽特詔宣，虎溪慧遠志辭堅。

僧因賜號恩逾重，山不稱臣怒受鞭。

獅子爪牙隨踞地，象王鼻孔任撩天。

慧持入定今何在，老樹枯禪不記年。

#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老子他說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老子》的版本，一般習慣，都沿用王弼注的編排，九九八十一章，暗寓《易經》的象數。但是否就是《老子》原著的本來面目，問題太不簡單，縱使有帛書《老子》等出土，亦很難確定誰是誰非。這些工作，屬於考據家的工夫學問，實在不敢妄加論斷。

如果照慣用的王注版本來講，也很有次序，寓意深遠，不可厚非。例如由第一章所標示的道的體和用，「同功而異位」的內涵，一直到第九章的「功遂，身退，天之道」為止，似乎井然有條，已告一段落。第十章的內容，只是引申修習內養的超越現世之道，以及明瞭「同功而異位」的用世之道的發揮。

魂魄精神一擔裝

第十章的開始，從修習內養的超越現世之道來講，有三個要點。第一，「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是第一步修身成就的要點。第二，「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是第二步修身成就的要點。第三，「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是第三步修心智成就的要點。

從第一要點來講，首先要解決一個問題，什麼纔是「營魄」？「營」和「衛」，在我們上古傳統的醫學，例如歷來所標榜的《黃帝內經》——《靈柩》、《素問》等傳述中，它便是人體生命的兩大關鍵。「營」，是指人體生命中的血液和養分等作用。「衛」，是指人體生命中的本能活動，屬於元氣的功能。「營」中有「衛」，「衛」中有「營」，這兩者必須調和均衡，一有偏差，就成為病象。

至於「魄」字和「魂」字的連合互用，也屢見於我們上古傳統的神仙方伎諸書。普通合稱，叫它「魂魄」。這兩個字，都是從田從鬼的象形會意字。「魂」字左旁的「雲」字，就是象徵雲氣的簡寫。一個人的精神清明，如雲氣蒸蒸上升，便是「魂」的象徵。在白天的活動，它就是精神，在睡夢中的變相活動，它便是靈魂。「魄」字，邊旁是白，一半形聲，一半會意。在肉體生命中的活動力，便是它的作用。所以俗說一個人的「氣魄」、「魄力」等等，就是這個意思。

以神仙丹道家學說來講，認為生而魄在肉體生命活力中普遍存在。不經修煉，不得和魂凝聚為一，死後魄就歸沉於地。因此，魂是鬼影，魄是鬼形。到了宋代的理學家們，一變為張橫渠的理論，便構成「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的說法。二氣，是指抽象的陰陽二氣。其實，都從道家的魂魄之說脫胎轉變而來。

在《老子》的本章文言中，沒有「營衛」的出現，卻只有「營魄」的標示。因為「營衛」是人體醫學的範疇，「營魄」便是神仙方伎的濫觴。或者如此，也許不然！

《老子》的原文在「營魄抱一」之上，首先加了一個「載」字，用字非常巧妙。人身如一部車乘，當然也如一具機器，其中裝載了「營」和「魄」兩樣重要東西。一個平凡的普通人，長年累月，隨時隨地，都在使用這兩樣東西，而且它們是各自為政，但又隨時合作。

思想的紛煩，情感的囂動，常使自己魂靈營營困擾，常在放射消散之中，散亂不堪。體能的勞動，生活的奔忙，常使精魄渙散，不可收拾。如此這般，動用不休，不能持盈保泰，終至死亡而後已。老子說，倘使人能將生命秉受中的營魄合抱為一，永不分離，便可得長生的希望了。因此說：「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由這個理論和實際的經驗，傳到春秋、戰國以後的方士者流（方伎之士），再一演變為神仙丹道的修煉方法，便擺脫老子所說的「營魄」古語，幹乾脆脆，用「神」「氣」兩種名詞，取而代之。而且明白指出長生不老的方術，只需將生命中的「神」「氣」兩樣東西，凝結為一，便可成功。神是能思慮的主體，氣是活力的泉源。但最難的，便是這兩種東西始終不聽你的指揮，因此也永遠不能合抱而為一體。所以後世的丹道家，便有種種方法，如何來煉氣，如何來養神。甚至把神譬喻是動物中的龍，是礦物中的汞。把氣譬喻為虎、為鉛。種種形容，種種妙譬，仍然不出老子的「載營魄為一」而已。這便是第一步修身成就的要點。

養氣與修心

其次，從另一角度來講，假如一個人能夠做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也就差不多可使「營魄抱一」了。因為老子這句名言，卻使後世人為了想達到「專氣致柔」的效果，想盡種種方法，建立了許多門道。尤其到了近代，自有武當派張三豐的太極拳流行普及以來，到處都可看到、聽到「專氣致柔」的論調。但很可惜的，誰又真能修氣而達到專一的地步呢？心氣既然不能專一，要想使它化剛為柔，以柔克剛，更所難能。氣不能柔，哪裡還能達到返老還童、狀如嬰兒的境界呢？

但是要從煉氣而求得祛病延年、長生不老的方法，早已成為東方人文的專長。無論是中國道家的煉氣功夫，或印度的瑜伽術等的煉氣，都是靠一雙鼻孔、一個嘴巴，加上動作來作呼吸。據我所知的統計，至少有兩百多種不同的煉氣法，當然也包括了道家和佛家的。

佛家自隋唐以來，由智者大師所創立天臺宗的修持入門方法，便很注重用修氣調息作為止觀的入手法門，如《小止觀》六妙門的數息、隨息等基本方法。後來演變為天臺宗山外的三十六步修煉氣功程式，再傳到了日本，便成為合氣道、武士道等的功夫。又如西藏密宗的一部分修法，專門注重修氣的成就，然後進到修脈、修光明而到達三昧真火的境界。總而言之，在人文的學術中，利用氣息而修煉精神的，無非要作到「心息相依」、「心氣合一」的程度，不謀而合於老子的「專氣致柔，如嬰兒乎」的原則。

其實，能從客觀的立場研究養氣或煉氣之道，這種學理與方法，在春秋、戰國之間，確已普遍地流行。不但道家者流、方士等輩，講究其術，即如祖述儒家的孟子，也大受其道的影響。而且從古至今，一般對於養氣修心的功夫，確能修到純粹精湛的，很少能超過孟子的程度。以下便是孟子對養氣修心的進度，作確切恰當的報導：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盡心篇》）

孟子首先指出養氣修心之道，雖愛好其事，但一曝十寒，不能專一修養，只能算是但知有此一善而已。必須要在自己的身心上有了效驗，方能生起正信，也可以說纔算有了證驗的資訊。由此再進而「充實之謂美」直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纔算是「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醜篇》）的成功果位。至於「其生色也，猝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篇》）那是屬於「有諸己之謂信」與「充實之謂美」之間所呈現的外形現象而已。

假如將孟子這些養氣修心的成就之說，拿來與老子的「專氣致柔，能嬰兒乎」作一對比研究，是否完全一致？可以說，從表面看來，第一，一簡一繁，已有不同。第二，孟子的神化，與老子的嬰兒，似乎又有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差別。但是，老子的簡易淺顯，用嬰兒的境地來形容神完神旺的情況，看來容易，其實大難。孟子的詳述進度，看來愈到後來愈難，事實上，修到了「充實而有光輝」之後，卻是困難反易了。這便是《老子》本章所說第二步修性命成就的要點所在。

但是，身心性命的中心，並非在身心神氣兩者之間而已。神氣，還只是道的用，「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能使身心神氣相互發揮為用的，卻是無名無相的道妙。為了使世俗觀念容易瞭解，也可勉強另為它取名叫「玄覽」，叫它為睿智或慧智。因此，便有第三步修心智成就的說法，所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這是說到了道智成就的時候，澡雪精神還須洗煉，必須達到法天法地而「曲成萬物而不遺」的純粹無疵，才能返還本初，合於自然之道。到此才能心如明鏡，照見萬象。物來則應，過去不留。洞燭機先，而心中不存絲毫物累。

為政治國的哲學

由載營魄抱一而無離，專氣致柔如嬰兒，到達滌除玄覽而無疵的內養之道，已有所成，便可入於內聖境界。如能出而外王，轉進「同功而異位」的用世之道，又有三個要點必須作到，才能構成整體工程系統。首先提出「愛民治國，能無知乎」第一個問題。驟然看來，非常矛盾，而且也很有趣。既然要愛民治國，肩挑天下大任，豈是無知無識的人所能作得到的。即如上古儒道並不分家的歷史文化所記載的黃帝或者堯、舜，都是標榜天縱神武睿知，或生而能言，或知周萬物，哪裡有一個無知的人而能完成愛民治國的重任？老子突然來上一句，「愛民治國，能無知乎？」豈不是有意刁難，故弄玄虛嗎？

其實，這句話的內涵，在《老子》本書第七十一章的全文，已經自作答案，不須我們另加發揮。

如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這就是說明真是天縱睿知的人，決不輕用自己的知能來處理天下大事，再明顯地說，必須集思廣益，博採眾議，然後有所取裁。所謂知者恰如不知者相似，才能領導多方，完成大業。這裡所說的「知不知」，也正是老子思想學術中心的「為無為」，是同一道理。真能用世而成不朽的功業，正因他能善於運用眾智而成功其大智。例如我們歷史上最被人所喜愛第一個平民皇帝漢高祖劉邦，只從表面看來，他是漫不在乎，大而化之的人物。但當他統一天下，登上皇帝的寶座以後，很坦白地說：

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吾擒也。

這便是老子的「愛民治國，能無知乎」的一個比較接近的榜樣。當然絕不可以像他的曾孫劉徹——漢武帝一樣，太好自知之明。或者同他末代青孫劉禪——阿斗一樣昏庸無知，那都是犯了基本原則的大過，不足為訓。

同樣的道理，在我們傳統文化的諸子學說中，有關類似老子的「愛民治國，能無知乎」的名言，也隨處可見，例如：

慎到曰：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

鬼穀子曰：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悻。一明一晦，眾之所載。

《呂氏春秋》引周公旦曰：君子屈於不已知而伸於知己。

傅子曰：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脂膏，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小而暗，暗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

但能夠透徹明白這些道理，用在濟世之功的方面，千古以來，莫過於管仲。所以他能輔佐太保型的齊桓公——小白，建立霸業，「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確非偶然。那麼管仲的「愛民治國，能無知乎」的表現，又在哪裡呢？我們且看他對齊桓公的建議：

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主管外交使節）。

墾草入邑，闢上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主管農業水利墾殖開發）。

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主管軍事）。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證無罪，臣不如賓臀無，請立為大司理（主管司法）。

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闢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之官（諫官）。

此五子者，夷吾（管仲自稱名字）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這便是臣道第一人的「愛民治國，能無知乎」的最好說明瞭。

老子的書，倘使照條分類列來讀，看來只是一項一條的格言而已。如果按照王弼注的流行本的編排來讀，有時好像很矛盾。當然，也可以把這種矛盾，認為是正反的排比。例如本章本頭，剛剛說了一句「愛民治國，能無知乎？」跟著而來的第二要點，便是「天門開闔，能無雌乎？」但無知無識，正好是雌陰晦昧的境界。這與天門開闔，而無雌的說法，恰好完全相反。無雌，當然是與陰柔反對的雄陽正格。雄陽，就是剛正的表相。天門是象徵性的代名辭，天圓蓋覆，本自無門，哪裡開闔？但道家卻把人體的頭顱頂蓋天靈骨的中心點，古代醫術所稱的百會穴之處，叫作天門。也有別名叫「天囪」的。據說，修道的人，修到純陽無雜的程度，天門就會自然開闔。到此程度，自然智周萬物，神通天地，明達古今，超凡入聖。如果照我們上古歷史類似神話的傳說，自神農、黃帝以下，以及唐堯、虞舜等聖帝明王，都能在現生中修養到達這種境界。但皆退藏於密，深藏而不露，所以在愛民治國方面，都是表現其無知而知的大成就。

具備了這種知不知與天門開闔而無雌的最高修養，才能作到第三要點「明白四達，能無為乎！」為而不為，垂拱而治的德業。因此，從表面看來，雖然都是入世、治世的君主，但在實際上，同時就是超越世俗的聖哲——超人。因此，才能「生之，畜之。」而護情萬邦，安養百姓。

可是到了最後，卻是「生而不有」，如天地一樣，雖能生長萬有，但不據為己有。「為而不恃」雖然是因為他的德業作為而有此成功，但他卻不自恃為己功。雖然雄長萬方，但卻不願永久自居於主宰的地位。因此說「長而不宰，是為玄德」，「玄德」的意思，不只是大德而已。

由於道家聖人代表的老子，與儒家聖人代表的孔子等人，隨處推崇以三代以上的聖帝明王的作標樣，用來闡揚上古傳統文化君道的精神，因此而有宋代大儒邵康節寫出微言大義的名句：「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徵誅一局棋」的歷史哲學。我們正好借來作為本章的結論，最為恰當。堯、舜都是內聖外王、出世而入世的得道明君，所以能在進退之間，互相揖讓而禪位，杯酒言歡，坦率自然，絕無機詐之心。時代愈後，人心不古，到湯武革命，便用徵誅手段，這便等於在棋盤之間的對弈，權謀策略，煞費心機，已與自然之道大相徑庭了。所以由這兩句名言的內涵，便可瞭解老子的人生標準，與歷史哲學觀點的玄言妙義了。

#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

---老子他說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有上章「同功而異位」內聖外用的說法，便有本章申述道在有無動靜之間的說明。

本文多用譬喻，首先提出擔當任重道遠的車毀，它能活用不休，輪轉無窮的中心關鍵所在，便是中空無物，所以才能支持多方面的效用。同時也使多方面的力量，歸到中心點而返還無用之用的大用，無為而無不為的要妙。

如「三十輻共一毅，當其無，有車之用。」古代造作大木車的車轂，它的中心支點只是一個小圓孔。由中心點小圓孔向外周延，共有三十根支柱輻湊，外包一個大圓圈，便構成一個內外圓圈的大車輪。由此而能擔當任重道遠的負載，旋轉不休而到達目的地。以這種三十輻湊合而構成一個大車的輪子來講，你能說哪一根支柱纔是車輪載力的重點嗎？每一根都很重要，也都不重要。它們是平均使力，根根都發揮了它的偉大功能而完成轉輪的效用。但支持全體共力的中心點，卻在中心的小圓孔。可是它的中心，卻是空無一物，既不偏向支持任何一根支柱，也不做任何一根支柱的固定方向。因此才能活用不休，永無止境。

透過這種物理自然的法則，便可瞭解修身成就的要點：「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的修養，要在中心無物，任運於有無之間的妙用。如果用在施於大政，「愛民治國，能無知乎」！便須如此車轂的中心，虛懷無朕，合眾輔而完成大力的全功。

其次，如「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是捏土。埴，是黏上。造作陶器，必須把泥土作成一個防範內外滲漏的周延外形，使它中間空空如也，才能在需要用它的時候，隨意裝載盛滿，達到效果。

瞭解這種與其能空能無，才能具有盛滿裝載器物的容物價值。無論為後天修養性命之道的「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與出而用世的「天門開闔，能無雌乎」！都必須「虛懷若谷」，與天地精神往來而得大機大用。

再次，如「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戶是室內的門，牖是窗竇。要建造一間巨大的房屋，必須要開闢門窗，以便光線空氣的流通，才能住人而養人。使人胸襟開闊，內外暢達而無阻礙。由此而說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的修習心智功夫，必須要開張靈明，靜居其中，見聞不隔而清淨無為。如要施之於用世之道，便是「明白四達，能無為乎」的楷模。

最後重複叮嚀，無論是出世之道，與入世之用，必須要切實明白道在有無之間的竅妙。因此說：「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瞭解此理，纔是真能懂得「利用安身」的大法則。後來到了五代，道家的神仙才於譚峭，發揮了道家學術思想的物化思想，與老莊的學說合流，寫了一本名著《化書》。其中有關物理之際，有無之間的妙用，闡發得雋水透闢之至，如說：

搏空為塊，見塊而不見空，土在天地開闢後也。粉塊為空，見空而不見塊，土在天地混沌時也。神矣哉！

理解透闢如譚子的深度，真可說是「神矣哉」！既然是「神矣哉」的境界，我們所說的都是狂言空話，不如就此煞住，無話可說了！

#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

---老子他說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花花世界奈聾盲

跟著前面所說「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因應運用的原則，順理成章地說出善於用物，而不被物所用的」重點。因此而提出嚴重的警告，要人們對於聲、色、貨、利以及口腹之慾，加以節制，不要任性自欺而上當。本章原文，文從字順，大家讀了就很明白，用不著多加解釋。現在我們只從實際的經驗上，提供一些報告，以為大家的參考。

像我們這一時代的人，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大半是由古老的農村社會出身，從半落後的農業社會裡長大，經過數十年時代潮流的撞激，在艱危困苦中，經歷多次的驚濤駭浪而成長，從漫長曲折的人生道途上，一步一步走進科技密集、物質文明昌盛的今日世界。回首前塵，瞻顧未來，偶爾會發出思古之幽情，同時也正迷醉於物質文明的享受。

例如由我們所看到的長輩，以及我們這一代，從幼小的時期，在一盞半明半滅的青油燈下，「三更燈火五更雞」的苦讀詩書，慢慢到了有了洋油（煤氣）燈，再進到電燈（日光燈），以及彩色電影和彩色電視的今天。

由慣聽農村俚語的民俗歌謠，到達無線電的收音機，再進而發展到「身歷聲」的高級音響，欣賞世界各地的名歌妙曲。

由穿釘鞋，打油紙雨傘，踩著泥濘的道路，上學堂讀書，到騎腳踏車、摩托車，甚至駕駛私家轎車（汽車）親自接送孩子們上學讀書的場面。

由老牛拖車，瘦馬蹇驢，單槳划船，到達機帆船、輪船、油輪貨櫃。由仰頭上空看四翼飛輪機開始，到達隨時可以乘坐噴射航機環遊世界的今天。

由磨墨塗鴉到打字影印的數十年來，不敢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但所讀過的書，無論在白天或燈光下面，並不亞於現代青年的努力用功，可是用到現在，老眼還不太過昏花。當然在年輕的時候，也沒有現代青年的近視水準。同時，也不會因噪音的幹擾而造成聽覺不靈。

但在物質文明的現代呢！由自然科學的進步，發展到精密科技以來，聲、光、電、化等的科技進步，促使聲、色、貨、利的繁榮。滿眼所見，傳聞所及，由父母所生，血肉所成的五官機能，好像都已走樣。無論眼睛、耳朵、鼻子、嘴巴，不另加上一些物質文明的成品，反而猶如怪物似的，而且應用失靈，大有不能全靠本來面目應世之慨。

因此反復憶及《老子》本章的話，常常使人低徊有感，不勝惆悵。由機器人來治事的日子，快要來臨，甚至說，與外星人的交往，也不是幻想的虛言。那麼，反觀我們今日的人樣，真真假假，也就不足為奇，只當大家都在活世的大銀幕上一番表演而已。老子雖然為後人擔憂，看來也是白費口舌，因為目盲自有眼鏡架，耳聾自有助聽器，口爽自有營養片，發狂又有鎮定劑。老子雖聖莫驚歎，一切無妨難得的。

本章所說的口爽的「爽」字，是指口腔舌頭的味覺出了毛病不是爽快的意義，這要特別說明。例如中國古代醫書所稱的口爽，便是口腔乏味、食慾不振的意思。

馳騁畋獵，是古代最富於刺激性的個人戶外活動，以及羣眾野外活動。它正如現代人的觀念，認為刺激纔是享受，瘋狂才夠刺激。那麼，這個老子，也就沒得什麼好說了！

#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

---老子他說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責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寵辱誰能不動心

從十一章以來說明，人須能用物而不為物用，不為物累。但能利物，而成為無為的大用。因此再進而說明人生寵辱境界的根本癥結所在，都因為我有身而來。

寵，是得意的總表相。辱，是失意的總代號。當一個人在成名、成功的時候，如非平素具有淡泊名利的真修養，一旦得意，便會欣喜若狂，喜極而泣，自然會有驚震心態，甚至有所謂得意忘形者。

例如在前清的考試時代，民間相傳一則笑話，便是很好的說明。有一個老童生，每次考試不中，但年紀已經步入中年了，這一次正好與兒子同科應考。到了放榜的一天，兒子看榜回來，知道已經錄取，趕快回家報喜。他的父親正好關在房裡洗澡。兒子敲門大叫說：爸爸，我已考取第幾名了！老子在房裡一聽，便大聲呵斥說：考取一個秀才，算得了什麼，這樣沉不住氣，大聲小叫！兒了一聽，嚇得不敢大叫，便輕輕地說：爸爸，你也是第幾名考取了！老子一聽，便打開房門，一沖而出，大聲呵斥說：你為什麼不先說。他忘了自己光著身子，連衣褲都還沒穿上呢！這便是「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的一個寫照。

「受寵若驚」，大家都有很多的經驗，只是大小經歷太多了，好像便成為自然的現象。相反的一面，便是失意若驚。在若干年前，我住的一條街巷裡，隔鄰有一家，便是一個主管官員，逢年過節，大有門庭若市之慨。有一年秋天，聽說這家的主人，因事免職了，剛好接他位子的後任，便住在斜對門。到了中秋的時候，進出這條巷子送禮的人，照舊很多。有一天，前任主官的一個最小的孩子，站在門口玩耍，正好看到那些平時送禮來家的熟人，手提著東西，走向斜對門那邊去了。孩子天真無邪的好心，大聲叫著說：某伯伯，我們住在這裡，你走錯了！弄得客人好尷尬，只有向著孩子苦笑，招招手而已。有人看了很寒心，特來向我們說故事，感歎「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我說，這是古今中外一律的世間相，何足為奇。我們幼年的課外讀物《昔時賢文》中，便有：「有酒有肉皆兄弟，患難何曾見一人？」「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不正是成年以後，勘破世俗常態的預告嗎？在一般人來說，那是勢利。其實，人與人的交往，人際事物的交流，勢利是其常態。純粹只講道義，不顧勢利，是非常的變態。物以稀為貴，此所以道義的絕對可貴了。

勢利之交，古人有一特稱，叫作「市道」之交。市道，等於商場上的生意買賣，只看是否有利可圖而已。在戰國的時候，趙國的名將廉頗，便有過「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的歷史經驗。如《史記》所載：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複用為將，客又複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籲！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廉頗平常所豢養的賓客們的對話，一點都沒有錯。天下人與你廉大將軍的交往，本來就都為利害關係而來的。你有權勢，而且也養得起我們，我們就都來追隨你。你一失勢，當然就望望然而他去了。這是世態的當然道理，「君何見之晚也」，你怎麼到現在才知道，那未免太遲了一點吧！

有關人生的得意與失意，榮寵與羞辱之間的感受，古今中外，在官場，在商場，在情場，都如劇場一樣，是看得最明顯的地方。以男女的情場而言，如所周知唐明皇最先寵愛的梅妃，後來冷落在長門永巷之中，要想再見一面都不可能。世間多少的癡男怨女，因此一結而不能解脫，於是構成了無數哀豔戀情的文學作品！因此宋代詩人便有「羨他村落無鹽女，不寵無驚過一生」的故作解脫語！無鹽是指齊宣王的醜妃無鹽君，歷來都把她用作醜陋婦女的代名詞。其實，無鹽也好，西施也好，不經絢爛，哪裡知道平淡的可貴。不經過榮耀，又哪裡知道平凡的可愛。這兩句名詩，當然是出在久曆風波，遍嘗榮華而歸於平淡以後的感言。從文字的藝術看來，的確很美。但從人生的實際經驗來講，誰又肯「知足常樂」而甘於淡泊呢！除非生而知之的聖哲如老子等輩。其次，在人際關係上，不因榮辱而保持道義的，諸葛亮曾有一則名言，可為人們學習修養的最好座右銘，如雲：

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棄，貫四時而不衰，曆坦險而益固。

天下由來輕兩臂

在我們舊式文學與人生的名言裡，時常聽到人們勸告別人的話，如「身外之物，何足掛齒」。對於得意而受到的榮寵，與失意所遭遇的羞辱來講，利害、得失，畢竟還只是人我生命的身外之物，在利害關頭的時候，慷慨舍物買命，那是很常見的事。除非有人把身外物看得比生命還更重要，那就不可以常理論了！

十多年前，有一個學生在課堂上問我，愛情哲學的內涵是什麼？我的答覆，人最愛的是我。所謂「我愛你」，那是因為我要愛你才愛你。當我不想，或不需要愛你的時候便不愛你。因此，愛便是自我自私最極端的表達。其實，人所最愛的既不是你，當然更不是他人，最愛的還是我自己。

那麼，我是什麼？是身體嗎？答案：不是的。當你患重病的時候，醫生宣告必須去了你某一部分重要的肢體或器官，你才能再活下去。於是，差不多都會同意醫生的意見，寧願忍痛割捨從有生命以來，同甘共苦，患難相從的肢體或器官，只圖自我生命的再活下去。由此可見，即使是我的身體，到了重要的利害關頭，仍然不是我所最親愛的，哪裡還談什麼我真能愛你與他呢！所以明朝的詩僧(木有)堂禪師，便說出「天下由來輕兩臂，世間何苦重連城」的雋語了！

「輕兩臂」的故事，見於《莊子·雜篇》的《讓王篇》。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擺之者必有天下。君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優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

所以說：「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老子亦因此而指出「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的基本哲學。再進而說明外王於天下的侯王將相們，所謂以「一身系天下安危」者的最大認識，必須以愛己之心，來珍惜呵護天下的全民，發揮出對全人類的大愛心，才能寄以「系天下安危於一身」的重任。這也是全民所寄望、所信託以天下的基本要點。同樣的道理，以不同的說法，便是曾子的「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由此觀點，我們在本世紀中的經歷，看到比照美式民主選舉的民意代表們，大都是輕舉兩臂：拜託！拜託！力竭聲嘶地攻汗他人，大喊投我一票的運動選民，不禁使旁觀者聯想起：「貴以身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天下由來輕兩臂，世間何苦重連城」的幽然情懷了！

講到這裡，忽然看到在座諸公，有的是傾心於老子的太上老君的神仙丹道的學者，心裡正在嘀咕本章的「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的解釋，明明是說修道的功夫境界，何苦一定要側重下文的「貴以身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的可寄可託的繁文。這卻要恕我唐突，太過讚賞老子的可以入世，可以出世的道妙，因此就順口攙胡，說到老子點化用之道的一面去了。如果從修習神仙養生之道來講，要修到無身境界，確已不易。但無「身」之患，也未必能徹底進到「無我」的成就。何況一般篤信老子之道者，還正在偏重虛心實腹，大作身體上氣脈的功夫，正被有身之患所累呢！所以宋代的南宗神仙祖師張紫陽真人便有「何苦拋身又入身」之歎！至於說，如何才能修到無「身」之累？那就應該多從「存神返視」、「內照形軀」入手，然後進入「外其身而身先」的超神入化境界，或者可以近似了！

#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

---老子他說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繳，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複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時空心物與道的體用

依據慣用已久王弼編排的《老子》八十一章的次序，從本章開始，又另起爐竈，轉入辯說物理的境界，似乎不相銜接。其實，與十三章所講，不可為物情所累，而困擾於世俗的寵辱，因此而生起得失之心。而且進一步瞭解寵辱的發生，都由於我有我身之累而來，「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那麼便知在現實世界中，所謂我與無我之間的關鍵，只因有此身的存在而受累無窮。但我身是血肉之軀，血肉的生理狀態，也便是物理的造化而來。因此便進一步說明心物一元的形而上與形而下的理則，隱約之間，仍然是順理成章，大有脈絡可循。這也便是道家學說，始終從生理物理入手而到達形而上的特殊之處，大異於後世的儒家與佛家的理趣所在。

本章首先提出有一個看而不見，聽而不聞，又觸摸不到的混元一體的東西。要說它是物嗎，它又不同於物質世界的物體那樣，可以看得見，聽得到，摸得著。要說它不是物嗎，宇宙萬有的存在，都由它造化而來。因此，在理念上名之曰「道」。在實用上，便叫它做混元一體。但在本無名相可說上，它究竟是什麼東西？老子為之作了三部分的命名。

視之不見的，還有非見所及的存在，特別命名它叫「夷」。夷，是平坦無阻的表示。

聽之不聞的，還有非聽聞所及的作用，特別命名它叫「希」。希，不是無聲，只是非人類耳目所及的大音而已。

感覺摸觸不到的，還有非感官所知的東西，特別命名它叫「微」。微，當然不是絕對的沒有。後來由印度傳入的佛學，說到物理的深奧之處，也便借用老幹的觀念，翻譯命名為「極微」，便有互同此理的內涵。

總之，視、聽與觸覺這三種基本作用，原是一體的三角形，它與物理世界的聲、光、觸受是有密切的相互關聯性，也可以說它是一體的三種作用，不可尋探它的個別界限，因此籠統說明它是「混而為一」的。從老子以後的道家與道教，便因襲其名，叫它「混元一體」，或「混元一氣」。這便是老子當時對物理的分類說法，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理論物理的粗淺說明之一。

再進一步說明，他說這個聲、光、觸覺「混而為一」的東西，它的本身，並無上下左右等的方位差別，也沒有明暗的界別。也可以說上下明暗，「混而為一」而不可或分的，所以它具有超越時空的性質。「其上不(白敫)」，雖在九天之上，也不受激然光明的特色所染汙。「其下不昧」，雖在九地之下，也不受晦昧不明的現象所染汙。它說似無關卻有關的永遠不斷不續似的連在一起，「繩繩不可名」。你要說它是一個具體物質的東西，它又不是物質，「複歸於無物」。總之，沒有固定的形狀，「無狀之狀」也不能用任何一樣東西來比擬它的現象，「無物之象」。只好給他取了一個混號，叫作「餾恍」。關於惚恍，老子在後文又自有解說，在此不必先加說明。它是無來無去，不去不來，超越古今代謝的時空作用。來也無所從來，你要迎接它也摸不著邊。去也無法追隨，你要跟蹤它早已無影無形，悄然如逝了。「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它本是無始無終的，但在人文的觀察上，勉強分別它有始有終，有去有來，有古有今的界別。因此，以無始之始，姑且命名它為上「古」。無始不可得，上古不能留，只需切實把握現在的今天，便可體認「風月無今古，情懷自淺深」的真諦。「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但切勿忘了它是無古今，無終始的本相，這樣，便可把握到道的綱要了，「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本章雖是偏重於時空、心物的關係而說明道的體用，但在一般重視用世之學的角度看來，它與後世所謂的帝王術與領導學，又有深密的哲學性關係。因為從傳統的政治哲學來講，王者設官治世的所謂「官」的定義，應有兩種。

一、從政治制度來講，官者，管也。官，便是管理的意思。

二、從人主的領導政治哲學來講，官者，猶如人體的官能，所謂五官百骸，各有其所司的專職所司的分別事務，均須彙報終於中樞統領的首腦以作智慧的處理。

而輔助頭腦最得力的官能，便是眼目的視力，耳朵的聽覺，以及全身的觸受所及的親民之官。自古及今，無論為專制的帝王制度，或自由的民主制度，始終不外這一原理。然而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觸摸之所及，心之所思，畢竟都是有限度的。即如稍遲於老子，但在儒道還不分家時期的孔門弟子，如曾子、子思，便對此早有深入的告誡。

曾子說：「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叉子思說：「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他們都是極力主張領導者首須注重於誠意、正心的自養，而戒慎於偏信耳目的不當。所以在正統儒道學術思想的立場，大多反對「察察為明」，過分偏任法家或權術的制衡作用。所謂「察見淵魚者不祥」，便是此意。

講到這裡，姑且讓我們不倫不類，走出老子道家的範圍，插入一段晚唐時代一個禪宗的故事，或可得「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妙悟之趣。

古靈禪贊禪師悟道以後，有一天，看到他的受業本師在窗下看經，正好有一隻蜂子飛投紙窗鑽不出來。古靈便趁機說：「世界如許（這樣）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驢年，是代表永遠沒有這一年的意思。因地支十二生肖裡沒有驢）。」遂說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他的受業本師，因此啟發而終於大徹大悟。後人對於這個學案，又寫了一首詩偈說：「蠅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過幾多難。忽然撞著來時路，始信平生被眼瞞。」

人活老了，便可知道有許多人間世事，被自己耳目所欺騙，被自己情感主觀所矇蔽的，非常之多。既然自己的耳目亦難全信盡為真實，只有用心體會歷史法則的「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能知古始，是為道紀」才較為切實得當。同樣的道理，相反的表達，便有子思在《中庸》篇中所謂的「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其實子思與老子一樣，極其重視歷史哲學與歷史經驗的因果法則，鄙薄「予智自雄」、「師心自用」，但重「察察之明」的不當。由此而反照今日世界，普遍都靠耳目收集資料，作為統計的政治方針。甚至憑藉電腦統計的資料以定人事的管理。有時碰到電腦本身的誤差，或人為有意對電腦的錯誤操作時，想起老子「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的妙語，在無可奈何之處，便只好啞然作會心的一笑了！

#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

---老子他說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穀，渾兮其苦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老子的「士」的內涵

上古時代所謂的「士」，並非完全同於現代觀念中的讀書人，「士」的原本意義，是指專志道業，而真正有學問的人。一個讀書人，必須在學識、智慧與道德的修養上；達到身心和諧自在，世出世間法內外兼通的程度，符合「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這八個字的原則，才真正夠資格當一個「士」。以現在的社會來說，作為一個士，學問道德都要精微無暇到極點。等於孔子在《易經》上所言：「絮淨精微。」「絮淨」，是說學問接近宗教、哲學的境界。「精微」，則相當於科學上的精密性。道家的思想，亦從這個「絮淨精微」的體系而來。

所以老子說：「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意思是說精微到妙不可言的境界，絮淨到冥然通玄的地步，便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了。而且，「妙」的境界勉強來說，萬事萬物皆能恰到好處，不會有不良的作用。正如古人的兩句話：「聖人無死地，智者無困厄。」一個大聖人，再怎麼樣惡劣的狀況，無論如何也不會走上絕路。一個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根本不會受環境的困擾，反而可從重重困難中解脫出來。

「玄通」二字，可以連起來解釋，如果分開來看，那麼「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正是老子本身對「玄」所下的註解。更進一步具體地說，即是一切萬物皆可以隨心所欲，把握在手中。道家形容修道有成就的人為「宇宙在手，萬化由心。」意思在此。一個人能夠把宇宙輕輕鬆松掌握在股掌之間，萬有的千變萬化由他自由指揮、創造，這不是比上帝還要偉大了嗎？至於「通」，是無所不通達的意思，相當於佛家所講的「圓融無礙」。也就是《易經·系傳》所說的：「變動不拘，周流六虛。」「六虛」也叫「六合」，就是東南西北上下，幾所有法，在天地間都是變化莫測的。以上是說明修道有所成就，到了某一階段，使合於「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的境界。

因此老子又說：「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一個得道有所成就的人，一般人簡直沒有辦法認識他，也沒有辦法確定他，因為他已經圓滿和諧，無所不通。凡是圓滿的事物，站在哪一個角度來看，都是令人肯定的，沒有不順眼的。若是有所形容，那也是勉勉強強套上去而已。

接著老子就說明一個得道人所應做到的本分，其實也是點出了每一個人自己該有的修養。換句話說，在中國文化道家的觀念裡，凡是一個知識份子，都要能夠勝任每一件事情。再詳加研究的話，老子這裡所說，正與《禮記·儒行篇》所講上古時一個讀書人的行為標準相符。不過《老子》這一章中，所形容的與《儒行篇》的說辭不同。以現在的觀念看來，《禮記》的描寫比較科學化、有規格。道家老子的描寫則偏向文學性，在邏輯上走的是比喻的路線，詳細的規模由大家自己去定。

「豫兮若冬涉川」，一個真正有道的人，做人做事絕不草率，凡事都先慎重考慮。「豫」，有所預備，也就是古人所說「凡事豫立而不勞」。一件事情，不經過大腦去研究，貿然就下決定，冒冒失失去做、去說，那是一般人的習性。「凡事都從忙裡錯，誰人知向靜中修。」學道的人，因應萬事，要有非常從容的態度。做人做事要修養到從容豫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表面看來似沒有所作所為，實際上，卻是智慧高超，反應迅速，舉手投足之間，早已考慮周詳，事先早已下了最適當的決定。看他好像一點都不緊張，其實比誰都審慎周詳，只因為智慧高，轉動得太快，別人看不出來而已。並且，平時待人接物，樣樣心裡都清清楚楚，一舉一動毫不含糊。這種修養的態度，便是「豫立而不勞」的形相。這也正是中國文化的千古名言，也是顛撲不破、人人當學的格言。如同一個恰到好處的格子，你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逾越，它本來就是一種完美的規格。

但是「豫兮」又是怎樣「豫」法呢？答案是「若冬涉川」。這句話在文字上很容易懂，就是如冬天過河一樣。可是冬天過河，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在中國南方不易看到這類景象，要到北方纔體會得出來個中滋味。冬天黃河水面結冰，整條大河可能覆蓋上一層厚厚的冰雪。不但是人，馬車牛車各種交通工具，也可以從冰上跑過去，但是千萬小心，有時到河川中間，萬一踏到冰水融化的地方，一失足掉下去便沒了命。古人說：「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是這個意思。做人處事，必須要小心謹慎戰戰兢兢的。雖然「藝高人膽大」，本事高超的人，看天下事，都覺得很容易。例如說，拿破崙的字典裡沒有「難」字。事實上，正因為拿破崙目空一切，終歸失敗。如果是智慧平常的人，反而不會把任何事情看得太簡單，不敢掉以輕心；而且對待每一個人，都當作比自己高明，不敢貢高我慢。所以，老子這句話說明瞭，一個有修為的人，必須時時懷著好比冬天從冰河上走過，稍一不慎，就有喪失生命的危險，加以戒慎恐懼。

接著，老子又舉了另外一個比喻，「猶兮若畏四鄰」，來解釋一個修道者的思慮周詳，慎謀能斷。「猶」是猴子之屬的一種動物，和狐狸一樣，它要出洞或下樹之前，一定先把四面八方的動靜，看得一清二楚，纔敢有所行動。這種小心翼翼的特點，也許要比老鼠偉大一點。我們形容作事膽子很小，畏畏縮縮，沒有信心而猶豫不決，另有一句諺語，便是「首鼠兩端」。這句話的涵義和猶豫不決差不多。只要仔細觀察老鼠出洞的模樣，便會發現，老鼠往往剛爬出洞來幾步，左右一看，馬上又迅速轉頭退回去了。它本想前進，卻又疑神疑鬼，退回洞裡；等一會兒，又跑出來，可是還沒多跑幾步路，又縮回去了。如此，大概需要反復幾次，最後纔敢沖出去。「猶」這種動物也一樣，它每次行動，必定先東看看，西瞧瞧，等一切都觀察清楚，知道沒有危險，纔敢出來。

這是說，修道的人在人生的路程上，對於自己，對於外界，都要認識得清清楚楚。「猶兮若畏四鄰」，如同猶一樣，好像四面八方都有情況，都有敵人，心存害怕，不得不提心吊膽，小心翼翼。就算你不活在這個複雜的社會裡，或者只是單獨一個人走在曠野中，總算是沒有敵人了吧！然而這曠野有可能就是你的敵人，走著走著，說不定你便在這荒山野地跌了一跤，永遠爬不起來。所以，人生在世就要有那麼的小心。

接著，「儼兮其若容」，表示一個修道的人，待人處事都很恭敬，隨時隨地絕不馬虎。子思所著的《中庸》，所謂的「慎獨」，恰有類同之處。一個人獨自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雖然沒有其他的外人在，卻也好像面對祖宗，面對菩薩，面對上帝那麼恭恭敬敬，不該國獨處而使行為荒唐離譜，不合情理。

大家曉得中國文化有一部最根本的書籍--《禮記》。這部《禮記》，等於中華民族上古時期不成文的大憲書，也就是中華文化的根源，百科寶典的依據。一般人都以為，《禮記》只是談論禮節的書而已，其實禮節只是其中的一項代表。什麼叫做「禮」？並不一定是要你只管叩頭禮拜的那種表面行為。《禮記》第一句話：「毋不敬，儼若思」，真正禮的精神，在於自己無論何時何地，皆抱著虔誠恭敬的態度。處理事情，待人接物，不管做生意也好，讀書也好，隨時對自己都很嚴謹，不荒腔走板。「儼若思」，儼是形容詞，非常自尊自重，非常嚴正、恭敬地管理自己。胸襟氣度包羅萬物，人格寬容博大，能夠原諒一切，包容萬匯，便是「伊兮其若容」雍容莊重的神態。這是講有道者所當具有的生活態度，等於是修道人的戒律，一個可貴的生活準則。

上面所談，處處提出一個學道人應有的嚴肅態度。可是這樣並不完全，他更有灑脫自在」冶然自得的一面。究竟灑脫到什麼程度呢？「渙兮若冰之將釋」。春天到了，天氣漸漸暖和，冰山雪塊遇到暖和的天氣就慢慢融化、散開，變成清流，普潤大地。我們曉得孔子的學生形容孔子「望之伊然，即之也溫」，剛看到他的時候，個個m他，等到一接近相處時，倒覺得很溫暖，很親切。「伊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就是這麼一個意思。前句講人格之莊嚴寬大，後句講胸襟氣度的瀟灑。

不但如此，一個修道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也要非常厚道老實，樸實不誇。像一塊石頭，雖然裡面藏有一塊上好寶玉，或者金剛鑽一類的東西，但沒有敲開以前，別人不曉得裡面竟有無價之寶。表面看來，只是一個很粗陋的石塊。或者有如一塊沾滿灰泥，其貌不揚的木頭，殊不知把它外層的雜物一撥開來，便是一塊可供雕刻的上等捕木，乃至更高貴、更難得的沉香木。若是不撥開來看，根本無法一窺究竟。

至於「曠兮其若穀」，則是比喻思想的豁達、空靈。修道有成的人，腦子是非常清明空靈的。如同山谷一樣，空空洞洞，到山谷裡一叫，就有回聲，反應很靈敏。為什麼一個有智慧的人反應會那麼靈敏？因為他的心境永遠保持在空靈無著之中。心境不空的人，便如莊子所說：「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整個心都被蓬茅塞死了，等於現在罵人的話：「你的腦子是水泥做的，怎麼那樣不通竅。」整天迷迷糊糊，莫名其妙，豈不糟糕！心中不應被蓬茅堵住，而應海闊天空，空曠得纖塵不染。道家講「清虛」，佛家講空，空到極點，清虛到極點，這時候的智慧自然高遠，反應也就靈敏。

其實，有道的人是不容易看出來的。老子在上面已說過：「和其光，同其塵」。表面上給人看起來像個「混公」，大混蛋一個，「渾兮其若濁」，昏頭昏腦，渾渾噩噩，好像什麼都不懂。因為真正有道之士，用不著刻意表示自己有道，自己以為了不起。用不著裝模作樣，故作姿態。本來就很平凡，平凡到混混濁濁，沒人識得。這是修道的一個階段。依老子的看法，一個修道有成的人，是難以用語言文字去界定他的。勉強形容的話，只好拿山谷、樸玉、釋冰等等意象來象徵他的境界，但那也只是外形的描述而已。

濯足濁流人自清

因此須要再來兩句話，「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是連接上文講的表現了老子文章的獨特風格。上面幾句話一路下來，一直寫得很輕鬆自然，假使我們只從文字表面去讀，起先好像是懂了，若仔細深一層去研究，那便有點捉摸不定了。

現在這兩句話，到底是形容修道人的模樣呢？還是說反面話，我們對照前後文看看，還是不易搞清楚，究竟為何而說。讀古人的書很難，首先暫且不要去看前人的註解。前人也許比我們高明，但也有比我們不明的地方。因為著書立說的人，難免都有先入為主的觀念，除非真把古今各類書籍，讀得融會貫通，否則見識不多，隨便讀一本書，就把裡面別人的註解、觀念，當做稀有至寶，一古邋遢全裝進自己的腦袋瓜子裡去，成為先入為主的偏見。然後，再來看討論同樣的問題的第二本書，如果作者持著相反的意見，便認為不對，認為是謬論，死心眼地執著第一本書的看法，這不很可憐嗎？卻不曉得研究中國文化的圖書，幾千年下來，連篇累牘，不可勝數。光是一部《四庫全書》就堆積如山，而《老子》一書的註解，可說汗牛充棟，各家有各家的說法。有人讀到焦頭爛額，無法分清哪一種說法合理，只好想一套說詞，自圓其說。最後又再三推敲，自己又懷疑起來。因此，我們最好還是讀《老子》的原文，從原文中去找答案，去發現老子自己的註解。

前文提到「渾兮其著濁」，用來說明修道之士的「微妙玄通」，接著幾句形容詞，都是這個「通」字的解說。也就是從哪一方面來講，都沒有障礙。像個虛體的圓球，沒有輪廓，卻是面面俱到，相互涵攝。徹底而言，即是佛家所言「圓融無礙」。成了道的人，自然圓滿融會，貫通一切，四通八達，了無障礙。而其外相正是「混兮其苦濁」，和我們這個混濁的世界上一羣渾渾噩噩的人們，並無兩樣。

這不就說完了嗎？不就已透露出「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所隱含的消息嗎？現在更進一步，解釋修道的程式與方法，作為更詳細的說明。人的學問修養、身心狀況，如何才能達到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的境界呢？只有一個辦法，好好在混濁動亂的狀態下平靜下來，慢慢穩定下來，使之臻於純粹清明的地步。以後世佛道合流的話來說，就是「圓同大虛纖塵不染」，不但一點塵埃都沒有，即便連「金屑」，黃金的粉末也都找不著，務必使之純清絕頂。

同時，我們還要認清一個觀念。什麼叫「濁」呢？佛學在《阿彌陀經》上有「五濁惡世」之說。因此，我們古代的文字，也常描寫這個世界為「濁世」。例如形容一個年輕人很英俊瀟灑，就說他是「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相當現在穿牛仔褲的年輕小夥子，長髮披頭，眼睛烏溜溜，東膘西膘，女孩子暗地裡叫聲「好帥」一樣。

生長在世局紛亂，動盪不安的時代裡，我們靜的修養怎樣能夠做到呢？這相當困難，尤其現代人，身處二十世紀末葉，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的時代。人類內在思想的紊亂，和外在環境的亂七八糟，形成正比例的相互影響，早已不是「濁世」一詞便能交待了事了。什麼「交通污染」、「噪音污染」、「工業污染」、「環境污染」等等後患無窮的公害，又有誰能受得了？

因此，「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誰卻能夠在濁世中慢慢修習到身心清靜？這在道家有一套經過確實驗證的方法與功夫。譬如，一杯混濁的水，放著不動，這樣長久平靜下來，混濁的泥渣自然沉澱，終至轉濁為清，成為一杯清水，這是一個方法。然而，由濁到靜，由靜到清，這只是修道的前三個階段，還不行。更要進一步，「孰能安以」，也就同佛家所講的修止修觀，或修定的功夫，久而安於本位，直到超越時間空間的範圍，然後才談得上得道。

這等於儒家的曾子所著的《大學》注重修身養性的程式，「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是同一個路線，只是表達不同而已。如果我們站在道家的立場，看儒道兩家的文化，可套句老子的話作結論：「此二者同出而異名」。

動的哲學

然而，由濁起修，由靜而清，由清而安，這還只是修道的一半，另一半「動之徐生」，纔是更重要的。否則，那隻不過是小乘的境界罷了。只管自己，未能積極濟世，自己一個人躲到山上靜坐一萬年，那又與龐大的人羣有何相干？因此，還得「安以動之徐生」，由道體上起種種妙用。

此處的「動」，不是盲從亂動，不是濁世中人隨波逐流的動，不是「舉世多從忙裡錯」的亂動。世上許多人鑽營忙碌了一輩子，究竟為誰辛苦為誰忙？到頭來自己都搞不清楚。真正的動，是明明白白而又充滿意義的「動之徐生」，心平氣和，生生不息。我們也可以說一句俏皮話，這就是老子的祕密法寶吧！老子把做工夫的方法，修養的程式與層次都說了，告訴你在靜到極點後，要能起用、起動。動以後，則是生生不息，永遠長生。佛家說「無生」，道家標榜「長生」，耶穌基督則用「永生」，但都是形容生命另一重意義的生生不已。只是在老子，他卻用了一個「徐生」來表達。

「徐生」的涵義，也可說是生生不息的長生妙用，它是慢慢地用。這個觀念很重要。等於能源一樣，慢慢地用，儉省地用，雖說能源充滿宇宙，永遠存在，若是不加節制，亂用一通，那只是自我糟蹋而已。「動之徐生」，也是我們作人做事的法則。道家要人做一切事不暴不躁，不「亂」不「濁」，一切要悠然「徐生」，慢慢地來。態度從容，。冶然自得，千萬不要氣急敗壞，自亂陣腳。這也是修道的祕訣，不一定只說盤腿打坐纔是。作人做事，且慢一拍，就是道理。不過，太懶散的人不可以慢，應快兩拍，否則本來已是拖拖拉拉要死不活，為了修道，再慢一拍，那就完了，永遠趕不上時代，和社會脫了節。

「徐生」是針對普通一般人而言，尤其這個時代，更為需要。社會上，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天天分秒必爭，忙忙碌碌，事事窮緊張，不知是為了什麼，好像瘋狂大賽車一樣，在拼命玩命。所以更要「動之徐生」。如果作生意的話，便是「動之徐賺」。慢慢地賺，細水長流，錢永遠有你的份；一下賺飽了，成了暴發戶，下次沒得賺，這個生意就不好玩了。「動之徐生」，所可闡述的意義很多，可以多方面去運用。淺顯而言，什麼是「動之徐生」的修道功夫？「從容」便是。

生命的原則若是合乎「動之徐生」，那將很好。任何事情，任何行為，能慢一步蠻好的。我們的壽命，欲想保持長久，在年紀大的人來說，就不能過「盈」過「滿」。對那些年老的朋友，我常告訴他們，應該少講究一點營養，「保此道者不欲盈」，凡事做到九分半就已差不多了。該適可而止，非要百分之百，或者過了頭，那麼保證你適得其反。

比方年輕人談戀愛，應該懂得戀愛的哲學。凡是最可愛的，就是愛得死去活來愛不到的。且看古今中外那些纏綿徘側的戀愛小說，描寫到感情深切處，可以為他殉情自殺，可以為他痛哭流涕。但是，真在一起了，算算他們你依我依的美滿時間，又能有多久？即便是《紅樓夢》，也不到幾年之間就完了，比較長一點的《浮生六記》，也難逃先甜後慘的結局。所以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不欲盈」。雖然有那永遠追求不到的事，卻同李商隱的名詩所說：「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豈非值得永遠閉上眼睛，在虛無飄渺的境界中，回味那似有若無之間，該多有餘味呢！不然，睜著一雙大眼睛，氣得死去活來，這兩句詩所說的人生情味，就沒啥味道了。

中國文化同一根源，儒家道理也一樣。《書經》也說：「謙受益，滿招損」。「謙」字亦可解釋為「欠」。萬事欠一點，如喝酒一樣，欠一杯就蠻好，不醉了，還能惺惺寂寂，腦子清醒。如果再加一杯，那就非醜態畢露，丟人現眼不可--「滿招損」。又如一杯茶，八分滿就差不多了，再加滿十分，一定非溢出來不可。

大家千萬注意老子的話，吉事怎樣方得長久？有財富如何保持財富？有權利如何保持權利？這就要做到「不欲盈」。曾有一位朋友談到人之求名，他說有名有姓就好了，不要再求了，再求也不過一個名，總共兩個字或三個字，沒有什麼道理。

有一次，從臺北坐火車旅行，與我坐在同一個雙人座的旅客，正在看我寫的一本書，差不多快到臺南站，見他一直看得津津有味。後來兩人交談起來，談話中他告訴我說：「這本書是南某人作的。」我說：「你認識他嗎？」他答：「不認識啊，這個人寫了很多書，都寫得很好。」我說：「你既然這樣介紹，下了車我也去買一本來看。」我們的談話到此打住，這蠻好。當時我如果說：「我就是南某人。」他一定回答說：「久仰，久仰。」然後來一番當然的恭維，這一俗套，就沒有意思了。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惆然」，名利如此，權勢也如此。即使家庭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也要留一點缺陷，才會有美感。例如文藝作品的愛情小說而言，情節中留一點缺陷，如前面所說的《紅樓夢》、《浮生六記》等，總是美的。又如一件古董，有了一絲裂痕，擺在那裡，絕對心痛得很。若是完好無缺的東西擺在那裡，那也只是看看而已，絕不心痛。可是人們總覺得心痛纔有價值，意味才更深長，你說是嗎？

因為能不盈不滿，所以才能「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蔽」，就是保護很好的舊東西，由於東西永遠是舊的，是原來的樣子，一直小心使用，並沒有壞。因此，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便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長生之道。所以最難還是在能否做到「不欲盈」。其實，現在修道作功夫的人很多，為什麼大家功夫都不上路，就因為違反了「不欲盈」的原則，而都在求盈。打坐時，境界稍好一點，下意識便希求更好，拼命執著這個境界，這樣「欲盈」的結果，功夫反而不上路。如果瞭解「保此道者不欲盈」，把這做功夫的原則把握住了，自然受益無窮。

#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

---老子他說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複。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歸根日靜，是謂覆命。覆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義。沒身不殆。

靜的妙用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複。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覆命。」這是道家修道的原則和方法，離開此原則都不對。有些人想修道、學靜坐，那便應該讀懂此文，徹底瞭解真正的方法。其實，只要有個方法在，已不叫求靜，而是求動。既然要放心打坐，那麼你還再加個什麼方法，那豈不更亂更忙嗎？

《老子》及一切道家學神仙丹道的經論，合成《道藏》，有八千餘卷之多，《老子》只是其中一卷，看是看不完的。你若讀完，準有發瘋的可能。但我全讀完了，卻沒有發瘋。看過以後，我明白了這一卷所謂的「那個」，就是那一卷所說的「這個」，自然而然加以融會貫通。大概地說，八千多卷的《道藏》，根本離不開老子的六個字：「致虛極，守靜篤。」「虛」差不多等於佛家的「空」，有些道家丹經上乾脆也用空，那是唐、宋以後丹書受了佛家影響的原故。

以往的道家只有「清」與「虛」兩個字。「清」是形容那個境界，而「虛」則是象徵那個境界的空靈，二者其實是一回事。「致」是動詞，是做到、達到；「致虛極」，要你做到空到極點，沒有任何染汙。至於空到極點是個什麼樣子呢？若還有個樣子就不叫空了。空沒得個相貌可尋。

而「守靜篤」講的是功夫、作用，硬要你專一堅持地守祝且用禪宗黃龍南排師的幾句形容詞：「如靈貓捕鼠，目睛不瞬，四足據地，諸根順向，首尾直立，擬無不中。」一隻精靈異常的貓，等著要抓老鼠，四隻腳蹲在地上，頭端正，尾巴直豎起來，兩隻銳利的眼珠直盯即將到手的獵物，聚精會神，動也不動，隨時伺機一躍，給予致命的一擊。這是形容一個參禪的人，參話頭，作功夫，精神集中，心無旁騖的情況。不如此，道功無法成就。

神宗大師們另外還有個比喻：「如雞之孵卵」。這就不像貓捕老鼠，瞪眼張爪，蓄勢待發了。而是閉著眼睛，迷迷糊糊，天塌下來都不管，你踢他一腳，他叫也不叫，理也不理，只是死心眼直守著那個心肝寶貝的雞蛋。這樣也是一種修定的功夫，也是形容虛到極點，靜到極點，如同老子所說的：「致虛極，守靜篤」這六字真言。這六字，已經把所有修道作功夫的方法，與修道的境界、層次，都說完了。世界上各宗各派、各式各樣的修道方式，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下面接著加以說明理由。

「萬物並作，吾以觀複。」「作」是形容詞，宇宙萬物，山河大地，無時無刻不在變動，永無止境地發展創化。一直在動中，並沒有靜過，宇宙的表現，是一個動態的世界。每一個人都在不停地忙碌，每一根草都在生生不息地成長，這是一種道的作用狀況。所有生命都在生化中，這是合理的；生化到了盡頭，自然死亡，這也是合理的。「萬物並作」都在創造變化，活活潑潑朝向死亡之路走去。因此，莊子解釋天地萬事萬物說：「方生方死」。剛剛出生落地的那一天，就是死亡開始的那一天。一個小孩生下來滿一個月，親戚朋友高高興興來慶祝，而在前面的二十九天的生命現象已成為過去了。早已死亡。就算後來活一百年，但在前面的九十九年，也都已死亡，消逝得無影無蹤。

從生命的兩頭來看，莊子很幽默地指出人生的一切，根本就是「不亡以待時盡」。「方生方死」，生命看來似幸福平安，實際是在那裡等死而已。只不過排著隊比別人多等些時候罷了。從第一天出生開始，等到最後一刻結束，這有多麼的滑稽可笑！道家這種看法，未免大傷感了。其實，更深一層體會，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即生即死，即死即生，又何必那麼看不開呢？

那麼如何才能使自己不死？「萬物並作，吾以觀複。」「複」是回頭的來路，如果借用佛家「無量無邊」的形容詞來說生命的力量，本是無窮無盡，一直保留在那裡，永遠不生不滅。不生並非斷滅相，不是枯寂，更不是完全沒有東西，而是說永遠有無限的能量存在那裡，用而不用，不會消耗殆荊這種無比偉大的生命價值，姑名之為不生，在老子叫「複」。「複」也是個卦名，複卦又稱做「地雷複」--囗，上面是坤卦，表徵為地，下面是震卦，表徵為雷。雷表示電能，生命發展的能源，從此發生。因此老子在後文提出「反回去」的觀念「反者，道之動」，回歸生命本初的狀態。修道是返回根本，追求生命最初來源的那個東西。

「萬物並作，吾以觀複」，有志向道的人，不是魯莽地橫衝直撞，向前窮進，而是回頭走，走到生命來源之處。禪宗後世的慣用語「還我本來面目」，可當參考，作為此話的註解。真發現自己本來面目，明心見性，便開始接上那生命本具、源源不斷、龐大無比的能源。

芸芸眾生的命根

「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覆命，覆命曰常。」我們看看，天地間的萬物，生長最快的是什麼？--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把它的根挖掉以後，只要有一點不盡之處，它又會很快地長出來。生生不息的力量，草木似乎算是最快、最明顯的例子。依中國人陰陽五行的術語來說，木是代表於生髮之機，東方把木表現作生生不息的現象。草木是同一詞意。「芸芸」代表一種普普通通的草，也用來形容宇宙萬物的生生不息。死了一批，又生一批；越生越多，叫做「芸芸」。後世便由這道家的「芸芸」，和佛家的「眾生」，演變成文學上一個很優美的名詞「芸芸眾生」。後來又有「林林總總」一詞的出現，也是形容猶如草木的多得不可勝數的情形。

老子說，一切萬物那麼多彩多姿，「各複歸其根」，他觀察每一個生命，皆是依賴它自己的根本而活。草木無根，活不了的。人也有根，人的根在哪裡？我常常看到許多朋友一心求道，卻是盲修瞎煉，拼命把丹田當作根，那是不對的；也有人誤認為根在肚臍，更是離譜。肚臍只是未出生時和母親接連一起吸收養份的通口而已，一落地就剪斷了，怎麼會是修道的根呢？人的根是在虛空，在頭頂上。虛空就是我們的泥土，這就是人與萬物不同之處。植物的根栽在泥土中，人與植物相反，根栽在虛空中。所以，道家講修道，「還精補腦，長生不老」，此「精」不完全是指精蟲之精，只是與精蟲有連帶關係。我們看中國國畫，主壽的壽星老人--南極仙翁，他那個腦袋被畫得比平常人高出一重來，叫做「壽頭」。腦子也是智慧的淵源。所以，嬰兒剛生下來時，頭頂的囪門凹處，裡面還是洞開的，與天根相接，在人的肉體生命來說，所謂「天根月窟常來往」，便指此處。等到此處封閉堅硬以後，他就慢慢開始會講話，意識漸漸成長，天根便截斷了。要修到還精補腦，長生不老，腦的內涵，就是指此「根」。

但是，要如何「歸根」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求靜。「歸根曰靜，是謂覆命。」能夠靜到極點，才能找到生命的本源，回歸生命的根本。這個根是什麼？--虛空。「致虛極，守靜篤。」在佛家則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空」。所謂空，也只是個形容詞而已，千萬別認為空就是沒有，那就錯了。空等於老子所說的「清虛」。那麼，「歸根曰靜，是謂覆命」，靜到極點是怎樣的一種狀況呢？道家有兩句話：「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描述這個靜到極點的境界。連空也要打破，纔是真靜。

道家講修道的過程，「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其原則沒錯，但這之間的種種程式變化，麻煩得很。一定要做到，不但沒有身形人我的感覺，連這個物質世界、意識影像，甚至虛空的感受都沒有了，纔算合乎「致虛極，守靜篤」的境界。

老子的文章剛剛在此露出一點道的曙光，馬上筆鋒一帶，又轉回去了。如同打太極拳一樣，看似一拳打過來，卻又縮回去，你說不打嘛，等一下那隻手又從另一邊攻來，難以提防，擋也擋不祝這是道家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精神。《老子》這本書的編述也是這樣，因此接著又說明道體作用的現象。

「覆命曰常」，找到生命的根源，便能「不生不死」，永遠常在，永遠存在。「知常曰明」，你體會到生命根源是不生不滅，那就叫作明道，成了明白人，再也不懵懵懂懂，迷迷糊糊了。如果人不明白道的根本，不明白生命的本來，「不知常，妄作兇」，亂作妄為，必然大凶大害，沒有好結果。不知生命真理所在，莫名其妙，亂用道體，下場的危險性，自不待言。

我們拿中國哲學的看法來講，不管是佛學也好，道家也好，《易經》也好，講人生都沒得呆板、固定的結論。本來嘛！歷史上有哪一個人真能找到結論呢？我們看《易經》最妙了，八八六十四卦，最後一卦是未濟--囗火水未濟，是永遠沒完，下不了結論的。一切事物的發展，永遠沒得底，無量無邊，永無止境，難以捉摸。也可以說它永遠自有源頭活水來，滔滔不絕，滾滾而來。如何加以形容，那是各人各家的主觀。《易經》由乾坤開始，到未濟而終。我們若讀懂了，就體會到古人所說「閑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兩句詩的意味了。

我經常對同學們說，有二樣東西必需要學--佛學與《易經》。但這兩門學問，窮一輩子之力，並不易學通，也不需學通。不學通，永遠追求不到，似通非通的那個樣子，其味無窮，一輩子有事消遣--老了也不寂寞，越研究越有趣。古人說，「夜讀《易》」，如果夜裡讀《易經》，鬼神都受不了。我的經驗，是夜裡讀《易經》，保險睡不著覺。剛剛讀啊讀，看出一點名堂，便想弄個清楚，繼續看下去，等告一段落再睡，結果一段接一段，不知不覺天已經亮了。真是「閑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一整個春天何時溜走了，都不知道，這個味道很好。

若是學通了的人，把人生看得一清二楚，透透徹徹，這個人生還有什麼味道？還有什麼美感？隱隱約約蠻好，拉開人生的內幕，一望無遺，那就一點都不藝術了。也許這是笑話，總之，假如真把易學貫通了，「微妙玄通」，通達一切，那也好。

「常」並不全等於永恆，一個人不知常，那就要從自己的生命回過頭來找。「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覆命。」也就是說宇宙生命的來源，本來是清虛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又何必對什麼事都抓得很牢，不肯放手呢？其實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抓住的。你別刻意去計較，整個宇宙萬物，本來都屬於你嘛！人家問我，怎樣學佈施纔不過分貪心營利集財？我說：「地球都是你的，你為什麼不佈施。」反正達觀不犯法，地球也是你的、他的、大家的，也是自己的。這是知常。我們生命的本來，不生不滅，對這不生不滅的本源，要把握得住，認識得透徹。「不知常，妄作兇」，醉生夢死，盲目人生，那將沒有好結果的。

知「常」要把握住道的本源，才懂得做人，才懂得做事。知「常」便能「容」，胸襟可以包容萬象，蓋天蓋地。因為有此胸襟，智慧的領域擴大，不可限量，故說「容乃公」，自然做到天下為公，毫無私心。

既然能「容乃公」，當然「公乃王」。王者，旺也，望也，助也。一切萬物皆欣欣向榮，活活潑潑，彼此得助。命相家常告訴看相的人，依你八字要做某一件事，需選某一個自己的「旺相日」。是初一，還是十五？比如說，某人屬火，而木能生火，那麼那個屬木的日子，便是他的「旺相日」。「相」是輔助，幫助的意思。在五行中，各人有各人的旺相日，你的旺相日對你比較有利，對於他人，那就不一定了。

「公乃王」，此「王」並不一定作王解。照現代意思解說，一切為社會，佛家則言一切為度眾生；忘了自我，處處為人著想，你度眾生，眾生亦度你。若用一般合作的標語說，那便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你為人人，人人為你，最後不分彼此，都是一樣的。「公乃王，王乃天」，就符合天地自然法則。天地生長萬物，日月照臨萬物，公平無差，並不計較報酬，這是「天乃道」的自然法則。

有天地一樣無所不包的胸襟，便合乎道的原則，那麼才能「道乃久」，源遠流長，長生不老。佛家所說的「無我」，就是「大公」，就是「天道」。明白了天道，就「沒身不殆」了。「沒身」，是說我們這個生命，活到最後一口氣不來，死後骨頭化成灰塵，肉體了了，但是生命的精神卻永遠常存。長生不老，它的重點，全在「致虛極，守靜篤」這六個字上。

# 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老子他說

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人生哲學與道的層面

這一章，老子另起爐竈，又提出一個名稱叫做「太上」。「太上」等於《易經·系傳》上的：「形而上者之謂道」。現在我們講中國哲學，有「形而上」三個字，是譯自西方名詞，但採用《易經》中的觀念。「形而上者之謂道」，是說萬物尚未生長以前，名之為道。「形而下者之謂器」，是說有形象的萬般事物生長起來了，各式各樣，五花八門不可勝數，就叫「器世界」--物理世界。形成物理世界之前，名之為「道」，《易經》稱為「形而上」。

道家「太上」的名稱，初見於《老子》。其實殷商以前就有「太上」這個名詞了。中國文學上有句「太上忘情」。固然，人生最痛苦最難做到的是忘情，人之所以活著，大都靠著人情的維繫。人是感情的動物，古人說：「無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終須累此身」，有你我就有感情，有感情就有煩惱，有煩惱就有是非，有是非就有痛苦。因情受苦，忘情更難。然而「太上忘情」，並非無情，而是大慈大悲，無偏無私的大情，譬如天地生育萬物，平等無差，不求回報。

老子所講「太上」，是太過多情又似忘情之道，只有「下知有之」。所謂「下知有之」的意義，是說有一種下等人，我們認為他很笨，其實他倒是真智慧，早已領悟到「道」的人。真正的哲學家，都出在鄉曲地方，雖然一輩子沒讀過書，真同一個大哲學家、大思想家，當他遭遇到痛苦時，就痛痛快快哭一陣，想想自己命苦就算了。我有時常有此感觸，尤其在偏遠的落後地區，看到茅屋破家裡頭，有些老人家，穿得破破爛爛，食不果腹，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苦死了。你問他：「為什麼不住兒子家養老？」他很輕鬆回答說：「我這一生註定命苦，只有認命！」真令人聽了肅然起敬。他比誰都懂得人生哲學，「認了」就好了。

像我們有些人，自認是第一等讀書人，其實並不如鄉愚的智慧。他們纔是宗教家、哲學家。尤其有些年輕人學佛學道，剛看了一點佛學，就自以為只差那麼一點點，好像同佛差不多了，很可悲。而那種表面看似下愚的人，卻倒知道有一個東西，不管是叫「佛」、叫「天」、叫「上帝」、或者以中國古代的代號叫「命」，他就認定那個東西，至死不渝，比別人都看得開，都豁達。這便是「太上，下知有之」的道理。

再下一等人，相信要燒香供養，磕頭拜拜，讚歎不絕，每天還要反反復複唱唸幾次，這是屬於宗教性的儀式活動，便是「其次，親而譽之」的楷模。更有其次的人，他也許不信宗教，亦不通道，但內心無形中卻有一個可畏的東西。實際上，我們認為最下愚的人，往往纔是真正第一等的修道人。要不然，須要有真正智慧超越的人才能修道。我經常說，有兩種人可以學禪。一種是一個字也不認得，像張白紙，本身很容易修道開悟。另一種硬要智慧透徹，聰明絕頂纔行。像我們這些不上不下的半吊子，半通不通的，最要不得，修道往往一無所成。老子講了這三種人，側重於「大智若愚」的要點，換言之，大愚也就若智了。

如此，等而下之的，「其次，侮之。」又下一等的人，偏不通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真高明的人一聞道就悟了，並且百分之百地奉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這種人聽儘管聽，說是不信嗎？卻又每個禮拜天一定上教堂祈禱禮拜。一到初一、十五，便一本正經跑店子，上香拜佛。平常庸庸碌碌、隨隨便便，好像只有那一天才有菩薩、神明顯靈，其他時間，胡作非為都可以，這便是若存若亡。還有些人，聽人傳道說法，自認為最高明，認為別人都是神經病，一笑，就走開不理了，這就是「其次，侮之」的典型。「下士聞道，大笑而走之」，便是如此。後人又補上一句：「不笑不足以為道」，那是說，如果不這樣不屑地嘲笑一下，那還算有道嗎？彼此頑固託大，都自以為是，看來多麼可笑。

再說「其次，侮之」的人，根本不管天高地厚，根本不通道，以為通道對人格是一種侮辱。總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人的智慧參差不齊，有些人信是信，卻不徹底，半信半疑，因為他沒有把真理窮究徹底。有些人根本就不信，硬說個「老子偏不信邪」，你也把他沒有辦法。此中的千差萬別，老子並沒有再詳加分析。這等於人類天生智慧的分級，佛學則分為眾生的五種「種性」，也就是所謂的「根器」之說，頗為相似。

這一章，老子最後下一結論，形容這個道說：「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這等於說，道是天地的公道。學道並沒有什麼祕密的，只要你程度夠，誠心向學，一定便可得道。道為天下所共有，既不屬於你，也不屬於我，若你懂得的話，方知本來屬於你，也屬於大家，不是某一個人享受的禁臠。千萬別認為真理只在自己這邊，非要求道求法的人巴結你，向你磕頭行禮才能傳道。我認為這種作風，是作踐自己，多沒意思。

道不藏私，但卻「悠兮其貴言」。「悠兮」是悠然自得，所謂「其貴言」的意思，卻很難說得清楚。「貴言」，不是說應該很寶貴地告訴你這個意思，而是再怎樣高明的語言文字，都很難形容出道的境界。那麼，道在何處見？--在行為上、現象上見。道的本體，無形無相，「說似一物即不是」，不能用世間名相來界定它。「有生於無」，宇宙萬物就從這「清虛空靈」的「無」中建立起來，故曰「功成事遂」。

一個修道人真通達了道，才能看透道的表達作用，才能認識道的本來面目，和如何創造千變萬化的宇宙事物。道體所表達出來的東西，只是其第二重的影子而已。我們要認識它的根本，只好在這第二重的投影上，在這道體所創造出來的事功上去瞭解。這個事功尚分二重意義。依儒家世間的學問，即平常我們所講事業的成就，比如，學科學應該有所發明。你學什麼？學物理，那你還在學習階段，不是物理學家，更不是物理科學家。你學化學，那也不算化學家，或者化學科學家。那開始發明，發明物理或化學原理的，纔算摸到宇宙科學的真髓，而由當中表達出一套事物的規則，再由這套理論科學的規則中，進一步發展應用科學的實用技術，生產出令人目不暇給的生活用品，利益世人，或者傷害世人。

如此，學道，學世間各種知識，都是一層一層地進到內部的核心，也都一層一層由內部核心，表現出具體的功用來。這之間層次深淺的不同，事功的大小也就有別。這是「功成事遂」。等到事情有所成就，「百姓皆謂我自然」。等你的事功表達出來，久而久之，大家習慣成自然，就說這本來就合於自然之道，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道是自然而有的，可是我們一般人要回轉到這道的本來境界上，那是有得修的，這之間還有一個非常重大的歷史哲學問題。就是中國哲學與宗教哲學，以及歷史哲學的發展史問題，牽涉太廣，而且各個問題都可成為專題，暫時到此打住，以後有機會再講。

#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

---老子他說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忠臣孝子的偽裝

從第十七章的道的層面而相關於中國歷史哲學的演變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特殊之處。老子的歷史哲學與儒家的觀念，乃至一般社會人生的態度，另成一格，大異其趣。從前面所說的天道自然，到此，他便提出反對仁義和智慧等的語句。只從文字上看，他是說，中國文化從上古以來，就是一個道，道衰微了，後來的人便提倡仁義道德，結果越強調越糟糕，適得其反。其次，老子也反對智慧。換句話說，知識越發達，教育學問越普及，人類社會陰謀詭詐，作奸犯科的事也就越多，越擺不平。接著，他舉出更明顯的理由，「六親不和有孝慈」，在家庭中所謂的六親，那便是父母、兄弟、夫婦，彼此之間有了矛盾、衝突，纔看得出來：何者孝？何者不孝？

如果家庭是個美滿的家庭，一團和氣，大家和睦相處，那麼個個看來都是孝子賢孫，根本用不著特別標榜誰孝誰不孝。如果家中出了個孝子，相對之下，便有不被認同的不孝之子，這其間問題就大了。因此說，六親不和，纔有所謂的「父慈子孝」。我們若是深入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標榜的「二十四孝」，將發現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比如擁有大孝美名的舜，其父母可以說不倫不類，很不像話，充分顯示了舜的父母，是處在一個問題家庭中，是非不斷，非常悲哀，因此舜才成為第一孝子。老子並不喜歡這樣，由於一個人的壞，襯托出另一個人的好，那是不幸的事，他希望每個家庭都和樂幸福。

「國家昏亂有忠臣」，同樣道理，老子不希望歷史上出太多的忠臣義士，忠臣義士並非好現象。我們歷史上所謂的忠臣，如嶽飛、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皆為大家所景仰，因為他們對國家民族忠心耿耿，臨危受命，連個人寶貴的生命，都可犧牲。然而，這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蹟，無不發生於歷史混亂、生靈塗炭的悲慘時代。一個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老百姓的苦難。假使國家風調雨順，永處太平盛世；社會上，大家自重自愛，沒有殺盜淫掠之事，那麼豈不個個是忠臣、人人是好人了嗎？因此，他主張不需特別讚美某人好、某人不得了。四十多年前，我在川西灌縣靈巖寺，看到有人書刻在靈泉石壁上的兩句話：「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便是老子此意，也纔是天大的幸福。

老子這幾句話，從字面上粗淺一看，似乎非常反對儒家提倡仁義道德，但有幾點我們必須注意。

第一，老子在世的那個時代，正是春秋時期，社會面臨轉型時的種種變動，一個新社會形態逐漸形成，這中間產生了很多病態的現象。老子在此病態社會中，體會出他的人生哲學，才會有這樣的說法。他的話，乍看起來是唱反調，但仔細研究一下，這正是一種非常寶貴的正面教育。

我們可以另外舉一個反證。例如把孔子作的《禮記》中的《禮運篇》，加以整體研究後，就會發現孔子亦有老子這樣的看法。中國文化，素來重視道德的價值，《禮記》中的《禮運篇》已經表達得很清楚。所謂的「德」乃歸於「道」中，德是道的用，道是德之體。而這個道又是什麼呢？老子自己認為道就是自然，但是由遠古到黃帝的時代，人為的一切，已經漸漸不合於道了。

第二，從黃帝以前的遠古史來看，在《列子》書中，假託黃帝本身夢想的文章，便是夢遊「華胥國」，這是不是真實的故事，此處暫且不加討論。文中提到，黃帝作夢，到了另外一個國家，那裡到處太平安詳，沒有任何不幸之事，是人類盼望中的天國。這篇「華胥夢」等於中國文化所嚮往的理想國。其他像相拉圖的「理想國」、莫耳的「烏託邦」，乃至佛家的「極樂世界」、基督教的「天堂」，都是其來有自，反映了這個世間的人類，苦難重重，無時不在鬥爭戰亂中，因此人們便自然而然地追求另一個幸福圓滿的境界。而老子所謂的大道，正代表了它的內涵與精神。

其實，老子講「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說法，未免失之太刻薄，但這也是愛之心切，所以責之更嚴。孔子在《禮運篇》也講得差不多，只是表達方式不同而已。此即儒道二家的態度差別之處，但是道理是相互貫通的。

孔子在《禮運篇》上說：「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人有了智慧，智慧的反面就是奸詐，用得好就是大智大慧，用歪了就是老奸巨猾，全在一念之間。因此孔子強調「用人之智去其詐」。而大勇的人，往往氣魄大，脾氣也大。大勇的反面，就是多怒，佛家稱之為「嗔」。假使一個大英雄、大丈夫，沒有暴烈的壞脾氣，那就很可貴了。「用人之仁去其貪」，仁慈本是件好事，但是仁慈太過了，變得婆婆媽媽，待人接物軟塌塌的，心理上難免有一種不自覺的貪戀、執著。因此，能夠保持一片仁慈博愛之心，而無這層貪著之念，那便不會發生不良的副作用了。從這裡，我們已可明確地看出，老子的「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其意和孔子所講的道理，並無矛盾衝突之處，只是文學的手法不一樣而已。

孔子又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喫好的、喝好的，以及喜歡男女間的關係，這是人生根本的慾望。「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至於死亡和貧窮痛苦，那天底下的人都害怕，都討厭碰上。所以，「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一個人愛好追求飲食男女的享受，逃避死亡與貧窮的來臨，這是心理現象的根本。但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人的思想、念頭，從外表是很難看出來，也很難測驗得知的。一個人動什麼腦筋，打什麼主意，心地善與不善，只要不表現於行為，有誰會知道？「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一切的好壞，全憑他心念的變化，根本沒有顏色、聲音可資辨別。所有的動機想法都深藏在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那麼，「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要把這些人心的根本問題加以整理、統一，使之去蕪存菁，轉劣從良，惡行成善舉，除了「禮」--文化教育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春秋兩大名醫--老子與孔子

整個比較起來，孔子代表儒家的思想，與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在理上是一貫的。現在再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我們中國講「仁義」思想，春秋以前也有這種觀念，但很少刻意提倡。為什麼？那時社會上背情絕義的病態較少。我常說，中國文化裡頭，經常提到「孝道」，與世界其他文化相較，孝道是中國特有的優點，其高明可貴之處，無可置疑。但這同時也說明瞭，這幾千年來，我們不孝之舉太多了，因此孔子纔不得不提倡孝道。同樣地，社會上不仁不義的故事層出不窮，所以聖賢們才用心良苦，提供這服「仁義」的藥方，希望社會有所改善。孔子是個文化醫生，他把當時文化中的疑難雜症診斷出來，投以對症的藥石，嘗試解決這些令人頭痛的問題。

老子也是個醫生，但他是研究醫理的醫生，也就是醫生的醫生。他認為儒生們開的藥方，對是對，但是藥喫多了，難免又會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難免。光講仁義道德，說得天花亂墜，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義、欺世盜名之事，結果弄巧成拙，照樣害人。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病態最為嚴重，強調仁義，便最積極。老子身處其境，討厭這種風氣，所以從反面來對症下藥。

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智慧與奸詐，乃一體兩面，一線之隔。聰明與狡猾、老實與笨蛋，根本是息息相關的孿生兄弟。誠實的智慧合於「道」，用之於世，為人類社會謀福造利，那就對了，名之為「德」。道是體，德是用。然而，誠實雖是好事，若是用不得當，那也會適得其反，壞了事情。

老子這段話，幹萬不要隨隨便便看過。近幾十年來，我發現有人研究老子，讀了此章之後，不作深入一層的體會，便驟下錯誤的評語說，老子反對仁義，反對智慧，反對作忠臣，反對作孝子。這不曲解得太嚴重了嗎！其實老子並不反對這些，他只是要我們預防其中可能產生的不良作用而已。

每一件事，皆有其正反兩面，我們同時必須考慮到。或者時間久了，思想搞不通，走了樣；或者某一個觀念流行多年，時遷境移，已不合宜，並且流弊叢生，失其原意，這就要懂得《大學》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道理了，此時必須知道變通。所以，老子的思想與《易經》的思想是一樣的，都在一個「變」字。

《易經》有五種學問--「理、象、數、通、變」。「理」是哲學的，《易經》每一個卦，背後皆有其哲學道理。「象」，一件事物，一個東西，都有它本身的現象。比如虛空，也有它的現象，空空洞洞，不可捉摸。每一種現象的發生，必須有其形成的哲學道理。而這「理」和「象」二者，也可以借數位記號來表達、整理。那便是「數」了。「理」、「象」、「數」是《易經》三個根本所在，必得將之透徹研究後，才知道「通」，只知「理」，不通「象」、「數」；只知「象」、「數」，不通「理」，都不行。要樣樣深入，全部融會貫通，方能達「變」，方能洞燭機先，隨時知變、適變、應變。知道變，而能應變，那還屬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變之先，而先天下的將變時先變。等到事情已經迫在眉睫才變，那也恰恰只合於變通而已。老子對仁義、智慧所提的這番道理，也屬於變通的一種。

#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老子他說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

「王」「賊」並列的爛帳

由這一章的反證，更可以看出老子的精神，不是如後代所說的反對仁義、反對孝慈。他只是提出當時社會不對勁的地方，希望當時的人慎重處理，將之歸導於正途。而千古以來，註解老子的學者專家，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困於老子的語言文字，沒有聽出弦外之音，把老子誤解得太厲害、太離譜了。實際上老子、孔子都是同一精神，表達方式不同而已。

老子對春秋時代社會的批評，是要「絕聖棄智」。我們研究春秋、戰國的歷史，那真是越讀越使人感到高明。孔子作《春秋》，是中國第一部歷史書籍。有人說《春秋》不能讀，讀了會使人奸詐狡猾。孔子自己也說過：「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歷史讀多了，好的榜樣沒學成，壞的手段全學上了。例如，一般人讀歷史小說《三國演義》，諸葛亮難效，曹操易仿。看小說都想當書中的主角，讀《三國演義》，想當劉備者不少，想當趙子龍、關公者更多。很多人將自己的慾望，投射到書中有大能力、大聰明的角色情境中，結果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畫虎不成反類犬，何其可悲！

其實，在《春秋》一書裡，好的道理處處可尋，壞的現象也連篇累牘。那個時候，對聖人的標榜特別的多，幾乎每一個會講會說的都是聖人，聰明才智之士，比比皆是。從春秋到戰國這一階段，在我們整個歷史中，真是人才輩出的時期。我們讀春秋、戰國時的著作，有時看到某人講的話，非常有理，但是再從反面想想，又覺不對，應是反面正確纔是，然後再轉到另一個層面來看，則前述二者不無可疑。每個人的意見都很高明，也都有值得商榷之處。當時真是一個文化變亂、社會變亂的時代。西方人有一個歷史觀點：社會歷史到了末期，在變亂不安時，才產生哲學家、思想家。然而，依我們的歷史哲學看來，與其如此，不如不要這些哲學家來得好。高度的哲學智慧，是從痛苦變亂中的刺激鍛煉而成，代價未免太高。

所以，老子反對標榜聖人，反對賣弄世智辨聰。春秋、戰國之間，善於奇謀異術的高人，一個比一個高明。例如範蠡，他幫助越王勾踐複國，實行他老師計然子所教的六法，不過用了其中的三四項策略，便穩定了國際情勢，而越國也復興了。最後名與利、功勳等等，一樣也不要，自己一走了之，到別的地方做生意去了。至於做生意的方法，也是他老師計然子教的。像春秋、戰國這一類的智慧之學，簡直看不完，太熱鬧了。

然而，那個時代的世局也就特別地動盪不安。假使我們身歷其境，蒙受其害，便曉得那種痛苦，不堪消受。古人有句話「甯作太平犬，莫作亂世人」。那亂世的人命，的確不如太平盛世的雞犬，人命危如壘卵，隨時都有被毀滅的可能。老子對那個時代，深深感到痛苦和不滿，因此便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們如果不賣弄聰明才智，本來還會有和平安靜的生活，卻被一些標榜聖人、標榜智慧的才智之士攪亂了。

戰國時期，真正能擺佈那個時代二三十年之久的，只有蘇秦、張儀兩人，不管他們擺佈得對或不對。所以後來司馬遷、劉向等人，都非常佩服蘇秦，這麼一個書生，年紀輕輕出來，竟使國際間二十幾年不發生戰爭。我們現在聽來，二十幾年的和平，好像算不了什麼，但是春秋戰國的時候，幾十個國家隨時隨地都在作戰。每一次戰爭都要死亡一大批的人。老太太、老太爺們，辛辛苦苦將自己心愛的兒孫慢慢養大，然後一上戰場，幾分種的時間便結束了生命。難怪司馬遷認為蘇秦只是個文弱書生，卻縱橫六國之間，消洱戰爭達二十多年之久，這本事夠大的了，很令人佩服，因此特別在《史記》上記上一筆。

老子當時的社會情況，雖不比蘇秦、張儀那個時候的混亂、糟糕，但已邁向大變不祥的道路上去，他痛心之餘，就有「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的主張。仁義的道理也是一樣，那時不只是孔子提倡，但孔子綜合了仁義的精華，傳給後代。在春秋、戰國時候，各國之間，相互爭戰，彼此攻城掠地，都以仁義的美名作口號。你們要講仁義道德，那很好，我也跟著講。但是你們一切都得照我吩咐，要跪便跪，要殺便殺，反正我也可向外宣佈這是為了仁義道德，不得不爾。仁義道德的用法，一至於此，那已是天下大亂，不可救藥了。所以老子非常討厭，又主張「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社會上不需以仁義作宣傳口號，越是特別強調仁義，越是爾虞我詐，毛病百出。

唯大英雄能本色

並且，人也需拋棄自己引以為做的聰明--「巧」，拋棄自私自「利」的貪圖之心，那麼自然不會有盜賊作奸犯科。這是「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處「盜賊」二字，須引用《莊子·(月去)篋篇》的大盜--盜蹠，來作註解。說句嚴重的話，春秋、戰國時候的諸侯，幾乎都是盜蹠。

老子提出了上述的道理後，接著說：「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文」，代表思想、理論。他說，為什麼要拋棄聖智、仁義、巧利這三項東西呢？這個哲學道理發揮起來太多太多，一言難盡，因此暫不講它，只要把握住這個觀念就行了。這等於鄉下人經常說：「我命苦，只好這樣。」命就是一個確定不移的觀念，不需一大堆道理來解釋，只要從實際生活便可體會。中國過去家庭，也只抓住一個觀念--孝，其中道理，天經地義不需多說。

那麼，把這些絕聖棄智的觀念，歸納到怎樣的生命理想呢？--「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社會人類真能以此為生活的態度，天下自然太平。乃至個人擁有這種修養，一輩子便是最大的幸福。其實，這正是大聖人超凡脫俗的生命情操。「見素」，「見」指見地，觀念、思想謂之見；「素」乃純潔、乾淨。孔子在《論語》上亦討論到此問題。「素」如一張白紙，毫不染上任何顏色。人的思想觀念要隨時保持純淨無雜。也就是佛家禪宗的兩句話：「不思善，不思惡」，善惡兩邊皆不沾，清明透徹。而「抱朴」，「樸」是未經雕刻、質地優良的原始木頭。有些書用「璞」字，「璞」與「樸」通用，沒有經過雕琢的玉石外殼為璞。「樸」與「璞」，表面看來粗糙不顯眼，其實佳質深藏，光華內斂，一切本自天成，沒有後天人工的刻意造作。我們的心地胸襟，應該隨時懷抱這種原始天然的樸素，以此態度來待人接物，處理事務。如此，思想純潔無瑕，不落主觀的偏見。平常做事，老老實實，當笑即笑，當哭即哭。哭不是為了某個目的，哭給別人看；笑不是因為他講一句笑話，我不笑對不起他，只好矯揉造作裂開嘴巴，露出牙齒裝笑。這就不是「見素抱樸」的生命境界。

再來，「少私寡慾」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儒道兩家，並沒有叫人做到絕對的「無欲」，徹底無欲，簡直不可能，假使做到了，那就超凡入聖了。只有佛家修行，先要無欲，因此被儒家批評為陳義太高，難以企及。儒道二家認為「少私寡慾」，已經是了不起之事。「少私寡慾」可以近乎道，但尚未完全合於道。

老子主張「絕仁棄義」，不以聖人為標榜，不以修行為口號，只要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做人，那便是真修道。「絕仁棄義」，要廢除那些假仁假義，傷天害理的做法。有時候，我們看到歷史上的故事，很多是口頭上大吹仁義道德，要幫忙人家、救助人家，結果對方倒了大黴。這種仁義其名，侵略其實的勾當，非常要不得。至於「絕巧棄利」，那是針對人類喜歡耍自己的聰明才智，自認高明而言。東西方宗教皆認為使巧用計，想辦法耍手段，一般都是為了圖利自己，那是強盜心理，是不道德的。因此，老子提出「見素抱樸，少私寡慾」，作為我們生活修養的中心原則。隨著，下面再告訴我們學道的榜樣，做人做事的涵養，繼續沿著他一貫的理路發揮。

#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

---老子他說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想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囗囗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囗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知識是煩惱的根源

「絕學無憂」這四個字，有些人重新整理《老子》，將它歸於前面一章，成為「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絕學無憂」。

「絕學無憂」做起來很難。絕學就是不要一切學問，什麼知識都不執著，人生只憑自然。漢朝以後，佛學從印度傳入中國，佛學稱成了道的大阿羅漢，為「無學位」的聖人，意思是已經到了家，不需再有所學了。其實，嚴格而言，不管是四果羅漢，或者菩薩，都還在有學有修的階段，真正「無學」，那已經是至高無上的境界了。

古人有言：「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就是說真理只有一個，東西方表達的方式不同。佛學未進人中國，「無學」的觀念尚未在中國宏揚，老子就有「絕學」這個觀唸了。後來佛家的「無學」，來詮釋老子的「絕學」，頗有相得益彰之效。

修道成功，到達最高境界，任何名相、任何疑難都解決了、看透了，「絕學無憂」，無憂無慮，沒有什麼牽掛。這種心情，一般人很難感覺得到。尤其我們這一些喜歡尋章摘句、舞文弄墨的人，看到老子這一句話，也算是吃了一服藥。愛看書、愛寫作，常常搞到三更半夜，弄得自己頭昏腦脹，纔想到老子真高明，要我們「絕學」，丟開書本，不要鑽牛角尖，那的確很痛快。可是一認為自己是知識分於，這就難了，「絕學」做不到，「無憂」更免談。「讀歷史而落淚，替古人擔憂」，有時看到歷史上許多事情，硬是會生氣，硬是傷心落下淚來，這是讀書人的痛苦毛病其實，「絕學無憂」真做到了，反能以一種清明客觀的態度，深刻獨到的見解，服務社會，利益社會。

接著，老子便談道德最高修養的標準。他說：「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唯」與「阿」兩字，是指我們講話對人的態度，將二者譯成白話，在語言的表達上都是「是的」。但同樣「是的」一句話，「唯」是誠誠懇懇的接受，「阿」是拍馬屁的應對，不管事實對或不對，一味迎合對方的意見，這便是「唯之與阿，相去幾何」之處。許多青年朋友和我們談話時，每說：「你的看法很好，不過我……」，這就是「阿」。「不過」、「但是」這類轉語，往往隱含著低聲下氣，不敢得罪人的順從心理。然而，真理是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不能隨便將就別人，做順水人情的。

尤其是做學問，漢儒轅固生就罵過漢武帝的丞相公孫弘說：「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一個讀書人，不可在學問上、思想上、文化上將就別人，附和別人，為了某種私利拐彎抹角，那就不對了，儒家非常重視讀書人這一點的基本人格。「唯」與「阿」實質內容並不一樣，但是表面上不易分別。

老子說這些道理，並非教我們帶著尖刻的眼光，專門去分析他的言行舉止，是「阿」是「唯」；而是提醒我們自己，學習真誠不佞的「唯」，避免虛偽造作的「阿」。千萬別讀了老子這句話，結果處處挑剔別人，不知一切道德修養，應從反求諸己開始。

另外，「善之與惡，相去若何？」善與惡若是往深一層去觀察，那也許是劃分不出距離的。善惡之間，很難分辨。往往做了一件好事，反而得到惡果。據我個人的人生經驗，以為以前救過的人，現在想想，倒覺得是件壞事。因為他們以後繼續活下去的那種方式，反而是傷害到其他更多的人。所以，善與惡的分際，簡直難以捉摸。而且，所謂善惡、是非、好壞，若真以哲學的立場徹底研究，那更無法確定出一個絕對的標準。

雖然絕對的道德標準難求，但是一個社會因時因地所產生的相對道德標準，一個修道人也應該遵守。這是「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即使你超越了相對的案臼，到達了絕對的境界，在這個世界上，你仍有必要陪大家遵守這個世界的種種規則，避免舉止怪異，驚世駭俗。此即老子的另一句話，「和其光，同其塵。」不可不畏，不得不畏，不能不畏，在文字上雖只一字之差，但是其意義相去甚多。不可不畏乃發自於自己內心的認識與選擇，為了利益眾生而隨順眾生，不是受外在環境的制約，執著一般相對的價值標準。比如有個東西，大家都認為是黑色，這只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語言稱呼，你也就跟別人說是黑的，不必硬說是白的，否則將有麻煩，無法彼此溝通。

我發現我們一些老朋友，天天翻報章雜誌，天天大作文章，相勸省點力氣，少寫一點，可是都自認為沒有辦法，因為他有一副憂世憂國的心腸，總想對社會貢獻出一點力量。像有好幾位老教授，我也經常互相勸勉，你少教一點書吧，多保養自己一點，同樣也做不到，因為他們對國家民族的前途，還是擔憂掛慮得不得了。因此，要「絕學無憂」，逍遙自在，除非得了道。未得成道之先，憂世之心，或者掛慮個人的安危，是免不了的。

老子素描修道者的人生

接著，下面一段，可以說是老子的「勸世文」。「荒兮其未央哉」，「荒」是形容詞，像荒原大沙漠一樣，面積廣大無邊，永遠沒有盡頭。這句話放在這一段裡，應作什麼解呢？--《易經》最後一卦「未濟」。我們看看歷史，看看人生，一切事物都是無窮無盡，相生相剋，沒有了結之時。

明末崇禎年間，有個人畫了一幅畫，上面立著一棵松樹，松樹下面一塊大石，大石之上，擺著一個棋盤，棋盤上面幾顆疏疏落落的棋子，除此之外，別無他物，意境深遠。後來有個人拿著這幅畫，來請當時的高僧蒼雪大師題字。蒼雪大師一看，馬上提起筆來寫道：

松下無人一局殘，空山松子落棋盤。

神仙更有神仙著，畢竟輸贏下不完。

這一首詩，以一個方外之人超然的心境，將所有人生哲學、歷史哲學，一切的生命現象，都包括盡了。人生如同一局殘棋，你爭我奪，一來一往。就算是傳說中的神仙，也有他們的執著，也有他們一個比一個高明之處。這樣一代一代，世世相傳，輸贏二字永遠也沒有定論的時候。蒼雪大師這首名詩，相當能夠表達老子「荒兮其未央哉」的意思。

那麼，在這一個永遠向前推進的時空時，一個修道人該如何自處呢？「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熙熙」二字，並不見得是好事，單就文字解釋，是很太平、自然、舒適、自在，看起來很好的樣子。所以許多人的名字都取個「熙」字，如清朝皇帝「康熙」。

然而，「熙」字是好而不好，吉中有兇。司馬遷《史記》上提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我們看這個世上，每個人外表看來好像沒怎樣，平平安安活著，其實內心卻有諸多痛苦，一生忙忙碌碌，為了生活爭名奪利，一天混過一天，莫名其妙地活下去，這真的很快樂、很滿足嗎？老子指出一般人這樣生活，自認「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好像人活著，天天都上舞廳，天天都坐在觀光飯店頂樓的旋轉廳裡，高高興興地喫牛排大餐；又好像春天到了，到郊外登高，到處遊山玩水，頗為愜意。牢是牛，古代祭禮以牛作大祭的犧牲。

老子對人生的看法，不像其他宗教的態度，認為全是苦的；人生也有快樂的一面，但是這快樂的一面，卻暗藏隱憂，並不那麼單純。因此，老子提醒修道者，別於眾人，應該「我獨泊兮其未兆」，要如一潭清水，微波不興，澄澈到底。應該「如嬰兒之未孩」，平常心境，保持得像初生嬰兒般的純潔天真。老子一再提到，我們人修道至相當程度後，不但是返老還童，甚至整個人的筋骨、肌肉、觀念、態度等等，都恢復到「奶娃兒」的狀態（大陸的湖北、四川地區，稱呼還在喫奶的嬰兒為「奶娃兒」）。一個人若能時時擁有這種心境，那就對了。這和上面講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的道理是一樣的。

還有，下面一句話也是修道人的寫照。「囗囗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囗囗」，如同孔子在《易經》上說的「確然而不可拔」，自己站在那裡，頂天立地，如一座高山，不可動遙「無所歸」，也就是孔子所言，「君子不器」，不自歸於任何典型。你說他是個道人，卻又什麼都不像，無法將他歸於某一種範圍，加以界定。而「眾人皆有餘」，世上的人，都認為自己了不起，拼命追求，什麼都想佔有；而我什麼都不要，「遺世而獨立」，好像世界上的人，都忘了我一樣。

這種風範，做起來還真不易。辛稼軒有兩句詞說：「須知忘世真容易，欲世相忘卻大難。」自己要將這個社會遺忘，還算容易，但要社會把你輕易地忘掉，那可不簡單。「人怕出名，豬怕肥」，尤其在社會上有了一點名氣的人，更難做到。到時你想遠離這個社會，歸隱山林，不再過問世事，這倒好辦，因為只要你真看得開，放得下便可。但是，你一躲到深山野地去，有許多人還是會千方百計找你出來，說你有道啊，要你幹這幹那，絕不放過你。這就是「欲世相忘卻大難」了。所以老子最後只好騎著那匹青牛，悄悄逃出函谷關去了。

《老子》這第二十章，實際上全部在闡述前面他所說「和其光，同其塵」的道理。我們研究古文典籍，大可不必另外從別處引經據典，大作文章，只要以原書各節內容互相對照詮釋，便可尋出其原本含意。老子亦是如此，他的每一個觀念，在本文中自有他的註解。

只是同流不下流

因此，老子又說：「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愚」，並非真笨，而是故意示現的。「沌沌」，不是糊塗，而是如水匯流，隨世而轉，但自己內心清清楚楚。有些人學道家學壞了，故意裝糊塗，卻走了樣，弄巧成拙，反而壞事。所以，這種外昏內明的功夫，不是隨便裝瘋賣傻便是有道的。一個修道有相當體悟的人，他可以不出差錯地做到：「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獵兮其若海，颶兮若無止。」「昭昭」，就是高明得很，什麼事都很靈光的樣子。一般俗人都想這麼高人一等。相對地，「我獨昏昏」，修道人不以為聰明才智高人一等，給人看起來，反是平凡庸陋，毫無出奇之處。「我獨昏昏」。同時也說明瞭修道人的行為雖是入世，但心境是出世的，不斤斤計較個人利益，因此給別人看成傻子。

並且，「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普通人對任何小事都很精明，事事精打細算，但是我倒是「悶悶」笨笨的，外表「和光同塵」，混混飩飩，而內心清明灑脫，遺世獨立。你們要聰明，就讓你們去聰明，你們到處吹毛求疵，斤斤計較，但我倒是無所謂，視而不見。

再者，一個修道人的胸襟也要「據兮其苦海」，像大海一樣，寬闊無際，容納一切細流，容納一切塵垢。儒道兩家都一樣，要人胸襟寬大，包容一切。這就得學習「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修養，然後自己的精神思想才能從種種拘限中超越出來。

「囗兮若無止」，這種境界，要自己住在高山上，方能有所體會。「囗」，不是颱風，而是高雅的清風，如空中大氣清遠徐吹。這很難用其他字眼來形容，「天風朗朗」，或者堪作相似的形容。尤其身處高山夜靜時分，一點風都沒有，但聽起來又有風的聲音，像金石之聲；尤其在極其寧靜的心境中聽來，在那高遠的太空裡，好像有無比美妙的音樂，虛無飄渺，人間樂曲所不能及。此即莊子所講的「天籟」之音，沒有到達這個境界，是體會不出的。

如此，俗人有俗人的生活目的，道人有道人的生命情調。「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一般人對人生都「有以」，都有目的，或求升官發財，或求長命百歲。而以道家來講，人生是沒有目的的，亦就是佛家所說「隨緣而遇」；以及儒家所說「隨遇而安」的看法。但是老子更進一步，隨緣而遇還不夠，還要「頑且鄙」。「頑」，是非常有個性，永遠堅持不變。「鄙」，就更難做到了，所有的言行舉止，非常給人看不起，糟糕透了。譬如，民間流傳已久的《濟公傳》，其中主角濟公和尚，他時常弄些狗肉喫喫，找點燒酒喝喝，瘋瘋癲癲，冥頑不靈，人們都瞧他不起。你說他是瘋於嗎？他又好像清楚得很，你說他十三點，有些事卻又正經八百。一下由這廟趲過來，一下被那廟趲過去，個個廟子都不歡迎他祝「鄙」到這等地步，他卻是最解脫、最不受限制的人。這一點，一般凡夫是難以理解的。

如此「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這種處世態度，雖然和眾人不同，卻不是標新立異，驚世駭俗。這乃因為自己「貴食母」，「母」字代表生我者，也就是後世禪宗說的「生從哪裡來，死向何處去」的生命本來。「貴食母」意即死守善道，而還我本來面目，永遠回歸到生母的懷抱--道的境界中去。

本章老子所提出來的處世態度，我們假使拿來和《論語》的《鄉黨篇》比較研究，相當有趣。《鄉黨篇》是孔子的弟子們記載孔子生活的藝術，孔子在辦公室是個什麼態度，對朋友又是個什麼態度，穿衣如何穿法，喫飯如何喫法。孔子喫飯很講究衛生，並且一定要點蔥蒜擺在前面才喫。這些都是他的弟子形容孔子平常生活的習慣。老子形容修道人入世而又出世的處世態度，恰與孔子大有不同，剛才已作了相當的介紹。真要做到這樣，那是相當難的。

老子處世哲學的人證

老子所說的這種處世哲學，人生態度，除了我們傳統文化中真實篤信道家的神仙們，用之在一般社會的人羣，是不可能的。如果要找出這種榜樣，當然，在歷代道家《神仙傳》裡，卻多得很。不過，都像是離經叛道，古裡古怪，不足為法。其次，只有近似道家的隱士、高十們，介於出世入世之間的，卻可在《高士傳》裡找出典型。

現在我們只就一般所熟悉的，由亂離時期到治平時代的兩位中間人物，作為近似老子所說的修道者的風格。在西漢與東漢轉型期中，便有嚴光。在唐末五代末期到趙宋建國之間，便有陳摶。

嚴光，字子陵。他在少年時代，與漢光武劉秀是同學。別的學問不說，單從文學詞章的角度來講，嚴子陵高到什麼程度，已無可靠的資料可尋。但是，看劉秀--漢光武的少數文章詞藻，的確很不錯。在劉秀做了皇帝以後，唯獨懷念這位同學，到處查訪，希望他來一見，就可想見嚴光的深度，並不簡單。也許他也是一個在當時局勢中，不作第二人想的人物。但是他也深知劉秀不簡單，這個位置已屬於劉秀的，他就悠遊方外，再也不想鑽進圈套了。因此他就反披羊裘，垂釣在浙江桐廬的富春江上。這種作風，大有近似老子所說的：「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囗囗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後來，他雖然也和當皇帝的老同學劉秀見了面，而且還在皇宮裡如少年時代一樣，同榻而眠，過了一夜，還故意裝出睡相不好，把腳擱在劉秀的肚子上睡覺，似乎又目無天子。總算劉秀確有大度，沒有強迫他作官，終於放他還山，仍然讓他過著悠遊自在，樂於江上垂釣的生涯。

因此相傳後世有一位上京考功名的秀才，路過嚴子陵的釣臺，便題一首詩說：「君為名利隱，我為名利來。羞見先生面，夜半過釣臺。」這真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的對比寫照。但是相反的，後人有對他作極其求全的批評說：「一著羊裘不蔽身，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這又是何等嚴格的要求，好像專為老子的哲學作人事考覈似的。他是說，嚴子陵反披羊裘去釣魚，分明是故意沽名釣譽，要等漢光武來找他，用此為求成名的手段。如果真想逃名避世，當時只著一般漁人所穿的蓑衣斗笠去釣魚，誰又知道富春江上多了一位漁人便是嚴子陵呢！那麼，當皇帝的同學劉秀，豈不是永遠也無法找到你嗎？因此他批評嚴光是有意弄噱頭，求虛名，而非真隱的誠意人物。

如照這種嚴格的要求隱士、高士、處士的標準來講，凡是被歷史文獻所記載，為人世所知的人物，乃至神仙傳記或佛門中的高僧，也都是一無是處的。宋代的大詩人陸放翁便說過：「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自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平庸一生，名不見於鄉裏，終與草木同腐的，或者庶乎近焉！

陳摶，道號希夷。當然，他早已被道家推為神仙的祖師。一般民間通稱，都叫他陳摶老祖。他生當唐末五代的末世，一生高臥華山，似乎一點也不關心世事。等到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當起皇帝來了，他正好下山，騎驢代步，一聽到這個消息，高興得從驢背跌下來說，從此天下可以太平！因為他對趙宋的創業立國，有這樣的好感，所以趙氏兄弟都很尊重他。當弟弟趙匡義繼哥哥之後，當上皇帝--宋太宗，還特別召見過他。在《神仙傳》上的記載，宋太宗還特別派人送去幾位宮女侍候他。結果他作了一首詩，把宮女全數退回。「冰肌為骨玉為腮，多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雲雨下陽臺。」這個故事和詩也記在唐末處士詩人魏野的帳上，唐人詩中也收入魏野的著作。也許道家仍然好名，又把他栽在陳摶身上，未免有錦上添花、畫蛇添足的嫌疑。

其實，希夷先生，生當亂離的時代，在他的少年或壯年時期，何嘗無用世之心。只是看得透徹，觀察周到，終於高隱華山，以待其時，以待其人而已。我們且看他的一首名詩，便知究竟了。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

紫緩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

愁看劍載扶危主，悶聽笠歌聒醉人。

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從這首七言律詩中，很明顯地表露希夷先生當年的感慨和觀感，都在「愁看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兩句之中。這兩句，也是全詩的畫龍點睛之處。因為他生在唐末到五代的亂世中，幾十年間，這一個稱王，那一個稱帝，都是亂七八糟，一無是處。但也都是曇花一現，每個都忙忙亂亂，擾亂蒼生幾年或十多年就完了，都不能成為器局，所以他纔有「愁看劍戟扶危主」的看法。同時又感慨一般生存在亂世中的社會人士，不知憂患，不知死活，只管醉生夢死，歌舞昇平，過著假像的太平生活，那是非常可悲的一代。因此便有「悶聽笙歌聒醉人」的歎息。因此，他必須有自處之道，「攜取舊書歸舊隱」，高臥華山去了。

這也正如唐末另一位道士的詩說：「為買丹砂下白雲，鹿裘又惹九衢塵。不如將耳入山去，萬是千非愁煞人。」他們所遭遇的境況和心情，都是一樣的痛苦，為世道而憂悲。但在無可奈何中，只有如老子一樣，走那「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苦海，囗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看來雖然高不可攀，其實，正是悲天憫人，在無可奈何中，故作曠達而已吧！

#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老子他說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為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

老子的物是什麼東西

「孔德」是大德之意。依佛教習慣，寫信給老前輩之尊稱為某某「大德」。古代佛學從梵文翻譯成中文的同義字，本來是有「孔德」，但因孔子姓孔，後來才將「孔德」改成「大德」，孔是大，德代表真正有道者的行為。「容」，則指內涵的包容作用。一個真正有道德修養的人，他的內涵，只有一個東西--「道」。「惟道是從」，二六時中，隨時隨地，每分每秒，都在要求自己合於道的原則，起心動念，一言一行，無有稍微違反道業。「澹兮其若海」，永遠包容一切，容納細流，會歸於一，沒有離譜走樣的情況出現。這是本章開頭提出做人的大原則，也是說明修道人出世的態度，以及道是如何修法。

這一章需要一口氣念下來，不可間斷，這樣味道才夠。古人讀書的時候，總是搖晃著腦袋念，有時一口氣念得接不上，不得已切斷文氣，那不行。學古人文章，當那文氣一路順下來時，管它中間句子對不對，總要先把握住一氣呵成，如果中途停頓，再接下來就差多了。寫毛筆字也一樣，即使筆上墨已不夠，字未寫完，也不想再蘸一下，因為再停下來蘸墨，那股淋漓盡致的氣勢便中斷了，劃不來。那硬是像打球一樣，手用力一揮，球嗖的一聲，形成一個強勁有力的曲線，就過去了。好的文章，好的詩詞，同樣講究氣勢，氣勢不足，或者不連貫，必然影響它的美感，這之間的微妙之處，很難闡述清楚。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我們後世許多研究老子哲學的人中，有一派說老子是唯物的，不是唯心的。因為在老子的書中有好多處，提到「物」字。這一點確須特別注意，在春秋時代，並沒有所謂唯心、唯物的理論。那個時候所說的「物」，等於我們現在講「這個東西」。這在古書諸子百家中可以引出很多證據。我們現在的常用語「你這個東西」或「是什麼東西」，假使五百年或一千年後的人，來考證這一句話，也許會覺得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中國人，語言真麻煩。「東西」是什麼？東是東邊，西是西邊，兩個方向怎麼能合攏成一個名詞呢？

例如，我們現在有些人，喜歡罵別人「你是什麼東西！」我覺得這話罵得很好，因為我自己再怎麼找，也找不出自己是個什麼東西。我是個人，並不是什麼東西。然而，這一代的語言「東西」二字，合攏來就是一個觀念。這個觀念很難下註解，「物」可以叫東西，「人」也可以叫東西。古人講「物」，也同樣是這種意思，並不限制確定只是表示物質。

事隔兩千多年的後人，不明此理，糊裡糊塗把「物」當成「唯物」之物，硬以現代人的文字觀念詮釋古人的文字觀念，這不是很嚴重的拿著雞毛當令箭嗎？比如，莊子說他的話，十之八九為「寓言」，「寓言」一詞最先出自莊子。近代日本翻譯西方文化，將那些幻想假託的故事，便借用「寓言」一詞做代表。結果現在年輕人不懂，以為寓言就是文學家憑空幻想、所創作出來的東西，如《伊索寓言》一樣，反而視莊子所說的寓言都虛假靠不祝這豈不是顛倒是非、陰錯陽差了嗎？

老子講「物」，千萬不能當「唯物」的物解。老子所說的物，用現代名稱來說，便是「這個東西」的意思。東西就是東西，是勉強指陳某一種事物，再進一步講不出一個所以然的代名詞。這等於佛家說，有一個不可思議的「自性光明」，西方人崇高無比的「上帝」，這些形容絕對性的宗教詞句，一到了禪宗祖師們手中，就把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剝光了，而以「這個」來代替。「這個」是「那個」？「那個」是「這個」！「這個」又是什麼東西？東西便是東西，無法註解，只有自己親身見到證到才知道。我們瞭解了「物」在當時的文字概念，自然不會隨便給古人栽贓，說他是唯物思想，否則那太離譜、太莫名其妙了。不過，有人還會誤認孔明就是孔子的弟弟，這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無可奈何的自由心證，只好由他去認定屬實吧！

至於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這其中牽涉到中國文字問題，更是複雜。我們現在一聽「恍惚」一辭，就解釋為精神散亂，昏頭昏腦，類似現在流行喫「強力膠」，注射「速死坑」者的精神迷幻狀態。因此，有些年輕人拼命喫強力膠，以為是享受，結果把身心搞砸了。其實，「恍惚」是指心性光明的境界，我們姑且不用繁瑣的訓估學來解釋這兩個字，單就字形，便可看出「恍」是豎心旁加一個「光」字；「惚」是豎心字旁加一個「忽」字，意謂心地光明，飄然自在，活活潑潑，根本不是顛三倒四，昏頭昏腦。如果修道的結果，像喝醉酒一樣，迷迷糊糊，東倒西歪，需要好幾個人扶著，才叫做「恍兮惚兮」，那還算修道嗎？

老子是說，「道」這個東西，它是「惟恍惟惚」的。勉強來描述，是說它有這麼一個不可思議的光明灑脫境界。所謂「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兮」字，源自古代南方楚國語助辭的用法。楚國文化，遍佈長江南北，自成一個系統，就歷史而言，當時的楚國，乃祝融氏之後，也與神農的文化有關。孔子的文章章法，是屬齊魯文化的傳承，具有北方樸實敦厚的氣質。老子的文章，瀟灑而有韻律，具有南方文學的風格。而在老子之後，代表南方楚國的文學，便有屈原楚辭《離騷》的出現。「兮」字，古時是否念做「西」的音，是個問題，只是我們現在一直把它讀做「西」字的音罷了。嚴格而言，古代「兮」字，不念「西」音，其性質類似現在唱歌時常用的「啊」字，或「啞」字，講不出一個具體的含意來。有人主張，此字應以閩南音或客家音的「唉」或「哎」，拉長聲調而唱。如果它構成一個辭，該是兩個字以上連在一起，而形成一個獨立形容詞，並非完全無意義的填入文章之中。

春秋時代南北文學的境界

研究歷史文化，需要瞭解當時不同地區的文字風格的趨勢。楚辭，以及詞賦等華貴美麗的文學作品，出於南方。後代思想的發展，老莊、禪宗皆在南方，尤其長江流域一帶最為盛行。這一點，年輕一代的後起之秀，在研究中國文化，重新整理中國文學、哲學時，有必要加以特別注意。一般來說，北方民風，溫柔敦厚，樸實無華。方方正正，頂天立地的仁道文化，往往由北向南發展。而思想高明、空靈優雅的文化，則誕生於南方之地。這幾乎成了一個定律。我常以此觀念，研究歐洲歷史，美國歷史也一樣。歐美方面，北部出來的人物，或文化思想，就與南方不同，北部的人們，行為篤厚，氣質渾厚。南方出來的人物，像卡特就很有問題。這很奇怪，只由於東、南、西、北地區方向的差別，冥冥中影響山川人物以及文化的異同問題，和《易經》象數的法則又大有關係。

老子又說，在「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換言之，在毫無邊際、活活潑潑的一片光明境裡，就有這麼一個境界。「象」者，境界也。「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而且在這個光明的境界裡，似乎確有這麼一個東西。等於佛家所說：「即空即有，即有即空」。在空空洞洞裡邊，又非真的空空洞洞。這個「其中有物」，既非唯心，亦非唯物，而是心物一元的那個東西。修道人可以到達這種莫可名狀，光明無際，「荒兮其未央哉」的靈活自在，若虛若實的境界。但是這個境界，這個東西，老子不想再加上一個名詞去解釋，恐怕以詞害意，只好簡單地用「象」、用「物」來表達它。在佛學中，也常說「不可思議」，或「不可說」來結束其詞，個中況味，只好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

此精不是那精

接下來，老子又搞出一個大問題。「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是形容其深遠，「冥」是形容其高大。如果當時用齊魯文化的文筆寫來，或者使用「巍巍乎」三字來形容。「窈」、「冥」可以用太空的現象作比喻。如「飛入清冥」，代表遠遠到達無窮高、無窮盡的太空中去，甚至還遺忘了太空的觀念。一個人的修養如果達到這種程度，便可瞭解這中間確是「其中有精」。但是提到「精」，便須千萬注意，不可以物質觀念來解釋這個精。當然，不是如後世的旁門左道所指的精蟲卵子之精，它是包含「精靈」、「精華」之意，不可測量、不可捉摸的精神之精。

但後世道家所講的「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究竟有沒有這回事呢？--有這回事。但千萬別誤認所指是人體生理週期所產生的精蟲卵子。如果這樣認定，就有毫釐之差，千里之失。有一位在美國研究心理學的同學，回來跟我講：真糟糕，現在美國心理學家，提倡老人可以結婚，享受充分的性生活，並不承認中國道家「十滴血一滴精」的說法，而且不反對多交、雜交，這不是要把老人玩死了嗎！這位同學畢竟是知識份子，不能做到「絕學無憂」，一直擔心得不得了。

於是，我問他：你知不知道所謂「十滴血一滴精」的說法，是怎麼傳到美國去的？他說：道書上都這麼講。我告訴他：這不是正統的道書，這種書把「精」認作男性精子及女性卵子，根本大錯特錯，事實上精子卵子也不是單靠血液變出來的。美國這些心理學家、生理學家，拼命攻擊這種觀念，是有其道理的。人家有科學上的根據，豈會隨隨便便相信你的說法，怪只怪我們自己販賣中國文化的人搞錯了。

所謂「精」，很難加以明確的界說。如果在人身上而言，可以包括各種荷爾蒙--內分泌等等，但不僅止於此，很難細說。至於「氣」「神」二者，更有待於另做專題討論。如果根據《黃帝內經》所載，在醫學方面，所指的「精」，也不是精蟲卵子，早已有了特別的說明。比如，我們聽人說：「這個人精神很好！」你總不會認為說他精神好，就是他體內的精蟲特別多吧！當然沒有這種道理。精神是無法以言詞作具體形容的。然而真沒有這個東西嗎？卻毫無疑問可感覺到人身卻具有這股活力的作用。精神好或精神萎靡，與人體的生理機能和心理狀況，有相互作用的關係。

一個學道者，倘若經年累月地打坐，結果一日一日，越坐越沒精神，越修越昏頭昏腦，那就錯了。這可不是「窈兮冥兮」。真正到達「窈兮冥兮」的空靈境界，只要你眼神稍稍凝定幾分鐘，就等於常人幾小時的睡眠，這是「其中有精」，由此才談得上「煉精化氣」的功夫。像這老子、莊子書中，談修道功夫境界的文字，非常多，不是一般哲學觀念、或文人的藝術想像所能理解詮釋的。那硬要實修實證，方能體會個中真相。

然後，老子又形容精神之重要，「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處之「精」，在用法上，幾乎已到達佛家所說「不生不滅」的境界。佛經名典《楞嚴經》亦雲：「心精圓明，含裹十方。」修心養性到此等地步，可以蓋天蓋地，包容整個宇宙。因此，老子說：「其精甚真」，它是個絕對真實的東西，無始無終，不生不滅的。「其中有信」，確是實有其事，確有這個消息，只要你從身心上，真修實證，到時便自然有一步一步的徵信效驗。

孟子的證道

講到這裡，且讓我們借用《孟子·盡心章》的話來註解老子的「其中有信」，卻很恰當。孟子說：「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如果大家要談修養功夫，只是一時興來，隨便搞搞打坐，認為好玩，沒有將它當作人生第一件事，那麼也只是混混日子，沒有什麼好結果的。假如真把它當作人生第一件事，朝暮念茲在茲，沒有須臾荒廢，如此便是到達「可欲之謂善」，隨時隨地有如抽鴉片煙上癮一樣，到時間不上座，就顯得無精打採，非坐一下不可。所謂抽鴉片一樣有了癮，這是比喻之辭而已，不可誤會。

這麼用功上路，漸漸就會到達「有諸己之謂信」。那是說，火候到了，必然會有它的境界呈現，可以徵信無疑。孟子這一段話，一路下來，講的都是修持功夫的層次經驗，不只是「比量」的理論而已。老子對精、氣、神三樣東西，是分開提出的，「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只要鍥而不捨，不退失道心，久而久之，精神氣息的妙用象徵，一步一步呈現，一層一層往上提升，終至契人形而上的「道」妙。

因此便說，形而上的「道」，「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它是參天地的造化之機，不生不滅，永恆存在。從古至今，真理只有一個，無二亦無三。但是世界上表達「不二法門」的道之名稱，可有千差萬別，不只一個而已。叫它是「道」，是「神」，是「心」，是「物」，是「天」，是「帝」，是「如來」，都同是代表這個不二之道的別名。這個東西永遠不會改變，永遠不可磨滅，橫豎三際，遍彌十方。我們的傳統文化，便名它是道。

如實悟了大道之後，「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這是說，等到證得了真理，那麼你便能無所障礙地觀察一切眾生相，了知一切眾生的根性。「眾甫」就是眾人，「甫」也作「父」解，代表男性。古代社會，處處以男性為重。讀古人文章，假如有一個人名張大，替別人寫一篇序，下麵落款是：「某朝某年某月某日張大甫序」。後世人看了，不明就裡，以為這篇文章是「張大甫」作的。有時候名字外又加號，比如他號「小仙」，於是落款寫成：「張大小仙甫序。」這麼，就會有人誤認此人名「張大小」，號「仙甫」。實際上，作者真名叫「張大」，號「小仙」，「甫」乃表示他是男人。古時代有許多文章署有此字，究竟從哪個時代開始發生此一現象，有待查證。其實，作者是道道地地的男人，誰又會把你當成女人看？一個「甫」字加在其中，實在容易混淆不清，引起誤解。像我們的大詩人杜甫，這麼一來，不就要被看成「杜男人」了嗎？這些地方，便是中國文化中，過分玩弄文字常有的流弊，的確需要改革簡化明白纔好。

「眾甫」同於後世佛家所說的「眾生」，當你得了真理大道之後，芸芸眾生的種種習性、種種因緣，幹差萬別的生命狀態，皆可一目瞭然，看得透徹。所以老子說：「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我為什麼能夠瞭解一切人的根性，一切人的心理思想呢？就是「以此」而來。因為得了道，由這個至高無上、恍恍惚惚的道，通達變化無窮的宇宙萬有，照見無涯無際的生命現象，所以才能無所不知。

說到這裡，據我所瞭解，目前有一些年輕人，喜歡學打坐，各式各樣的方式都去試試看，卻不懂得真正靜坐的身心原理，盲修瞎煉，坐得頭昏昏，腦鈍鈍，有時前面稍一有光，便以為是「惟惚惟恍」、「其中有信」，是有道的現象，這是要不得的。像這樣的「現象」，你若刻意執著，自以為是，它便是得道的信，那麼，就可以警告你快要到精神病醫院去了。於此，你必須參看佛典《金剛經》的「幾所有相，皆有虛妄」的道理，以免玩弄精神，走上歧途。

一般打坐，那點些微之光的「恍恍」，並不是道。我看很多青年人，智力不夠，慧學不通，一下便誤入其中，認為自己不得了，確實令人歎息。老子講「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或者「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等話，百分之百沒錯，但那是指心光廣大，蓋天蓋地，類似佛典《楞嚴經》所說的「心精圓明，含裹十方」的道理。況且，這些詞句還只是對「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勉強形容而已，千萬不要看到一點小亮光，就在那裡大驚小怪，如癡如狂。

還有，中國的道書，流傳下來有八千多卷，書中常常形容「道」那樣東西為「圓陀陀，光灼灼」。於是許多熱中此道的人，便落在這個語言文字的案自中，只要閉上眼睛，看到意識中有個圓光出現，就把它當作「圓陀陀，光灼灼」，一時便已得道了似的。香港有一位修道的朋友，寫信來說，他已得到那個「圓陀陀，光灼灼」的靈光，可是最近不知怎麼掉了，希望我能告訴他，如何再把那個境界找回來。我看了信，啼笑皆非，真想買幾顆發亮的玻璃珠寄給他玩玩。

「圓陀陀，光灼灼」，這只是道家對於修道某一種境界的形容詞而已，有同於老子所說的「恍惚」之處。然而，為何會有諸如此類的境界出現呢？因為你在靜坐中，雖然妄想減少，但是身上血液、氣脈還在運轉流行，身心氣血，二者相互摩擦生電，形成這種現象。如果你認清楚了這個還不是道，只是靜坐過程中必然的階段而已，那麼很恭喜你，你再一切放下，不執不著，順其自然，慢慢身心會一步一步變化，一層一層提升，這就是某種程度的「其中有信」。

同時，也不要認為「圓陀陀，光灼灼」，和老子所講的「精」是一回事，那也不對。這個「精」是什麼？它包括了整個身心良性的轉化。你說你已得到「圓陀陀，光灼灼」，那好，我問你，你身心健康變化了沒有？如果有變化，又變化到什麼程度？真正學佛修道，只要到某一階段，必然變化氣質，心境開朗，即使沒有返老還童，至少也能祛病消災，身體健康。若不如此，那就很有問題。

所以，老子特別強調「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這個光明燦爛的境界裡，有這麼個東西，大家不要把這個東西，視為實際具體的事物，否則便是自我作踐，自己為難自己，為了求道，適得其反，那就很罪過了。這一點一定要認識清楚。

#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

---老子他說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直分明轉一圈

講到這裡，《老子》一書的文章編排又不同了，由講「道體」而一轉到由體起「用」的因應。大家須知，道家的思想在可以出世亦能入世之間，有「體」有「用」。只主道體，光修道，而鄙棄用，那是不對的。只出世而不能入世，固然不對。只講用，而不講體，亦落在另外一邊，亦是錯誤。

老莊與孔孟之道，都從《易經》的同一淵源而來，老子每舉事例，即正反兩面都說到，這就是「一陰一陽之謂道」的作用。所以我們說，老祖宗留下來的《易經》，是哲學中的哲學，經典中的經典。它認為一體都含兩面，兩兩分化，便成多面。有人說，《易經》真是了不起啊！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樣啊！這種論調真是笑話！我經常有一個比喻：你看到一個祖父與孫子走在一道，你硬要說，你這個祖父了不起，你長得與你孫子一樣啊！講《易經》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樣，等於說，你的祖父了不起，居然和孫子一模一樣。哪有這個道理。黑格爾的辯證法，只是正、反、合三段論法，而《易經》不只是三段論法，《易經》的辯證是八段乃至十段觀象。因為，大家沒有學過「卦」的道理，每一個卦的錯綜複雜，真是八面玲瓏，都有八面的看法，最深點來講，且有十面的看法。假若任何理論只是正、反、合，肯定、否定，矛盾統一，那麼，也可說永遠只有否定，也可以說永遠都是肯定羅！此其所以一變再變，而形成「誤盡蒼生是此言」了！由這個道理，我們一再說明老莊的思想與孔孟的學說，都是由《易》理而來，以便明白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所自來。

例如：「曲則全」這一原則，也不是老子所獨創的，《易經》中早就有了。尤其在孔子《繫辭傳》中述說《易》理，對這個原則說得更徹底，孔子在《繫辭傳》上也說「曲成萬物而不遺」。因為我們老祖宗早就曉得這個宇宙都是曲線的，是圓周形的，圓周便非直線所構成。在這物理世界，沒有一樣事物是直線的，都是圓的，圓即是直的。所謂直，是我們把圓切斷拉開，硬叫它直，所以說宇宙萬物，都是曲線的，故曰「曲成萬物」。譬如我們人的生命--身體，道家形容它是一個小天地，人體與天地宇宙的變化法則是一樣的，氣象的變化，和太陽月亮互相變化的關連，完全一樣。例如道家有一本書，叫做《太上陰符經》。有人說它是老子的老子所著，老子的老子的媽媽那個老太太叫做「太上」，這當然是說笑話。《陰符經》上說：「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你要深切觀察到這個天地的自然法則，把握住天地運行的原理，那麼，修道的功夫方法，都可信手得來，完全清楚不過了。上古文化，就用那麼簡單的兩句話，包括說明人身便是一個小天地。

現在，為了瞭解「曲則全」這句話，把問題扯開了。

老子把我們老祖宗傳統文化的原則抓住，指出做人處世與自利利人之道--「曲則全」。為人處事，善於運用巧妙的曲線只此一轉，便事事大吉了。換言之，做人要講藝術，便要講究曲線的美。罵人當然是壞事。例如說：「你這個混蛋！」對方一定受不了，但你能一轉而運用藝術，你我都同此一罵，改改口氣說：「不可以亂搞，做錯了我們都變成豆腐渣的腦袋，都會被人罵成混蛋！」那麼他雖然不高興，但心裡還是接受了你的警告。若說：「你這個混蛋，非如此才對。」這就不懂「曲則全」的道理了，所以，善於言詞的人，講話只要有此一轉就圓滿了，既可達到目的，又能彼此無事。若直來直往，有時是行不通的。不過曲線當中，當然也須具有直道而行的原則，老是轉彎，便會滑倒而成為大滑頭了。所以，我們固有的民俗文學中，便有：「莫信直中，須防仁不仁」的格言。總之，曲直之間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枉則直」。枉是糾正，歪的東西把它矯正過來，就是枉。我們老祖宗早就知道宇宙間的物理法則，沒有一樣東西是直的，直是人為的、勉強的，因此，便形成「矯枉過正」的成語，矯正太過又變成彎曲了。一件東西太彎左了，稍加糾正一下即可。如果矯正太過，又彎到右邊去了，偏左、偏右，都有差錯。這中間的邏輯哲學，發揮起來就太多，如果把老子在這裡所說的每一句話拉開來講，就扯得很遠了。總之，「枉則直」，究竟是對或不對，還是問題？直，雖然是人為的、勉強的，但是它能合乎大眾的要求，也就不能不承認「枉則直」了！

本章由講「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一氣呵成的幾句話，看來在文字的氣勢上，非常有力，容易懂。可是它所包涵的哲學道理，可以啟發我們靈智的地方，內涵卻非常的多，可以從各個方面，每個不同的角度來看，此所謂老莊哲學的本身，自有一個原則。比如孔孟之道，講仁義的觀念，多方運用起來，也能啟發思想與靈智，亦同樣是有多角性的。上次我們提過，宇宙的法則是圓的，走曲線的，絕對沒有直的，人世間有直的路，是人為把它加工切斷拉直的。因此美學與藝術，大多注重自然的，曲線的美。現在為了說明在人事應用上曲線的藝術，由記憶所及，臨時找出一些資料，作一說明。但是，這點資料並不足以用來完全解釋老子「曲則全」的原意，也只是在做人處世上，大概是有用的。雖不足為常經常法，但可以做為變通的參考。所以只是舉出歷史的事實，來說明這個原則，對大家或許有所幫助，但也很容易產生流弊，苟非其人，即易著魔。希望要切實記住，要基於最高的道德，偶一為之，不可用作為人處世的手段。此外，還可用很多的資料來說明，那有待於各人自己的啟發。例如前面已經說過罵人的藝術，「曲則全」的原則，轉一個彎，大家心平氣和，彼此相安無事。莫名其妙地罵人，那是屬於粗暴的行為，反而會憤事。

堯的兒子，漢武帝的奶媽

歷史上「曲則全」的例子很多，比如堯舜傳位。堯的兒子叫丹朱（他雖是皇帝的兒子，那時候還沒有太子的名稱），所謂丹朱不肖，大不如他的父親，其實也沒有大壞處，只是頑皮。堯用盡了種種辦法教導他，始終不太成材。一個世家公子，有錢、有地位、有勢力，在教育立場上看，有他先天性的優越，同時也有先天性的難以受教的缺失。據說，堯為這個兒子，發明瞭圍棋（我們現在玩的圍棋，便是堯所發明的），以此來教他的兒子，訓練他的心性能夠縝密寧靜下來，但是，丹朱在下棋方面，也沒有達到國手的境界，到底還是無效。因此，堯把帝位傳給了舜，歷史上稱謂「公天下」。在後來歷史學家，認為帝堯真是高明，因此而有政治上最高尚的道德，同時也是保全自己後代子孫的最高辦法。如果當時由丹朱即位做了皇帝的話，也許可能是作威作福，反而變成非常壞、非常殘暴，那麼堯的後代子孫，也可能會「死無瞧類」了。他把天下傳給了舜，反而保全了他的後代，這便是「曲則全」最高運用的道理。

現在，再舉三則歷史實例：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東方朔。朔曰：此非脣舌所爭，而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固謂曰：汝癡耳！帝今已長，豈複賴汝哺活耶！帝淒然，即敕免罪。

《史記》載救乳母者，為郭舍人，現在據劉向《說苑》等記，說是東方朔。餘姑且認為是東方朔，較有趣味。

在歷史的記載上的漢武帝，有人說他是「窮兵黷武」，與秦始皇並稱，同時也是歷史上的明主。漢武帝有個奶媽，他自小是由她帶大的。歷史上皇帝的奶媽經常出毛病，問題大得很，因為皇帝是她的乾兒子，這奶媽的無形權勢，當然很高，因此，「嘗於外犯事」，常常在外面做些犯法的事情。「帝欲申憲」，漢武帝也知道了，準備把她依法嚴辦。皇帝真發脾氣了，就是奶媽也無可奈何，只好求救於東方朔，東方朔在漢武帝前面，是有名的可以調皮耍賴的人。漢武帝與秦始皇不同，至少有兩個人他很喜歡，一個是東方朔，經常與他幽默--滑稽、說笑話，把漢武帝弄得啼笑皆非。但是漢武帝很喜歡他，因為他說的做的都很有道理。另一個是汲黯，他人品道德好，經常在漢武帝面前頂撞他，他講直話，使漢武帝下不了臺。由此看來，這位皇帝獨對這兩個人能夠容納重用，雖然官做得並不很大，但非常親近，對他自已經常有中和的作用。所以，東方朔在漢武帝面前，有這麼大關係。奶媽想了半天，不能不求人家。皇帝要依法辦理，實在不能通融，只好來求他想辦法。他聽了奶媽的話後，說道，此非脣舌所爭--奶媽：注意啊！這件事情，只憑嘴巴來講，是沒有用的。因此，他教導奶媽說：「而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你要我真幫忙你，又有希望幫得上忙的話，等皇帝下命令要辦你的時候，一定叫把你拉下去，你被牽走的時候，什麼都不要說，皇帝要你滾只好滾了，但你走兩步，便回頭看看皇帝，走兩步，又回頭看看皇帝。千萬不可要求說：「皇帝！我是你的奶媽，請原諒我吧！」否則，你的頭將會落地。你什麼都不要講，喂皇帝喫奶的事更不要提。「或可萬一冀耳」！或者還有萬分之一的希望，可以保全你。

東方朔對奶媽這樣吩咐好了，等到漢武帝叫奶媽來問：「你在外面做了這許多壞事，太可惡了！」叫左右拉下去法辦。奶媽聽了，就照著東方朔的吩咐，走一兩步，就回頭看看皇帝，鼻涕眼淚直流。東方朔站在旁邊說：你這個老太婆神經嘛！皇帝已經長大了，還要靠你餵奶喫嗎？你就快滾吧！東方朔這麼一講，漢武帝聽了很難過，心想自己自小在她的手中長，現在要把她綁去砍頭，或者坐牢，心裡也著實難過，又聽到東方朔這樣一罵，便說算了，免了你這一次的罪吧！以後可不要再犯錯了。「帝淒然，即敕免罪」。暫且交付看管起來，也就好了。

像這一類的事，看起來，是歷史上的一件小事，但由小可以概大。此所以東方朔的滑稽，不是亂來的。他是以滑稽的方式，運用了「曲則全」的藝術，救了漢武帝奶媽的命，也免了漢武帝後來的內疚於心。

假如東方朔跑去跟漢武帝說：「皇帝！她好或不好，總是你的奶媽，免了她的罪吧！」那皇帝就更會火大了。也許說：「奶媽又怎麼樣，奶媽就有三個頭嗎？」「而且關你什麼事，你為什麼為她說情？」「可能她的犯罪，都是你的壞主意吧！」同時把你的講話傢伙也一齊砍下來，那就喫不消了。他這樣一來，一方面替皇帝發了脾氣，你老太婆神經病，十三點！如此一罵，皇帝難過了，也不需要再替她求情，皇帝自己後悔了，也不能怪東方朔，因為東方朔並沒有請皇帝放她，是皇帝自己放了她，恩惠還是出在皇帝身上，這就是「曲則全」。

劉備的淫具，齊景公的劊子手

（先主）劉備在蜀，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而止。

三國時代，劉備在四川當皇帝，碰當天旱--夏天長久不下雨，為了求雨，乃下令不準私人家裡釀酒，就如現在政府命令，不準屠宰相類同。因為釀酒，也會浪費米糧和水，就下令不準釀酒。命令下達，執行命令的官吏，在執法上就發生了偏差，有的在老百姓家中搜出做酒的器具來，也要處罰。老百姓雖然沒有釀酒，而且只搜出以前用過的一些做酒工具，怎麼可算是犯法呢？但是執行的壞官吏，一得機會，便「乘時而駕」，花樣百出，不但可以邀功求賞，而且可以藉故向老百姓勒索、敲詐，報上去說，某人家中，搜到釀酒的工具，必須要加處罰，輕則罰金，重則坐牢。雖然劉備的命令，並沒有說搜到釀酒的工具要處罰，可是天高皇帝遠，老百姓有苦無處訴，弄得民怨處處，可能會醞釀出亂子來。簡雍是劉備的妻舅，有一天，簡雍與劉備兩郎舅一起出遊，順便視察，兩人同坐在一輛車子上，正向前走，簡雍一眼看到前面有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在一起走路，機會來了，他就對劉備說：「這兩個人，準備姦淫，應該把他倆捉起來，按姦淫罪法辦。」劉備說：「你怎麼知道他們兩人慾行姦淫？又沒有證據，怎可亂辦呢？」簡雍說：「他們兩人身上，都有姦淫的工具啊！」劉備聽了哈哈大笑說：「我懂了，快把那些有釀酒器具的人放了吧。」這又是「曲則全」的一幕鬧劇。

當一個人發怒的時候，所謂「怒不可遏，惡不可長」。尤其是古代帝王專制政體的時代，皇上一發了脾氣，要想把他的脾氣堵住，那就糟了，他的脾氣反而發得更大，不能堵的，只能順其勢--「曲則全」--轉個彎，把他化掉就好了。這是說身為大臣，做人家的幹部，尤其是做高級幹部，必須要善於運用的道理。歷史上這些故事多得很，我們再看第三個：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縛至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周朝，春秋時代的齊景公，在齊桓公之後，也是歷史上的一位明主。他擁有歷史上第一流政治家晏子--晏嬰當宰相。當時有一個人得罪了齊景公，齊景公乃大發脾氣，抓來綁在殿下，要把這人一節節地砍掉。古代的「肢解」，是手腳四肢、頭腦胭體，一節節地分開，非常殘酷。同時齊景公還下命令，誰都不可以諫阻這件事，如果有人要諫阻，便要同樣地肢解。皇帝所講的話，就是法律。晏子聽了以後，把袖子一卷，裝得很兇的樣子，拿起刀來，把那人的頭髮揪住，一邊在鞋底下磨刀，做出一副要親自動手殺掉此人，為皇帝泄怒的樣子。然後慢慢地仰起頭來，向坐在上面發脾氣的景公問道：「報告皇上，我看了半天，很難下手，好像歷史上記載堯、舜、禹、湯、文王等這些明王聖主，要肢解殺人時，沒有說明應該先砍哪一部分才對？請問皇上，對此人應該先從哪裡砍起？才能做到像堯舜一樣地殺得好？」齊景公聽了晏子的話，立刻警覺，自己如果要做一個明王聖主，又怎麼可以用此殘酷的方法殺人呢！所以對晏子說：「好了！放掉他，我錯了！」這又是「曲則全」的另一章。

晏子當時為什麼不跪下來求情說：「皇上！這個人做的事對君國大計沒有關係，只是犯了一點小罪，使你萬歲爺生氣，這不是公罪，私罪只打二百下屁股就好了，何必殺他呢！」如果晏子是這樣地為他求情，那就糟了，可能火上加油，此人非死不可。他為什麼搶先拿刀，要親自充當劊子手的樣子？因為怕景公左右有些莫明其妙的人，聽到主上要殺人，拿起刀來就砍，這個人就沒命了。他身為大臣，搶先一步，把刀拿著，頭髮揪著，表演了半天，然後回頭問老闆，從前那些聖明皇帝要殺人，先向哪一個部位下手？我不知道，請主上指教是否是一刀刀地砍？意思就是說，你怎麼會是這樣的君主，會下這樣的命令呢？但他當時不能那麼直諫，直話直說，反使景公下不了臺階，弄得更糟。所以他便用上「曲則全」的諫勸藝術了！

大概把這些歷史故事瞭解以後，可作人生做人處事的參考。世間有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即使家庭骨肉之間朋友之道，也是一樣。人非修學不可，讀了書要學以致用，但有時候書雖讀得多，碰到事情的現場，脾氣一來，把所讀的書都丟掉了，那就沒有辦法的事。

枉則直的教育法

其次，我們再用歷史故事說明「枉則直」的道理。漢文帝是研究老子的好學生，所以，我們講老莊的思想學術，引用他的故事亦蠻多的，現在又要借用他的一則歷史故事：

漢文帝初即位，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後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初為人略賣，傳十餘家。聞皇后立，乃上書自陳。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恐又複效呂氏也。乃選士有節行者為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過去宗法社會，重視長子，大兒子可以繼承皇帝位子，這是古代傳統的習俗。漢文帝的大兒子的媽媽姓竇，兒子當了太子，母親便順理成章當上皇后（過去皇帝的妻子很多，看哪一個生兒子生得快，做太子的希望就大）。可是，竇家這位皇后，家庭履歷並不太高明，她是貧賤出身。皇后的哥哥名字叫做「長君」，有個弟弟名叫「廣國」，又名「少君」。竇家這個小兄弟更慘，年輕的時候，被騙子騙走，把他賣掉，這家買來，賣給那家，輾轉賣了十多次。到了二十幾歲時，聽到姊姊當了皇后，他便寫信給皇后，說明彼此之間同胞姊弟的關係。竇皇后接到信以後，既驚喜，又懷疑，寫信的人究竟是不是被人騙走賣掉的兄弟呢？可是他再向皇后說明小時候同胞手足間，如何共同生活，姊弟如何相親相愛，列舉事實證明，皇后才相信這真是他的兄弟了，因為報告中所說的事，只有他們姊弟之間才曉得。從此歸宗認親，一步登天，「厚賜田宅」，賞賜田宅很多；「家於長安」，住到國都所在地來，以便姊弟間可以時常相聚，享受天倫之樂。

可是我們曉得漢朝的歷史，一起手，便有外戚之禍。漢文帝之所以能當上皇帝，就是因為漢朝劉家的老太太呂後造反出了問題，纔有機會輪到他當皇帝。漢高祖死後，呂後當權，想要把劉家--漢高祖後代都弄光，給自己孃家呂氏後代當皇帝。這件政變的大禍事，全靠跟劉邦同時起義的老幹部周勃與陳平他們設計平息了。周勃與灌嬰，都是追隨漢高祖劉邦一同起來打天下的、立有汗馬功勞的將領。他兩人看到竇皇后姊弟之間這個情形，便聯想到剛剛過去呂後與呂家的故事，就商量說，我們這些人，與漢高祖一起出來打天下，出生入死，總算留下一條老命，現在業已過了退休高齡，將來要想保全身家性命不死，可是照現在情形看來，我們的命運，還須掌握在竇家姊弟的手裡，而且這兩姊弟出身貧賤，知識、道德、修養都很低。像這種人，一旦進入政治舞臺，手上有了權勢，如果殘暴起來，比知識份子出身的人，還要殘暴得多。周勃與灌嬰，在幾千年前，雖然出身行伍，但憑人生經驗，就早已看出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沒有正確中心思想和深厚學術修養的人，一旦出來當政，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有此遠見，的確高人一等，無怪能做開國功臣之一。商量結果，唯一辦法，只有首先教育他們讀書明理，「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唯一的補救辦法，為了他們好，為了竇家好，為了我們全體高級老幹部，將來不再受冤枉的迫害，只有教育他。因此審慎選擇一批好的老師，和一班好的青年子弟和他做朋友，來輔導他步入正途。周勃他們認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不從教育著手，「恐又複效呂氏也」，這兩個人將來當權了，恐怕要學呂家的模子，那就太危險了。「乃選士有節行者為居」，於是選拔有學問、有道德、有節行的人（有學問的人，不一定品行好，因此必須要加一項有節行）與他做朋友，並教他讀書。竇家兄弟兩人，受了良好教育造就，從此便變成謙虛退讓的君子，與世無爭，這有多好啊！皇親國戚之間，還有誰敢欺負他，他也不欺負人。身為皇親國戚的人，只有如此，不以尊貴驕人，自然更為高貴了！這兩兄弟後來學問成就，不像其他皇帝的親屬，他們是非常講學問、講道德，絕對不以自己的尊貴，去欺負人家，傲視人家，不要法律的約束，都能自尊自重。他自己有了這樣的學問、這樣的修養，因此而終前漢世代，竇氏世澤綿長，成為世家大族。這就是「枉則直」的道理。

實際上，周勃、灌嬰對竇皇后姊弟之間這樣處理，也很不公平，可以說是別有私心的。他們是為了自己將來不受冤枉的迫害，怕自己會被陷害，所以也非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是不考慮自己的利益，應為大眾著想。倘認為像竇少君兄弟這樣的人，到了第一等高位，便應該加以教育而造就他為國家所用的人才，並非只顧私人的利害，那就是仁人的用心了。孔孟之道，固然應當如此，老莊之道，也不例外。歷史上記載得很明顯，他們兩個人的動機，不是為別人著想，也不是為國家天下著想，而只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著想，而有此一動機的，所以只能說是一種權術手段。但是這個手段，已經夠高明，夠美好，事實上也合乎老子《道德經》「枉則直」的原則了！

下面晏子這一個「枉則直」的故事，是道德的「枉則直」的道理：

晏子（嬰）謂曾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圄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壁，井裡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也，故君子慎所修。

晏子是曾子的前輩，字平仲，他是孔子相交最好的朋友，孔子也很佩服他這個人（大概曾子那時年紀很少，該叫他世叔吧）。有一次，晏子對曾子說：「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古代的車輪，是用木頭做的，不像現代是橡皮的。車輪是圓的，可是山上的木頭是直的，沒有彎曲的，「良匠揉之，其國中規」。好的木工，把直的木頭拿來加工，變成彎的圈圈，一經雕鑿過，這個圓圓剛好中規中矩，剛剛是一個圓圈，沒有一點偏差。

「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木頭的本身，雖有枯槁的地方，或者是有暴節的凸出來，或者是木頭有一個地方凹下去，這兩種情形，都是木頭的缺點，可是經過木工的雕鑿，「不復贏矣！」這個木頭，如有缺點做成車輪，要載很重的東西，那怎麼行呢！但是經過一個木工的整理過，它沒得缺點了，便可發出堅強的作用來。

「故君子慎隱揉」。什麼叫「隱揉」呢？慢慢地、漸漸地。所以說，要學會做一個君子，便要謹慎小心，致力學問修養，一天一天慢慢地琢磨成器，如同木工做車輪於一樣，慢慢地雕鑿，平常看不出效果，等到東西做成功了，效果就出來了，到這時候，纔看出成績。所謂「慎隱揉」。就是慢慢地、漸漸地、靜靜地，不急躁地去做。這就是告訴曾子，人生的學問道德修養，不是一下做得好的。

第二個觀念，「和氏之壁」。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塊大的寶石--玉，就是商相如見秦昭王「完壁歸趙」的那塊玉。原是楚國的玉工卞和，觀察到荊山有一塊大石頭，斷定它裡面蘊藏有一方美玉。最初還沒有人相信，指他說謊話騙人，卞和因此還受了刑罰，兩腿被鋸斷了。後來事實證明，的確其中有玉，一躍而成為價值連城的寶玉。卞和好冤枉啊！但這塊寶玉，當它還沒有開鑿出來，只不過是一塊噗石而已。如同鄉巴佬，生活沒得辦法，到山上弄塊石頭--去找玉石--如果一下看準了，鑿開了裡面有玉，就會發財。這和窮人到沙灘上淘金是一樣的。可是，石頭固然找對了，但必須經過良工加以切磋、雕琢，製做成為上好的珍品，那麼，這塊石頭才能成為「存國之寶」，象徵保全一個故國的大寶了。它本來不過是山裡一塊沒有人要的石頭，連牛羊都可以在上面大便，等到挖出來後，經過人工雕鑿整理，就變成「存國之寶」。引用這個故事來比喻，「故君子慎所修」。一個普通的人，要想變成一個聖人，或者是要開創一番事業，處處需要學問、道德、知識、技能，但須看你自己平常所學、所修養、所注意的是什麼？這就是說明瞭「枉則直」的一則作用。

狐狸、豹皮的吸引力

再說「窪則盈」的故事：

晉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其皮之罪也，大夫架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架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窪則盈」。水性下流，凡是低窪的地方，流水積聚必多，最容易盈滿。春秋時代，齊桓公、晉文公都是五霸之一。但春秋所謂的霸主，並非後來項羽自稱為「西楚霸王」的霸王。後世所謂的「霸王」，應該等於現在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在國際間有它了不起的武力和特殊的政治聲望威力。尤其晉文公是春秋時候第二個霸主，而且他更與齊桓公所遭遇家庭問題所發生的變故，類似而又不同。他因為後孃的爭權而發生變故，逃亡在外，歷盡艱危險阻，喫盡苦頭，餓過飯，幾乎把命都丟掉，流亡了十九年，獲得了豐富的人生經驗，最後複國，所以晉國在他手裡成為一個霸主。當他當了霸主的時候，翟這個地方（在今山東），有一個老百姓，來獻「封狐文豹之皮者」，向晉文公貢獻一件長得很大的-一起碼是有七八百年的道行、成了精靈的狐狸，結果也難免有此一劫，被人抓到殺了，得了一張大皮。在過去以狐皮製成的衣服叫狐裘，是第一等衣料，非常名貴，普通老百姓是穿不起的，沒有這種資格和本錢，因此得到這樣好的一張特等狐皮，自然要獻給君主。另外一張豹的皮，也是有特別花紋的皮包，都是上等皮貨。晉文公收到老百姓所獻上這樣的珍品，因為自己在外流亡多年，什麼苦頭都喫過，所以看了以後，不免引起感慨，大歎一聲說道：「封狐、文豹何罪哉，其皮之罪也。」狐狸長大了也不犯法，豹子毛長得漂亮，也不犯法，動物有什麼罪呢？可是這兩個傢伙，硬是被人打殺了，只是因為它的皮毛長得太過漂亮，所以才免不了禍害的降臨！

這時，曾經跟他流亡多年的一位功臣，名叫榮枝的大夫，聽了晉文公的感歎，就接著說：「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這幾句話是很妙的雙關語，他說：「一個國家擁有廣大的土地（春秋時候，人口很少，沒有開發的地方很多），君主內府（宮廷）的財帛又那麼多，但是老百姓仍然沒有飯喫。那豈不是如這兩頭被殺害的狐狸、豹子一樣的可怕嗎？」榮枝這話說得很幽默，換句話說，他當時所講的話與後世禪宗祖師們的話頭一樣，都具有面面觀的價值，要有高度理解力，能聽別人吹牛的天才，纔可聽得懂。像齊桓公、晉文公、漢高祖這些人，專門會聽別人吹大牛的，自然心裡有數。來枝的話也可以解釋為：我們國家的土地那麼廣大，而你私人皇宮的財產又那麼多，「福者禍之所倚」，說不定有一天也像這狐豹的皮件一樣，落到別人的手裡啊！這幾句話很難解釋，很難作明白的表達，直譯成白話，就沒有含蓄的美了，此之所以為古文，則自成為一套文學邏輯。古文為什麼不明講呢？如果用現在的白話文的體裁語氣，講完了以後，等於在洗澡堂裡看裸體，一覽無餘，一點味道也沒有。而且在說話的藝術上，變成太直，等於頂撞，絕對是不行的，不合乎「曲則全」的原則。同樣的語意，經過語言文字的修飾，便可以當作指責，也可以當作比喻。不要認為文章只是文章而已，古人講話未必真會那麼講。在我的經驗中，曉得前輩說話，真的那麼講，因為我小時候聽到前輩先生們講話，他們嘴裡講出來的話就是文質彬彬的。自己讀書沒有讀好，聽他們講話往往會聽錯了，不像現在一般講話，一點韻味也沒有。例如：好的！好的！偏要說成「善哉！善哉！」這又為了什麼？因為古人認為語意如不經修飾，就不足以表示有學問的修養。現在如果用這種語彙，說委婉的話，卻反遭人譏誚為「咬文嚼字」了。

晉文公是何等聰明的人，他因看到狐豹的皮而引出內心的感慨，再經過跟在他身邊的親信接上這麼一句「獨非狐豹之罪乎？」晉文公便說：「善哉說之！」意思是說：好！你的道理說得對，你就把你要說的道理直接講個徹底吧！不要含含糊糊，有所顧忌了！

來枝說：「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你沒有平均地權，把沒有開發的地區分配給人民耕種，將來就會引起老百姓的反感，別人就會起來分配。你宮廷中財產那麼多，沒有替社會謀福利，將來就會有人將你皇宮的寶藏拿走了。晉文公說：你說的全對！因此馬上就實施政治改革，「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這就是「窪則盈」的道理。

我們再說一個「窪則盈」的故事：

晉文公問政於咎犯。咎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如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斯之謂乎？

「咎犯」是一個人名，不要認為「咎」是過錯，「犯」是犯了罪，這樣解釋那就糟了（一笑）。咎犯和架枝，都是晉文公身邊的高級幹部，而且都是跟晉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喫盡苦頭的人。有一天晉文公與他討論政治的道理，咎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咎犯答覆說：你要在經濟上、財政上，做平均的分配，合理的分配。比如我們分配一塊肉，煮熟了來分配，還不如分腥的好。拿一塊生的豬肉分給人家，五斤也好，十斤也好，分到豬肉的人，也許紅燒，也許清燉，比較方便，一定要煮熟切片再分送給人家，那麼，人家就固定非喫白切肉而不可了！這樣，就有點強迫別人的意志了！這是分熟的不如分腥的涵義，是用譬喻的邏輯。再說，分食物給人家，不如分地給人家自己去耕地好。也就是說，最好是把王室的私有財產--土地，平均地權，分配給老百姓以後，「而益其爵祿」，不但分配給他土地，使其生活安適，而且給他適當的職務，使他有事情可做。這樣一來，自己的財產雖然分配給了老百姓，在形態上好像是把財產分掉了，其實老百姓富有了，也就是王室國家的富有。「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這兩句又是什麼內涵呢？因為萬一有敵人來侵犯，全國老百姓不要你下達命令，自然會起來作戰，如果我們共有的國土被敵人佔據了，那大家也完了。何謂「致師而戰者」？「致師」，是不等到下達命令，老百姓自動地都來動員，因為國家的災難，就是人民自己的災難，這是「致師而戰」的內涵，同時也說明瞭「窪則盈」的原理。

我們現在費了很多時間力氣，說明瞭這幾句話的道理，下面再講一則歷史故事，來說明「敝則新」。

趙簡子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泰美，吾將何以履之。夫美下而輕上，妨義之本也。

趙簡子也是戰國時代的大政治家之一，「謂左右車席泰美」。他看到左右的人，如一般官吏或侍隨官等人，都把他的車子裡鋪的席子，做得太講究了，拿現在比喻，地毯太好了，所以，他很不高興，向左右的人說：為什麼把我車子裡面佈置得那麼漂亮，那麼名貴呢！帽子再壞，還是戴在頭上。鞋再名貴，還是穿在腳底下，踏在地面。現在你們把車子鋪上那麼好的地毯，那麼我要穿上什麼鞋子，才能踏這地毯上面，以便名貴中更加名貴呢！即使換了一雙更名貴的鞋子，我可無法再到我媽媽那裡找一雙漂亮的腳來穿這雙好的鞋子呢！那怎麼辦！「夫美下而輕上，妨義之本也」。這句話，就同參禪一樣是話頭，人只顧眼前，不顧將來，「美上而輕下」也是不合理的，這不是道德的根本。他吩咐把漂亮的地毯拿掉，保留原來的樸實，那纔是永遠是常新的。

我們引用歷史的故事，來說明老子這幾句話的作用，使大家瞭解在行為上、做人處事的原則。一個人做人做事，無論大事小事，一定要把握住道家的精神--「曲全」、「枉直」、「窪盈」、「敝新」這幾個原則纔好。這是人生的藝術，自己要把這一生的生活，個人的事業前途，處理得平安而有韻味，就應該把握這一些原則。而這四個原則，歸納起來，統屬於「曲則全」的延伸而已。

有了富貴，失去歡樂

接著，更加引申「曲全」之道的正面告誡，便說出「少則得，多則惑」的名言。當清末民初的時期，有一山西商人，生意做得很大，財產很多，可是這人一天到晚，必須自己打算盤，親自管理會計。雖然請有帳房先生，但總帳還是靠自己計算，每天打算盤打到深夜，睡又睡不著，年紀又大，當然很煩惱痛苦。挨著他的高牆外面，卻住了一戶很窮的人家，兩夫妻做豆腐維生，每天淩晨一早起來磨豆子、煮豆漿、做豆腐，一對活寶窮開心，有說有笑，快快活活。可是這位富商，還睡不著，還在算帳，攪得頭暈眼花。這位富商的太太說：「老爺！看來我們太沒意思！還不如隔壁賣豆腐這兩口子，他們儘管窮，卻活得很快樂。」這位富商聽了太太這樣講，便說：「那有什麼難，我明天就叫他們笑不出來。」於是他就開了抽屜拿了一錠十兩重的金元寶，從牆上丟了過去。那兩夫妻正在做豆腐，又唱歌，又說笑，聽到門前「撲通」一聲，掌燈來看，發現地上平白地放著一個金元寶，認為是天賜橫財，悄悄地撿了回來，既不敢歡笑，更不想歌唱了，心情為之大變。心裡想，天上掉下黃金，這怎麼辦！這是上天賜給我們的，不能洩露出去給人家知道，可是又沒有好地方儲藏--那時候當然沒有使用保險櫃--放在枕頭底下不好睡覺，放在米缸裡也不放心，直到天亮豆腐也沒有磨好，金元寶也沒有藏好。第二天，兩夫妻小組會議，這下發財了，不想再賣豆腐了，打算到哪裡買一幢房子，可是一下子發的財，又容易被人家誤以為是偷來的，如此商量了三天三夜，這也不好，那也不對，還是得不到最好的方法，夜裡睡覺也不安穩，當然再也聽不到他兩口子的歡笑聲和歌唱聲了！到了第三天，這位富商告訴他的太太說：「你看！他們不說笑、不唱歌了吧！辦法就是這麼簡單。」

窮人沒有見過很多的錢，也沒有經歷過財富的日子，以為財富很好，認為財富多了，就會快樂和幸福。過去的時代，住在海邊的窮人家就很可憐，一年到頭，只吃一點番薯幹，摻了一些糙米做稀飯，除此之外，一點液得發臭的成魚，算是佐餐的副食。偶然喫到一點青菜、豆腐，那是一種大享受。曾經有一個窮人，發了一個大願，他說，如果我某人將來有錢的時候，天天要喫青菜豆腐，才夠意思，這就是他一生的最高慾望了！他可不知道，有錢的人喫青菜豆腐，並不算一回事，他以為青菜豆腐便是世上最好的菜餚。但是，誰又真能瞭解，知識愈多，煩惱愈大。財富越大，痛苦越深呢！所以佛經裡把煩惱叫做「煩惑」，愈有煩惱，思想就愈迷惑不清。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老子說：自古以來，有道的人--聖人，必是「抱一為天下式」，確然而不可拔，固守一個原則以自處。但是，什麼叫「一」？「一」者，道也。下面會有解釋，這裡暫時保留。總之，他是說人生於世，做人做事，要有一個準則，例如現在很多青年同學，並不如此。問到他們的人生觀是什麼？他們都茫然不知所對。許多讀到大專畢業的同學，甚至拿到碩士、博士的人，談到他的人生觀，總是說還沒有確定。你作木匠就作木匠，做泥水工就做泥水工，當皇帝與作泥水工，只是職業上的不同，人格則仍然是一樣的。人要認定一個人生的目標，確定自己要做什麼。要做一個學者，就準備窮一輩子，如果又怕窮，又想當學者，幾乎是不可兼得，無法兩全的事。但是人生觀總是要有個確定的目標才對。所以「聖人抱一而為天下式」是為至要。

四不的領導學

接著一式以後，便講：「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道家的老莊，與佛家、儒家，三家教人的道理，幾乎都是一樣的。不過佛家、儒家是從正面上講，老莊道家是從反面上說的。反面說的意義深刻，不但深刻，而且更具有啟發性的作用。因為佛家與儒家是從正面上說的，往往變成了教條式的告誡，反而使人產生抗拒性的意識。至於老莊道家的說法，卻合乎「曲則全」的作用，比較使人容易接受。

「不自見故明」。人本來要隨時反省，使自己看見自己纔好，為什麼在這裡卻說要「不自見故明」呢？這是說，要人不可固執自己主觀的成見，執著了自己的主觀成見，便同佛家所說的「所知障」，反為自障了！因為自有主觀成見，就無法吸收客觀的東西，因此而說「不自見故明」。尤其對一個領導的人來講，千萬不要輕易犯了這個錯誤，即如一個公司的老闆、董事長，一旦事業成就，便不可得意忘形，須有「不自見」，才能更加明白事理。有人說，老莊是帝王學，是偉大的領導術，也許重點就在這些至理名言中。當一個領導羣眾的人，千萬不可有「自見」，需要多聽聽別人的意見，把所有的智慧，集中為你自己的智慧，你的智慧就更大了。那就合乎「不自見故明」的道理了。

「不自是故彰」。「自是」與「自見」差不多是同一個道理，但同中有異。「自是」是主動的認為我一定都對的，我的絕對沒有錯。譬如現在的人，喜歡引用拿破崙說的：「拿破崙的字典裡沒有難字」。乍聽很有氣魄似的，其實，拿破崙就太「自是」，所以變成拿破了輪，結果還是要失敗。只引用拿破崙的話，沒有看到拿破崙的一生，他不過是像項羽一樣的人物，並沒有真正成功的內涵。他的字典裡面沒有難字，那是「自是」，所以，成功果然很難，人不自是，才能開彰大業。

「不自伐故有功」。「自伐」，是自我表揚的代名辭。有了功勞的人愛表功，差不多是人們的常態。尤其許多青年同學們，很容易犯這個毛病，雖然只做了一點事情，就想人家表揚一下，要鼓勵鼓勵。常常以此來作為課題，考察青年同學，看他能穩得住多久時間。有些人穩幾天可以穩得住，多過幾天，心裡就穩不住了，我做的事這麼久了，好像老闆都不知道一樣，就要想辦法表現出來。真正有修養的人要不自伐，有功等於無功，儒家的人常以堯舜來做標榜，「功在天下」，「功在國家」，而他自己好像一點都沒有做一樣，而且更加謙虛，覺得自己沒有什麼貢獻似的，那纔是不自伐的最高竿，當然不會埋沒了你真正功高望重的知名度的，因為天下明眼人畢竟很多。

「不自矜故長」。「自矜」，也就是現在所講的自尊心，說好聽點叫自尊心，說不好聽就叫做傲慢，自尊心與傲慢，幾乎是同一心態，但用處不同，效果也不一樣。比如，走在街上，看到別人的鈔票掉了，很想把他撿起來，但又不敢去撿，為什麼？因為有自尊心。那你就乾脆撿起來等人來認領，或是送到員警派出所招領，這也沒有什麼不對，所以自尊與傲慢，看是用在什麼地方，用不對了，就是傲慢，用得好就是自尊。傲慢的人不能成功，所以要不自矜才能成長。「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這四不的名句，是告訴我們，為人立身處世必然要記住的道理，豈止要把它作為「座右銘」，應當要把它作為「額頭銘」，要貼在額頭上，記在腦子裡，則終身受用不荊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講到這裡，全篇還是一句老話--「曲則全」。

剛纔是分開作解說，現在老子他說：因為人能夠真做到無爭纔行。要怎樣才能做到無爭呢？好處都屬於別人的。例如佛家所說，就要菩薩發心，慈悲愛人，愛一切世人，一切犧牲都是為別人，自己不想得到任何一點報酬。因此，「天下莫能與之爭」。縱然要爭，也沒有用，我既什麼都不要，本來便是空，與「空」爭個什麼！人之所以有禍害、有痛苦、有煩惱，就是因為想抓住點什麼，既然一切都不要、都捨出去了，那自然無爭，自然爭不起來。綜合上面這些道理，也都是為了「曲則全」原則的發揮，看來都是反面文章，同現實一般的人生，都是相反。其實，相反地，正是為了正面可保全自己，成就自己的道德，完美自己的人格，所以，老子加重語氣說：「豈虛言哉」！這不是空話啊，不是空理論啊！

「誠全而歸之」。這句話可以作兩種解釋。一種是說：「曲則全」最重要，人生最偉大的作為，不必要求成功在我，無論在道德學問上的成功，或是事業上的成功。如果「功成、身退而不居」，一切付之全歸，這赤裸裸的坦誠，就是「曲則全」的大道，這纔是人生的最高藝術。「誠」字，可以把它作動詞用，說明實在要走「曲則全」的道理，纔能夠得上為天下之所歸，眾望之所屬。另外的一種解釋是：「誠」字下面加一標點，構成「誠，全而歸之」。這樣一來，便是說明如何做到「曲則全」的真正條件，那只有一個「誠」字纔可。絕對不能把「曲則全」當做手段，要把它當做道德，要真正誠誠懇懇地去做。如果知道「曲則全」的名言，卻把它當成手段去做，那就「不誠無物」，完全不對了。所以，也可以讀成「誠，全而歸之」。這種解釋。也不是我的發明，看了很多古人的註解，果然早已有這一見解。所以，書讀多了，常常發現自己不能「自見」、「自是」，好像有很了不起的見解，以為前無古人，但過了幾年以後，忽然看到另一本書，就臉紅了，原來你的見解，古人早已說過，所以人不能「自是」。固然我並非偷襲古人的見地，但古人也絕不是偷去你的。

這是《老子》第二十二章，他在講「曲則全」之後，下面再給我們申述了很多。也由此可以發現《老子》這本書的編排，有很多章第一句話是最重要，下面即是這個綱要的申述，等於現在寫文章一樣，先標出一個綱要，綱要下面就說出很多重要的道理。

#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老子他說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這自然不是那自然

什麼叫「希言」呢？我們都曉得在長江一帶，很久未見面的朋友，偶然來訪，每稱「稀客」，意思是說少見的尊客。「希言」，亦即平常較少用的名言。再世。層來講，便是「無言之言，不說之說」的意思。例如佛典所說的「不可說」之說，最高的道理，最高的境界，不是文字語言所能表達的。同樣地，形而上最高的道理，也沒有極其妥當的文字來表達的，這就是「希言」的內涵。

什麼叫「自然」呢？這裡所說的自然，不是自然科學的自然。「希言自然」，並不是很少說到自然科學的理論。「自然」一詞，在這裡不可作為物質世界和自然，而是哲學的名辭，勉強解釋，也可說是「原來如是」的表詮，猶如佛家的「法爾如是」一詞相同。「法爾如是」，也便是表示本來原是這樣的意思。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即颶風，又叫颱風，颱風在夜裡比較大，所以在夜裡來的颱風最可怕。但颱風過境不會超過二十四小時以上的，最大的風速中心不過幾個小時就過去了，不會整天吹的。無論如何強大的颱風，到了中午，都會減弱緩慢一點。故說任何飄風，都不會終朝不變的，就是說正午十二點左右就會變弱了。驟雨，是夏熱季節的大雷雨，大概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最多三小時，超過三小時就不得了，就可能漲大水。所以夏天的大雷雨，只是一陣，不會下一整天的。而且雷雨一來，一定是連續三陣--今天、明天、後天--大多是三天連著的，但每天雷雨的時辰，都會漸漸向後延，慢慢減校「孰為此者」？這是什麼道理，誰在主宰其事呢！這是天地間自然的法則。老子沒有講神或天帝在作主，也沒有講菩薩在使神通，只是講「天地」自然規律，如此而已。等於說，冥冥中自有一個能力，但它的功能，不像其它宗教所說的，把它變成人格化，或者是神格化。也不把它變成民俗觀念中的一個如來佛祖，或是雷公、風神、雨師等菩薩。只是自然而然，有那麼一個能力的存在，它就是「道」。

但需再重複一遍，老子所講這個「自然」不是佛家所說的那個「自然」。前面已經說過，道家這個「自然」，與佛家的「法爾」相同--法爾如是。因為印度有一學派，稱謂自然學派，佛學名之為「自然外道」。印度的自然外道，絕不可相同於中國老子所講的自然外道相提並論。當年玄類法師，固然把梵文的佛經翻成中文，同時也把中國的《老子》翻成了梵文傳譯到印度去。因此唐朝以後的許多佛學與密宗的道理，摻雜有中國道家的成分。不過當時玄類法師翻譯過去的《老子》，可惜在印度已經湮沒不彰，再也找不到了。所以，中國道家老子的自然，不和佛說印度外道學派的那個自然相同，這一點需要特別瞭解清楚。但在正統的佛經裡面，「自然」這個名詞，從來未曾用過，因此一般就誤認為老子所說的自然，與印度的一派哲學相同，那麼，老子也牽連而打入「自然外道」。

非人力所及的因果變滅律

老子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在中國的固有文化中，無論道家或儒家以及後來的佛家，早就知道，宇宙之所以成為宇宙，以及這個地球世界，有始有終，終會歸於混滅。有開天闢地的時候，也有天翻地覆，終歸結束的時候。佛家所說的「成、注壞、空」，「諸法無常」。老子也說：「天地尚不能久」。白居易詩：「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因此，有人說：「天若有情天亦老」。天地也不能永遠無盡而長生不老的！不管是經過多少年代，即使是幾百千萬億年，終歸要有結束的一瞬。「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那麼，人生更不能希求長久的永存了。

我曾經做過研究，不過還沒有時間坐下來完成，但統計資料已蒐集好幾年了。我發現這個雞蛋一樣橢圓型的地球世界，以世紀為標準，東方的中國，誕生了哲學家的老子、孔子。印度也誕生了釋迦牟尼，西洋也誕生了蘇格拉底，事實上，都是同在一個世紀之中。太陽輪轉到的地區，某一個世紀出了些什麼人物，都有同樣的類型。某一個世紀結束了，而這一個世紀某些關鍵性事情也都結束了。例如在某一世紀中，東方出來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在同一時代的相近差距中，地球的另一半，也會有同樣的了不起的人物出現。曾費了很多年時間，把這些資料蒐集、整理、統計、分析。但是，這個研究，還需要找出它的根本理由來。那麼，這個地球和人類時空的命運，當然就可以推算出來。不過最好不要徹底研究清楚，所謂「察見淵魚者不祥」，人，何必需要前知呢？萬事還是不要前知，人生才富於追求的意味。

可是，由於老子這幾句話的道理，說明瞭他早已瞭解這個宇宙是有生有滅的。因此，人生的規律，逃不過的一個法則，必然也是有生有滅的。只是人類卻有一個愚不可及的呆勁，總希望什麼事情，都要永久地把握在自己的手裡，事實上，是絕對把握不住的。「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這是原則。這個原則的歸結，便是那所希言的自然之道了。「希言」，也等於佛曰「不可說」。道固不可說，因此而「希言」其故。可是自然的法則，它卻有必然性的因果規律可循，佛學重視因果定律，其實老、莊、孔、孟諸家，也都是講究說明「因果必然」的道理，只是表達的說法不同而已。

因此，老子又告訴我們：「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這幾句話，從文字上看，自說自話，好像在玩嘴皮，並不重要。其實，他是說人事物理的同類相從的道理。比如一個從事於修道的人，「道者同於道」，修道的人，自然會與修道的人結合在一起，這是很簡單的原則。一個喜歡講道的人，自然喜歡與講道的人結合在一起，來做朋友，志同道合，切磋學問。一個喜歡吹牛的人，結交的朋友，一定也會吹牛，否則兩個人就吹不起來了。今天，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一個形容詞的新意義，就是現在社會上頗為流行的一句話，所謂「手忙腳亂」。手忙者，打麻將也。腳亂者，跳舞也。喜歡打牌跳舞的人，總會合在一起。這也就是「道者同於道」的反證。換句話來說明「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的內涵，也可以說一個人真為道德而努力修養自己，那麼，你就會天天發現自己在道德上的進境了。

德，就是用，秦漢以上的思想、學術，道與德兩個字，往往是各自分開的。道、德兩個字合起來做一個名詞用，是秦漢以後的事。道，是形而上的「道」，它與形而下的「德」字對稱。德，是代表用，德者，得也。所以我們可以解釋，德是良好行為的成果。我們懂得了這個字義，在文句上就容易瞭解了。「失者同於失」，你要是走倒楣路線的人，自然碰到的都是倒楣鬼擠在一起。你要向失敗方向走，失敗的因素都會來湊合你。這就同西方的諺語所說：上帝要毀滅一個人，先要使他發瘋。發瘋與毀滅當然差不多了。所以，一個人倒楣了，他所交往的人和事，也都不對了，都是隨倒楣而來的。況且你還偏要和那個倒楣的方向去湊合。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也就是如孔子所說的話「德不孤，必有鄰」，恰好相同。真正為道德而努力，不要怕寂寞、怕淒涼，縱然不得之於一時，也得之於萬古，這一點先要認識清楚。有許多年輕人說：「我一輩子要做學問，修持道德。」我說：不容易啊！那你必須先要準備寂寞一輩子纔行。要甘願寂寞一輩子還不夠，還要更進一步，懂得如何來享受寂寞。例如學道成佛，那都是千秋事業，不是一時僥倖的成功，乃至也不求千秋之得失，證無所證，得無所得，那就差不多了。

所以，談學問、道德，不要表面上做功夫，好像什麼都不要，只要學問，只要道德，不在乎其他。功夫做到胃出血的時候，看你在乎不在乎？那真在乎啦！但是，真要為道德的人，真要有這個精神，寂寞、窮苦、疾病所不能移其節操，才能說到出世入世，志在利他之心。沒有這個觀念，平日吹牛沒有用的。所以說：「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這些話，都是正反兩面，各盡其詞，要自己去細心體會，不要輕忽視之。

本章由「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開始，把自然現象的因果律，用比喻來反復說明，告訴我們一切都在無常變化中，須要認識人間世事的現象，以及人與事，沒有一分一秒不在變。它是隨時隨地都在變，既不是你的力量可以把握住它，而且也無須要去把握它。只有一個超越現實，是我們生命所本有的，就是那個自然本有的東西。那一功能，能變、所變、受變的，卻是天人合一，變而不變的那個東西。但那個東西又怎麼可以體會它呢？只有從「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去體認它，才能自然證得。但是有的人雖然相信這個道理，並不能真肯實信，所以便又說：「信不足焉」！此外，大多數人，就根本不相信形而上者有一個自然之道的存在，同時也不相信現象界中的自然因果定律。所以說：「有不信焉」！真是無可奈何！

總之，讀《老子》不要把它一句句地讀，你如果分開來一句句地讀，倒不如乾脆把它寫成書箋，當格言看好了。你要完全瞭解它的宗旨，以原書原文來理解它本身，就可融通無礙。當然，這是很難的，等於我們欣賞一首詩，有人會作詩，確有詩的天才，語出驚人。但是隻有好句，卻不能構成一篇好詩，有好句無好詩，便非好文章。好的文章是全面的，絕不能拿一句來代表全體。我們讀古書同樣容易犯此毛病，往往斷章取義，抓住一句好句子，忘記了全篇的大義所在，所以不能透徹瞭解，不能融會貫通，那就太可惜了！這樣說，也許便是「希言」，或者可以說，那纔是「自然」的呢！欲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老子他說

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企鵝的步伐，猩猩的醉舞

由第二十二章開始，接連到二十五章為止，反復地申明，道體自然，切莫亂加造作，因此，當起用因應在萬事萬物時，亦須效法天地自然的規律，「曲全」而成事。本章銜接上兩章內涵，再提出反證，作為正面的告誡。因此開始便由「企者不立」講起。什麼叫「企者不立」呢？且看我們現在有許多公司，取名叫企業公司。什麼叫「企」呢？把腳尖踢起來，不斷向前開展叫「企」。這樣跟起腳尖來，能站多久呢？其實，是難以長久立足的，練過功夫的人，也不過站一短暫的時間。平常時，人們很少要那麼跟起腳來站立，也許是個矮子，為了與人比高，才這樣做，或者，偶然遠望，才那麼踢起腳來。但是，到底是站不久的。這便是「企者不立」的道理。

「跨者不行」是說跨開大步在走路，只能暫時偶然的動作，卻不能永久如此。如果你要故意跨大自己的步伐去行遠路，那是自取顛沛之道，不信，且試跨大步走一二十裡路看看。大步走，跨大步是走不遠的。因此，老子用這兩個人生行動的現象來說明有些人的好高騖遠，便是自犯最大的錯誤。「企者」，就是好高，「跨者」，就是騖遠。如果把最淺近的、基礎的都沒有做好，偏要向高遠的方面去求，不是自找苦喫，就是甘願自毀。由這兩個原則的說明，就可明白「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四不的道理。

「自見」、「自是」、「自伐」、「自矜」，是人類的通病，一般人的心理，大多具有這些根本病態。舉一個現在社會上常見的例子，當我們經常到一家名餐廳宴會，這家會做菜的名廚師，在我們喫飯當中，出來打一照面，招呼貴賓的時候，我們就要向他恭維幾句，或者敬他一杯酒，表示他做的菜真是高明，不然，他就很掃興，「喀然若喪其耦」了！如果說，你的菜做得天下第一好，那麼，雖然他這時還掛著一臉的油煙，累得要死，可是心裡的滋味，卻舒服得很，這是一般的常理。所以，老子在這裡再三說明，一個人有了「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的心病，一定要能反省，知道自加改正纔好。但從道理法則上講，這些心理的行為，卻是「餘食贅行」。「餘食」是多餘喫的。等於一個人飯已喫飽了，再吞一口都吞不下去，但還要再喫一個大麵包，這一下非得胃病不可，甚至還要去看醫生，或者是要開刀呢！贅，就是瘤子，等於甲狀腺腫大，脖子就會長粗了。我們正常的身體，在任何部位，長出一個瘤子，那當然是多餘的。像我們合掌的時候，五指就夠用了，有的人長出六個指頭，這就是「贅指」。多一個指頭就麻煩，手套還要另做。「物或惡之」，任何一樣東西，都有自然的定形，變體都是不正常的，即使是植物，過分地長出來一個多餘的附件，不但自己增加負擔，而且令人討厭。何況一個平常的人呢！假使你這個人已經很高明，高明就高明又何必一定要別人加說一句你太高明。你是不是高明，別人慢慢自會看清楚的。假如自己天天喊我很高明，除了做廣告以外，那還有什麼用呢？所以有道之士，自處絕不如此，絕對沒有這種心理行為，纔算合於道行。

投鞭斷流的苻堅

但是，所謂「有道者不處」的「有道者」，難道是專指「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遠」的山林修道之士嗎？當然不是如此，綜合老子所謂的「道」，既不如佛家一樣的絕對出世的，也不是如儒家一樣的必然入世的，它是介於兩者之間，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的。換言之，有體有用，道體在形而上的自然，道用卻在萬物萬事，平常日用之間。因此，他的道，也正如孔子的門人曾參所著《大學》一書中所說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都不能離開此道。

因此，老子前後所說的知四不--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在體而言，有同於佛說的離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在用而言，又同於孔子所說的戒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恰如其分。所以，它不但只限於個人自我的修養，僅是修道者的道德指標，同時，也是所謂帝王學--領導哲學最重要的信守，最基本的修養。我們現在隨便舉出古今歷史上兩個事例，說明凡是要立大功、建大業的人，只要一犯此四個原則，絕對沒有不徹底失敗的。

第一個例子，就是東晉時期，史稱五胡十六國亂華的時代，秦王行堅的故事。

苻堅就其君--姚生，自立為王，正當東晉穆帝--司馬觸昇平元年（西元三五七年），他起用了那個在野的名士、平時們蝨而談天下事的王猛為政，不過十三四年之間，北滅燕雲，南脅東晉，大有不可一世的氣勢。在過不了幾年，王猛得病將死（王猛當政也只十六七年），苻堅不但為他百計祈禱，並且還親自到病榻訪問後事。王猛對他說：

「善作者不必善成（成功不必在我之意），善始者不必善終（也就是《易經》坤卦無成有終的意思）。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

又說：「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告訴他，切莫輕易南下用兵圖謀東晉）。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大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

王猛一死，苻堅三次親臨哭喪。而且對他的兒子（太子）苻宏說：「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我景略（王猛字）之速也。」過不了七八年，苻堅一反常態，不顧王猛的遺囑，便欲將百萬之眾，南下攻擊東晉。

當他聚集高級臣僚開軍事會議時，左僕射（相當輔相的權位）權翼持不同的意見說：「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

太子左衛率（相當於侍衛長官，警備總司令）石越曰：「今歲鎮（天文星象的歲月，鎮星）守鬥（自南鬥十二度數起，到須女星的七度，屬星紀，正在吳越分野之處）。福德在吳（古代抽象天文學，認為太歲所在，其國有福），代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

苻堅卻堅持自己的意見說：「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這便是苻堅的最大自伐、自矜之處。

會議席上，文官武將，各人就利害關係，正反面的意見都有，始終無法決議。苻堅便說：「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

當時這個時候，再也沒有一個人，如王猛一樣，教他先求修明內政，建立最高的文化政治以鞏固基礎的建議了！

散會以後，將堅特別留下親王的陽平公--苻融商量，苻融說：「今伐晉有三難，於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

苻堅聽了他的意見，便正色地說：「汝亦如此，吾複何望」。苻融聽到他的堅持自見與自是，愈覺不對勁，便哭著說：「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鮮卑、羌揭，佈滿哉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採。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

苻堅仍然不聽他的意見。等到回到後宮，他最寵愛的妃子張夫人，也苦苦來勸諫他匆出兵侵略東晉。行堅便說：「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換言之，軍事的事，不是你們女性所應該參與意見的。

他最喜歡的小兒子苻銑也來勸諫。苻堅便訓斥他說：「天下大事，孺子安知。」換言之，你這個小孩子，哪裡懂得天下國家的大事。

大家沒有辦法阻止行堅的主觀成見，便來找他最相信的和尚道安法師，請他設法勸阻。道安婉轉勸說，也不成功。弄得太子苻宏沒有辦法，只好再拿天象來勸諫說：「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

苻堅還是不聽，轉對兒子說：「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

這樣一來，只有一個人在冷眼旁觀，待時而動，乘機而起的燕人慕容垂，獨對苻堅說：「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晉武帝司馬炎）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巨而已。若從眾言，豈有混一之功乎？」

這一下，正好投合苻堅的心意，因此，便大喜說：「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誰知不到一個月之後，秦王苻堅，自統六十餘萬騎兵南下，一戰而敗於測水，比起曹操的兵敗赤壁，還要悲慘。慕容垂不但不能與他共天下，正好趁機討好，溜回河北，不但復興後燕，而且還是促成行堅迅速敗亡最有力的敵人。

我們讀歷史，看到歷史上以往的經驗，便可瞭解古人所推崇的古聖先賢的名言學理是多麼的重要，多麼的可貴。譬如行堅的暴起暴亡，抵觸老子所說的四不戒條，無一不犯，哪有不敗之理。將堅雖有豪語，所謂「投鞭足以斷流」。其實，正是他投鞭以斷眾見之流，因此而鑄成大錯、特錯。所以老子說「故有道者不處」，正是為此再三鄭重其言也。

山泉繞屋知深淺

第二個例子，也是現代史上眾所周知的國民革命成功後，孫中山先生「推位讓國」，由袁世凱來當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結果，他卻走火入魔，硬要作皇帝，改元「洪憲」。一年還不到，袁大頭就身敗名裂，壽終正寢，所留下的，只有一筆千秋罪過的笑料而已。袁世凱個人的歷史，大家都知道，他的為人處事，素來便犯老子的四不--一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原不足道。《紅樓夢》上有兩句話，大可用作他一生的總評：「負父母養育之恩，違師友規訓之德。」

袁的兩個兒子，大的克定，既拐腳，又志在做太子，繼皇位，慫恿最力。老二克文，卻是文采風流，名士氣息，當時的人，都比袁世凱是曹操，老二袁克文是曹植。我非常欣賞他反對其父老袁當皇帝的兩首詩，詩好，又深明事理，而且充滿老莊之學的情操。想不到民國初年，還有像袁克文這樣的詩才文筆，頗不容易。袁克文是前輩許地山先生的學生，就因為他反對父親當皇帝，作了兩首極其合乎老子四不戒條的詩，據說惹得者袁大罵許地山一幫人，教壞了兒子，因此，把老二軟禁起來。我們現在且來談談袁克文的兩首詩的好處。

乍著吳棉強自勝，古臺荒檻一憑陵。

波飛太液心無住，雲起魔崖夢欲騰。

偶向遠林聞怨笛，獨臨靈室轉明燈。

劇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起首兩句便好，「乍著吳棉強自勝，古臺荒檻一憑陵」。吳棉，是指用南方蘇杭一帶的絲棉所做的秋裝。強自勝，是指在秋涼的天氣中，穿上南方絲棉做外衣，剛剛覺得身上暖和一點，勉強可說好多了！這是譬喻他父親袁世凱靠南方革命成功的力量，剛剛有點得意之秋的景況，因此他們住進了北京皇城。但是，由元、明、清三代所經營建築成功的北京皇宮，景物依稀，人事全非，那些歷代的帝王又到哪裡去了！所以到此登臨覽勝，便有佔臺荒檻之歎。看了這些歷史的陳跡，人又何必把浮世的虛榮看得那麼重要！

「『波飛太液心無住，雲起魔崖夢欲騰。」華池太液，是道家所說的神仙境界中的清涼池水。修煉家們，又別名它為華池神水，服之可以祛病延年，長生不老。袁克文卻用它來比一個人的清靜心腦中，忽然動了貪心不足的大妄想，猶如華池神水，鼎沸揚波，使平靜的心田永不安穩了。

跟著便說一個人如動心不正，歪念頭一起，便如雲騰霧暗，矇住了靈智而不自知。一旦著了魔，就會夢想顛倒，心比天高，妄求飛升上界而登仙了。

「偶向遠林聞怨笛，獨臨靈室轉明燈。」這是指當時時局的實際實景，他的父兄一心只想當皇帝，哪裡知道外界的輿論紛紛，眾怨沸騰。但詩人的筆法，往往是「屬詞比事」，寄託深遠，顯見詩詞文學含蓄的妙處，所以只當自己還正在古臺荒檻的園中，登臨憑弔之際，耳中聽到遠處的怨笛哀鳴，不勝淒涼難受。因此回到自己的室內，轉動一盞明燈，排遣煩惱。明室、靈燈，是道佛兩家有時用來譬喻心室中一點靈明不昧的良知。但他在這句上用字之妙，就妙在一個轉字。「轉明燈」，是希望他父兄的覺悟，要想平息眾怨，不如從自己內心中真正的反省，「閑邪存正」。

「劇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最後變化引用蘇東坡的名句：「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勸他父親要知足常樂，切莫想當皇帝。袁世凱看了兒子的詩，赫然震怒，立刻把他軟禁起來，也就是這兩句使他看了最頭痛，最不能忍受的。

另一首：

小院西風向晚晴，囂囂恩怨未分明。

南迴孤雁掩寒月，東去驕風動九城。

駒隙去留爭一瞬，蛋聲吹夢欲三更。

山泉繞屋知深淺，微念滄波感不平。

這起首兩句，「小院西風向晚晴，囂囂恩怨未分明。」全神貫注，在當時民國成立之初，袁世凱雖然當了第一任大總統，但是各方議論紛紛，並沒有天下歸心。所以便有「囂囂恩怨未分明」的直說。所謂向晚晴，是暗示他父親年紀已經老大，辛苦一生，到晚年纔有此成就，應當珍惜，再也不可隨便亂來。

「南迴孤雁掩寒月，東去驕風動九城。」南迴孤雁，是譬喻南方的國民黨的影響力量，雖然並不當政，但正義所在，奮鬥孤飛，也足以遮掩寒月的光明。東去驕風，是指當時日本人的驕橫霸道，包藏禍心，應當特別注意。

「駒隙去留爭一瞬，安聲吹夢欲三更。」古人說，人生百歲，也不過是白駒過隙，轉眼之間而已。隙，是指門縫的孔閥。白駒，是太陽光線投射過門窗空隙處的幻影，好比小馬跑的那樣快速。這是勸他父親年紀大了，人生生命的短暫，與千秋功罪的定論，只爭在一念之間，必須要作明智的抉擇。留聲吹夢，是秋蟲促織的鳴聲。欲三更，是形容人老了，好比夜已深，「好夢由來最易醒」，到底還有多少時間能做清秋好夢呢？

「山泉繞屋知深淺，微念滄波感不平。」「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人要有自知之明，必須自知才德能力的深淺纔好。但是，他的父兄的心志，卻不是如此思想，因此，總使他念念在心，不能平息，不能心安。

這是多麼好的兩首詩。所以引用它，也是為了說明歷史的經驗，證明老子四不的告誡，是多麼的正確。袁克文的詩文才調，果然很美。但畢竟是世家出身的公子，民國初年以後，寄居上海，捧捧戲子，玩玩古董，所謂「民初四大公子」之一。無論學術思想，德業事功，都一無所成，一無可取之處。現在我們國詩論詩，不論其人。我常有這種經驗，有的人，只可讀其文，不必識其人。有的人，大可識其人，不必論其學。人才到底是難兩全的。至於像我這種人，詩文學術，都一無可取之處。人，也未做好。只好以「蓬門陋巷，教幾個小小蒙童」勉強混混而已。

#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老子他說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日逝，逝曰遠，遠日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下大老母

在前面幾章我們連續談到道的妙用，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在種種為人應事的行為上。現在《老子》本書，又回轉來而進一步說明「體用合一」的道理。然而，究竟「道」是什麼？什麼是「道」呢？這是最根本的哲學問題。但在《老子》本書中，已處處以各式各樣別出心裁的語言文字，要人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認識它，並且它已用或顯或隱的文字言語來表達，透露了個中消息，本不需要後人畫蛇添足，多加註解。

《老子》五千言，洋洋灑灑，信手拈來，道的真相，答案自在其中。第一章一開頭便直截了當地說：「道可道，非常道」。頗有撥雲見日之勢，一筆掃開所有相對名言的障礙。現在本章又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自古以來，很多人研究《老子》，竟有不少認為老子是偏重於物的「唯物思想者」，現代一般人，受到西洋哲學的影響比較深刻，有更多認定，向唯物思想方向作註解。這種錯用現代意識或西方觀念，附會中國古文的文意，因此而使人認識不清，個人實在不敢苟同。老子在書上從頭至尾所表達的理念，是在說明宇宙與生命的存在是「心物一元」的，殊無可疑。

「有物混成」，這個「物」字，並不同於現代人所瞭解的「物質」觀唸的物字，這一關鍵，前面已曾提過，古代「物」字的含義，等於現在一般口語中的「有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可指非物質的存在狀況，例如精神、心理或者「力」、「能」等等，也可代表物質之「物」。此處「有物混成」的物，是「道」的同義字，這個道的內涵，包括了物質與非物質，是「心物一元」混合而成的。

這種「心物一元」的思想觀念，源自《易經》。《易經》是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的根本，哲學中的哲學，經典中的經典。中國的文化思想，始終是講「陰」「陽」兩個符號，以二者彼此之間的相互變化、相生相剋，從中去建立它的宇宙觀、倫理觀。如果我們以「陽」為精神的代號，那麼「陰」則為物質的代號，陰陽配合，心物互融，便創化衍生了從極微到至大，應有盡有、無窮無盡的有情世界與無情世界。

然而，心物還只是一體所現的兩面，這個渾然一體的道，它是「先天地而生」，宇宙萬有的形成與消滅，全是它的功能所起的作用。在南北朝時代，南朝梁武帝時，有一位禪宗大師傅大士（傅翁），他的悟道偈就說：「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一瀉頌中所表達的思想，乃是中國道家老子思想與佛學合流的典型。

「有物先天地」，它本無形象，先於天地的存在，宇宙萬有的本來就是它。一切萬象的種種變化，生起與消滅，那只是兩種不同的現象而已，雖然與這超越一切事物的「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卻無法影響它的本質。等於我們日常所熟悉的光明與黑暗一樣，明來暗去，暗來明去，明暗二者的交互轉換，只是兩種不同現象的輪替，那個能作明作暗的本身，並不隨著明暗的變化而生滅；但是它的功能妙用，就表現在日夜明暗的來來往往之間。所謂形而上的道、本體，其實已經徹底地、無所隱藏地顯現在它所創造的萬象萬境中，本體與現象的關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佛家所講的「緣起性空，性空緣起」，可以說是這個道理進一步的詮釋與發揮。

那麼，「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究竟是怎麼的一種情況呢？老子形容說：「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的思想與印度的佛學對形而上道的表達有所不同，佛學到最後只以一個「空」字代表，而老子則用「寂」用「寥」。寂是絕對的清虛，清靜到極點，毫無一點聲色形象。「寥」是形容廣大，類同佛學的「無量無邊」。

佛家專用的名同「空」，是從道體的原則上說；而道家所用的「寂」、「寥」，則是形容其境界與現象，在表達上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缺點。談「空」，難免有人會誤認為是斷滅思想；說「寂」說「寥」，又易使人執著一個現象，落在境界的案臼中。

老子說這個道，「寂兮！寥兮！」，清虛寂靜，廣闊無邊，沒有形象聲色可尋，永遠看不見、摸不著；「獨立而不改」，超越於一切萬有之外，悄然自立，不動聲色，不因現象界的物理變化而變化，不因物理世界的生滅而生滅。但我們在這裡要注意，老子說的是「獨立而不改」，他並沒有說「獨立而常住」。「常住」，讓人感覺是指具備形象的實有，但道並不適合以實有稱之。因為它「非心非物」，可是也不能說不是實有，因為它「即心即物」。「周行而不殆」，它無所不在，在在處處都有道。不論「物」也好，「心」也好，都有它的存在，永遠無窮無盡，遍一切處。「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這個東西是一切宇宙萬有的根本，具足一切的可能性，實在很難用一般世間的語言文字來形容，所以我們中國古代的老祖宗們，不得已，姑且叫它做「道」，以「道」來統括所有萬法的究竟歸處。

萬道不離王道與人道

道之為名，在原始的中國文化，是超然於宗教性質的代名詞，西方哲學稱之為「第一因」，但在內涵上彼此仍有差別之處。以宗教性的名詞來說，基督教、天主教叫它「上帝」、「主宰」、「神」，伊斯蘭教叫它「阿拉」，佛教則以「如來」、「佛」來稱之。像這一類的宗教性字眼，一般人很容易根據自己的知識、習慣以及下意識觀念，在自己的心理意識上，構成另一種偏離原意的想像概念，混淆不清，甚至都蒙上了一層濃得化不開的神祕色彩。譬如我們一提到「上帝」，差不多都把它想成一個能控制一切，主宰一切，擁有宇宙最大威權的神明。而一提到「如來」，大部分人的觀念馬上想到坐在寺廟大殿上，低眉垂目、不食人間煙火的「塑像」。這種單憑一己的好惡與想像所形成對形而上真理的認識，其中牽涉的問題是相當嚴重的。

早期的中國文化思想，對於「道」這個東西，並未附以它任何宗教形態，或者將它專屬於某一種哲學派別。道的名稱之外，尚有幾個與它同義的名詞，老子又提出來說：「強為之名曰大」，因為它實在無量無邊，太大了，所以也可叫做「大」；「大曰逝」，大也就是「逝」，「逝」是永遠的向內外四面八方延伸發展，等於說宇宙是無限的擴張。談到這裡，我們看到這個「逝」字覺得很有趣。引申列子的話來說，便是：「東方有聖人出焉，西方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老子認為道的本身，大到無量無邊，無有涯際，因此名之為「逝」。同樣的意義，佛經上「佛」亦有十個名號，「善逝」是其中之一。這個「善逝」的「逝」，除了具有「無常」的含義外，同樣代表無盡無限，形容難以言喻之大，與老子所說的「大曰逝」，有不謀而合之處。但是我們知道，佛經翻譯到中國來，距離老子時代之後，已經有相當一段的時間，然而老子在中國上古文化，早已有相同的看法和用詞了。

既然「大日逝」，那麼「逝曰遠」，無遠弗屆，四通八達，「放之四海而皆準」，沒有不及的地方，也是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的意思。然而，就是因為「道」太大太遠了，它遍一切處，通於古今，盡未來際，我們若求大、求遠地去追求它，反而難以企及，搞不好還會迷失在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的現象界裡，不能自拔。其實「道」就在每個人的自身上，須臾不離，若能反求諸己，回頭自省，見「道」纔有希望。所以「逝曰遠，遠曰反」。最遠的就是最近的，最後的就是最初的，只要神志清醒清醒，好好張眼一看，天邊就在目前。

我們曉得中國過去的觀念，稱宇宙萬有的本體為「道」，另外還有「大」、』逝」、「遠」、「反」等名稱，甚至於儒家所講的「天」，或者「帝」，也都是「道」的代號，總共算起來，至少也有十來個「道」的別名。後來印度文化傳播到中國來，其中佛教對於形上本體的說法，也有佛的十個代號，與中國原有的那些「道」的稱呼相互比較，頗得異曲同工之妙，幾乎是同樣的道理，雷同的說法，這不知是否當時雙方曾開過聯席會議，互相對此問題詳加協調過，否則又怎能如此巧合、遙相呼應呢？（一笑）。其實這正是「東方有聖人出焉，西方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道理。世界上真理只有一個，無二亦無三，只是東西方在表達方式上有些不同罷了。

接著，老子說「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這一段談「天」說「地」，卻又忽然鑽出一個「王」來，王是代表人。依中國傳統文化，始終將「天、地、人」三者並排共列，而人在其中。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文化最講究「人道」，人文的精神最為濃厚，人道的價值最被看重。假定我們現在出個考試題目，「人生的價值是什麼？」或者「人生的目的是什麼？」若以中國文化思想的觀點來作答，答案只有一個--「參贊於地之化育」（《周易·繫辭傳》）。

「參贊天地之化育」，正是人道價值之所在。人生於天地之間，忽爾數十年的生命，仿如過客，晃眼即逝，到底它的意義何在？我們這個天地，佛學叫做娑婆世界，意思是「堪忍」，人類生活其上，還勉勉強強過得去。這個天地並不完備，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問題，但是人類的智慧與能力，只要它能合情合理地運用，便能創造一個圓滿和諧的人生，彌補天地的缺憾。

譬如，假若天上永遠有一個太陽掛著，沒有夜晚的話，人類也就不會去發明電燈，創造黑暗中的光明。如果不是地球有四季氣候的變化，時而下雨，時而颳風，人類也不會築屋而居，或者發明雨衣、雨傘等防禦用具。這種人類因天地間種種現象變化所作的因應與開創，就叫做「參贊」。此等人類的智慧與能力太偉大了，所以中國文化將他和天地並舉，稱為「天、地、人」三才。這是舊有的解釋。

那麼，「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域」是代表廣大的宇宙領域。此處道家的四大，與佛家所謂的四大不同。佛家四大，專指物質世界的四種組成元素--地、水、火、風。而道家所講的四大，是「道、天、地、人」。這個「四大」的代號由老子首先提出，並非如佛家的四大。老子說，在這一無窮無盡的宇宙中，有四種東西是最主要，最關鍵性的，而人的價值佔了其中之一。四大中人的代表是「王」，中國上古文化解釋「王」者，旺也，用也。算命看相有所謂的「旺相日」，在古代文字中，也有稱「王相日」的。每個人依據自己的八字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旺相日那一天去做某一件事，認為便可大吉。宇宙中何以人能與「道大、天大、地大」同列為四大之一呢？這是因為人類的聰明才智，能夠「參贊天地之化育」，克服宇宙自然界對人存在不利的因素，在天地間開演一套淵源流長的歷史文化。

好不容易自然

既然人的地位有這麼的重要，這麼的特殊，下面老子便接著告訴我們做人做事的法則，如何修道，如何行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是老子千古不易的密語，為老子思想的精華所在，懂了這番話的道理，也就差不多掌握了修道、行道的關鍵了，在這裡這個「法」字是動詞，是效法、學習的意思。人要效法大地，大地則依法於天，這裡的「天」，是指有形的太陽系統的自然物理的天，也就是天文學上的天體之天，它不是抽象的概念。地依法於天，天則要效法道，以道為其運行的依歸。那麼，道又以什麼為效法的物件呢？「道法自然」。

現在首先要解釋「自然」的問題。目前新興的「比較宗教學」或稱「宗教哲學」，把世界上各地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等，每一宗教的哲學理論與實況綜合起來研究，相互比較，尋求其中異同和彼此間的關係，已經發現了不少有趣的問題，值得更進一步去深入探討。我們若以比較宗教的態度，拋開那些粗淺的宗教情緒心理，把眼光放在一般宗教教人如何行善做好事的普通倫理層面上，那也個個滿好，滿合於同一的水準。至於再進一步，要透徹各個宗教實際內涵程度的深淺，則問題重重，就不能顢頇籠統，值得仔細研究、體會。

長期以來，有不少佛家的著作，批評道家是「自然外道」。因為他們看到老子講「道法自然」，便自然而然地將二者聯想在一起。其實，印度釋迦牟尼佛在世時，與佛教對立的幾十種哲學思想，尤其當時同釋迦牟尼佛影響一樣大的幾個大學派之一，專講「唯物思想」的「自然外道」，和中國老子所說「道法自然」的自然，並不相關。二者並未結為姊妹道，或者兄弟道什麼的，並無彼此互通聲氣之嫌。

印度當時的自然外道，屬自然學派，其所謂的「自然」，完全從物理觀點而說。但是老子的思想絕非如此。近代中國翻譯西方典籍，把物理、化學等學科，統稱為自然科學，這是借用老子的名詞，我們不能因此便認為老子說的「自然」，就等同物理範疇的自然。將老子的思想硬往上套，這是指鹿為馬，栽贓前人，非常沒有道理的。

雖然老子並未給予直接的定義，但老子的「自然」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卻也不可以如法庭上的法官們，審判一個案件，可以採用了「自由心證」，隨便判決學術思想的歸化，亂下斷語，硬是認定老子所說的「自然」也就是印度的「自然外道」；不分青紅皁白地將老子一竿打入「唯物哲學」的案日，這是千錯萬錯，大錯特錯的誤解。這種情況，如借用佛學名稱來說，就是「眾生顛倒」，「顛倒眾生」，這所謂「顛倒」，是指我們在見地觀念上和思想上的錯誤，因此而形成見惑、思惑。由於我們一直被這見惑、思惑兩種認識上的不清所障礙，因此不能成道，無法徹見宇宙天地間的真諦。

那麼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個「自然」的確實含義又是如何呢？答案很簡單，「自然」二字，從中國文字學的組合來解釋，便要分開來講，「自」便是自在的本身，「然」是當然如此。老子所說的「自然」，是指道的本身就是絕對性的，道是「自然」如此，「自然」便是道，它根本不需要效法誰，道是本來如是，原來如此，所以謂之「自然」。

我們如果將大乘佛學徹底貫通了，必然不會對於宇宙本體和現象的哲學問題，感到左右為難。佛家有一個名詞「法爾如是」，它是說明諸法本身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人生來怎麼會成那個樣子？人就是那個樣子。你怎麼會是這個樣子？我就是這個樣子。一切本來就是如此，一切法便是一切法的理由，更沒有什麼其他原因不原因的，這樣就叫「法爾如是」。從「法爾如是」來看「道法自然」，最清楚不過了。「道法自然」，而「自然」自己本身原來就是如此這般，沒有別的規範可尋，再也找不到一個東西可以另為之主，「道」就是「自然」，「自然而然」，就是「法爾如是」，古人翻譯佛經，怕與老子的「自然」混合了名詞，只好另創一詞，便叫「法爾如是」。

講到這裡，我曾經一再強調，我們後世之人讀古人的著作，常常拿著自己當代的思想觀念，或者現代語言文字的習慣，一知半解地對古人下了偏差的註解，誣衊了古人，這是何等的罪過。讀什麼時代的書，首先自己要能退回到原來那個時代的實際狀況裡去，體會當時社會的文物風俗，瞭解當時朝野各階層的生活心態，以及當時的語言習慣，如此掌握了一個時代文化思想創造的動源，看清這個歷史文化的背景所在，這才能避免曲解當時的哲學思想和文藝創作，並給予正確合理的評價。

比如，我們研究釋迦牟尼佛的經典，也要退回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印度的農業社會，設身處地替當時的人民想一想。那時的印度是一個貧富差距極大，極不平等，到處充滿愚昧和痛苦的世界。假若你讀歷史，真能「人溺己溺，人饑己饑」地將自己整個投入，身歷其境，於那種痛苦如同親嘗，那麼方能真切地瞭解到釋迦牟尼佛何以會提倡「眾生平等」，何以會呼籲人人要有濟度一切眾生的行願，才能體會到當時的佛陀真正偉大之處。如果天下太平，世界本來就好好的，大家生活無憂無慮，什麼都不虞缺乏，汽車、洋房、冷暖氣，樣樣俱足，日子過得滿舒服的；即使比這種情況差一點，那也還甘之如飴，又何必期待你去救度個什麼？幫助個什麼呢？

念天地之悠悠

話說回來，老子說「人法地」。人如何效法地呢？人要跟大地學習很難。且看大地馱載萬物，替我們承擔了一切，我們生命的成長，全賴大地來維持，喫的是大地長的，穿的是大地生的，所有一切日用所需，無一不得之於大地。可是，我們回報它的是什麼？只不過是死後一把又髒又臭的腐爛掉的膿血和敗壞了的朽骨頭罷了。

人活著時，不管三七二十一，將所有不要的東西，大便、小便、口水等等亂七八糟地丟給大地，而大地竟無怨言，不但生生不息滋長了萬物，而且還承載了一切萬物的罪過。我們人生在世，豈不應當效法大地這種大公無私、無所不包的偉大精神嗎？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一直非常強調此一精神。《易經》的「坤卦」，形容大地的偉大為「直」、為「方」、為「大」，指出大地永遠順道而行、直道而行。包容一切，不改其德。佛家對此的看法也是一樣，後來翻譯《華嚴經》，冠以「大方廣佛」為經題，也可以說是受「坤卦」卦辭影響的關係。

再者，我們效法大地，除了上述的道理之外，同時還要瞭解大地自久遠以來運動不止的意義。地球永遠在轉動。地球一天不轉動，甚至只消一分一秒停止，我們人類和其他萬有的生命，都要完結。

地球的轉動，人們以為是近代科學知識，其實中國上古早已知之，只是我們自己不加詳察而已。又有人根據中國若干書籍上說的「天圓地方」，便一口咬定古人的觀念認為地球是方的。這種不明就裡人云亦云的說法，非常錯誤，孔子的弟子曾子，就曾講過地是圓的，不是方的，而且一直在旋轉，所謂：「天道左轉，地道有旋」的觀念，早已由來悠久。我們人慾效法大地，就應該如《易經》卦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行健」，是天地的運行轉動，永遠是健在地前進，所以人要效法它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一分一秒絕不偷懶，時時刻刻向前開創，永遠生機蓬勃，永遠靈明活潑，這纔是合乎大地所具有的「德行」。

但是，宇宙間日月星辰與地球，究竟是誰使它在轉動呢？由哪個作主呢？是上帝嗎？是神嗎？是佛嗎？老子卻不採用這些具有人神造作化的名詞，他只是根據上古傳統文化中固有的名稱，無以名之，仍然稱之為「道」，稱為「自然」，最恰當不過了。所以便說「天法道，道法自然」。抽象而言，道是自然地具備無究盡的功能，擁有不可思議的「生滅」力量。這股力量，在佛學而言，便叫它做「業力」，業力並不一定不好，有好有壞，壞的叫「惡業」，好的叫「善業」。其實，天地本身這股力量在運轉，本無善惡，所謂善惡，都是人類自己附加上去的價值判斷而已。

道的力量，生生不息，源源而來，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都是由道的自然功能所分化。但是，它又為什麼要生長了這些萬有的存在呢？有時我們不得意時，實在很埋怨這個道，為什麼它要生生不已，而又轉化不已呢？道不轉化便不會生成你和我，不生你和我，又何來這些糾扯不清的恩恩怨怨、痛苦煩惱！這個道，何必跟我們如此過不去呢？生了大地，又生了我們的爸爸媽媽，再生下我們，以及後代的子子孫孫，然後為了一個小問題，都痛苦得不得了，一下成功，一下失敗，時而悲傷，時而喜樂，究竟這個道、這個上帝、這個主宰，在開我們什麼玩笑呢？如果亙古「不生不滅」，我們能夠平平靜靜、安安詳詳地休息，那該多好啊！

像這一類的疑問，不消說我們一般的凡夫俗子弄不清答案的真相，就是千古以來，許多人窮盡畢生精力，追究這個問題的哲學家、思想家，也都困在這個窮求「第一因」的謎題裡，東奔西竄，尋不著出路，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現在的科學家們，也正為這些問題向前直沖。

老子呢？他說道就是道，自然就是自然，此外再也沒有一個由來，既沒有為什麼，也不是為了什麼，本來就是這樣，原封未動；無始無終，無前無後，不生不滅；而由這個不生不滅中，本然而創造了宇宙天地和萬有生命的生生滅滅的現象，產生了時間、空間前前後後的無意識的意識。我們研究道家思想，「自然」這個名詞，是一大關鍵。而佛家的終究處也是「法爾如是」，這兩者值得相互參究。一般修煉道術的學道者，若無法直識本來，看透這層「法爾如是」的事實，即便是在靜坐禪定的工夫上如何了得，那還似依舊僕僕風塵，流浪生死，有家歸不得的遊子，前途一片茫茫。不信，你去問老子試試看。

自然神仙

再說，道的本身即是自然生生不息，但很多人修道，偏要打坐求靜，認靜是道都不對嗎？你在靜坐，真能靜嗎？其實，內心裡面，妄想紛飛，動得亂七八糟，並無片刻安閒休息。真正的靜坐入定，也只是進到另一個大運動的境界而已，因為大動，反而不覺其動，便說是靜。或者可說是接近於那個大自然運動的核心，好像靜止而已。譬如一個旋轉中的圓形，越接近圓周的地方，運動的路線越大，而接近圓心的地方，運動的路線越小，而圓心所在，在旋轉的時候，則完全不離原地，根本不動，其實它是整個圓轉得最起勁之處，原來不靜，所以說，真的能靜止似的，那是到達於一個更雄渾無跡的運動境界，只是你自己未察覺到它的究竟而已。靜坐之所以能使人健康長生不老，正是由於這個靜中的大動似乎不動的效果。這個動，實是自然法則的功能。

人們學道，學些什麼呢？如果只知守竅練氣，吐故納新，那是小道。大道無為，什麼都不需守，沒有那些羅哩囉嗦的名堂。「道法自然」，自自然然就是道，若不如此，便不合道。普通的人，照修煉神仙家的看法，都是凡夫俗子。然而凡夫俗子只要能做到在日常生活中，一切任運自然，便不離於道了。

中國道家有句名言：「人身是一小天地」，認清這個觀念，打坐修道就容易上路，你只須讓自己的身心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般自然，豈不真得自在。傳統的道家，認為我們人身便是一個小天在，胃就像大地，地球上有長江、黃河，和胃連帶關係的，在前面管道便是長江，在後面的管道便是黃河；其他別種器官，有的代表月亮，有的代表太陽，都在不停地運動。人打起坐來，心理上讓它自然地清靜，不去幹擾身體各個器官的運作與血液迴圈，使之自自然然地合乎天地運轉的法則，身體就會自然越來越健康。平常我們身體所以四大不調，疾病叢生，都是腦子裡的意識、思想太多太亂，擾亂了體能原本合於自然的運行法則，因此才產生了疾病的現象，纔有苦樂的感受。

至於佛家的修道路線也很多，通常所知的都教人要空、放下，不要妄想，它和道家的清靜、無為有相通之處。清靜、無為，就是什麼都不去想，但是如果你靜坐，心裡想：「我絕不亂想」，那你早就又落入那「想不要想」的想裡去了。「道」，本來自然生生不息在動，而你硬要千方百計不讓它動，那豈不是道法大不自然了嗎？不自然行嗎？其實修道打坐，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你只須讓一切自然地任遠流行，它就是自然的靜，不假造作，自由自在，那就對了，又何必頭上安頭，作繭自縛呢？

自老子之後，到了東漢時期，道家出現了魏伯陽真人作的《參同契》這部名著，素來被稱為是千古丹經的鼻祖，學道家神仙長生不老之術的，非要仔細研究這部書不可，但其中所闡述的修道原理和方法，重點仍然在於老子的「道法自然」。那麼，怎麼又叫做《參同契》呢？因為修煉神仙長生不老的方法，與老莊、周易、丹法，三樣的原理完全相同的。所以必須參合研究，而將其中的道理相互貫通、彼此發明，故叫《參同契》。「契」是指書契一樣，可以核對得絲毫都無差錯。中國古代訂契約，是在一塊竹簡刻上一式二份的標記和約定的條文，然後剖析成兩片，中間分際接合處，彼此絲絲入扣，可為日後印證真假之辨的，便名曰「契」。《參同契》所論述的修道原理和過程，相當複雜、奧妙，但其根本所在，仍然不外乎「道法自然」的大法則。

我們人體是個小宇宙、小天地，在這個宇宙天地裡，氣機如何運行，血液如何流通，一切均有固定不易的法則，分秒不能勉強，不可勉強，不必勉強，假使真懂了這種道理，自己便會明白怎麼來修道攝生養命，但是總歸結的道理，不外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第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老子他說

第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一肩挑盡古今愁

由上章的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和四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跟著而來，就有本章人法地的引申說明，即所謂「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

重和輕，靜和躁，都是相對兩種現象。重和輕，是物理現象的相對。靜和躁，是生態現象的相對。但從原文文字上看來，老子上側重「重」和「靜」的重要，只偏向一頭，而舍置它相互影響的關係。

正如我們現代，有了科學知識以後，知道物質的重量，是受萬有引力--地心吸力的作用而來。倘使物質脫離了地心吸力，在太空中，便會失去重心的作用，都是飄浮自在，輕便悠遊的。我們人生的肉體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心思高飛遠舉，但肉體的生命，脫離不了萬有引力的作用，仍在原地不動，即使儘量鍛煉體能，也只有相當的限度，不能達到想像的自由。道家的學術，也早已知道這個原則，因此，才產生對生命功能超越物質世界的方術，所謂神仙丹道之學。

修煉丹道的方法，首先是從習靜著手，久久習靜而舍離後天躁動的習性，也正是從《老子》第十六章所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哥以觀複。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歸根日靜，是謂覆命」的原理而來。如此習靜修煉，鍛煉精神和肉體，互相合一而歸於至靜之極的不動之動，便可達到神仙「沖舉」的成果。這便是中國神仙方伎學術的根據。老子，當然與神仙丹道不能脫離關係。「沖舉」，便是後世學仙者所期望能修到「白日飛升」的古文辭之簡稱。當然，其中修煉習靜的法則與修煉過程中的變化，卻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它的大要。

那麼，為什麼在本章中，又似乎特別注重「重」和「靜」的關係有如此的重要呢？難道說，重到極點，才能「輕舉」嗎？其實，從道家仙道修養的理論來講，對於這裡所用的「重」字，可以牽強作為重厚沉靜的意義來解釋，如第三章所謂「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的理論配合。後世有合儒道兩家的修養原理，概括其扼要，而以「沉潛靜定」作為修道的根基的，也可以說，是完全相合的。

但如連合本章的上下文句來說，那便須脫離神仙丹道的修養方術，專從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論了。雖然是偏向一面倒的理念，但是可以強調地說它沒有錯。因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才能作為下一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基準。

重是輕的根源。靜是躁的主宰。「輜」字的內涵，是車上裝載著行李或物件的意思。輜重，便是車子裝載重量行李的統稱。那麼，為什麼聖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在這裡，不妨讓我先說一個笑話。我在年輕的時候，出門走路，總喜歡手上抓一樣東西，才覺得合適。如果兩手空空，甩來甩去，自己覺得好像毫無把握，很怪很怪似的。有時不帶書包或公文袋，也要抓一本書或刊物，卷在手裡拿著。再不然，拿一根手杖，才覺得穩實。有人笑問我這是為了什麼，說也說不明白，只好對他說，這是學了老子的「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我非聖人，但站妄學學，聽者講者，彼此都哈哈一笑了事。

其實，是不是這樣呢？誰又知道。如果做聖人真的要終日行不離輜重，那好辛苦，不如不作聖人的好。而巨，整天都不離負擔重物的勞工朋友們，他們早已成聖成賢了！難道，老子自己西出函谷關的時候，騎在青牛背上，還要挑負一肩行李，或背著一個包袱嗎？如果不是這樣，老子何以扯謊教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

誰肯放下自私的包袱

笑話說過了，再來正經的。讀本章這一節原文的深意，以我個人的淺見來說，已如上面講過，正是老子指明「人法地」的準則。我們生命立足點的大地，負載萬物和一切，生生不已，終日運行不息而毫無怨言，也不索取人們和萬物付於任何代價。它總是默默無言地，靜靜前進，不斷地輪轉，而給予所有生物生命的滋養。所以生而為人，也應靜靜地效法大地，要有負重載物的精神。尤其是要學聖人之道的人，更應該有為世人與眾生，挑負起一切痛苦重擔的心願，不可一日或離了這種負重致遠的責任心。這便是「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本意。尤其是告誡身負國家社會人民所期望者的君主--領導人和官吏們，更當有如此這般的存心，纔是合道的明君或良臣。因此，在下文，便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名言。

「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是說志在聖賢的人們，始終要戒慎恐懼，隨時隨地存著濟世救人的責任感。如在顛沛流離中的大舜，始終以大孝於天下存心。如大禹的治平洪水，九年在外櫛風沐雨，腓無胈、脛無毛，三過其門而不入。但古人又說：大德者，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這是善有善報的必然因果律。倘使你能做到功在天下國家，萬民載德的地位，當然會得到最光榮的酬庸，正如隋煬帝楊廣所說的：「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迫人來。」如果真正有道之士，到了這種地位，雖然處在「榮觀」之中，仍然恬淡虛無，不改本來的素樸；雖然燕然安處在榮華富貴之中，依然有超然物外，不受功成名遂、富貴榮華而自累其心，這纔是有道者的自處之道。這裡的「榮觀」的「觀」字，是破音字，應作古代建築物的「觀」字讀，不可作觀看的「觀」字來讀。「燕」字，通作「晏」，便是安靜的意思。

然而，在老子當時所見聞中的各國諸侯君主們，當然都不能明白傳統文化中君道和臣道的這種原則。因此，他纔有深深感歎說：「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所謂「身輕天下」的語意，是說他們不能自知修身涵養的重要，犯了不知自重的錯誤，不擇手段，只圖眼前攫取功利，不顧喪身失命的後果。因此，不但輕輕易易失去了天下，同時也戕殺了自己，這就是觸犯「輕則失本，躁則失君」的大病

兩臂重於天下

講到身輕天下的說明，我們且看善於承繼老子之學的莊子的發揮，最為清楚。《莊子·外篇》中的《讓王篇》提到：

韓、魏相與爭侵地，於華子見（韓）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輕於韓又遠，君固愁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間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人的生命之價值，在於我有一個完整無暇的現實身體的存在。志在天下國家，成大功、立大業者，正為我有身存，老子所謂：「及吾無身，又有何患。」現在正因為還有此身的存在，應該戒慎恐懼，燕然自處而遊心於物慾以外，然後不以一己的個人自私而謀天下國家大眾的大利，立大業於天下，纔不負天賦所生生命的價值。可是，很可惜的，便是當時的君主們，以及後來的君相們，大多都只圖眼前的私利而困於個人權勢的慾望中，以身輕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奈何！奈若何的一歎！

我們引用了《莊子·外篇》「兩臂重於天下」的說法，看來，似乎過於消極，太過於為個人自私了。但從人道的觀點來看，立身愛己，正是大有為於天下的開始，所以儒家纔有「孝子不立於危牆之下」的大戒。修身養身無道，又哪裡能夠擔當起天下國家危難的大任呢？同時須知，人無超然出世的修養，而貿然談利益天下國家的大業，正是失其輕重權衡之處，所謂「輕則失本，躁則失君」。因此，使我臨時想起明代(木有)堂禪師的一首詩，從表面看來，又似乎很消極，但細入深究，它正是人生積極的透徹觀。

詩曰：

人生不滿一百歲，今是昨非無定名。天下由來輕兩臂（便是上面所講莊子書中子華子說昭僖侯的故事），世間何故重連城（價值連城的璧玉，也就是趙相藺相如奪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龍亡大澤羣鰍舞（秦失其鹿，天下爭逐的翻版），兔盡平原走狗烹（范蠡給文種書所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後來韓信臨死時也引用過）。滿目亂坡眠白石（古往今來的一切人等，最後都是如此），有時特地憶初平（道家神仙傳稱廣成子名董初平。但這裡所說的初平，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世而言）。

超然輕重的歷史故事

老子的話，本來已如珠之走盤，周延涵蓋，無所不通，仁者見之為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何況又是以簡樸的古文寫成，難作明確的界說。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專制時代的帝王權術，或為大臣者的自處箴言，當然亦是在所難免。如果根據歷史的經驗，從每一朝代帝王制度的政策來看，對於「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全偏向於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國的政策，重點放在中央集權，諸侯分治，開創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制度，適合於當時時代環境最好的一個策略。但天下事往往「重為輕根」，你所認為已經把握了的重點，將來發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這個重點上面，正如唐徵君趙蕤所謂：

天下大器也，羣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疏相鎮，所以關盛衰也。

昔周監於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沿，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此三聖（周文王、武王、周公）製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自幽平以後，日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征伐不由於天子；吳並于越，晉分為三，鄭兼於韓，魯滅於楚，海內無主，四十餘年而為戰國矣。

這便是重為輕根的最好說明。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後期的弊病，就廢封建改為郡縣，完全走中央集權的路線，自以為可以建萬代帝王世系的基業。誰又知道過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亂，封疆無得力的防守，就易姓為王，成了劉邦的漢室天下。

漢初鑒於秦始皇中央集權的缺點，又仿照周代封建的辦法，分封同姓子弟為王（非同姓者當然都不能為王），認為一旦天下有變，同胞血肉，必能拱衛帝系。誰知不到十多年，先亂於劉邦的老婆--呂後，殺戮劉氏宗室幾乎殆荊雖然由漢文帝劉恆的復興，但過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劉啟時代同室操戈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變成宮室後族的外戚操權，和一班宦官太監們把持朝政，終有前漢的外戚王莽篡位，後漢的曹操逼宮等故事發生。

從此以後，中國帝王政治體制，造成變亂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內戚、太監、女媧等幾個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長。唐代開始亂於藩鎮，宋代又鑒於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採取中央集權，終至半壁江山，始終不能完成統一的局面。後來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難逃此例。

總之，無論任何政治體制，開創的時期，如何計慮周詳，畢竟跳不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大原則的演變。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規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這個八卦爐。自法國路易十四以後直到現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主法治也未見得是完美的政體。將來的天下，正因為人類社會高估民主的可貴而終於毀滅在民主的變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來的禍根，早已埋伏在現在所謂假相幸福的社會福利和重量不重質、嘩眾取寵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學，看透了「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和「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自然反復演變的法則，所以才提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告誡。也正因為先有老子的這些告誡，後有人生的種種經驗，造成歷代的高明從政者，如範蠡等人，以及較為知機的張良，想要極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可惜，他始終不如正統道家的隱士們，乾脆早自全身隱遁，不蹚混水。退而求其次，又不如範蠡的隱遁而去。至於如韓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色，只是志在功名，或志在富貴的迷夢中，始終不知輕重根源的關鍵，更不知「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妙用。尤其是李煜，更為可憐，在他當時那樣的時代環境中，不知戒慎恐懼、奮發圖強的自處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處」危巢的超然詞章文學，只知填些「蝶戀花」的「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寫些纏綿悱惻的妙文。難怪後來趙匡胤對他的評語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工夫拿來專心搞政治，也未必會為我所擒。這也確是趙匡胤說的一句老實話。

至如韓信的開場與收場，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錯誤，而且更缺乏這種學養。所以宋代越王錢鏐的孫子錢俶，有一首借題發揮論韓信的詩，說得最好，詩曰：

登壇拜將思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

隆準由來同烏嚎，將軍應起五湖心。

韓信，的確是很可愛的具有俠義人性的人物。他善於用兵，而缺乏政略和大謀略的修養。他重視恩情而不顧怨懟的爽朗胸襟，極可欽佩。他對劉邦當時的登壇拜將的作風，早已埋下「英雄生怕受恩深」的情懷。所以後來提出封假三齊王的要求，也是基於這種受恩的深情而講的真話。劉邦被張良踢了一足，便立刻變盛怒為假惺惺，馬上真地封他為三齊王的時候，早已埋下後來的結局。隆準，是漢高祖劉邦長相的特徵，鼻子特別高又厚，相法所謂伏犀貫頂的通天鼻。長頸鳥喙，是范蠡對文種講越王勾踐長相的特徵，頭頸特別長，嘴巴很尖銳，所謂「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評語。古今中外的君主領導人們，雖然各有不同的特別外形，但都有同一模式的猜忌心理。其實，這是人性的根本問題，除非聖賢，誰能遣此，最為可哀。

因此錢俶評論韓信，早已應該知道自己的收場結果，何以不學範蠡一樣，功成，名遂，身退，泛舟五湖，飄然遠引呢？其實，錢俶這首詩，正是針對他朝見趙匡胤的時候，趙匡胤封了一箱東西，叫他回去在路上拆看。他出了京城，打開一看，箱裡所裝的，都是大臣們的建議，要趙匡胤扣留或殺了錢俶的報告。但趙匡胤不殺錢俶，也不扣留他，叫他安心回去，正是要他老老實實自己奉獻越國，乖乖歸順的手法。錢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當時的情勢，因此，借評韓信的詩來發揮自己胸中的塊壘，奉表稱臣，正是學範蠡的泛舟五湖的最好自處，恰又合了老子的「燕處超然」，不以身輕天下的法則。杭州保俶塔的建立，應該是錢俶朝見趙匡胤的時候，他的親信人們，為他祈福消災所建的紀念物。後來杭州人對保俶塔有各種不同的傳說，似乎都是歪曲事實了。當然，這是順便一提，或可判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不足為憑。這是說為人臣立場的，必須具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知機知時的自處之道。不然，便會有如清初名臣尹善所自慨的名句「烏入青雲倦亦飛」欲罷不能之歎了！

但是老子的話，正如臨濟禪師所謂「一語中具三玄門，一玄門中具三要義」。它是隨方逐圓，面面俱到的。歷史的經驗留給我們的殷鑒，有關類似「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而不以身輕天下的反面事實也很多。例如公子小白，與鮑叔的同謀，身居首地，正當公子糾當政，處於榮觀得意的時候，他們把握成熟的時機，輕車簡從，舉手之間，就能複國正位，為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又如燕昭王重用樂毅，報復齊國的宿仇，五年之間，攻堅破銳，連下七十餘城。但田單卻看準燕王對樂毅存有猜忌的隱憂，同時也看準樂毅心裡早已存有防止燕王的猜忌，似有意似無意地留下「即墨」及「苫」二城，作為觀望的作用。因此田單反用不以身輕天下而振作自重，整經教武，一舉而複國成功，名垂千古，便是反用樂毅的「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人臣之道；而田單卻不以身輕天下的自重與靜觀；機變之智，成就他的不世功業。也就是老子所謂「同出而異名」的上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應變了。

樂毅是樂羊子的後人，他的家族，本來就有深通黃（帝）老（子）之道的，樂毅的成就，更是得力於黃老的學術精華。司馬遷贊樂氏之說：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日河上文人，不知其所出。河上文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服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參）師。

正因為樂毅善學老子，因此，他報燕（惠）王書，有謂：「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漢魏之間的夏侯玄，有一篇論樂毅的專論，是比較有見地的史論，而且也正是發揮樂毅與黃老的學術修養有關的獨到論文，如說：

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幾乎知幾合適，以禮終始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

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千載一道，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併而已哉！

夫兼併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非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畢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子湯武之事矣。

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載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二邑，乃效速於天下也。

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奢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兼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撥，霸王之事，逝其遠矣。

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

---老子他說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不著痕跡的善行

這一章所講的修道標準，非常符合佛教傳入中國後，所特別強調的大乘道精神。道家和儒家本來就融通了出世與入世兩條生命路線，只是在表達的方式和因時因地的制宜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而大乘佛教在這方面，開發了中國有史以來儒道不分家的精神。要修養到這種儒道兩家出世人世不相妨礙的程度是相當困難的。當然歷史上並非沒有此等人物；也許有些為帝王的，或者為國家良臣大將的，甚至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市井小民，有人也許有可能做到如此的境界。

前面講到萬乘之主，不以身輕天下的重點，必須有「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身先天下的責任感；但在作為上，又須具備「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自處與處世之道。那麼，如何才能做到這種內聖外王的最高境界呢？本章恰是一篇最好的說明。

現在先講本章對修道人在行為品格上的要求，必須要做到「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的標準，然後才能在待人接物上做到「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所謂「善行無轍跡」，是說真正做大善事，行止高潔的人，他所做的好事，完全不著痕跡，你決看不出他的善行所在。因此，中國文化幾千年來，非常重視「陰功積德」。一個有道德的人，為善不欲人知，因為他不求名、不求利，更不望回報；如果做了一點好事，還要人家來宣揚，那就與傳統文化的精神差得太多了。所以，真正為善的行為，不像車輛行過道路一樣，留下痕跡，如果有了輪印的痕跡，就知道車子經過那些地方，等於自掛招牌，標明去向或宣揚形跡了。

所以說「善欲人知，便非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由此理推，一個人要修道，當然是世界上最好最善的大善事，但無上大道並非人為的造作所能修得的。「道」是本自清虛寥廓、寂滅無為的，一有了方法，一有了境界，早已落於下乘，就如車過留痕，已有形跡可循，已非至善了。

後來莊子更加發揮「善行無轍跡」的意義說：「絕跡易，無行地難。」一個人的動作行為要想不留痕跡，雖然已經很難做到，但也不算太難。比如強盜和小偷，他在作案的時候，儘量要消滅現場的痕跡，甚至戴上手套，穿上襪子，想要做到不留手指足趾的印模。這也不算太難的事，挖空心思，還能做到。但是他在自己作案以後的心田中，那個事實的影像，卻是一輩子也難消滅的；甚至到臨死的時候，內心更加明顯地有罪惡感。這便是莊子所說「絕跡易，無行地難」的道理。

同樣的，一個人做了好事善事，儘管想要做到不使人知，不自我顯揚，但「為善最樂」的心情，終會存在心像之中，雖然只求「陰功積德」，可是仍有心理上善行的痕影。這也是「絕跡易，無行地難」的最難之處。

唐末神仙呂純陽真人，相傳能禦劍飛行，在空中來來去去，這在飛機與太空梭還沒有發明的當時，那是多麼的值得人們羨慕啊！呂純陽自己便有一首詩說：

朝遊北海暮蒼梧 袖裹青蛇膽氣粗

三醉嶽陽人不識 朗吟飛過洞庭湖

蒼梧在廣西，青蛇是劍。一個人能在一天當中，輕身飛過整個的南北地區，當然是飛空無跡，多麼可貴！但如從莊子的觀點看來，仍然是「絕跡易，無行地難」。所謂「此雖免乎行」，這雖然不要走路那麼辛苦，「猶有所待者也」。他說要如列子一樣憑藉風力而行，如果沒有風力，也是飛不起來的。總之，飛來飛去，表面看來不著痕跡，但你總還是地球上的人物，總要落到地球上，要腳踏實地纔行啊！

我們講了這些故事，還是多方說明「善行無轍跡」的不容易。現在讓我們話說轉來，借用「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方法，卻與佛家對於六度（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的大乘說法不謀而合。例如佛說佈施必要做到三輪體空，所謂三輪體空，就是說當你在佈施幫助別人的時候，「施者」的我相與「受者」的他相，以及「施事」（佈施行為的事實），這三種心理和行為現象都必須當下皆空，徹底不留痕跡，才能達到度過彼岸的真空正智而得大解脫的境界。如果有一個境界，那就是著相留跡了。這只是借用名詞而已。說到徹底之處，便是禪宗的「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纔是究競。

講到這裡，我們再舉一則唐代鼎盛時期禪宗的故事，做更進一層明顯的說明。禪宗有一位著名的大師，叫南泉禪師，他是馬祖的大弟子之一，在唐代各大禪院中，他的教化算是比較輕鬆幽默的一個。因俗家姓王，平常他常自稱王老師，不喜歡什麼大師、禪師、法師或師父的稱呼。

當時一些禪宗叢林的大寺院，寺產很多，放租給一般老百姓耕種，到了時間纔有人去收租。有一年的秋天，南泉禪師親自下山去收租，誰知到了該地頭，那些佃戶人家早已把素齋準備好了請他喫。他覺得很奇怪，問大家道：「我一年難得下山一次，你們怎曉得我要到，而且把素菜也準備好了呢？」佃戶們告訴他，昨夜土地公託夢給我們，說方丈和尚明天下山，所以我們趕早準備齋飯歡迎。南泉禪師聽後，臉色大變說，我修行不得力，鬼神竟然知道我的落處。意思是說，自己的起心動念，都被鬼神看得一清二楚的，那自己所謂學佛修道不是白修了嗎？真正的大善人，等於佛家的大善知識、大菩薩們，他的起心動念連鬼神都不知，一般凡夫哪裡能夠估料他在做什麼！這叫做「善行無轍跡」的榜樣。

會說 會做 又會教

再說，「善言無瑕謫」，真正話說得好，毫無瑕疵，就沒有一點毛病可挑剔，沒有一點可責難的地方，隨便哪一句話，都合乎情合乎理。但是，討論這句話，老子似乎自打耳光，因為他寫了五千言，應該說是「善言無瑕謫」，可是，後世研究老子的人，卻挑出了他許多的毛病。

另外，釋迦牟尼佛在講《金剛經》的時候，否認自己曾說過話（法）。更有佛經中維摩居士與文殊菩薩的辯論，辯論到最後不說話了，這個「一聲不響」，當然就沒有任何毛病了。所以說，只要一開口就有毛病，因此，「善言」就是不說話。你認為不說話時沒有話說嗎？「無聲之聲，其響如雷」，在教育界久了的人，有時候對一個學生不說一句話，就是最大的處罰和鞭策，有一句話已經落於下乘了。

「善數不用籌策」，真會算數的人，不用打算盤就能算出數來。「籌」是計數用的碼子，「策」是計數的工具。最聰明的人，腦子比電腦還快，數位一報，馬上加、減、乘、除就算出來了。所以說，善算的人不靠工具，而用頭腦。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用鎖把門鎖住，不算「善閉」，如果說用電鎖把門關閉，使人打不開，那用電亦能打開；真正打不開的東西，是沒有關楗的。什麼東西使人打不開呢？虛空纔打不開，因為它沒有開關，能把虛空的奧祕打開纔是大學問。最大的奧祕是宇宙，直到現在也沒有人能打開。有一些科學家，例如愛因斯坦，想打開宇宙的奧祕，最後他來不及打開就去世了。

假使他能再活幾十年，也許可以找到這個奧祕，那時也許整個人類文化也要改觀。宇宙間有一個不可知的東西，也許是上帝，是超神，所以說，宇宙虛空是個大奧祕，「善閉無關楗」，雖然沒有鎖但永遠打不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真正會打結的人，雖不用繩子捆，但永遠解不開，那就是我們新文學所說的「心鎖」——感情的鎖。這個鎖能把你捆得牢牢的，永遠解不開，如果能解就成道了。所以，佛家把妄想、煩惱叫「結使」。這個「結」打得沒有結的形象，也看不出中心在哪，找得出中心就解脫了，但是沒有人找得出來。所以，「善結」就是沒有繩子捆你，但你永遠跑不掉。感情的力量多麼大啊！不管你跑到哪去，跑到國外，也要打越洋電話找你。但是，想要解脫它，我們人又很難做到，能夠做到的話，就是聖人的境界了。

這幾句話解釋什麼呢？怎麼才能做到呢？那就是前面說的，「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要非常閒靜，超越一切物理世界，才能做一個真正的聖人。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因此，聖人之道，永遠是救世救人的心願，真正的大聖人，不拋棄任何一個人，對善人要救要度，對壞人也要救要度，這就是聖人之道。假如說，信我的人得救，不信我的人下地獄，那就不是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是信我的人得救，不信我的也得救，最可憐的人也得救。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聖人不但要救人，並且要救物，但那是有次序的，要先救了人，再救萬物——「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是中國文化的次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幫助自己親近的人，仍有餘力再慢慢地擴大範圍，把人都救了，再救萬物，而且要做到沒有棄物，這是程式問題。換言之，等於佛家的由小乘而後到達大乘，由個人的自我開始而擴大，而及於「天下為公」。

這樣的行為，是謂聖人之道，老子為它取個名「是謂襲明」。「襲」是延伸的意思，在無形、無聲、無色、不著痕跡的情況中，慢慢將光明延伸出來。

天地萬有的本體，永遠是光明的，人們把自己光明的道遮住了，變成無明就黑暗了。「襲明」引申人類光明的一面，是至真至善之跡，這是告訴我們做人的道理。

「做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老子叫我們做人要尊重任何一個人，不要輕視任何一個人，這與孔子的觀唸完全一樣。老子說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師，我們自己覺得是不善人，就應該跟善人去學習，那麼，不善人就是「善人之資」了。其實壞人也是我們的老師，換句話說，如果善人是我們的教授師，不善人就是我們的副教授師。看到人家的壞，我們不要去學他的壞，而且更要憐憫他。所以說，不善人也是「善人之資」，如果世界上沒有壞人做些壞事，我們就不知道什麼叫做壞了，那壞人豈不是好人反面的教育嗎？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修養到達最高處，善惡兩方面都平靜下來，不思善、不思惡，因為真正善的人，他不需要人家崇拜，如果自認是善人，你看到我就要叩頭，那這些善人只是「散人」罷了。「不貴其師」，他不需要你崇拜，你也不必要去崇拜他。

「不愛其資」，既然善的都看不起，那惡的更不用說了。善惡兩邊都清淨，歸到清淨無為，是謂「至道」。這個時候，真正如同西方宗教的「得救」了。佛家講「得度」，得度了什麼？就是真的悟了道，得了真智慧。所以，真正大智慧的人，看起來像個大笨蛋；真的大笨蛋，你不要輕視他，可能他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大智慧人。

我經常看到一些沒有受過教育、一個大字都不認識的人，有時候隨便一開口，真是嚇人，因為他真高明，會被他嚇得冷汗直流。但必須要你自己去體會，否則還以為他是一個大笨蛋呢！真智慧不是讀書來的，不從知識中來，而是自然就有的。所以，真正的智慧，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大迷糊的人。不要認為我們讀了幾本書，認識了幾個字，就是有智慧，這是有限公司；那些沒有讀過書有真智慧的人，是無限公司，就是「是謂要妙」的意思。所以做人做事與道德的修養，是最為緊要的。

#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

---老子他說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複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複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穀。為天下穀；常德乃足，複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知陰陽乾坤善惡而後

「知其雄，守其雌」，我們常常講笑話，說年輕人談戀愛，千萬要把這兩句話記住，這當然是一句笑話。其實，雄與雌只是兩個代號。中國文化的《易經》講「陰陽」，以及另用一種符號叫「乾坤」，乾是陽，坤是陰。其實，公母、雌雄、陰陽、乾坤等，這種種的說辭，都是代號。過去中國人算命，或者是老一輩為兒孫們合婚，拿男女雙方八字來合算，男命叫乾造，女命叫坤造，都是用代號的。這裡說的雌雄，就是陰陽的意思。

「知其雄」，雄是陽性，代表了開發、光明，放射四方。「男兒志在四方」這句話，就是表現雄性的開發作用。雌性代表的是黑暗、寧靜、收斂、保守。雄是動的，雌是靜的。所以，修道的人，工夫做的是靜態，但要懂得陽的一面，才能開發無窮盡的智慧。我們靜坐時，如果心性不曉得參究這個道理，只跟著靜態呆呆地打坐，把智慧都困在裡頭，這樣就會越坐越笨，永遠不會悟道。佛家有一種修持法門叫做智慧的開發，也就是「知其雄」。這一引借，就解釋了下一句，「為天下溪」。

溪水是從高處向下流的，高處留不住水，水一定是向低處流的，最後，匯歸於最低的大海。所以，佛家也經常用大海作比喻，說明胸懷要像大海一樣又廣闊又謙下。懂得了這個道理，心量就擴大了。

「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如果修養達到了「為天下溪」的境界，則自然「常德不離」。「德」字包括用，經常行道的作用。「常德不離」，到底不離什麼？這其中是它的祕密，老子沒有明白地說。其實就是不離動靜之間，一動一靜，都有道的作用，能夠「常德不離」，最後的成功是「複歸於嬰兒」。嬰兒是剛滿月或一週歲以內的嬰孩，一身骨節都是軟的，他沒有喜、怒、哀、樂，沒有主觀成見，一切都是自然，逗他一下就笑，掐他一下就哭。他喜歡的時候，哭中又笑，笑中又哭，都很自然，沒有做假，沒有意識的固定作用，但不是無知，那是大知。

老子講修道成功的人，要像嬰兒的境界。前面也曾提到，「志氣致柔，能嬰兒乎」！學太極拳也常常用到這句話。但是，有幾個人真能把強硬的骨節練成嬰兒一樣的柔軟？人的骨節越老越硬，像鼓槌一樣，可以用來打鼓，軟骨頭打鼓是打不響的，老化就堅硬。老子後面說「物壯則老」，一樣東西，年代久了就老了。難聽一點解釋，老了就完蛋，要想不完蛋，只有「複歸於嬰兒」。所以，靜坐的人，天天要反省自己身心的柔軟到什麼程度。其實，融會貫通起來說，佛法有一個名稱叫「軟地」，先經過修養的步驟——暖、頂、忍，到達軟地。由心性剛強慢慢變成心念柔軟，身體也到達「軟地」。所以，靜坐到真正入定的人，他的身體不能碰觸，在他入定時，如果去拉他的手，可以拉到一丈多長也不斷，就是因為他的身體已變得非常柔軟的關係。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複歸於無極。」剛才用雌雄做解釋，現在又用黑白來做代表。雌雄代表陰陽，所以，自身修養要把陰陽調配好，纔可以到達如嬰兒般的柔軟境界。這中間第一是講生理上的陰陽調配，第二是講心念上的善惡。後來佛經的翻譯也借用老子的話，善業善行叫做白業，惡業惡行叫做黑業。由此可以瞭解，一切都是生理上的變化及心理上的變化。能夠無妄想，無分別，就是至善之念，也就是儒家所講的「人慾淨盡，天理流行」。這是白業，不起分別。

「守其黑」，黑業守他做什麼？這個意思是說，不會去動絲毫惡業的念頭。起心動念時的念念至善是菩提道，「為天下式」，是心理行為的標準，是至善無惡。心理的修養達到「人慾淨盡，天理流行」時，起心動念上不會有錯，念念起來都是善念，與天心相吻合。中國文化上講「天心仁慈」，無心是至善，「複歸於無極」，最後歸到惡念淨盡，善念亦不動，這個就是所謂無極，是至善了。

下面接著再講做人做事的行為方面。

回復本來百目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穀；為天下谷，常德乃足，複歸於樸。」

做人做事要知道這個原則，大家都曉得勝利是光榮的，大家都想勝利。年輕人出來到社會上，都想「前途無量」，「鵬程萬裏」，都想光榮歸於自己。「守其辱」，光榮後面就是不光榮，有成功，一定就有失敗；有上臺，一定就有下臺；有天亮的工作，一定會有黑夜的休息。所以「知其榮，守其辱」，就是萬事要留一步。人生本來就是唱戲，上臺一鞠躬，下臺總歸要回到你本來面目，那是赤裸裸的來，什麼也沒有帶來。不要老是想勝利屬於我一個人，光榮也都屬於我一人。

譬如一個人賺了很多錢，留住那些錢一點都不用，又算什麼！我的經濟學是：會賺錢不是本事，會用錢纔是真本事，而且錢要用得漂亮適當，纔是真本事。假使今天有人給我一千萬，命令我一晚把錢用光，而且把錢用得漂亮適當，用得高明，用得大家都叫好時，我怎麼辦？當然把它扔出去飛散，讓大家去搶也行，但這不算好，一定會使很多人爭奪打架，就不對了。所以，一個人要「知其榮，守其辱」，要知道自己的本來，自己平常自然的面目。

中國文化有兩句話：「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我們是來自民間的人，就是來自民間，上臺之後，以及功名富貴，這一切都是假的，是暫時的。等於這些房子的裝潢等等都是假的，一旦把壁紙、膠漆去掉，看到泥巴磚頭，那纔是它的本色。真的大英雄，上臺也好，下臺也好，恭維也好，不恭維也好，他總是那個樣子，保持他的本色。

再說「是真名士自風流」，古代的風流，近乎現代講的「瀟灑」。一個真正的名士，他本身自然瀟灑，不是做作出來的瀟灑；如果能這樣做人處世，則「為天下穀」。什麼叫做「穀」呢？就是山谷，空靈闊大，能包容許多東西。這個空靈，也就是禪宗六祖所說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胸襟有如此的偉大，山谷一樣的空靈。

我們看到歷史上所形容的漢高祖，從老百姓起來當皇帝，歷史上形容他相貌「隆準龍顏」。我想像那個樣子不大好看，鼻子高高的，面孔像龍一樣，那有什麼好看的！但從古至今，每人都想變龍，那又何苦呢？有人說：「你這個人的相很好，虎背熊腰，將來大有作為。」他聽了必然很高興，因為人的天性大概喜歡挨駡，老虎和熊都是野生動物，老虎的背和熊的腰又有什麼好看啊！我纔不要虎背熊腰！只要人揹人腰就好了。人又何必要像龍呢？龍是一種冷血動物，可是歷史上形容一個人「隆準龍顏」，他就會高興得睡不著覺。袁世凱就上了這個當，聰明人都喜歡上這個當。

但是，歷史上寫漢高相的面孔「隆準龍顏」，是說他的氣派豁達大度，能容天下。當然，漢高祖不一定大度，寫歷史的人，總要把他寫得好一點。如果真的能夠做到豁達大度，包容一切，則「常德乃足，複歸於樸」。他的常德足了，品性行為能夠得上「樸」，就是歸到最原始樸素的英雄本色了。

我們常形容一個人英雄本色，這在歷史上有很多，後來儒家出來做官的人，雖做到官至極品，一旦回家以後，仍然是鄉巴佬一個。有位歷史上的名人，官至極品，當了幾十年的宰相，退休以後，穿了一件舊衣服，帶了一個傭人，步行出來遊玩。有一個新科狀元，騎在馬上，很威風地過來，老宰相急忙讓路。這位新科狀元耀武揚威，洋洋得意，看到路邊這位老頭子，認為他很不懂事，新科狀元騎馬遊街，為什麼不站遠一點迴避？隨從人員就下馬來趕。一問才知道是前村的老宰相，這位狀元嚇得雙膝彎下來說：「老前輩，對不起啊！」老宰相說：「上馬去吧！年輕人是如此的。」真正有高度修養的人才是樸實無華的。這就是「複歸於樸」的道理。

生理 心理 行為三方面修養

這一節我們曉得，「知其雄，守其雌」是生理上的修養；「知其白，守其黑」是心性上的修養；「知其榮，守其辱」則是行為上的修養。讀書不可馬虎看過，老子已經把修道的祕訣傳授給我們了，如果自己不懂得其中奧祕，那又怪誰呢！

講到樸實無華，那是最為重要的，不管是心理、生理，或者是行為上，都要修養到「樸實」。不加妄念是基本的修養。人性本來就很樸實，所以不樸實的人，是被後天環境污染的結果。能夠把這些污染去掉，回歸到本來的樸實，那就是「道」。因此，老子的結論是：「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樸」是一塊原始的木頭，沒有經過雕鑿，沒有經過人的加工；人性也是這樣，原始的社會也是這樣。我們上古的祖宗們，就生長在「道」的世界，所以不需要修道，因為個個有道。那個時候也不需要有宗教，因為個個都在修中。

人類社會，在精神文明上講，越到後來越是退化；在物質文明上講，後來則是天天有進步。我常說，大家講進步，要劃一個界限，就物質文明而言，後來的社會的確是有進步的；但是道德的文明，不但沒有進步，而且是在退化中。所以，在東方文化史上，認為人文文化是退步的。

「樸實無華」散解了以後，就變成物質文明的興起，「樸散則為器」，這個「器」不是指物質。孔子在《易經》上也說明這個道理，人類原始的本來就是「道」，不需要有道德仁義這些名稱。到了人類社會越向前發展，精神文明就逐漸退化，物質文明就越發達起來。

可是，江水東流去不回，世事是沒有辦法復古的。如果希望人類思想、精神文明復古，則是錯誤的。既然不能夠復古，那麼，人類是否要永遠的壞下去呢？不會的，因為「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當一直前進到極點後，就會又回轉到了本位，「道則返也」。等於一個人喫東西，給他喫飽了以後，他什麼都不想吃了。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懂得了這個道理，就創建了一種政治制度，如《禮記》所記的周禮，保持了上古道德的政治制度。但是，真正講原始道德的上古社會，則是《禮運?大同篇》的思想，那是真正一個偉大的制度，那個制度是沒有制度，沒有法律，也沒有道德的。但人人都自然守法，並不要法律來約束；人人都不必講道德，自然合於道德的標準。所以，「道法自然」，那個社會，本身就是道德，這就是所謂「大制不割」。

#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

---老子他說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私心取天下的後果

這一章，及後面接連的兩三章，都是說明「道」的用，而且牽涉到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和軍事哲學思想。在文學的層次上，頗有「大制不割」的氣勢。

在中國歷史哲學的發展中，儒道兩家的思想是同一個根源，上古的時候，儒道本不分家。像堯舜以前的黃帝，乃至黃帝以上遠古史中的三皇五帝，這些古人之所以當皇帝，是不得已而為之，是真為大眾來服務的。時代越向前走，這種觀念就有所改變，因為人的慾望愈來愈高了，私慾一旦提高，政治上就變為家天下的制度了。

這裡老子所講的，還是上古文化公天下的制度。他所提出上古觀唸的政治哲學是：「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這一名詞所指，在中國文化觀念中，可大可小，大的包括現在全世界人類思想。上古公天下的帝王，並不像後世帝王是有目的來做皇帝的，是想要縱橫天下，割據城池而號令天下。這是私天下的帝王思想，與上古的明王思想，王道精神，不得已而出來為天下、為一般人謀福利是不同的。

「天下神器」這四個字，在文義上不是連起來的，要再加一個「者」和「也」字，成為「天下者，神器也」。意思是說，天下這個東西，是天下人的神器。這樣照文字解釋，還是不夠清楚，如果說，天下這個東西，是一個神妙不可思議的東西，就更切合了。也就是後世包括的國家、政權等等，都是神妙不可思議的東西。所以「不可為也」，這個東西是碰不得的。

「為者敗之」，像後世春秋戰國時代的情形，尤其像秦始皇等等的做法，更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他們是以私慾為出發點，為個人的英雄思想而號令天下，最後還是要失敗的。「執者失之」，越是私心自用，抓得越緊，抓得越牢，則失去得越快，這是拿歷史哲學的眼光來看的。下面再說一個大哲學的原理。

「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贏，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奪得、去泰。」這是老子講宇宙的法則，宇宙的物理，只有一個共同的法則，就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拿「行」來說，你向前進，當前進的力量達於極點時，就是後退。《易經》上有句話，「無往不復」，沒有一個向前走的東西不回過來的。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地球是圓形，向前走一定回復過來到本位。所以說，「或行、或隨」，有進步就有退步。相反的，永遠在退步，必定就有進步了。

「或歔、或吹」，「歔」是把氣吸進來，「吹」是把氣呼出去。所以，呼吸也是相對的。

「或強、或贏」，一個人的身體，是一個物理的東西，強壯到極點之後，一定會變弱。相反的，有許多人身體看似多病，但是多病的人，往往能祛病延年，雖然整天病兮兮似的，卻能活得很長壽。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曉得自己多病，就會時時注意攝生調養。一個看來身體非常健康的人，有時候反而忽然死了，因為他自己覺得身體很健康，沒有病，往往就忽略了保健之道，所以一下就完了。

「或挫、或隳」，「挫」是很尖銳的東西，越是尖銳的東西，毀損得也就越快。這幾個原則——行、隨、歔、吹、強、贏、挫、隳，是說明宇宙間一切事物，隨時都在相對的變化。

舉例來說，很多喜歡學《易》卜卦算命的人，當有人問某筆生意或是今年生意會不會賺錢，其實不要卜卦，答案已經告訴你了，不是賺錢就是蝕本，沒有不賺不賠停留在中間的。如果一年生意做下來，算算總帳，既不賺又不賠，其實年齡、光陰、精神都賠上了，這不是早賠本了嗎！所以，算命卜卦，問命運好不好，答案是不好一定壞，不壞一定好。

我認為卜卦很容易，如果到街上擺一個卜卦的攤子，對來人說：「老兄，我看你氣色不太好」，他一聽就會想來算算命，第一句話就可告訴他，我算定你會破財，因為他已經破費了幾十元請你看相了。所以說，天下沒有不變的東西，絕不可能停留在中間的。老子現在是就大原則告訴我們這個道理。

聖人的作為

後面第六十七章，老子告訴我們有三寶，現在把名稱先提出來，即「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我們做人處世，要慈悲為懷，仁民愛物，這就是「慈」。「儉」看起來很慳吝，實際上是非常的小心謹慎。「不敢為天下先」，認真說來，天下萬事，沒有創作的事物，人也不能創作；所謂創作只是自然的因緣條件成熟了，在一個機遇下，自然會得到成功。人類若想單獨創作製造，違反了自然因緣原則，是不會成功的。所以說，「不敢為天下先」。

道家的思想，最會撿現成的比喻。比如，儒家經常說，一個人的人格要有「中流砥柱」的精神，大水來了，要站在河流中間擋住。如果是這樣，說不定大水會把你給沖走，水勢小或者還可以「砥」一下，一旦大水沒了頂，比人還高，那就「中流」不能「砥柱」了。

道家不是這樣，道家只是「因勢而利導」，不像儒家要「中流砥柱」。要曉得，大水一來，縱然用堤防把它堵住，這個地方不出毛病，流到別的地方毛病會更大，淹死人會更多。道家的做法是，預先在下游開一道溝渠，把水順勢往下疏導，水就流到大海裡去了。這就是「因勢利導」的法則。

我們對人對事也是這樣，當一件事情正在火頭上，不能改變的時候，硬要去改變它，除非準備做烈士，那無話可說；如果真正為了救天下人，這種方法就救不了啦，必須因勢利導。等事情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一切有利因素都已具備，這時只要四兩撥千斤，一個指頭輕輕一撥，就把它拔過來了。天下事也是一樣，整個天下也只要這樣輕輕一撥，就改變了。

這一章的內容是三寶的前奏。所以聖人之道，第一「去甚」，「甚」就是過分，做人做事第一不要過分，過分一定會出毛病。第二「去奢」，錦上不能添花，錦上添花，毛病出得更大。第三「去泰」，人生沒有舒服的時候，天下事也沒有永遠泰然不變的時候。一個人身心上不加幾分勞苦，不加幾分運動，舒泰太過了，各種毛病都來了。這三點道理，發揮起來很多，總結一句話，要守戒律，萬事不要做得太過分。

說到這裡，想到一則確有其事的故事。有一位同學得了博士學位，他國文好，英文也好，日文也好，樣樣都好，但樣樣都說得不好，國語也說得不太標準。有一天對我說：「老師，你告訴我道家的道理是四個兒子。」我說：「道家哪裡有四個兒子？」搞了半天，才曉得他說的「四個兒子」是「適可而止」。老子只有三個兒子「去甚、去奢、去泰」，沒有四個兒子。這三點也就是告訴我們萬事要適可而止，如果不適可而止，超過限度那就會變，不再是原來的現象了。老子把這個哲學原理先告訴了我們。

#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

---老子他說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的軍事哲學思想

這是老子軍事思想最高的境界，一個有道之士，多半不願自己出來當君王。中國歷史始終有一個不成文的祕密，當歷史變亂的時候，國家危險到了極點，勤王禦寇，挽回歷史命運的，都是道家的人物。從三代以下，一路下來，如伊尹、姜太公、諸葛亮，乃至明朝的劉基等等，這些著名的人物，有些站在前面，還有其他在背後輔助而不出名的人。這是中國政治歷史上的一個祕密，每到撥亂反正的時候，道家的思想，道家的人物就出來了。但是他們完成了使命之後，也不想在歷史上留名，「功成、名遂、身退」，實所謂功德無量。

老子也再三告誡後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但是，老子並不是反對戰爭，在國防上，軍事戒備絕對需要，但不可以兵強天下，不可以用武力來侵略別人。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動大戰的德國和日本，原對老子哲學很有研究，但卻忘記了「不以兵強天下」這一句話，違反了這個軍事哲學原則，所以最終失敗了。

老子並不是反對軍事，他說到「強」字的意義，那只是加強自己國家的國防建設，如果想要侵略別人，便會失敗。老子的軍事思想、政治哲學的原理在什麼地方呢？「其事好還」。前面引用《易經》的話「無往不復」，這是因果報應，每件事必定是回轉過來報應的，你怎麼樣打人，就會怎麼樣被人打；你怎麼樣去殺人，就會怎麼樣被人殺。「其事好還」就是這個意思。對任何一件事，不能輕易隨便，你打出去五十斤力量，回轉過來的是一百斤果報。東方的幾大哲學，幾大教理，始終站在同一個原則，就是「大道好還」，也就是天道之因果迴圈。

下面告訴我們一個原則，是學軍事哲學必須瞭解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經過大規模的戰爭以後，那個地方整個被破壞毀滅了，所有山林草木以及幾百年的建設成果，剎那之間消失了。「師」就是兵，只要戰場在那裡，那個地方就要遭到破壞，「荊棘生焉」，長了很多野草，變得荒涼了。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現在的年輕人沒有這種經驗，不會瞭解；經歷過戰亂的人，就會知道戰爭之後的戰場，會成為傳染疾病瘟疫的地方，有時併發旱災、洪水以及發生瘟疫的流行。所以，後來學軍事哲學的人，對這個道理都很清楚。世界上真正的名將，能懂得軍事的，都不敢輕言戰爭。這不是因為膽小怕戰，而是由於仁慈，不願也不忍看到戰爭帶來的悲慘後果。任何一個士兵，都是經過母親十月懷胎，父母辛辛苦苦把他養育長大成人的，但在戰場上只要幾秒鐘就沒有了。而且犧牲在戰場上的，不只是少數的一兩個人，而是百千萬眾。所以，懂得軍事的人都怕談戰爭。

世界上只有讀書人喜歡談戰爭。我常碰到許多知識份子，他們對於戰爭的看法，好像小孩子玩遊戲那麼容易，像看柔道比賽一樣好玩。殊不知，戰爭是極不容易之事，是悲慘之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所說的這個軍事哲學，充分代表了傳統道家的軍事思想。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一個高明的政治家，高明的軍事領導人，是心懷仁慈的，希望領導天下國家止於至善。以善的力量，戰勝一切邪惡，絕不是以自己強盛壯大的武力，去侵略人家，威脅人家。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一個當大統帥的人，當帝王、領袖的人，應以仁慈的心、善良的政策來救世界，來愛天下。他們雖一心濟世救人，並沒有認為自己了不起，絕沒有驕矜的心理，也不自我表揚。任何一個成功的人，如果帶了成功的驕傲，已經是失心病狂了，這種領導人終歸會失敗的。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萬一發生戰爭，必須要用兵的時候，是不得已而為之，並不是逞強好勝。所以，最高軍事哲學的思想，是不得已而為自己防備。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樣，中國做人原則的兩句古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就是這個原則。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這是講物理的原則，讓我們懂得人生，亦可懂得一切。天下萬物的運行，有一個法則是無法改變的，那就是一個東西長大了，下面接著來的就是衰老！老了就要滅亡。「不道」並不是說沒有道，是說違反了這個法則，像一棵樹一樣，長大了就要衰老。有沒有永遠保持不衰老的呢？那就看道家另一種方法了，老子只說到這裡為止。

這一章開頭就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這是講的軍事哲學，但最後一段，忽然講「物壯則老」，好像與上文並不相關。其實非常相關，如果研究軍事的人，就會懂得這個道理了。因為天下的強兵利器，不能永遠保持不變，一定要不斷地修正，不斷地改進纔行。不要認為自己的東西了不起，以今天來說，雖然已達到最高峯，過一段時間，最高峯的東西，可能已經落伍了。所以，儒家的道理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也是一樣，學道的人，都想健康長壽，要健康長壽，就是要知道如何保養壯大，「弱者道之反也」，才能使它到達完美。

# 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

---老子他說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這一章是接著軍事哲學再加以引申。歷代有很多注釋名 著，對這一章並不下註解，不願意下註解，因為帝王的時 代，多半是「以兵強天下」。所以，大家第一個原因是怕談 這件事，第二個原因是這篇文字很容易懂，不必註解。現在我們大概解釋一下，說明這個道理。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兵」就是殺人的武器，因 為武器是會殺死很多人的，所以「不祥」。原子彈是很厲害 的武器，一顆原子彈的爆炸，可以殺死更多的人。可是現在 到了核子彈，乃至於用到「死光」的戰爭，細菌的戰爭，殺 起人來更多更快，一瞬間可以毀滅人類的一半人口，這就是 「佳兵不祥」的道理。「物或惡之」，不要說是人害怕，任何世界上有生命的東西，都很恐懼。「故有道者不處」，所以，有道的人不做這種事情，只用道德、善心、仁慈來感化人。

但是，老子的哲學——道家的哲學，在道德的後面，是有武器做後盾的哦！試看每一個寺廟，不管是道家、佛家的，中間坐的是「佛」，旁邊站的都是拿了武器的四大金剛。沒有這些是不行的，光講道德仁慈也是不行的，這是道家的奧祕之處。

兵不血刃而取勝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這是中國古代的禮儀，中國古代的軍事制度。君子是道德修養高明的人，上古傳統的制度，以正治國，喜歡在左邊；用兵的時候，喜歡在右邊。左右是兩個代號，右則屬陰，用兵的時候，非用「陰謀」不可，敵人如何準備來打你，你準備如何去打敵人，不使用陰謀詭詐不足以取勝。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這句話重複的講，是老子書中少見的情形，這表示老子語重心長，提醒大家特別注意。「恬淡為上」，一個大軍統帥的修養，以恬淡為上，諸葛亮有兩句名言：「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修道的人，在中國歷史上，除了諸葛亮以外，很少看到有這樣修養的人。

南北朝的時候，梁武帝下面有一位將領名叫陸法和，是一位出家的和尚。此人並不穿和尚的衣服，他帶領部隊，完全是按照管理出家人的辦法。每次作戰，只要他的部隊一到，一定戰勝。後來幫助梁武帝平定了很多地方。到了梁武帝的兒子當皇帝的時候，他已經把長江以南的軍事力量都掌握在手中了。因此，梁武帝的兒子對他產生了懷疑，所謂「功高震主」，因為他掌握了國家的整個兵權，只要他手一擺，皇帝就只能下臺了。

於是，就有人去向皇帝進讒言，不過他在家打坐就知道了，便跑去見皇帝說：「我法和是修道的人，帝釋天王亦不願為，何況是人間的虛浮富貴。我與你父親兩人，本來是當年在釋迦佛前靈山會上的同參道友，因為化墮落到人間來當皇帝，我是他師兄，願意助他一臂之力，你卻反而懷疑起我來。現在我把將軍的大印支還給你，我要走了。」說完他就走了，一個人到四川峨眉山去了。

為什麼每一次打仗，敵人一看到他的影子就害怕，沒有辦法與他作戰呢？據說他是用神通來打仗的，也根本沒有殺人，所謂兵不血刃而取勝。只是寫歷史的人認為這是神話，不願意寫進歷史，事實上卻是具有其人，真有其事。你們研究歷史，在南北朝那一段，就知道真有這麼一個將領，他的一切就是如此淡泊的。

為何以喪禮紀念勝利

「勝而不美」，戰爭是不得已的事，縱然打了勝仗，也不值得頌揚。「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所謂戰勝的美，只是喜歡殺人而已。「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一個喜歡殺人的人，終歸是要失敗的，所以，不可能得志於天下。

中國的古禮，尊崇左方，所以說「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拿現代的軍事組織來說，總司令在右邊，副總司令在左邊。因為，當一個作戰命令頒下以後，打起仗來，成千上萬的生命就會犧牲，這是凶事。「言以喪禮處之」，應該懷著喪事一樣的悲痛心情去處理。「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對死傷的敵人，也要有哀痛悲傷之情。「戰勝以喪禮處之」，即使戰勝了，也不應該驕矜得意，還是要懷著喪禮哀痛的心情，來處理戰後的一切。

我們曉得道家軍事哲學的思想，很多是引用《陰符經》的道理。道家與老子有關的典籍，太上十三經之一是《陰符經》。其中說：「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星辰隱伏；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天性人也」，人代表大地之中心。「人心機也」，人的心理與宇宙相通，是心物一元的基礎。「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的思想和心理不能隨便動一個殺念，或動一個惡念，那是與仁愛的天性相反的。

「天發殺機，星辰隱伏」，這是說上天發動了殺機，便要摧殘人類萬物，或刮颱風，或下暴雨，日、月、星、辰都要隱伏起來看不見了。「地發殺機，龍蛇起陸」，甚至發生地震、火山爆發種種的自然災害，這個時候，地下的一些生命，就從地下鑽了出來。舉例來說，在夏季的時候，雖然是個好天氣，如果突然看到螞蟻搬家，一定會下大雨，漲大水的。有很多的動物，都有預感，這就是「地發殺機，龍蛇起陸」的道理。

軍事哲學的另一面觀點

大地殺機一來，雖然是那麼可怕，但是，人若發動了殺機，比天災地變還更可怕。「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人若有發動戰爭的心態，那太可怕了，天地都要為之變色。但是人的殺機起了以後，發動的戰爭是不是一定不好呢？那又不儘然，因為革命以後，纔有真正好的建設，這是軍事哲學另外一面的說法。

比如佛家講的劫運到了，在劫難逃，但是一個劫運過去，好的就會興旺起來；所以，「天人合發，萬化定基」，一個新的局面，才能開始。就像一個人生了重病，或得了癌症，非開刀不可，開刀一定上麻醉藥，上手術臺，是生是死並不一定，就看運氣如何。如果一刀下去能起死回生，就是「天人合發，萬化定基」，重新開始一個新生命了。

《陰符經》上又說：「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宣，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生萬物，新的生出來，又要老化死去，絕不會讓它常留不走，這是天地萬物之道。「道」即「盜」，修道之道，亦即偷盜之盜。修道的人，在那裡打坐，以為不會或不是偷盜，殊不知正是在偷盜天地日月之精華。為什麼我們靜坐一陣，會覺得精神更好呢？因為靜坐把天地日月的精華盜取到我們自己身上來了。「天地萬物之盜」，天地偷盜了萬物之精華，而構成了天地的精神。「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人更可惡，大至聲光日月，小至青菜蘿蔔，人都要偷來給自己，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是萬物之盜。天地偷萬物，人偷天地；天也偷，地也偷，人也偷，真是天地之間一大偷。「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天、地、人這三個大強盜，每個都得到滿足以後，天下就太平了。

「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道家主張「吞吐萬物」，把天地的精華歸於自己，但是時間要把握得好，身體百骸才會健康長壽。只不過這天地的精華、生命的根本又在哪裡呢？首先就要把「機」找到，找到了「機」，只要「機」一動就好了，也就萬化安而天下太平了。這是唯心的，不是唯物的。

《陰符經》又告訴我們：「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其盜機也」這個「機」，是唯心的，與佛家所說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一樣，是心識的作用。「天下莫能見，莫能知」，既不能見到，也不可能知道。「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修道不能亂修，真懂得修道的君子，能把握住這個「機」，就可以健康長壽。如果不懂修道的小人，「機」把握不住，修得不好，反而會慢慢地死亡，這是《陰符經》上講生殺的道理。

楚莊王和周武王的道家思想

我們從老子的軍事哲學思想，再檢查中國文化中合於「道」的精神的，在《左傳》裡有一篇《楚莊王不為京觀》這篇文章是說明楚莊王不允許建築「京觀」的事情。「京觀」是一種建築物，在古代是紀念戰爭勝利的紀念館，等於法國的凱旋門一類的東西。

現在摘錄其中的一段，以補充老子軍事哲學的實際情形，使大家瞭解中國文化、軍事思想的仁政之道。

「楚師軍於邲」，有一次楚國與晉國作戰，戰爭勝利了，楚國的整個部隊，還在前線沒有撤退，以勝利軍的姿態住在晉國的邊界，臨近鄭地「邲」這個地方。這時有一個楚王高級幹部名叫潘黨的，對楚王說：「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屍以為京觀」，他建議建築一個紀念館，以紀念這次戰爭的勝利，把戰場上晉國戰死的很多屍體，給予封存。他的理由是：「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他說戰爭勝利了，一定要告示後代子孫，不要忘記我們國家武功的強盛。

楚莊王在春秋戰國的時代，算是一個了不起的明主，他答覆潘黨說：「非爾所知也」，這個道理你不懂啊！「夫文止戈為武」，從文字上看，「武」是「止」、「戈」兩個字合攏而成的，上面是「戈」，下面是「止」，意思是說，一個壞人，不服教化，想用戰爭來侵略別人，危害世界，那我們只好用戰爭來處理，以戰止戰，目的是用戰爭來阻止戰爭，這就是「止戈為武」的道理。

「武王克商」，武王革命，推翻了暴虐無道的商紂王，他自己所作的頌歌說：「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從今以後，我們不再用戰爭了，要把武器收起來，不再使用武器了。社會上需要的是道德仁愛的教化，只有道德仁愛的教化，纔可傳之永久，發揚光大。希望後代的子孫，對這種實行仁政的精神，要永遠保待著。

武王當時又做了一篇《武》的文章，這也是我們沖國文化中軍事哲學的原理。「耆定爾功」，這個時候，天下安定，國家人民都蒙受福祉，這種大功勞，並不是侵略戰爭得來的。「輔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本著文化傳統仁愛的精神，求得天下國家人民永遠的安定。「綏萬邦，屢豐年」，使天下萬國都得到太平，每個人都生活得很好，並能有天時、地利、人和之助，而得到經濟安定，生活富足。

下面再引錄楚莊王繼續訓勉其高級幹部的話，中國傳統軍事哲學的道理有七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這七個要點，發揮起來，可以寫二三十萬字，成為一本軍事專書。「禁暴」，是把世界上的壞人都消滅掉，不讓壞人存在，以免擾亂社會。「戢兵」，壞人想要強橫霸道的侵略鄰國，我們要戢止其兇暴。「保大」，注意人民的休生養息，保持國家民族的壯大。「定功」，以王道仁愛之政，建立不朽的事功。「安民」，使人民永遠過著安定

的生活，得到安和樂利的福祉。「和眾」，這就是現在所說的民主自由，使大家相安無事，彼此往來有禮貌又客氣。「豐財」，加強經濟建設，使每一家、每一個人都喫得飽、穿得曖，人人有錢，個個舒泰，藏富於民。用兵的目的，就是要達到這七個要點。「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把中國文化軍事思想的精神保留下來，使後代子孫，永遠不要忘記！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兩國是指楚國和晉國。楚莊王說，因為戰爭，使晉國被打死很多人，戰場上的屍體骸骨暴露，我覺得已經很殘暴很殘忍了。「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我們的武功軍力，雖然很了不起，但是沒有推行仁政給人家看，只拿武力給人家看，這會引起其他國家產生壯人自己的想法，這樣一來，戰爭就永遠不會停止，最後我們還是會失敗的。「安能保大」，戰爭雖然勝利了，但仁政沒有推行，不能使世界獲得永久的和平，使各個國家向仁義的路上走，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民族，又怎麼會永久保持壯大呢？

仁政重於武力

「猶有晉在，焉得定功」，何況晉國還沒有完全失敗啊！這次戰爭，晉國雖然吃了敗仗，但我們並不是推行仁政，無法以德服人，因而也不能使其心服，這怎麼算是很大的事功呢？「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戰爭打下來，違反了老百姓的生活希望，使老百姓痛苦的事還很多，不能使他們安居樂業，這又有什麼光榮可言！「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我們的國家沒有推行仁政，只是在各國之間以武力相爭，更不能使天下人真正崇拜與信服，大家又何以能和睦相處呢？

「利人之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我們這一次作戰，是利用敵人的缺點纔打勝仗的，又怎能忍心看到他們國家動亂，而認為是自己的光榮呢？！有這樣的心態，又怎麼去做復興經濟的建設？！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軍事思想上的七種德行，我一樣都沒有，真是丟臉得很，又拿什麼垂示後代子孫呢？！「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我只是想建築我楚國祖宗的祠堂，舉行一個祭禮，向祖宗報告這次軍事作戰已經完成；並且說明我這個子孫，雖為一國之君，並沒有推行仁政，只靠武功而霸天下，不算高明。「武非吾功也」，這次軍事的勝利，我不敢居功，也算不得是我的功勞。

「古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霪慝。」古時候明王聖主，也用兵打仗，那只是教化那些犯了不敬之罪的國家，教化了以後，什麼東西都不要，「取其鯨鯢而封之」，只拿他國家有代表性的東西封存起來。「鯨鯢」是很大的魚骨頭，上古的人認為是寶貝，作為傳國之寶。拿現代來講，是一個國家標誌性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上古的文化，只是懲罰那些不遵教化的國家，決不想侵佔人家的土地，也不想佔有人家的經濟資源。「以為大戮」，這樣就是很大的懲罰了。於是後來才建築了京觀——起一個紀念館，象徵很高明道德的教化，以示處罰那些不遵教化不守道德的罪惡行為，而垂誡後世。

「今眾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從這個地方，我們看得出楚莊王真了不起，他來到戰場上一看，戰死的敵人都是晉國老太爺老太太辛苦養大的孩子，他們有什麼罪呢？他們是為自己的國家效命，為自己的國家盡忠而死的。他的國家雖然打敗了，可是他個人卻是盡忠報國的。這些人死去的靈魂也值得我們尊重，因為他是接受國家的命令，「以死君命」的。若再把他的屍體封存起來，建造一座偉大的京觀，作為自己光榮的紀念，這是很不應該的。

「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因此，他沒有採納他的「高級幹部」潘黨的建議，只在黃河的南岸，設奠弔祭兩國陣亡將士。在城裡，只建一座祀告祖宗的祠堂，向自己的祖先禱告，誓為楚國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而努力，不會為祖先丟人，並班師回國。

大家都知道孔子著《春秋》，這是歷史哲學一個說明善惡行為標準的著作，留給我們後世子孫為榜樣。我們文化思想的寶藏，都在「四書五經」之中。現我們把《左傳》中這篇戰爭哲學、軍事哲學的一個史實，用來註解《老子》，是非常恰當的。當然，還有許多歷史的事蹟和歷代明王聖主的嘉言懿行，無法在這裡一一列舉引述。

前面是說「道之用」，說明道用之於軍事、政治方面的大道理。下麵第三十二章，講到道的修養功夫。

#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

---老子他說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穀之於江海。

樸實無華的精神

道的用是變，也就是佛家講的無常，它不永恆固定，隨時都在變。天地間的事物沒有不變的，所以「道常無名」，沒有一個永遠不變的形態，沒有一個永遠不變的應用。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樸」字，老子有他自己的註解。後世研究《老子》的，加了很多註解，其實都是畫蛇添足；《老子》本書的註解，以後再慢慢說。這個「樸」字，代表道的原始運用，最初的運用，最細微的運用；這個「樸」看起來很小，但天下沒有人可降服它的，「臣」字則是降服的意思。

《老子》許多文字與禪宗的話頭一樣，要從許多角度去看，要多方面去體會，自有很多的領悟。它另一個意義，等於我們常說的一句話，處事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千萬不能說我只想做大事，小事就一概不管；假如小事都做不好，還能做大事嗎？連一鍋稀飯都煮不好，卻說要救天下國家，那不是吹大牛嗎？

現在的年輕人常常落入一種幻想，光想做大事，但又不腳踏實地地去幹。尤其是搞哲學、佛學的青年人，一開始就要度眾生。我常對他們說，先把自己度好了再說吧！只怕你不成佛，不怕沒有眾生度。「樸」是個小點，不要輕視這個小點，因為它的關係非常的大。要做一件大事業，如果小的地方不注意，可能就危及大局了。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如果真懂得「樸」的應用，才能做一個帝王，或做一個領袖；以現代觀念而言，一個家庭中有一大堆子孫，你在家就是領袖，也是個候王。你這個侯王就要懂得「守樸」，最基本的一點樸實無華要守得住。能抓得住基本那一點原始的運用，「萬物將自賓」，賓者客也，那萬物就由你做主，都向你這歸依而來了。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對道的運用，文字上看起來容易懂，但深入去研究，就很難懂了。他先不淡「樸」字怎樣下註解，只先告訴你一個道理：遇到天氣乾旱，希望下一陣大雨解除旱象，就要天地相合，陰陽交會；也就是地氣上升，碰到高空的冷空氣，才會下雨。天氣乾旱所下的雨叫甘露，又叫甘霖。「民莫之令而自均」，上天下雨是平均的、公平的，沒有辦法因個人的意願而獲得。

比如說，甲地要曬穀子，不要下雨，但又四天旱水源枯竭，人民沒有水喝，需要下大雨。結果需要與不需要的地方，都一起下雨。只能說，需要的得到了就是甘露，不需要的則霪雨成災。可是天地是無心的啊！要怎樣才能做到真正的樸實呢？不要用機心！如果用一個辦法，耍一個花樣就不對了，因為，天地是自然對待任何一個人，都是公平的。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上古的原始社會，一切都很樸實，大家也不需要穿衣服。現在外國人還在提倡裸體運動，但在上古社會無所謂裸體，人類的身上本來都長毛的，我們老祖宗身上長的毛與其他動物是一樣的。後來人類有了「不好意思」的意識，在肚臍下面，用樹葉綴起來遮著，上身也用獸皮遮著，慢慢的進步就有了衣著。

在喫的方面，是茹毛飲血，肉類是連毛帶血喫進去的。盲腸的作用，就是可以消化動物的毛；後來發明瞭火種，知道熟食，於是盲腸就逐漸退化，越來越短，最後認為是多餘的，要開刀割掉，人類就不敢茹毛飲血了。社會日漸文明，可是在文明的後面很多的罪惡就來了。

「始制有名」，「名」就是刑名，代表法令，代表制度；換句話說，「名」代表人類文化觀唸的成立。人類有了教育、有了文化，接著一大堆的辦法、理論都出來了。「夫亦將知止」，理論越多，社會越亂，要適可而止。「知止可以不殆」，人類越進入文明，社會的思想就越混亂，於是就會盲從，不曉得如何纔好。所以，老子道家的思想，認為文明的發展要適可而止，過分的發展，會變成尖銳，尖銳了就會出毛病。

所以，道的作用，「譬道之在天下，猶川穀之於江海」。如把「譬」字移到下麵來，成為「道之在天下，譬猶川穀之於江海」，就更容易懂了。意思是，「道」在宇宙的作用，比如川穀之於江海——下雨時山上的水流到溪穀中去，溪谷中水滿了，就流到河川，最後一切歸之於大海。也就是說，天下不論什麼事情，皆要歸之於「道」。「道」從形而下的用，又回到形而上的道體，所以說「道法自然」。

#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

---老子他說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自知之明 知人之智

這一章是政治哲學的最高點。一個人能夠看清楚別人，能夠把任何人都認識清楚，就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所以說「知人者智」。古代成大功立大業的人，如漢高祖、唐太宗。蜀先主劉備等等，都有知人的智慧。劉備就曉得非找到諸葛亮不可；等於現在工商界鉅子，非要請到一個好夥計——總經理來做幫手不可。但是那個找來的人好或不好，自己要有知人之智。歷史上一個好的領袖，都能「知人善任」。能認識這個人，瞭解他可以負擔什麼任務，然後才能交代事情給他去做。「知人善任」最難，能做到這四個字，就是一個好的領袖人物了。

「知人者智」還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自知者明」。能夠自知纔是一個明白人，但是天下明白人很少，除了成道的人之外。佛家講成佛的人，纔能有自知之明，一般人都不明白自己。但很奇怪的是，世界上的人都覺得自己最明白自己，都覺得別人不瞭解自己，可見「自知之明很難。劉備為什麼要找諸葛亮呢？他有自知之明，曉得都要領兵作戰，必須要找一個好的參謀長，好的軍師，才能談制勝。當然，劉備還算不得聖人的自知之明，聖人的自知之明，就是大徹大悟了。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勝人」是與人打架打贏了。力氣大的有蠻力，與人打架能夠獲勝，這不算什麼；要能戰勝自己的人，才稱得上是一個強人。想戰勝自己，克服自己，那是很難很難的。修道成功的人就是自勝，能戰勝自己的慾望．戰勝自己的煩惱妄念，所以，一個真正堅強的人，才能修道，才能成佛。可是，要戰勝自己，只有聖人才能做得到啊！我常常跟大家說，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征服天下易，征服自己難。甚或有些英雄，把自己的煩煩痛苦，建築在別人的頭上，而他認為自己很了不起。聖人是不想把自自己的煩惱和痛苦在任何一個人的身上，他是想把天下人的煩惱和痛苦都擔起來，這就是聖人與英雄的分別。

「知足者富」，到什麼程度纔算有錢？恐怕世界上的人定不出一個標準。有了一千萬，心想再多五百萬多好，這就是不知足。我經常發現，也許是窮人的發現，任何人所住的房子，永遠少了一間，穿衣服永遠覺得少一件，雖然衣櫥裡有很多高貴的衣服，要穿的時候，總覺少一套非常滿意的；嚴格地說起來，真正的財富，是「知足者富」。如果一個人三天沒有飯喫，撿到一個饅頭，一半來發了黴，啃一口沒有發黴的一邊，喝一口水嚥下去，那個比什麼財富都好。人到了那個時候，才懂得人生，才懂得知足纔是真正的財富。不知足就是永遠跟著慾望跑，而慾望是永無止境的，所以人永遠生活在痛苦之中。

「強行者有志」，什麼叫做真有志氣呢？老子說，把做不到的事情硬做到了，這才叫做有志氣。也就是佛家說菩薩道的兩句話：「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那是不容易做到的，結果做到了，這就叫做有道之士，梵文叫做菩薩。這個道理，與「強行者有志」是一樣的。

還有一點就更難了，「不失其所者久」，什麼叫「不失其所」呢？如果大家讀過《中庸》，就懂得「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資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的道理。人要守住本分，要認清自己，也就是「自知者明」。能認清自己，就曉得我應該做些什麼事情，負些什麼責任，不失自己的本位，纔可以長久。

什麼叫做長生不死呢？「死而不亡者壽」，同佛家一樣，佛家講「涅槃」，意思是不生不滅；道家則講形的變去，可是精神永遠不死；以世俗的觀念而言，就是雖然死了，有功業留在人間，有學術思想影響於後世。老子本人雖然死去，但有《老子》五千言的書流傳下來，他的學術思想綿延不絕，他的道德精神永遠影響人類世界，這是世俗觀唸的說法。

但真正學道的人，修證到自己的肉體生命含藏有一個不生不滅生命的本能，肉體雖然死去，而此本能永遠存在，這就是「死而不亡者壽」的真正含義了。

以上討論了這許多問題，但大家不要忘記，仍然是在「樸雖小」這一個範圍以內。第三十三章的文字都是對等的，好像格言一樣，因為這個「樸」所講的是中道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對等的，「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是對等的，「知足者富」與「強行者有志」也是對等的，這就是中庸的道理。「樸雖小」，很細微，很樸實，很本分，如果能做到的話，那麼，「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萬物就由你做主而向你歸服了，這也就是《陰符經》所講的「機」。

# 第三十四章 大道泛兮

---老子他說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什麼是大，什麼是小

關於「道」的方面，這裡差不多已到最後的結論了。現在老子對於「道」的體用、成效再加說明。所謂「大道泛兮」，是說「道」是到處都在的，無所不在的，「其可左右」，好像就在我們的左右。雖然也看不見摸不著，但是隨時在我們目前，又像在我們胸中一樣。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宇宙萬物都是它生的，宇宙萬物的現象就是它的相，宇宙萬物的用就是它的用。萬物靠它而生，但對它沒有回報，可是它不辭勞苦，永遠生生不息。「功成而不名有」，它滋生萬有而不表功，也沒有用什麼東西標榜自己。

「衣養萬物而不為主」，「衣養」就像佛學的名詞「加庇」，是保護，蓋覆，像穿衣服一樣。它庇護著萬物，但是它並不做萬物的主人。雖生萬物，是自然而生；萬物最後自然歸於毀滅，回到它的本來。一切都是自然的，它並不做萬物之主，「常無欲可名於小」，它本身沒有一點慾望，對萬有沒有任何要求，因此可以隨便為之定名，講它很小。對於老子所說的「小」，莊子後來加了一個觀念，小到多麼小呢？說「小而無內」，小而無內也就是大。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萬物最後也回到它那裡，所以，它包容了萬物萬有，這也可以叫它為大。換一句話說，大也好，小也好，講它「空」也好，「有」也好，都是人為的觀念，它本身沒有一個什麼觀念。因為道這個東西，它不像人，也不像其他的現象，但是，人和一切萬有現象，都是它所生。「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而它沒有自高、自大、自滿、自足，所以能成為偉大，這纔是真正的偉大。

我們明瞭了「道」的現象、「道」的作用，就知道我們本身的生命也是「道」所生，死亡也是回歸到「道」的懷抱裡去，那麼我們就對生死往來的現象無所謂了。這個稱為出世。

#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

---老子他說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掌握天地萬象的法則

「執大象天下往」，這個「象」字，不是叫我們抓一隻大象，而是現象的意思。人要懂得天地萬有的大現象法則，則天下都可去得，」而無往不利。關於這一點，古代儒道兩家不分時，都有同樣的解釋。在道家的原始經典《陰符經》上說：「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這就是「大象」，因為道法於天，因而有了風雨雷電的變化，日夜明暗的往來，春夏秋冬的替代。瞭解了這些現象，在修道做工夫上，對於境界的變化和影響也就清楚明白了，這是《陰符經》的道理。

第二個儒道不分的事實，是《易經》的八卦。我們抬頭一看，低頭一看，大地間有八個大現象掛在那裡，上面是天體，下面是大地。這八個現象，天、地、太陽、月亮、風。雷、山、澤，互相在交換影響，構成了宇宙萬象的根源。若是我們瞭解「大象」的法則，天下就無往而不利了。

「往而不害，安平太」，人生要懂得這個天地的法則，所以，道家叫我們處世要抓住「大象」。但是人人都不肯注「大象」，卻經常在小地方計較。一塊錢計較得很精明，而經常幾十萬、幾百萬反而被騙去了。有人拼命地節省，一毛錢也捨不得用，然後積蓄到了幾百萬，拿去放利息，一下子被倒賬，就沒有了。因為他只看到小利，沒有把握大的狀況之故。「大象」是從大處著眼，所以能夠「天下往」。「往而不害」，向前一直去，在完全無害的情況下，永遠都會平安，永遠都是太平。

「安、平、太」三個字有三個意義：「安」是我們現在講的平安；「平」是永遠的平等，沒有波動；「太」是永遠站在原始的基點上。「太」就是原始的那一點，既無進也無退，不是前也不是後，永遠是在那個基點上。也就是儒家所說的，永遠就在人生的本分上。能夠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人，永遠都是「安平太」。

「樂與餌，過客止」，「樂」包括音樂和玩樂，以及很好聽的歌聲。假使我們走在街上，忽然聽到一棟樓上傳出好聽的音樂，或見到社會上的好玩事物，這些都屬於「樂」。「餌」是誘惑人的東西，凡是好聽、好看、好喫的在那裡，過客經過時就會停下來看一看。世界上一切物質的東西，只要使人感到舒服快樂的，人人都會受到誘惑。

但是，講到「道」，就很可憐了。「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世界上的人，如果能瞭解這個「大道」，本來可以回轉過來，找到生命本來的這個「道」，無奈何，很少有人大徹大悟。因為「道」這個東西，講起來淡而無味，講了半天仍是空話，聽的人仍然不曉得「道」是什麼樣子；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所以修也修不成。

有人說，修道用功半輩子，成果在哪裡也不知道。想修道能夠長生不死，結果還是死，死得比別人更早；有時候死得雖然比別人晚一些，但又更加痛苦。所以「道」究竟在哪裡？搞不清楚。為什麼搞不清楚呢？因為大家不知道「執大象」這個大原則，忘記了它的用。

#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

---老子他說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欲擒故縱的道理

許多歷史上的人物，都學老子，但是都學到負面去了，結果做人刻薄，做事厲害，好像都是壞在老子的這些觀念上。一般研究老子的人，說《老子》這本書是陰謀之道，天下的大計謀，天下的大謀略，一切的心機手段，都由此而來。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一個東西要把它收緊，必定要先使它放大；後世的用兵作戰，以及政治軍事謀略等等，在歷史上經常看到這樣運用。「將欲弱之，必固強之」，要使它衰弱，必先使它強大。「先欲廢之，必固興之」，要想把它廢掉，故意先培養它，使它先興旺起來。「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要把它抓過來，還故意先行給予。從文字上看來，頗像前面解釋的陰謀，所以，常有人說，學了老子會變壞。

我們年輕的時候，在舊式家庭中，偏重於儒家思想，四書五經可以讀，如果讀《老子》，長輩們會說：「年輕人，怎麼讀這個？」當時的觀念認為，凡是讀道家或讀佛家的書入手，那是準備出家修道去的。另一種觀念認為，讀了老莊的書，這個年輕人就會變壞了，將來出去做事，會變成大好大惡了。

其實，這是大家冤枉了老子，他講的「執大象」，是天下的大道理，講正面的道理。所以老子這本書又稱《道德經》，道德沒有學好，反而學成了反面，那就壞了。老子所講的是自然的道理，自然的法則，同時教人看通因果，強調因果律的可怕，所以要注重道德。

舉例來說，花快要謝的時候，特別好看，尤其在臺灣經常可看到的曇花。曇花是晚上開的，當它開到最盛最美的時候，就開始萎謝了。因為曇花謝得很快，這個現象最明顯，稱為「曇花一現」。其他的花也是一樣，人也是一樣，日落時的太陽，光芒也最漂亮，這就是「將欲歙之，必故張之」的道理。將要收縮的東西，你先看到它張大，所以人生要懂得這個道理，就是懂得這個「大象」的道理。

又比如說，做生意今年特別好，賺了五千萬，可是這時要小心啊，「將欲歙之，必放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世事人事都是一樣的道理，歷史也是如此，羅馬鼎盛的時代，最強大的時候，也就是羅馬開始滅亡的時候。歷史上最光榮的時代，強大到極點時，也就是另一個衰亡的局面開始了。

人生也是如此，年齡精神，覺得越來越好，但要注意，「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有時候，有些人覺得自己有工夫，身體特別好，便體力透支，一倒下來就完了。這也是西方宗教所講的：「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使你瘋狂」，自己忘了自己，更是容易毀壞。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當上天要毀滅這個東西時，反而先使它更好。有些人做壞事，卻發財越多；有些人一輩子是好人，結果又突又苦。像這樣的埋怨許多人都有，這其中有沒有什麼道理？中國古書上有一個道理，說是「天將厚其福而報之」。有時候，老天爺給你更大的福報，給你更大的機會，使你發財，使你得意，使你樣樣好，卻是使你快一點結束。因為，你得意到忘形了，好福報、好機會使你自己昏了頭，自然很快結束。如果你還清醒，也就不大容易結束了。

我們讀中外歷史，看到許多成功人物，成功得太偶然了，例如大家熟悉的楚漢之爭，劉邦和項羽兩個人的故事。項羽在二十幾歲的時候，短短的幾年之間，達到了「天下侯王一手封」的風光。他自稱西楚霸王，比起西方人崇拜的英雄拿破崙的威風大得多，可是，一下子就玩完了。這也是「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再看世界上的人情、物理，許多事物，當上天要毀滅你的時候，自己還不知道，反而覺得老天爺幫忙，很多機會都讓自己佔了先。中國有句老話：「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壞事如果碰上，常常不止一件，幾件會接連碰上。例如被車子碰倒了，剛爬起來，又被那邊的來車碰破了頭。禍事常接連而來，好事則很少是接連而來的。

所以，老子所講到的，都是人情、物理可怕的一面，不是教人去使用計謀手段，而是講因果律，教我們不要忘記了這個「大象」。當你最得意的時候，就要注意到失意的來臨。比如今天精神特別好，便去多玩一下，又逢大熱天，已經玩累了，又多喫一些霜淇淋等；到了明天，或者就傷風了，又碰上感冒流行，結果在醫院躺了一個月，這都是「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的道理。

從微細而明瞭重點

我們如果懂了這個道理，便瞭解老子在這裡所說的「是謂微明」。從微弱、渺小的地方，有智慧的人能看出大道理來，這就是從微而明。沒有智慧的人，只看到眼前的現象，只看到好的一面，而對於壞的一面，由於不懂因果迴圈的定律，只知道埋怨運氣不好，埋怨老天爺不保佑，埋怨上帝不靈驗，埋怨菩薩不加被，幾炷香都白燒了。

殊不知人生過程中的現象，如果檢討、反省起來，我們明天有什麼事發生，從自己今天做的事情就會知道，用不著神通。自己身體的情形，對不對勁，是否會病倒，自己心裡都會有數，有感受的。可惜一般人沒有這個智慧，沒有這個「微明」。在肉眼看不見的地方，「微明」已經表現得很清楚了。

由此看來，我們曉得，老子並沒有教人用權謀做壞事，而是告訴我們做壞事是可怕的。可是後世讀《老子》的人們，依文解義，把這句話當原則去做壞事的人，歷史上也不勝枚舉。像大家都知道的，劉邦派韓信出來與項羽作戰的時候，韓信提個條件，派人對漢高祖說，要他出來作戰很容易，只要封他為「三齊王」，而且只要下一道命令，封為「假王」，他就出來打仗了。漢高祖一聽這話，火可大了，桌子一拍，兩眼一瞪，破口大駡「混蛋」，可是不待下面的話罵出口，張良坐在旁邊，用腳在桌子下面踢了劉邦一下，劉邦立刻會過意來，隨即將下面要罵的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改口說道：「為什麼要封假王！」於是下命令，真封韓信為「三齊王」。韓信於是就出兵了。張良踢這一腳就是告訴劉邦用「將欲廢之，必固興之」的原則。所以，最後韓信還是被劉邦收拾了。

一般人，有時候要求長官多加一點薪水或福利，長官立即批准給你，可是他心裡對你不滿，下一次遇到機會，他就會對付你了。這類事例很多，都是向壞的一面去學的。我們看這些故事，不免讀歷史而流淚，替古人擔憂。從古到今，太多的人從這些地方學壞了。可是老子的本意並非如此，所以說，說法與說話、寫文章一樣的困難，連講道德的文字，也同樣會被人引用到奸詐、權術手段上面。

日光、空氣、水，對人是必需的，但是，有人利用日光殺人，也可以利用水把人淹死，更可以利用空氣把人悶死；所以，這都是負面的運用。天下事善惡是非在於自己，不在於教的人。老子始終主張用柔用弱，所以說「柔弱勝剛強」。照老子這一句話的道理，我們處世做人要懂得柔軟，像練武功的太極拳一樣，老子的精神所在與做人的道理，也是柔能克剛；英雄雖征服了天下，但美人的溫柔就能征服英雄。

柔弱勝剛強

天下最柔弱的莫過於水，它柔軟得沒有骨頭，無絲毫之力，可是，一滴水在一個地方滴了幾百年，無論是鐵或石頭，都會被它滴穿成洞。這就是柔弱勝剛強。剛強的東西沒有剛強可加以對抗，只有柔弱可以制勝。

老子主張用陰、用柔、用弱，不是叫人做壞事。所謂柔弱，在做人的道德行為上就是謙退禮讓，也就是喫虧；喫虧並不是笨人，多喫一點虧沒有關係，讓別人佔一點便宜，他也高興，你也高興一下蠻好嘛！不要覺得被人家佔了便宜而難過，只要想到他會因此而高興，自己坐在家裡也笑一笑，替他高興就行了。所以，喫虧是福，柔弱勝剛強。老子這些主張也就是後世所講的帝王術，被人認為是權術謀略的最高原理。

「魚不可以脫於淵」，魚在水裡的力量很大，生命力很強，一旦離開水就完了。後來中國文學上有許多類似的話，如「龍遊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龍到了水淺之處，連蝦米都戲弄他；老虎在山中稱王，到了平地，被人圍起來打，最後被打死了，虎落平陽，連狗也可以欺負它。所以，人要懂得自處之道，像魚一樣不能離開水，魚一離了水就完了。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個國家生存的命脈所在，一定要掌握住，不能輕易給別人看見。中國歷史上，都以龍來比喻皇帝，因為龍的體形龐大；然而它的性格柔軟、溫良，脾氣最好。可是，它頸項下面三寸的地方，不能碰觸。因為龍的鱗甲都是順鱗，只有頸下三寸是逆鱗，那是它致命的地方，絕對碰不得的。如果碰到龍致命之處，那就非同小可，不管你是誰，龍非把你消滅了不可。所以，歷史上常常以披龍鱗來比喻帝王動怒。

歷史上只有魏徵，這個了不起的大臣，經常披唐太宗的龍鱗；也只有唐太宗這樣的皇帝，能容忍他的直諫，這是歷史上很少見到的事。人的一生中，每人都有他致命的弱點，就怕人家指出來，所以都自我保護得很嚴密。遇到一個不懂事的人，偏要把它指出來，那就非同小可了。很多古代了不起的帝王，下面有的大臣，專門做這種「披其龍鱗」的事，就是專指出弱點或錯誤的地方。當然了不起的唐太宗他是接受了，可是，這是很難做到的，需要高度的忍耐纔行。

一個人自我的意見固執起來時，在要緊的關頭，左右高級幹部硬加以反對，要把你的意見修正過來，那是很痛苦的。到了當權的地位就會知道這種痛苦，一般讀書人對這個道理，講起來很簡單，因為他只是讀書，沒有當過權，所以，坐在書房裡談理論時，當然度量很大；等到自己有一天當了極，那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比如大家家中的鑰匙都放在口袋裡，你願不願意拿出來給大家看看，告訴別人說，我家裡的黃金美鈔就是用這一把鑰匙開門去取的。你能這樣示人嗎？同樣的道理，人生事業，國家大事，道理都是一樣。

從「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這句話，與上面這幾句配合起來，老子是否教人做壞事？是否要人耍手段呢？當然不是。他只是說在「微明」之下，教我們做人做事小心，懂得前因後果。因為所有的痛苦失敗都是自己招來的，是自己沒有明白因果道理，沒有「微明」；在微妙地方，沒有看清楚，沒有看到要點，才會有今天的失敗。這些都是在平常不注意的地方，埋下了失敗的種子，後來所遭遇的痛苦，只是一個結果而已，他的前因並不在今天。

因此，老子說「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做人處世，需要謹慎小心。儒家只講一個原則，孔子的說法是存誠，要我們「戒慎小心」；老子道家的文章，則專門指出現象來。這兩家看起來雖然不同，道理都是一樣。下面一章是給上經作了一個結論。

# 第三十七章 無為而無不為的道

---老子他說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無為而無所不為的道

「道常無為」，「道」的本身是無為的，所以，後來佛學進入中國，對於涅槃的境界，有時候在翻譯文字上，常常譯成「無為」。後來又怕與老子的思想產生誤解或衝突，改譯為「無餘依」。涅槃有「無餘依涅槃」和「有餘依涅槃」之別，所以，無為就是道，也就是涅槃，也就是菩提。後來，因為要把佛道兩家的界限劃分清楚，佛經的翻譯纔不用「無為」一詞。

這裡老子說道體永遠是「無為」，它的用則是「無不為」，意思是無所不起作用，處處起作用。記得幾十年前，有一個講中國哲學的了不起的名家，他解釋道家的「無為」時，主張中國的政治思想，做領袖的人要學「道」，就是學老子的「無為」，認為「無為」的意思就是「萬事不管」。其實老子的「無為」，並不是萬事不管，「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這句話，正是樣樣都要管。這兩句話上面的「道常無為」，是講「道」的體；「無不為」是講「道」的用。宇宙萬有就是「道」的用，所以它無所不為。到了最後歸於靜，歸於空，所以是「無為」。

懂了道家老莊的這個道理，我們做人做事，就要懂得「無為而無不為」的道理，也就是要有先見之明。其實，不只做人做事，乃至縫一件衣服，或者買一把扇子，對於將來毛病會出在哪裡，事先就要知道，要看得很清楚，要有遠見。對於未來可能出問題的地方，須盡可能的先做好防範措施，使問題不致發生。所以，懂得這個道理的話，做起事來，好像沒有做什麼事一樣的平順。

也有許多學了老莊的人，做起事來不會應用這個道理，凡事不曉得預先安排，觀察得又不仔細，到臨時急急忙忙拼命趕、亂忙；看起來好像很勤快，很努力，其實以道家看來，就是愚笨。道家做事的時候，有遠見，有計劃，事先準備妥當，所以臨時不會慌亂。

我們講一個歷史上陶侃運磚的故事，陶侃當時已經是高官了，位高權重，但他幾十歲的年紀，仍然每天勞動去搬磚頭。晚上把外面的磚頭搬進房子裡，早上又搬出去。有人問他是幹什麼，他說，一個人不練習勞動，一旦天下有事，體能就應付不了。他早已看到天下會有變亂，雖然年紀大了，在這種地位上，也需要有好的體能，如果平常勞動慣了，臨事就能應付變亂。

同時他又叫部下把砍下來的零碎竹子、木頭等，不可丟棄，都收集起來好好地藏放著。別人認為他這樣高地位的人，還珍惜這些不值錢的東西，未免小氣。對於別人的批評，他只是笑笑而已，不加解釋。後來時局變動，他是管長江以南軍事防務的，這時需要建立水軍，馬上要造船，並且要在很短期間內完成。但是造大批船隻需用的釘子，一時無處可得，他就把那些被人看成不值錢的竹頭木塊劈開，做成了釘子，解決了釘子問題，船也很快地就造起來了。這是因為他早就看到天下將變，而且變亂必定需要造船，所以預作了準備。這也是「無為而無不為」的道理。所以，道家的真正「無為之治」與「無為之道」，是「無所不為」的。

「無所不為」並不是亂來。所以，老子接著說：「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做大事業的人，能夠懂得這個道理，並把握住這個道理，「萬物將自化」，不但功業能夠成就，進而守之，這個道理還可以用之修道。

比如我們修道打坐，坐在那裡做什麼呢？心念已空，清淨是無為，但是這個「無為」，你卻無法空掉。你能空掉了「無為」，那就可以「無不為」了，身體也轉好了，祛病延年，長生不老，神通也來了，智慧也來了，習氣也轉了。可惜的是，人做不到無為，坐在那裡，天天想求神通，想求智慧，再不然想求身體的健康，再不然就搞氣、搞脈，忙得很。坐在那裡說是修無為，實際上是在那裡無所不為，樣樣都要。

我們學的「道」，是空，是一切放下，萬緣皆空，為什麼要空呢？一般人學道，都是想成佛往生西天，長生不老，又有智慧，又有神通，雖然不與佛一樣，至少也要與佛差不多才行；試看這種慾望有多大！那不是學「空」，是在學「有」了。以這樣的慾望，來學一個空的道，豈不是背道而馳嗎？

天為 無欲 無名

我們懂了這個道理，就曉得為什麼能做到「萬物將自化」了。換句話說，真做到了無為，許多不想要的偏偏會來。天地間的事情怪得很，你不要的，它偏要來；你要的卻跑掉了，這在佛學上說得最具體。

佛是從另一個眼光看的，說人生有八苦，像「求不得苦」，你所希望的，永遠達不到目的。「愛別離苦」，你所愛的，想抓得牢牢的，它偏要跑掉。其實，你看通了人生的道理，只要抓住了無為，真放下了，你不要的它偏來；你所希望的，它也歸到無為裡去了。那個就是萬物的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人能夠守住這個道，萬物將自化，進入你這個境界，也就是說，萬物萬事都進入你的境界了。「化而欲作」，如果在這個清淨無為之中，想起作用，就要曉得「用」的道理，也就是我們經常引用禪宗臨濟祖師的一句話，「吹毛用了急須磨」，就像一把利刀或利劍，拿出來用過，不管是裁紙或者是剖金削玉，只要用過，馬上都要再磨，保持它的鋒利。所以，在用的時候，如果要想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鎮之以無名之樸」，就要永遠保持原始的狀態。用久了之後，現象也變了，那就完了。

老子接著說，「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什麼叫「無名之樸」呢？就是自己沒慾望，無欲無依。所以，佛家叫做「空」，無所求，沒有任何的慾望，無所依，一切都空了，不成佛也就成佛了。如果佛坐在那裡，真覺得自己成佛了，心裡念著「我成佛了，我要度眾生」，那他多累啊！佛沒有這個念頭，他是念空。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不欲以靜」這四個字很妙，可以做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完全無欲，自然靜定，則「天下將自定」，所以「不欲」，沒有慾望自然靜。第二種解釋是如何做到「不欲」，那就必須先做到靜，才能真做到「無欲」。老莊的文章，就像禪宗的話頭一樣，八面玲瓏，這面能說得通，那面也能通，都是一樣的道理。

反正要做到「不欲以靜」的話，先是自己能夠清淨無為，那麼「天下將自定」。做人做事創業，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一直急急忙忙，天天發瘋一樣，執意非要成功不可，對不起，到了最後算總帳的時候，恰恰是不成功。這也就是柔弱勝剛強的道理。做事情能夠勤勞，一念萬年，細水長流，無所求，不求成果，亦不放棄努力，最後一定是成功的。

#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

---老子他說

自三十八章開始，是《老子》下篇，又名「下經」，整個連起來，上經講「道」，勉強給它一個範圍，是講「道之體」，講「道」的根本。下經講「德」，「德」是講用，在古代文學上解釋「德」為「得」，好像一個東西得到手裡，所以是「德者得也」。現代的名詞是說其成果、效用。

下經開始講「德」，就是講「道」的用，以及它的現象。下面很多的話，看起來是一樣，仔細研究起來，有很大的差別。因為上經講「體」，下經講「用」。舊的觀念說，上經講「道」，下經講「德」。所以，同樣的字句，從「道」的角度看，與「德」的角度看是不同的。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下德 上仁上義上禮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真正上品的道德，以現在觀念而言，就是說一個真正有道德的人，一個大善人，並不以為善是了不起的好事，他做善事，只是他的普通行為，表面看不出是在做善事。如果讓人看得出他是「善人」，是在做道德的事，這已經差太遠了。

上古的文化，對於道德的行為，始終注重四個字，就是「陰功積德」。主張做好事要「陰」的一面，不是「陽」的一面，要使人看不見；為別人做了好事，別人並不知道，幫助了別人，受幫助的人也不知道。這就是陰德，這也就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以老子的觀念來看，所謂 「下德」，是不上品的道德。「不失德」就是已經被人看出來 的德行，那是著了相，所以是「下德」。依佛家來講，「著 相」就不高明瞭，《金剛經》也是叫我們不著相。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這句話是解釋上品的道德行為，是說做了善事，看不出來他在做善事。「上德無為」是說上 德的作用，是合於形而上的道體；「而無以為」是說他在作 用的時候，是自然的，不會給人看出來，沒有一個目標，也是很輕鬆地把一件事做了。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等而下的「下德」，就差一點了，是有所作而有所為的，看起來孜孜為善，人人知道他是好。人，又做好事。這是劃分「上德」與「下德」的原則標準。

下面解釋「德」字的無為，繼續說到「仁」。「上仁為之而無以為」，這個「仁」字的說法，與「德」字一樣，如果重複起來，亦有四句，這就不重複了。「仁」字之後就是「義」，「上義為之，而有以為」，解釋這句話，與前面相同：上品的仁義，是看不出仁義，看得出來所做是仁義的事，已經差得多了，所以那是假貨，偽造的假藥。

「上社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仁」、「義」過了就是「禮」，真正的「禮」並不是代表禮貌，禮貌是中國文化「禮」的一種，「禮」字是我們國家民族文化的根本之一。中華民族被稱為「禮義之邦」，並不是說中國人看到人就作揖叩頭才叫作禮，那只是禮儀、禮貌。真正的「禮」是高度的文化，以現在的觀念而言，文化包括一切精神文明、物質文明、歷史文化，乃至個人做人做事的原則規律等等，所謂政治、軍事、教育、經濟、社會等等一切都包括在內，這都是「禮」。

老子說，「上禮為之」，真正的「大禮」，所注重的文化究竟是什麼？那是形而上的基礎，那個最高處「而莫之應」，那是看不出形態的。所以，我們中國自己認為文化衰微的時候，會給自己粉飾門面，去把老子這句話解釋成我們的文化沒有衰微，「莫之應」，只是你們看不出來而已！

其實，真正的「禮」，看不出「禮」的作用，普通的人更是不懂，所以「攘臂而扔之」，膀子一舉就把它丟掉了。大禮看起來好像是禮一樣，其實真正的禮貌，在鄉下偏僻的地方可以看到，人們表示歡迎的方法，不懂得叩頭作揖，更不懂得握手鞠躬，只要一看到人就叫：「哦！客人來了！」這就是禮。可是我們都市中講究禮貌的人，看到這種禮「攘臂而扔之」，揮手丟之，認為鄉下人沒有受過教育，不懂禮貌。其實，那纔是對的，那是至誠自然的禮。甚至他只說一聲：「嘿！你來了！」真不曉得有多麼親切！那是真正的禮。只不過我們在都市社會搞慣了，看到這個情境「攘臂而扔之」，覺得自己倒楣，碰到這個沒有教養的人。這都是因為我們不真正懂得禮的原故。

這一篇文字雖然很淺，意義卻頗深，因為老子講到了道。德、仁、義、禮等五個階段。上經已經講過了「道」，這裡不再講了。這一篇他究竟說些什麼呢？這與《易經》的《系傳》一樣，就是一篇人類文化進化史的描述，也可以說是對人類文化進化史的感歎。嚴格地說，他是感歎人類文化的退步。站在東方道德文化的立場來看，乃至以西方宗教文化的道德角度來看，人類沒有進步，只有退步；也就是，物質文明是越來越進步，精神道德的文明越來越退步，越衰弱。假使我們不仔細留意去讀，會覺得老子這些文章沒有什麼道理，何必囉唆！實際上，這裡《老子》所說的，等於《禮運?大同篇》孔子感歎人類文明的退化一樣。

德仁義禮失後該若何

「故失道而後德」，上古的人個個有道，只要講到道，大家都是有道之士。時代向前，「道」浙行消失，才產生了「德」，用「德」作為行為的標準。「失德而後仁」，時代更向前走，到孔子的階段，拼命提倡「仁」。到了孟子戰國時代，「仁」又靠不住了，又提倡「義」。每個時代產生的思想主張，所表達、號召的都不同，所以說，「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到了「禮」這個階段，包括有了法制，「禮」與「法」是連在一起的，因為社會人心壞了，所以在文化教養方面，希望個個有「禮」。

「禮」是屬於教化方面的，教育亦難成功，人長大後進入社會，競爭使彼此相互傷害。所以，只好構成法律，就是「禮」而後有「法」，「法」沒有效用之後而有「刑」，不守法的人，只好把他抓來用刑了。若連刑都不起警嚇作用時，那就無法講了。所以說，老子這裡是一種感歎。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在老子的時代，社會已經退步到提倡「禮」的階段。我們要如何讀老子的書呢？我們看人類社會，整個世界科學文明的發展，在工商業發達的國家，教育跟著也普及了。照說，教育越普及，人應該越好啊！可是，事實上天下思想反而越亂，社會的犯罪行為越多。反轉來看鄉野的地方，鄉野之人沒有受過教育，他卻不敢犯罪，行為比較樸實。所以說，人類缺乏忠信才需要「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一生從事教育的，深深感覺到所謂教育，不知究竟是過還是功，教育的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人讀書是為了多得知識，不過，是有知識好呢？還是沒有知識好？在我個人來說，現在深深感到，當年如果不讀書，現在不曉得多舒服！很後悔自己年少的時候，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不去學耕田？春天種田多舒服啊！知識越多痛苦越深，學問越淵博煩惱越大。所以很多人對道德學問的觀念極為擔憂，不但憂國憂民，學了佛的人，還要擔憂眾生。你說，這個知識對我們有好處嗎？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前識」就是預知，等於西方宗教說的「先知」，東方稱之謂「神通」，也就是未卜先知。一個人坐在那裡打坐，希望能曉得明天的事，曉得前世的事，可是老子說：「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有了神通的人，最後家也丟了，都變成了精神病。不要以為有神通就有好處，其實有了神通，智慧越大，痛苦越大；沒有智慧的人，還只是擔憂明天怎麼喫飯；有了智慧的人，要擔憂未來的世界怎麼變，又要憂愁社會怎麼變，也就是擔心這芸芸眾生要怎麼變。自己肚子都度不了，還要度眾生，這就是「前議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從老子這個論點看來，他好像是一個笨人，而且越來越笨。但是，不必驟下斷語，再看他下面的說法。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老子說真正的大丈夫，走實在的路子，只有修道。道是什麼？無為。依照佛家來講，就是「萬緣放下」，大丈夫不走微末的路子，要走實在的路子。「道」就是把所有的知識，一切統統丟開了，聰明智慧都丟掉，回歸到樸實無華。「去彼取此」，去掉那些外表的華麗知識，找回自己生命本來的樸實。老子的榜樣是什麼呢？就是「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回歸到在媽媽懷抱時期那個狀態，什麼都不知道。你罵他時是笑笑，那多好啊！罵與讚揚都差不多，沒有分別。牛奶與剩菜混在一起，他也不分別，那都是「樸」，回到那個樸實的身心。

#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

---老子他說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穀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得一與不二

古本的《老子》一書，只是標明章數，每章之前沒有題目。萬一要做標題的話，每章的第一句或第一字，就是最好的題目。以現代人著書的觀念來看，好像《老子》這本書沒有列綱領，很不科學。實際上，它科學得很，第一句話就是它的綱領，就是它的科學。你不相信的話，去翻閱一下很多章的第一句話，孤零零地站在那裡，好像與後面文章含義合不攏來，而這第一句話就是全章的綱領。像這裡要講的第三十九章，就是講「得一」的重要。

「一」的道理，在上經講「道」的時候已經講到過，現在再加以解釋。後世學道的人，不傳「道」而傳你「得一」。「得一」就是「守竅」，有些是叫你守丹田，有些叫你守海底，有些叫你守心窩，有些叫你守背脊骨後面的某個骨節，各種花樣都有。

曾經有一個人，當年身體不好，老師告訴他守一個地方，他成功了，便拿著雞毛當令箭。這些實在都不是「一」。「一」也是個代名詞，專一是無處所的。所以，佛家講修定，定在哪裡？定在專一；道家講的是靜，靜在哪裡？靜在專一。「一」在哪裡？一在零那裡，那個零就是「一」；零又是空的，清淨無為，那纔是「一」，你有個「一」可守的話，那就是「二」。你想想看，打起坐來還去守一個「一」，那不

是成了「二」嗎？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出來又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不就又變成「三」了嗎？佛學說學「空」，你盤起腿來找「空」，那早就是「有」了。「空」不一定要盤腿，所以，有一個地方可以守，那早就是「二」了。

道家講「一」，佛家講「不二法門」，什麼叫「不二」？「不二」就是「一」，本來很簡單一句話，一玩弄文字就看不懂了。所謂「不二法門」，一個叫做「一」，一個叫做「不二」，「不二」就是「一」，難怪莊子講了一個故事笑一切世人。莊子說，有一個養猴子的老頭子，養了一羣猴子，每天早飯給猴子三個芋頭，晚飯四個。有一天老頭子忽然改變生活方式，早上給四個，晚上給三個，猴子很生氣，搶著要來揍那個老頭子。老頭子說，不要吵，明天還是照舊早晨三個芋頭，晚上四個，仍然是一天七個，不多也不少。這就是描寫人們生活方式改變，他就發瘋了。所以，「得一」也好，「不二」也好，都是一個東西，都是一個零，這裡頭有很多道理，發揮起來就很多了。

「天得一以清」，天氣不一當然不清，天氣往往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就叫做陰陽怪氣的天氣。人生一輩子難得看到幾次天清氣爽，萬裏無雲，那才舒服。「地得一以寧」，像我們新時代的建築，馬路一天都不寧靜，這裡挖一個坑，那裡掘一個洞，所以，都不寧靜。

「神得一以靈」，一般人打坐修道，佛家叫修心，道家叫煉神，所謂「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神是什麼？就是人天生本來的，人只要能專一，就神靈了，靈敏就通了，叫做神通，神而通之。有人問學神通有什麼方法？假如學神通還有＿一個方法，那就不叫神通而叫鬼通，叫亂通。很多人偏要去。學通靈，這些人叫做自找煩惱。一個人不好好地學做人，非。要去學做鬼、學神明、求神通，那是不想做人了！所以，神真得一，一定就寧靜。孔孟之教，《大學》之道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而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就是走這個路線。

「穀得一以盈」，山谷裡頭得什麼「一」？山谷中一樣東西都沒有，空空洞洞。不過，真正的空空洞洞，就充滿了一。切的功能，有無比的價值。你懂了老子的道理就懂了道，真正空的地方，纔是真正的充滿。

「萬物得一以生」，天地萬物就是得道的功能，生生不息，做事業的帝王們，「得一」就統一天下，就天下太平。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在做人做事方面，必須達到了這個程度，「其致」，就是做到了、就成功了。下面正反兩面的解說，只要念過就懂了。

從低下為基礎的高貴

「天無以清將恐裂」，太空永遠是清淨的，人類現在用自己的聰明，科學的發明，擾亂太空；但太空力量大，擾亂再多卻會撥回轉來。如果擾亂太空過分厲害的話，人類也只有毀滅自己了。

「地無以寧將恐發」，我們生活居住的這個大地，本來應該是平靜安寧的，可是地球不斷遭到人類的侵入，挖石油、採煤礦等，使「地無以寧」。大地不能安寧，「將恐發」，就難免發生地震、洪水各種災難了。

「神無以靈將恐歇」，人的思想每天要做到清淨無為，尤其現在工業時代，大家忙碌得喘不過氣來，一天之中，盡可能休息幾次，所謂養養神。以現在的名詞，腦筋多幾次時間休息，讓腦筋空空洞洞的，什麼都不要想，智慧才會出來，才能更靈敏。如果精神每天不收斂一下，不做到靈敏，那麼「將恐歇」，最後昏頭昏腦，頭腦崩潰了。

「穀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前面說「穀得一以盈」，空靈中充滿功能，這個宇宙生生不息，如果沒有功能充盈，萬物不再生，恐怕一切就滅絕了。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過去做領導的人，不可思議，所以皇帝的位置崇高無比，為「九重天子」，形容其高貴。《漢書》有「千金之子不垂堂」，九重天子是不輕易出現的。侯王為什麼是高貴呢？不高貴就會跌倒，那豈不就完了！

這是個相反的說法，也就是說，現在把「一」當作形而下的講。剛才講它是個空，是個零，現在形而下講「一」，不是空，而是有一個一定的原則、一定的戒條。如果做人做事，違反了這個基本戒條，就會造成錯誤，終歸會導致失敗。這是天地之常理，也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又進一步地說明，真正的「貴」，「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人為什麼會高貴起來？比如一個人，窮光蛋出身，打赤腳的到城市來，努力工作十年二十年後，到了掌控社會的經濟位置，變成大富翁了。由富而貴，這個貴是在貧賤的基礎上，經過不斷的努力而成功的。就像十二層的高樓，那麼偉大崇高，也是從平地泥土開始的。所以，貴以賤為本，人不可以忘本，「高以下為基」，沒有下面的基礎，就不會有上面的崇高。

中國的文化，從上古以來就曉得這個道理。「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中國上古的文化，當皇帝的人常自稱「寡人」，認為稱孤道寡，又稱孤家，就是自認德行不夠的意思。以現在的語言講，就是「我太淺薄了，我自己德行不夠」。如果我們把現代語翻成古代的話，那麼現在假如有一個皇帝，應該自稱為「淺薄」，將來老百姓就不敢自稱「差勁」了，因為那個稱號是隻能給皇帝用的。

「自謂孤、寡、不穀」，這句話嚴格地講，「不穀」更難聽，意思是沒有喫飯的資格，對自己薄到這種地步。外國人常說，中國的古代帝王很專制。我很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上古時候的帝王，不專制，真民主；西方的文化是假民主，真專制。你只看中國古代老祖宗記載下來的事項就會發現，一個當領袖的人多麼可憐，又最誠懇。帝王的話中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意思是說，有好處是你們大家努力來的，有錯誤的話，是我當領導人的罪過。中國古代當領導人的非常痛苦，所以，堯舜時代，個個不肯出來當皇帝，誰願意挑這個重擔呢！何況又是一個痛苦的擔子。所以說，上古皇帝的至誠自稱「孤、寡、不穀」，不就是「以賤為本」嗎！所以自己要隨時警告自己，不要忘記了根本。

「故致數輿無輿」，「輿」為古代的車子，或車子上有座位的轎子，就是轎車。以現在生活來解釋，一個人擁有的太多了，等於沒有，因為要出門時，雖有好幾個司機，李司機認為是江司機載你，江司機又認為王司機載你，結果，幾個司機都溜掉了。老闆要出門，司機一個都不在。「數輿無輿」的道理擴大來看，就像好多人生了一大堆兒子，最後到自己又老又病的時候，兒子都不在旁邊，所以說，數子就是無子。同樣的，你們看到從前老一輩的人，討了好幾個太太，臨終住到醫院，幾個太太都不在身邊，任何一個太太都認為反正另外的太太會管，認為丈夫愛的是別一個太太，自己不必去管。結果一個都不去，他最後臨死時，身邊一個太太也沒有。這就是「數輿無輿」、「數妻無妻」的道理。

所以人生「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玉是石頭中心的精華，把整片大石敲挖，說不定有一個如指頭大小的寶石。變成寶石就沒有用處了，寧可還是原始那一塊石頭纔好。所以，人生變成高貴，也就是無用了。人類世界很有趣的，金剛鑽有什麼用啊？有一樣用處，切割玻璃可以用，其他沒有多大用處，不能喫也不能穿。可是金剛鑽很貴啊！玉石大家都搶著買，那能做什麼用呢？既不能拿來蓋房子，也不能修橋補路，所以，人生搞不清楚道理。

「琭琭如玉」，形容玉的圓潤漂亮，「珞珞如石」，好的石頭雕刻起來，極為可愛，雖然可愛，又高貴又值錢，卻是廢物一個，沒有任何用處。人生不要把自己變成廢物，還是恢復原始的本來纔是真實。這些是講道之用。

老子的學說，後來成為帝王學，甚至於許多人讀道家的著作，在為人處世修道方面，所能得益之處，大部分都在《老子》的下半部。只不過，下半部的文章反而太容易明瞭。更如此，在下半部討論形而下用的時候，才表達出「道」的意義。總結來講，上、下兩部是要合起來研究才對。

#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

---老子他說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在上經開始的前兩章，說了「有無相生」、「此二者同出而異名」兩句話，後世的人，拼命在上面作註解說道理。其實只用這一段來註解，不就清楚了嗎？這叫做以經注經，不需要我們再去加上自己的意見，它本身就已經註解得很明白了。

讀了《老子》有一個好處，尤其現在對學佛修道做工夫的人，像這句話「反者道之動」，就很關鍵。因為打坐做工夫，有時越坐越差勁，許多人就不願繼續修了；殊不知，快要進一步發動的時候，反而會有相反的狀況。做事也一樣，做生意也一樣。所以做生意稍稍失敗，就要熬得住，熬得過去，下一步就會成功賺錢了。這也就是天地物理相對的一面，有去就有回，有動就有靜。這個道理，自己要多多去體

會才能領悟。做領導的人更要懂得「反者道之動」的原理，根本不怕別人有反對的意見，相反的意見正是「道之動」。換句話說，有反對纔有新的啟發，纔有進步。

「弱者道之用」，有許多人打坐做工夫，到了某一階段，總覺得自己一點力氣都沒有，很怕會走火火魔。如果這樣，那你就不要修道了；既想求長生，又怕早死去，這樣沒有信心定力是無法修道的。老子說：要大丈夫才能修道，既然是大丈夫，又何必修道呢？例如「弱者道之用」這句話，真修道成功的人，骨頭也軟了，有時候工夫到了，連一張紙都拿不起來，會弱到如此程度。如果不懂老子這個弱的道理，會嚇壞了；懂得的人，就知道這是「弱者道之用」，正是進步的象徵。再進一步更厲害，就要發出「用」了，這時縱然重如泰山，只要用一個指頭，都可以把它推翻。所以大家做工夫要注意，對於這個原則，千萬要把握得住。

最後的結論告訴我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我們普通人看天下萬物，生生不息，一代代的生都是生於「有」，「有」從哪裡有呢？「有」生於那個「無」，是從「空」來的，「空」能生萬有，這與佛家的「緣起性空」同一道理。

#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

---老子他說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穀，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三品聞道的人

這一章，是與上經「道經」相互輝映、互為註解的。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上善的人，一聽到「道」，他就曉得修道了。這也就像是禪宗，釋跡牟尼佛一拈花，不用說話，大迦葉尊者就開悟了。這就是「上土聞道，勤而行之」。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另有些人，一聽到哪裡在論道，不管什麼人講，都跑去聽；如果叫他修道的話，他又要把事情都做好了再來。然而他太太的事辦完了，又有兒子的事來了，了了兒子的事，女兒又生了孩子，又有外孫的事了，如此便永遠完不了。如果說他不修道嘛，任何修道的地方，都看得到他；若是說他修道嘛，空的地方都沒有他，有的地方他都在。這就是「中士聞道，若存若亡」，有時候不陰不陽，半像修道的，半像入世的，講不出來他究竟是什麼。世界上，像「中士」這一類的人非常之多。

「下士聞道，大笑之」，有些人聽到大家聚集一堂研究道，聽經，聽講《老子》，他認為像是一羣神經病，他哈哈。大笑就跑掉了。老子說：「不笑，不足以為道。」你越笑，我這個「道」越高。看起來老子是自吹，但是，講句老實話，世界上最高的東西，是很難講清楚的；最世俗的東西，反而是大家最喜歡的。

我經常說，你只要看鈔票，就懂得世間的道了。世界上哪一種鈔票最走運，那種鈔票就又髒又臭，雖然快要破了，還是一天到晚走運得很。用這樣的鈔票買菜，菜販收到以後，又趕快把它用出去，因為它又髒又臭。如果是一張新的鈔票，就包好存放，捨不得用出去。所以，一個人要想得志，就趕快學做那一張髒鈔票，一身都髒，就像那一張在市場上滿天飛的鈔票一樣。如果把自己搞得太乾淨了，一定給人家包起來，放在抽屜裡不用，最後更銷進鐵櫃裡去了。悟到了這個道理的人，便會前途無量了。老子講的也就是這個道理。

下面開始從正反的論辯，說明道之用。所謂正反的論辯，看起來是講正反的相對，亦就是陰陽的相對，其實是四個現象：正面、反面、正面的反面、反面的正面。這就要各人自己去體會了。

黎明前的黑暗

他下面又說，「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老子每一句話的文字都很明白，你仔細研究道理，都非常深奧。什麼叫「建言」？用現在的話，就是格言。老子說我們老祖宗的文化，是有格言的，格言如何講呢？不曉得是幾千萬年前，老祖宗講的「明道若昧」，真正的大道，光明的大道是看不見的。所以，你不要認為白天才叫做光明，真正的光明就像黑夜，所以現在太空發現有黑洞。這宇宙的黑洞，現在還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所有宇宙的光明，一進入黑洞就變黑了，這個裡頭是什麼東西不知道。現在的科學家在懷疑，是否整個的宇宙是從黑洞中放出來的？西方人現在才發現，我們老祖宗，也就是上古的道家，早就知道。《道藏》中說「明道若昧」，大光明裡頭等於黑暗，黑暗是真正大光明的根本。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老子文章的寫作方法，是楚國的文化，現在說是南方的文化，都是有韻腳的，每一句都是押韻的韻文，很好聽。「明道」，真正的大明之道「若昧」，「昧」不是完全黑暗，是有一點模糊，有一點不明，就是我們現在一句通俗的話，「天亮以前，有一段黑暗。」這一段黑暗，文學專門的名稱叫做「昧爽」，就是要亮而未亮之間，也就是現在常說的黎明。這種「昧」是自然物理的現象，也說明瞭道的作用。

這個「明道若昧」的道理，引申到為人處事方面，就是事情在成功以前．常有很艱苦的一段。在科學研究工作上，要發明一項東西時，研究到最後似乎絕望，當自己將要放棄時，忽然一個靈光來臨，發明成功了。這就是「明道若昧」。打坐修道的人，也許修了幾十年，一點影子都沒有，毫無進步。但在毫無進步當中，絕不要放棄！這一句話可以給自己當作一個安慰，也許快要悟道了，因為「明道若昧」，自己越來越採了。這雖然聽起來像笑話，但的確有這樣的一個現象過程。

「進道若退」，學任何一樣東西，做任何一件事情，進步到一個程度，成果快要出現的時候，你反而覺得是退步。比如說寫毛筆字，開始寫的三天，越看寫得越有味道，越寫越漂亮，自己也讚歎自己快要變成書法家了。到了第四天越寫越難看，第五六天自己都不想練了，越看越不成樣子。在這個時候，千萬不要放棄，寫的字雖然越看越難看，那正是你書法上的進步過程。

學拳也是一樣，不管太極拳、少林拳，學了半月就想打人，覺得自己的武功天下第一，好像都可以飛簷走壁了。三個月後慢慢發懶了，半年以後，所學的通通丟光。所以，在進步以前就有這個現象，人情物理都是如此。古人只是拿人世間的經驗，以及物理的狀況，加以說明而已。

「夷道若纇」，「夷」就是平坦的道路，例如我們開闢一條新的馬路，像建造橫貫公路，未開闢以前有種種困難。「纇」就是堆積起來，沒有辦法開發；及至開好以後，就是平坦的大道了。換句話說，在平坦的大道要完成以前，我們會感到工程十分困難。

上面老子引用這些話，都是中國的上古文化，老子稱之，為「建言」，引用古代的格言，藉以講到人的修養品德方面。

真正有修養的人

「上德若穀」，真正有修養的人，所謂道德的完成，反而太像是空空洞洞的，什麼都沒有；也就是我們俗話說的，「滿罐子不響，半罐子響叮噹」。學問真正充實的人，反而覺得自己像是一無是處。所以一個真正有道德之士，不會表示自己有道德，或者表示自己有功夫。這就是「上德若穀」的道理。一個人真到了虛懷若谷，纔能夠包羅萬象。學問的道理，人品的修養，都是同一個原則。

「大白若辱」，「白」是明白的意思。我們讀歷史，經常發現有人一輩子受冤枉，甚至把冤枉帶到棺材裡去，生前沒有辦法洗雪清楚的。這還不可憐，更可憐的是，歷史上不少人物，一生的冤枉留存千秋萬代，永遠是個冤枉。但是，在一個有道之士看來，也無所謂冤枉；因為「大白若辱」，明白與冤枉差不多，沒有什麼了不起。比如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宋代的嶽飛，如今我們知道是忠臣，可是在嶽飛這件冤案發生之際，他硬是被處死了。在那個時候，他雖蒙不白之冤，但是萬代千秋之後，不們成為清清白白的一個人，而且成為一個神，這就是「大白若辱」。白居易詩中說：

周公恐懼流言 王莽謙恭下士時

若使當時身便 一生真偽有誰知

我們的歷史上，有周公輔助成王的故事。周武王死時，他的兒子成王只有十二歲，就繼承王位當皇帝，全靠叔叔周公的輔助。因為成王是個小孩，還有很多不懂事的地方，這個叔叔就把他軟禁起來。周公身為輔相，權力很大，在家庭的地位是皇帝的叔叔，但在政治體制上，他是這個侄子皇帝的部下、宰相。現在他把皇帝軟禁起來，讓小皇帝去讀書學習，致使天下人議論紛紛，認為周公企圖自己接掌王位，所以把侄子都關起來了。最後證明不是那麼一回事，當他把成王教育成功後，還是把權力交還給了成王。

所以白居易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當時被眾人誤解，以及漢朝王莽篡位以前「禮賢下士」的時候，都看不出來他們內心真正的想法。「若使當時身便死」，假使這兩個人當時死了的話，「一生真偽有誰知」，他們這一生是真好人或者是假好人，有誰知道呢？

中國有句名言，說明人的一生很難評論，所謂「蓋棺論定」，棺材蓋起來的時候，這個人是好是壞，纔可以下一個定論。不過，我加上幾十年的讀書以及做人經驗，並不太相信這些話，有時蓋棺還不能論定。因為，對人下一個定論很難，尤其讀多了歷史，更覺得在愛惡是非之間，是很難對人下斷語的。所以老子告訴我們「大白若辱」，青年人瞭解這個道理，要做一番事業，就要忍得住。佛學有個名稱，叫做「忍辱」，人能夠忍得住纔行。因為一個人要做一番真正對國

家社會有貢獻的事業，其間被人誤解，以及各方面的壞話，最難聽最痛苦的，你都要受得了；受不了這個辱，就不必指望成功。

「廣德若不足」與「上德若穀」的道理一樣，「上德」就是崇高遠大的昇華，「廣德」就是廣博寬大，一個人的好德性是寬大的，普遍照應了萬方。以佛家的話來說，就是所謂無量無邊。真正有這樣厚德的人，反而覺得自己不夠廣德，所以真有道德修養的人，就是這種胸襟。

「建德若偷」，這個「偷」不是做小偷，是奸巧的意思。真正建立一個德業時，也就像剛才譬喻寫毛筆字一樣，一寫到進步的時候，反而覺得退步了。有時候旁人看起來，好像偷工減料，因為人多半是看成果的，在成果沒有出來以前，似乎是偷工減料，使用奸巧。

「質真若渝」，一個東西本來是好的質地，無任何污點，但看起來好像變質，像是假的。所以，世界上物質的東西，好與不好很難鑒定；真好的東西，我們往往把它看成假的。其實人類用的東西多半是假東西，又把假東西看得非常寶貴。佛學的道理，說這是「眾生顛倒」，眾生就是那麼顛倒。做人做事也是一樣，對人非常誠懇的人，往往會被人家懷疑——這個傢伙幹什麼呢？難道？是什麼意思……這就是人情的現象。

大器晚成 小時了了

「大方無隅」，什麼叫「大方」？這個地球，東南西北四方，你看大不大？這個不算大，比不上虛空那麼大。那麼虛空有沒有東南西北呢？虛空根本沒有東南西北；所謂東南西北是人為的，人類自己假定的。「大方無隅」，虛空也沒有方隅，也沒有轉角的地方，任何一面都是虛空，當然就沒有東南西北。

「大器晚成」，這一句話，青年同學可以拿來安慰自己了。書讀不好的人，事業做不成功的，自認為是「大器晚成」，自認將來一定會成功的。其實「大器晚成」這句話，是以物理來講人生，一個大的建築物，不會建造得那麼快。我們現在喜歡用西方的一句話做比喻：「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其實，萬裏長城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人類的歷史，更不是一天構成的。古代的教育，時常引用這句話，不過，現在家庭教育要注意，因為現代的孩子太聰明瞭，真是歎為觀止。幾十年前，在我們幼小的時候，笨得不得了，什麼也沒有看過，泥巴是第一等的玩具。幾十年後的現在，那麼多玩具，是我們小時候做夢也想不到的，所以小孩子都變得特別的聰明瞭。

但是我發現另外一句古人說的話，似乎也有道理，就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很多小孩子，看起來非常聰明，等到讀大學的時候就差了。我教大學的時候，教得連我也煩起來了，因為發現學生比我還採。打聽之下，這些學生在兒童時期，都是聰明絕頂，長大卻有問題，實在顛倒了。所以我現在發現，「大器」未必「晚成」，這在教育上一定要正當才對。

我經常告訴朋友們，你的孩子太聰明瞭，教育上要小心。現在許多家庭的父母，看見自己的孩子聰明，便高興做很，拼命去培養。實際上，教育孩子和種一棵好花一樣，一棵好的花苗，如果肥料用得太多，澆水過勤，反而害了這個好花苗。教育的道理，也和用兵一樣，「置之死地而後生」，要經過艱難困苦，他才能站得起來；好的環境長大，成績單上的分數非常好看，但這在將來的事業上等於零。幼年的聰明和成績單，並不等於能做事，能創業。所以千萬要注意，大器固然晚成，到底成個什麼，就看小時候的教育了。

聲音 形象 見道

「大音希聲」，最大的聲音反而不能聽見，我們人類對極大的聲音是聽不見的，倒是有許多小昆蟲，可以聽到大聲有。螞蟻比我們聽力好，它聽得見的我們聽不見。比如科學上都曉得，銀河系統晝夜都有聲音，聲音其大無比，除非透過科學的儀器，否則我們的聽力是承受不了的。人類所聽見的不是真正的大音，像宇宙有自然的音聲，非常的大，大得我們卻聽不見，所以覺得宇宙很寧靜。尤其到了高山頂上，感覺一點聲音都沒有，非常寧靜。什麼人可以聽見大音呢？只有人定的人可以聽見，這用科學儀器可以測驗出來。

「大象無形」，大的現象是沒有形象的。比如佛家講法身，成了佛的人，另有一個身體，永遠不生不死，叫做法身，法身是無相無形的。又比如說虛空，一般人絕不會承認有虛空，但是，虛空一定是有的；不過，虛空無形，我們眼睛所看到的虛空，不是虛空，而是天空，那只是空間罷了。嚴格地講，虛空是無相無形的，這些話暫時放在這裡，因為文字很容易懂，如果深入去探討，想求得究竟的話，那又可以做成哲學的論文了。像這樣的學術論文，包含的內容非常多，正反兩面它都說了，因為正反兩面都是道的用，而道的體卻看不見。

道起用以後，有好就有壞，有善就有惡，有是就有非，有輕就有重，有白就有黑，有正就有反。我們要留意這個道理，瞭解這個人生並不是偶然的，萬物萬事必然會變去；當你正面擺下來的時候，反面的力量也在你正面擺下了。所以，一個人到成功的時候，就要曉得今天的成功正是失敗的開始。如果說你永遠不想失敗，那就不要把今天的成功當作成功。要沒有今天，只有明天，永遠只有明天，永遠只有向前走，這樣，或者有一點希望。所以，不要把成功當成是真實的，套用老子的一句話「大成無功」，要想大成，就要做到看不見功效才對。

最後，他為這一章做了一個結論：「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道的功能看不見，要如何去瞭解呢？要在人世間一切的作用上去體會那個「體」，在現象上來體會那個「體」。所以，道的體是隱，是「無名」，它是沒有名相可見的。因此，叫它道也可以，叫它佛也可以，叫它「哈不隆咚」或別的什麼都可以，因為它本身無名、無相、無形、無體之故。

欲想瞭解「道」，該怎麼去見呢？「夫唯道，善貸且成」。古文「夫唯」二字，就是現在白話文的「那麼這個」。「善貸」是善於假借一個東西，假託一個東西去表達出來。換言之，就是透過它的作用，透過了現象，纔可以看到這個「體」。「且成」，姑且馬馬虎虎可以看出它的成效來。所以，要修道，先要瞭解這個「道」，只有在用與相上去見「體」，光是找「道體」是看不見的，因為「體」是透過相與用表達出來的。

從這一章的結論就知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我們既然想學老子，一定想做上士，上士要如何做呢？先要把中間這許多都懂了，「明道若昧，進道若遇，夷道若纇……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這些原則都懂了，在做人做事上去體會，在很平實的人生中，才體會到形而上不可知、不可見的「道」，那你就修成功了。假使你不在行為現象上去修，去體會，你想直接瞭解形而上的「道」，那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管是道家、佛家或者任何一家，都沒有辦法，只有透過「善貸」——假借行為現象的修持，才能到達形而上的「道」。「道」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

---老子他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一二三的奧祕

這是數位的哲學，數位的基本是三個，即一、二、三，這從人的生理上就可以知道。以前在大學教老莊哲學課的時候，曾說了一個笑話，「道生一」，父母生你一；「一生二」，你討了老婆，或嫁丈夫，一個變兩個；你兩個人又生一個孩子，「二生三」，兩個變三個。這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說不定你還生五六個孩子呢！不過基本上三個。其實這也不完全是笑話，前面已經說過，「道」即「一」，由一到三，然後八卦、五行、十天干、十二地支，都是從這個「道即一」衍化出來，而生萬物的。

如果研究生理學或醫學，人體上的細胞，一個分裂為兩個再分裂為四個，就是這樣的分裂。一個細胞，乃至於形成人身的精蟲的生命，一個可以變成幾億個。

但是「道」本身就是「一」，「一」就是「道」，所以你不能把它變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結果變成四個「道」，那就不對了。「道生一」是變成兩個，「一生二」，「二生三」，一直到八，所以《易經》的卦成為八個卦。就是這樣的套法，你愛怎麼套都可以，也可以套成五行，「五」也是在這個思想上的配合，並不是呆板的。老子講的一點也沒有錯，宇宙道體只有一個。

一提到「一」，本身就是兩個，也就是正反兩個。正反兩個的代號就是陰陽；陰陽本身就在變，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以變成三個。這並不是說到了三個就停止，「三生萬物」，天地萬物都是三個三個來的，再不能加，加下去就太多了。三個是陽數的階段，所以，《易經》伏羲的先天卦，只畫三爻，三個階段；後天的六十四卦，變成六多，六是它的用。先天代表了生成，只有三個階段，這是數理的次序，在這裡不多加研究，因為牽涉到《老子》以外的東西太多了。

萬物的變化有三，一般人每說這和辯證法相同，也等於這個原理產生了辯證法的正反合，由此產生了生生不息。

自身陰陽須調和

萬物的生命，「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負」是背上背著，「抱」是前面懷中抱著。一個東西部分為陰陽兩股力量，人也好，細胞也好，動物也好，植物也好，礦物也好，天地間任何一個東西，都是陰陽兩股力量，「負陰而抱陽」。「道生一」，它又分了陰陽兩股力量的作用。「一生二」另外還有一個東西，光是陰陽兩股力量，沒有一股中間力量去調和是不行的，這個調和的力量叫做「沖氣」，沖也就是所謂的中和，也就是「沖氣」，老子是用「沖氣」表達。所以，密宗、道家講人修持做工夫說到中脈，也叫「沖脈」。

「沖氣以為和」，就是有一個調和陰陽的作用，生命的功能，就是這麼一個現象。許多學佛修道，打坐做工夫的人，懂了這個道理，自己就明白了，不需要去問人。自己用功時，這兩天很清靜，過兩天又不清靜，說不定是更煩；但煩過了，再用功一段時間，又會很清靜，就是反復在那裡做週期性的旋轉。這個旋轉的現象，佛家叫做輪回，也就是那樣轉圈圈。修行的人要想把握住，既不散亂，又不昏沉，既不痛苦，也無歡樂，就要知道如何「沖氣以為和」，怎麼樣達到中和。所以生命的奧妙，修持的方法，也都在這個地方；心理的調整，做工夫上路，也是在這個地方。這是一個非常奧妙的關鍵。宇宙的法則，就在這裡，把這個道理搞通了，所謂學佛修道，以及人事，就都能夠把握在手裡了。

不但「萬物負陰而抱陽」，任何一個人，本身就有陰陽。以道家的標準，是用陽來代表男人，其實男人全身都是陰，陰到了極點，只有一點點陽。女性的代表符號是陰，外表看來似陰，但是女性裡頭有一點陽，那纔是真陽。男性是假陽，中間有至陰。

講起來男女本身都有陰陽，每人的生命都是「負陰而抱陽」。自己體會到生命的這項功能，就可以自己把握住永遠不老，永遠不死。理論上這是非常準確的。不過幾千年來，到底哪一個實驗成功了，我們並不知道；也許有人辦到了，但他不來看我們，就跑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了。老子這一段話，理論上是絕對可能的，而且是一個生命自然的物理科學，並沒有什麼稀奇，也不是神祕，問題是如何能把握沖氣的發動，調和好陰陽。

到了不陰不陽的階段，那就嚴重了。對一個普通人而言，如果一個修成功得「道」的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就是孔子在《易經系傳》上說的：「陰陽不測之謂神」，這人是到了神化的境界了。這是老子講經的方式，他剛剛露了一點苗頭，下面又講到別的方面去了。

剛才老子告訴我們一個原則，要把握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所以，生生不已。但是如果達不到陰陽二氣之和，則不能生生不已。萬物的本身就有陰陽，不需要向外求，只要把握到「沖氣以為和」，就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好惡與損益

接下來他轉了方向，「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一般人最討厭的是什麼呢？就是最後只剩自己一個人，成為孤寡。兒女、太太乃至丈夫，都不在了，父母也不在了，親人都沒有了。誰願意成為孤寡啊？「孤寡」還好一點，「不穀」就更討厭了，就是不喫人飯。「不穀」有兩種，第一是死了纔不喫人飯；第二除非是神仙，不食人間煙火，或者修神仙修到「休糧絕穀」，五穀這些都不需要了。如果要他喫，等於是給他毒藥，就害了他。所以，「不穀」有好與壞兩種。

人世間最討厭的事情是「孤寡不穀」，這是最低賤的事。但是，中國傳統文化，天下第一人的皇帝，就自稱「寡人」。「孤家」，自稱「不穀」。上古帝王，為什麼用人世間最低下的名稱稱呼自己呢？「而王公以為稱」，這是什麼道理？這是一個哲學問題。比如，我們中國鄉下的老習慣，家裡沒有孩子，一旦生了一個孩子，就當作寶貝一樣，但要替他取一個最低踐的名字，叫「阿貓、阿狗」之類的。再不然抱到廟子上給和尚、尼姑們當「於兒子」，這樣孩子才能養大成人。從這種風俗的傳統，我們看出一個哲學的道理：世界上最高明的，就是最平淡的；最平淡的，也就是最高明的。這不僅是一個哲學的道理，更告訴我們一個物理的道理。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先講這個物理的道理，拿一棵樹來比喻，把這棵樹加以修剪砍鋸，這棵樹便能長成一種新的形態，所以「損之」是利益之，使它成器。我們經常聽到教育孩子的話——「溺愛他就是害他」，對孩子的嚴格管教，目前給孩子喫一點苦，將來他會感激你，他覺得爸爸是個好爸爸，媽媽是個好媽媽。不然孩子長大會怨恨你，這就是「物或損之而益」的道理。又如人生了病，醫生診斷非開刀不可，你不能說醫生可惡，結果他在你身上開刀，你不但不告他，還要謝謝他，這就是「損之而益」。

「益之而損」，這是相反的道理，人越要求好，反而樣樣做不好，做人要想做到面面都好，就完全錯誤了，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以面面都好，越是想做到面面都好，結果是面面都糟。一件事情的處理，往往顧了這一面，無法顧那一面，它是相對的，有因果的，所以是「益之而損，損之而益」。也就是我們前面講到的「大白若辱」，你只能顧到一樣，不能顧到兩樣，想一下子面面周到的人，結果是面面都得罪了。

前面老子說「沖氣以為和」，老子是把老實話告訴我們。他的原則方法，就在這個原理中。所以做工夫也好，修道也好，有時候看到是退步，「進道若退」，實際上，常常是「損之而益」。有時破壞了一點，但過了這一點破壞，下一步發展成長得更快，又向前進了一步。相反的，天天求進步，天天增加，結果「益之而損」，反而不能成功。等於現在有些人，尤其是美國的朋友們，喜歡喫補藥，各種維他命喫得太多了，補多了，病來得更多更快，這就是「益之而損」的道理。

培養花草也是如此，花草樹木長到某一繁茂情況時，要剪枝去葉，將來花才開得更美，果實才結得更須大，這也是「損之而益」。如果不加修剪，拼命加肥料，結果，不但開不出好花，結不了好果，反而因肥料太多，整棵樹都被肥料燒死了，這是「益之而損」。所以要「沖氣以為和」，使陰陽調和，損益適當，才能真正欣欣向榮。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老子說，人類效法什麼呢？效法天地，也瞭解自然的物理。「物或損之而益」，比如秋天，萬物凋零，只剩了一點種子，把這點種子留下來，還用灰土埋起來，在這個時候，這種子好像沒有什麼作用，到了春天再種到地下，它自然又生長起來，這就是損益的道理。所以，人類要效法天地物理的法則，把握自己的生命，培養自己的生命，不衰老，要長存，並且不隨現象而變化。如果把握住這個，就是效法天地自然的道理。

過剛則易折

因此，他又明白地說一句，「強梁者不得其死」，一個東西，不能過分的強壯，過分的強壯，不得其好死。水果也好，蔬菜也好，乃至雞、豬家禽家畜，勉強給它打針，加飼料，希望培養到最好，結果反而招致它快一點死亡。所以中國人過去所講的養生之道，知道人不能求無病，一點病痛都沒有的人，有時候死得很快。因為這種人，自己不曉得病的可怕，死的可怕，平常不曉得保養，所以一下就倒了。我們看神仙的傳記，可以研究道家的人；看到那些高僧的傳記，可以研究佛家的人，他們十之七八都是年高、體弱、多病。帶病可以延年，因為本身體弱，所以時常注意保養。他們膽子也小，也研究醫學，後來變成大名醫，不但活得長久，還能夠醫治別人。年輕人身體強壯，希望他研究重視這些養生、醫學之類，他絕對不幹，結果「強梁者不得其死」。

於是，「吾將以為教父」。懂得了人生的道理，就是最好的教育，也就是我們要效法的最高原則。最高的原則就是「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用之於人生的道理，則是「禍福相倚」。覺得很倒楣時，何嘗不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倒楣還可以睡大覺呢！不倒楣連睡覺都沒時間了。所以一件事是好是不好，全在自已的運用。善於運用與否，仍是在於自己個人，這個就是「沖氣以為和」了。

如何去綜合調整，也是做工夫要注意的。有些修道家的人，天天要打通任督二脈，天天在運轉河車，督脈轉到任脈，任脈轉到督脈。有些修道人說自己奇經八脈都通了，我說，那很好，那等於電力公司，電線都會炸了。也有的說，自己現在河車的運轉如何如何，我說那你要轉到幾時為止呢？如果河車永遠運轉下去，可不要把自己轉昏了頭哦！這是個問題。很多修道的人，最後弄得高血壓、腦充血，平常自己好像夏天不怕冷氣，冬天不怕太陽似的，這種樣子，就是「強梁者不得其死」。所以打通氣脈，運轉河車，並不是這個道理。

這一章與上經第十章配合起來研究，會發現「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就是這個道理的說明，就會明瞭「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道理。

#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

---老子他說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閑，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柔、水、空，無堅不摧

天下最軟的東西，克服了最堅固的東西，老子經常比喻天下最軟的就是水。水沒有骨頭的，如果把它擋住，它只有轉彎過去；如果築一道堤防，水則一聲不響慢慢等，等到水漲滿了，又從堤防上漫出去了。就是屋簷的水，從高處向下滴，滴一千年一萬年，連地球都可以滴穿。所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像戰場上的馬匹一樣，衝鋒陷陣，衝破最堅韌的東西。我們中國對女性的教育是溫柔、溫和、緩慢，這樣可以融化一切。不管男人是土做的也好，石頭做的也好，溫柔的文火慢慢地燉，石頭都可以軟化了。所以不管多堅強的人，對溫柔沒有辦法，只好投降。這就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無閑」，古代的「間」、「閑」是通用的。無有就是空，所以無有進入到任何地方，都沒有間隔；沒有間隔也就是空。或者說牆壁阻礙了空間，其實空是隔離不住的，乍看起來，牆壁好像隔離了虛空，但是隻要挖一個洞，那個洞就有虛空。只要挖就有虛空，如果不挖呢？仍然是虛空包圍了你，也包圍了牆壁。一座大山在那裡，好像妨礙了虛空，且實大山是被虛空所包圍的，山如果打通了，虛空就進到了山裡去，虛空這東西，無堅而不摧。所以，佛家把空的修法，作為最高的修法，因為無堅而不摧。道家的觀念，是用至柔之陰，也是無堅而不摧的道理。

做人與做事，遇到難處，天天在想這件事如何解決，卻永遠解決不了，越想越糟，最後鑽到牛角尖裡去，處理得還是一塌糊塗。這時最好把一切放棄不管，讓它完蛋；但是真讓它完蛋，那個蛋偏偏不完。為什麼？因為「無有入無閑」，「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老子說，由此原理，可以知道無為之有益，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靠不住，真正的真空則無為，無往而不利。教育的道理也是這樣。

老子本來不想說話，騎一條青牛跑掉算了，不料被他一個徒弟，函谷關上的關吏尹喜攔住了，要求他說法，否則不放他出關。老子也不能叫青牛騰空，像現代的直升飛機一樣飛過去，同時尹喜這樣誠懇要求，也不好意思拒絕，只好坐下來寫《老子》這本書。本來他主張天下行「不言之教」，不必說話，與佛講「不可思議」的境界——沒有話說是一樣的。結果，他自己犯了自己的戒條，卻又寫了這本五千字的書，還是做了言教；雖然他在言語上講「不言之教，無為之益」。

像現在這個時代，我們中國上古的文化，所謂《老子》、《易經》、太極拳、禪，在世界各國各地區、各民族都非常流行。最近有一位老太太從美國寫信告訴我，隔壁那些美國人好怪，孩子跌倒在地，並不去攙扶，尤其猶太人，絕不攙扶。這是老子的無為之道，一定要等孩子自己爬起來，這樣孩子自己將來才會站起來。這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引用老子《道德經》說的。那位老太太覺得很奇怪，她說：「原來這就是中國老子的無為之教啊！

#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

---老子他說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麼

上面這一段話，是老子要我們看通人生的道理。世界上的人，就是為了名與利。我們仔細研究人生，從哲學的觀點看，有時候覺得人生非常可笑，很多非常虛假的東西。像名叫張三或李四的，只是一個代號，可是他名叫張三以後，你要罵一聲「張三混蛋」，那他非要與你打架不可。事實上，那個虛名，與他本身毫不相干，連人的身體也是不相干的，人最後死的時候，身體也不會跟著走啊！

利也同樣是假的，不過一般人不瞭解，只想到沒有錢如何喫飯！拿這個理由來孜孜為利。古人有兩句名詩：「名利本為浮世重，世間能有幾人拋。」名利在世界上是最嚴重的，世界上能有幾個人拋去不顧呢？

「名與身孰親」，他要我們瞭解名就是假的，比起身體來，當然愛自己的身體。如果有人對你說，你最好不要出名，你出名我殺了你；那你寧可不出名，因為還是身體重要。

「身與貨孰多」，身體與物品比較，你手裡拿了五百萬鈔票，遇到強盜，用刀逼著你說：「把你的錢放下給我，不給我就殺了你。」這時你一定放下那五百萬元，因為身體重要。人對於生命當然看得更重要。

「得與亡孰病」，得與失哪一樣是毛病？當然我們一定說，得到比較好。但是，一個人又有名，又有利，那就忙得非生病不可；你說窮了再生病，連看病都沒有醫藥費怎麼辦？這就涉及空與有的問題了。前面兩句，名與身相比，身與貨相比，我們一定說身體重要，貨是物質，當然其次。其實這一句「得與亡孰病」，就解釋清楚前面那二句了。老子對這些問題並沒有講哪個對哪個不對，兩頭都對也都不對。名固然是虛名，與身體沒有關係，但是虛名有時候可以養身，沒有虛名這個人還活不下去呢！虛名本身不能養身，是間接的養身。身與貨、身與名，兩個互相為用，得與失兩個也是互相為用。

這個道理，後來道家的莊子也曾引用。在《莊子》雜篇之《讓王》中，當時韓國遭遇了魏國的騷擾，打了敗仗，魏國要求韓國割地，韓國實在不願意，痛苦極了。有子華子者勸韓王割掉算了，現在讓了地將來還可以反攻拿回來。他問韓王，名利權位與身體比，哪一個重要？韓王說當然身體重要。再問他，身體與膀子比較，哪一個重要？韓王說，當然身體重要。所以子華子就勸他，現在你等於生了病，兩個膀子非砍不可了；你砍了脖子以後仍有天下，有權位，你願意權位呢，還是願意要膀子呢？韓王說，我看還是命比膀子重要。這是有名的故事，後來禪宗的大師相堂禪師有名的詩句——「天下由來輕兩臂，世間何故重連城」，就是由此來的。

說到人的生命，一個當帝王的，天下都屬於自己的，但是與自己生命相比的話，沒有了生命，有天下又有何用？如果現在有人說，現在的天下還是屬於漢高祖的，那漢高祖做鬼也會打你兩個耳光，說，不要騙我了，與我根本不相干了嘛！可是活在人世間的人看不開，偏偏看重連城之璧玉。藺相如見泰昭王拼命護璧，因為那塊璧的價值，可以買到現在法國、德國連起來那麼大的土地。「天下由來輕兩臂」，這是莊子用老子的重點加以發揮。天下固然重，權位固然重，如果沒有生命的話，權位有什麼用？天下有什麼用？可是，就實際情形看來，還是天下重要，所謂「世間何故重連城」，人世間為了財富，為了虛名，忙碌一生，連命都拼進去，又何苦來哉？！

老子更進一步告訴我們，懂了這個道理——生命的重要，那麼，「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你對一樣東西愛得發瘋了，最後你所愛的丟得更多，就是「愛別離苦」，這是佛說的「八苦」之一。「多藏必厚亡」，你藏的東西不管多麼多，最後都是為別人所藏。

報紙上曾有兩則新聞，說宜蘭有一個人，一輩子討飯，死了以後，在牀下找出五六十萬元來，這正是「多藏必厚亡」。同樣的，美國有一個人也是如此，平常討飯過日子，死的時候遺留了一百多萬。這樣的人生，不知道他是否也算看得很透；也許上帝的意旨要他這麼做，真是不可思議啊！

因此老子教我們瞭解一個人生的道理，人生什麼纔是福氣。「知足不辱」，真正的福氣沒有標準，福氣只有一個自我的標準，自我的滿足。今天天氣很熱，一杯霜淇淋下肚，涼麵半碗，然後坐在樹蔭底下，把上身衣服脫光了，一把扇子搖兩下，好舒服！那個時候比冷氣、電風扇什麼的都痛快。那是人生知足的享受，所以要把握現實。現實的享受就是真享受，如果坐在這裡，腦子什麼都不想，人很清醒，既無歡喜也無痛苦，就是定境最舒服的享受。

不知足，是說人的慾望永遠沒有停止，不會滿足，所以永遠在煩惱痛苦中。老子所講的「辱」，與佛家講的「煩惱」是同一個意義。

「知止不殆」，人生在恰到好處時，要曉得剎車止步，如果不剎車止步，車子滾下坡，整個完了。人生的歷程就是這樣，要在恰到好處時知止。所以老子說，「功成、名遂、身退」，這句話意味無窮，所以知止纔不會有危險。這是告訴我們知止、知足的重要，也不要被虛名所騙，更不要被情感得失矇騙自己，這樣纔可以長久。

這一節是說人生「沖氣以為和」的「中和」道理，也就是後來子思在《中庸》上所說的道理。下麵的兩章，再把這兩章加以發揮。

#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

---老子他說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如何達到無為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我們宇宙的物理，大成功大圓滿的東西，天然都存在著相當的缺陷。不過，有一點缺陷的話，反而永遠不會環；換一句話說，若求快一點圓滿，就快一點完蛋。道家的哲學始終是這個看法。很多名人懂得人生的道理，懂得了這個道，就像滿清中興名將曾國藩，到晚年還標榜自己的書房叫「求闕齋」，求一點缺陷；不能把自己搞得太圓滿，因為萬事不可能太圓滿，所以要保持有固不足。

「大盈若沖，其用無窮」，大盈就是大滿，真正的充滿，如瀑布一樣，不停地從山上流下來，天天都盈滿流動，這就是「沖」的作用。活的東西是永無在流動的，所以其用無窮。最可歎的是，有人想把現成的享受，現成的東西，永遠保住不動，認為屬於自己的，這就犯了前面所說「大費」的毛病，結果一定是「厚亡」。財富如此，權力也是一樣，一切的東西，不能用之於私。如果不能「大盈若沖」，那就完了，要像河水一樣流動纔可以。

「大直若屈」，我們這個世界沒有直線的，別的世界有沒有不知道。你到太空去看，有些星球是橫條的，有些星球是三條的，有些星球是橢圓的，只有我們這個星球——地球是圓圓的。我們這個世界，因為是個圓球，所以是圓圈曲線沒有直線。「大直若屈」是說直線像是曲線的意思。懂了這個，就知道人生的道理。所謂的直，是把那個曲線切斷，然後人為地校定叫做直，這是假的直；真懂得的話，「屈」的道理就是直。

「大巧若拙」，現在科學進步了，什麼東西都是電器化，越來越精細，當然不是古董。這些精巧的東西，用完了就必須丟掉；但是，真正好的東西，並不那樣巧妙，而是很笨拙的。

「大辯苦訥」，真正會講話的，就像是笨笨的那樣，好像一句話都講不出來——「若訥」，在歷史文獻上經常提到的成功人物多半如此，非常有趣。這些人物不一定讀過《老子》，但他們表現出來的智慧，吻合了老子這句話。像宋太祖趙匡胤，當了皇帝以後，當時江南的南唐李後主李煜還沒有投降。李後主的文學修養很高，比詩詞的話，趙匡胤一定比不上的。可是，如果兩個人考試比賽當皇帝，一定錄取了趙匡胤，不會錄取李後主。李的詩詞歌賦樣樣好，他的大臣們，如宰相徐鉉，文學也是非常之好。有一天，李後主派了這位宰相徐鉉出使北宋，趙匡胤聽說這位宰相學問很好，特別召開了一個御前會議，研究派哪一位飽學之上來接待這位來自南唐的使臣。這個人學問一定要比得上徐鉉，纔不會被南唐藐視。可是宋朝一個偌大的朝廷，卻選不出一個人來，最後趙匡胤就從自己的衛士中找到一位相貌堂堂、一個大字也不認識的人，擔任接待大使的任務。徐鉉到後，為了表露自己的才華，天文、地理、國際、政治，高談闊論。可是這位接待大臣，什麼都不懂，只是哼哼哈哈，請上坐，請喝茶，如此這般搞了三天。徐鉉心裡想，趙匡胤手下有學問的人太高了，我說了半天他都不置可否，也沒有讚歎或認可，對於趙匡胤的政權，頗為莫測高深。

這正是趙匡胤的高明，對付這些滿口談學問的學者，只派一個老土與他接觸，反正你講什麼他都不懂，以木訥相對就成功了。這是很妙的「大辯若訥」。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夏天的氣候，到了中午，氣溫會熱得令人發躁，「躁勝寒」，燥熱的氣一來，把寒氣冰水化掉了。但是，你不要被老子的文章騙過去哦！反過來說就是「寒勝躁」；太陽的熱能，照到北極冰山就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只是稍稍溫暖一點罷了，好像少穿一件皮袍而已，都是正反相合的。

「靜勝熱」，我們都曉得心靜自然涼，一靜下去就不會熱了。反過來說，就是「熱勝靜」，熱也會造成清淨，不然的話，學佛修道成功，那個三昧真火一來，既不冷，也不熱，能克服一切。所以，老子引用的都是相對的，主要在說明這些都是兩邊的觀念，只有「清靜為天下正」。能夠真正清淨，纔能有無為的境界。反過來說，無為又是清淨的原則、道的原則；無為達到的境界就變成清淨，這就是「清靜為天下正」的道理。

#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

---老子他說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慾望造成禍亂

這一章講的完全是歷史哲學。人造成了一段歷史，所謂英雄造時勢；歷史也產生了一個時代的人物，此之謂時勢造英雄。但是，歷史哲學是人為的，歷來的戰爭，需要好的武器，好的武器也很簡單，一個人手裡一把好刀，可以用幾輩子，一支好槍也可以用好幾代。最難得的是交通工具——良馬，「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真正太平的時候，馬閑放著沒有用，因為不必訓練戰馬了，這時馬便像糞土一樣沒有價值；等到天下無道的時候，又要訓練戰馬。這個「道」指人文文化，當文化衰弱了，社會就變亂，思想的錯誤造成了戰爭。人類永遠在戰爭中，歷史上很少有二三十年的太平，不是東邊冒火，就是西邊冒煙。人類整個的歷史，都常性戰亂中，所以做不到「走馬以糞」。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以老子的歷史哲學觀點看人類，在天下無道的時候，人類的慾望不能停止，所以戰馬又要活動了。「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人類最大的罪惡就是想佔有，英雄要佔有天下，也就是佔有權力；男人想佔有女人，女人想佔有男人；人想佔有錢，錢反正不說話，隨你們辦，這就是「欲得」。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要人類社會真正和平，必須人人反省，人人都能夠知足。雖然老子寫了五千言，孔子和釋迦牟尼佛，以及幾千年來的聖人，還有黃帝等幾個上古的聖人，都在教化人應該知足，可是人就是不知足。

#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

---老子他說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智慧的成就

這一章為另一個階段的轉折，有一個大原則我們必須把握住，《老子》下經講「德」、講「用」，不是講「體」；但是「用」不離「體」。這裡四十七章與上經講「道」的第十八章、十九章，有彼此互相解釋的作用。換句話說，下經這一章講「德」、「用」的本身，就是對上經十八、十九章所謂「道」、「體」的一個註解。我曾經不止一次指出，我們研究任何一種經典，最好的方法是以經注經，用它本身來註解就清楚了。

《老子》下經講「用」，在「用」的道理上，這是真正智慧之學，也就是真正大謀略之學。「不出戶，知天下」，也就是我們中國人經常說的一句老話，「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但是，能做到的必須是秀才，這個「才」必須是真「秀」纔行；如果是笨才，那就不行。所謂「秀才」，不是指秀麗的人，也不是指科舉時代的秀才，而是借科舉考中的「秀才」之名，比喻絕頂聰明的人。能夠知天下事，是有智慧的人，智慧到了最高處，就是真正的神通；神通並不是稀奇的事，而是真實智慧的成就。一個智慧真正成就了的人，不必出門，就會知道天下的事。

「不窺牖，見天道」，「牖」就是窗子，用不著開窗就看到天道，就能夠曉得外面的事物。天道也可以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大道，也可以指實際天文的天體。理論上講，如果有真智慧修養的人，用不著到外面實際經驗，就可以瞭解事實的究竟。一個真正修道的人，是有這個境界的。「不出戶」，「不窺牖」，這些都是用的形容詞。

比如，一個真正修養到達無為清淨的人，那就是神而通之的境界。剛才說過，神通並不是稀奇的事，不要把神通看成稀奇古怪，神通就是智慧的成就。坐在房間裡，甚至於坐在山洞裡，或者在空穀的地方，寧靜地神凝氣聚的時候，沒有物質的障礙，沒有房子的障礙，也沒有山河大地的障礙，這時假使看天體的星球，自己在定靜中就看得非常清楚，而且不會受風雨氣候的阻礙。不過，這是一種高深的修養之學，一般人很喜歡追求這一方面，如果因追求而走錯了路，往往變成武俠小說裡頭的「走火火魔」了。進入魔境界的人，也說會看到什麼，但那只是意識的偏差，不是正常現象。

老子並沒有主張走哪一個路線，也沒有主張修養得到神遇。這個道理，在上經已講過，現在下經也慢慢會提到。所以，下面他引申這個理論，講人的修養，「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走得越遠，就知道得越少了。這個「遠」，並不是完全表示距離遙遠，如果這樣解釋的話，等於說許多人出國遠遊，一二十年沒有回來，所以這些人是「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對國內的事情越來越不瞭解了。這種說法，也算是一個道理，但這只是一個通常的道理而已。

「其出彌遠」的「出」字，並不一定講偶爾出遠門，其實是指知識越多，越愚鈍；換言之，知識學問越好，煩惱越深。因為普通的常識越多，真智慧反而被矇蔽了。所以「出」字並不是指出外之出，是付出去，我們在精神生命上，在腦力上，付出得太多，真正的智慧當然就越來越低了。因此，聖人之道是做內省工夫的，「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最後，老子給我們一句結論，也可以說是學問的修養，也可以說是工夫，否則大家聽了前面的話，可能認為人不出門，躺在家中牀上，就能知天下事，那多好！最好連黃金美鈔也掉下來更好。人如有這樣的慾望就不行了，什麼都會有阻礙了，所以他下面的結論是，如何做到「不為而成」。並不是說，萬事都不要做就成功，而是要真正做到無欲，沒有任何的欲求。想修道也是有欲的，為什麼要修道？因為想求長生不老，或者想求了脫生死，或者想求成佛，要求達到一個更高遠的目標，因此放棄了世間的一切。看起來這個人好像清心寡慾，沒有慾望，其實，他的慾望比平常人還要大違反了老子所講的無為清淨之道。所以，最後的結論是，如何能夠修養到「不為而成」的境界，達到真正的清淨無為。接著下面第四十八章，再說明「不為而成」的道理。

# 第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老子他說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要加 修道要減

這一章分開來研究，與上經二十章和二十九章都有連帶關係。二十章告訴我們，學問之道就是「絕學無憂」，一切都放棄，把所有的知識、所有的觀念等等都放下，丟得乾乾淨淨，進入無為之道的境界。理由就在這一章裡，說得很清楚：「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剛才四十七章提到，這一種修養，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修道的人，光是能知天下事太不夠了，要超越一切形而下的境界，必須先要做到清淨無為。

「為學日益」，什麼叫學問？學問是靠知識、讀書、經驗，一點一滴慢慢累積起來的。今天懂一點，明天再懂一點，後天又懂一點，多一分努力就多一分的收穫，這就是做學問。人為的學問是有為法，是有為之道，要慢慢累積增加起來，不是一步登天。

「為道日損」，學道與做學問相反，是要丟掉，「日損就是一天丟一點，明天再丟一點，什麼都要放下丟掉。修道的人，經常笑自己，一方面有慾望學道，一方面又不肯放棄讀書，愛讀書就是最大的慾望。

清朝有名的歷史學家，也是詩人的趙翼，講作詩作文章的道理，他說「窮而後工」，如果希望詩文做得好，必須是好曆過苦難倒楣。環境越窮，文章詩詞越好，千古的文人，好的文學家都是倒楣人。這並不是運氣的關係，而是人到了功名富貴沒有，人際關係也淡薄，複雜的事情就少了，坐在那裡也沒有別的事情做，專想那些尖酸刻薄的辭句，詩文當然就會好。等到得志以後，一切情緒境界改變，文章也寫不出來了。就算偶爾有個意境來，剛提筆要寫，部屬又來請示，他喊了一聲報告，又把那個意境趕跑了。所以，文章學問，的確是「窮而後工」，這是中國千古的名言。

清人趙翼，吹牛說自己詩文好，留下了兩句詩：「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這是引用《孟子》的典故，說熊掌與魚二者不可得兼的意思，兩樣好菜不能同時來。趙翼借用《孟子》這兩句話，描寫自己又想學問文章好，又喜歡錢多官位大。結果，他說自己一輩子，文章也沒有寫好，官也沒有做大，錢也沒有賺夠，一輩子不上不下，懸在半空之中。這是他的客氣話，實際上，他的學問非常了不起，在三百年的文化歷史中，也算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總之，求學問是一點點累積起來的，愈加愈多，知識也愈加愈多；修道是把所有的知識學問，以及一切心中所有的，慢慢地減少。所以學問是加法，修道是減法；做學問是喫補藥，修道是瀉藥，什麼都要空掉，這兩者相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一切都空，空到了最後連空也把它空掉，空到一無所有；然後無所不有，一切皆知，一切皆有，就是這個簡單的道理。文字很簡單，意義也很簡單，一說就明白了。問題是，做起來很難！如何能夠把自己損之又損，放棄了又放棄，放到了一無所有之處，才能到達無所不知無所不有的境界！

一般學道的人，都是求有，自己實際上都在加。本來道理上知道是空，而在做工夫的方法上，自己都是在加。有的人學佛學道，有一個功利目的的思想；對世間的事情失意了，失敗了，或者看不慣了，或者自己不合適了，就跑來修道。心中想，也許這方面可以超越，學會了比別人好，學會了可以解脫生死，可以跑到太空去玩……這種思想都是功利主義的思想，是「為學日益」的思想和動機，與「為道日損」完全背道而馳，也就是修道不可能成功的。

老子在這裡清楚地告訴我們，人生在世能夠學問成就，或修道成就，就要有兩種能力：「提得起」是做學問要「為學日益」；「放得下」是修道要「為道日損」，一切放下。但是普通一個人，能夠具備這兩種能力，兩種智慧，兩種勇氣，所謂智勇雙全，就太難了。普通的人，叫他做學問，才用功讀了一個禮拜的書，便覺得很累，就停下來去玩了，為學不能日益。去修道做工夫的話，放不下，剛打坐幾天，又覺得一天到晚坐著，淡而無味，浪費時間，也要跑出去玩玩，所以「為道日損」也做不到。因此，一般人多半都在為學未益、為道未損的情況下，提也提不起，放也放不下，就那樣過了一生。這就是我們讀了《老子》以後，自己應該反省的地方。

前面說修道與做學問是兩個分別不同的方法，下面再說道的作用。

聖人以道德行為得天下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說，以無事而取天下是最高的道德，就是做事業也要以之為最高道德標準。這也就是最高的政治哲學，也是最高的謀略。

中國的歷史，是講究無事取天下的，堯、舜、禹可以說是如此，禹以後商湯、文、武、周公、孔子，歷代的聖王，差不多都是如此。說到孔子，雖然他沒有取天下，不過他取了另一個天下，就是空的天下，所以被稱為素王。素王是沒有土地的皇帝，換言之，他是文化王國的帝王，在文化王國中，他號令數千年，甚至可以號令萬代。這樣取天下，是歷史上取天下的標準，也就是以無事來取天下。

「無事」就是隻要求自己行為的功德成就，道德的成就；不是以謀略，不是以手段，不是以有為的功業來取天下。所要求的，僅是自己內在的聖人之道。雖眾望之所歸，那是餘事，不是本事；本事就是本分的事，就是學道，學習如何完成一個聖人之道。

所謂學道，學聖人之道，當然不是我們現在打坐的修道；打坐修道是修道的一種而已。而修聖人之道，則是道德行為內外的成就。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以力量功業打下來的天下，是有事取得的天下。所以，秦漢以後的中國歷史而言，都是有事取天下。因此，我們在歷史哲學上，可以用兩個觀點來看，三代以上所謂的公天下，是以道德治天下，不是以戰功取天下。秦漢以後必須有功在人間，尤其是戰功，這也就是以武功取天下的。所以，秦漢以後取天下，就是老子所講的有事取天下。

有事取得了天下，也是成功，當時也有了天下，但是老子為什麼又說這樣是「不足以取天下」呢？這就是我們中國歷史哲學的特點，正如孟子所提過的「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到秦漢以後，以戰功而統一國家天下的，都不是以德取人，表面上以王道做號召，實際上是霸道。「以力服人者霸」，就是以戰功使人不能不服從。同樣兩個「服」字，意義完全不同。老子所講的道理，加以引申，提出一個王道，就是道德政治的哲學，也就是政治道德。

# 第四十九章 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

---老子他說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為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

聖人的菩薩心腸

四十八和四十九章，都是第二十章的擴充引申。「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這一節特別注意。我們回去看第二十章，從「絕學無憂」開始，接著就講一個人修道成就的境界，由此再看一切眾生。他這裡不用眾生，而說眾人，這是人對於道的修養境界的解說。到了四十八、四十九兩章，是講道所發生的「用」，他說真正有道的聖人，是用無常心治天下的。所謂「無常心」就是沒有主觀的成見，沒有我見，沒有主見。那麼有道的聖人，以什麼為心呢？「以百姓心為心」。一切人的需要，一切人的心理思想，就是他的心理思想，這就是現代所謂民主自由的真正道德精神。這也就是以大家的意志為意志，以大家的需要為需要，而替大家完成。要真正做到這些，纔是「以百姓心為心」，才夠得上是真正的聖人。

他又說「善者吾善之」，善人有好的意見，令人特別的高興，對好人也會特別喜歡。「不善者，吾亦善之」，壞人所持反對的意見也是意見，只不過他這個意見與善人的意見相反而已。一個聖人，愛一切的善人，也愛一切的壞人，因為壞人更應該要救，更要幫助他。信我者得救，不信我者更要救。中國人所講聖人之心，不是說信我者得救，不信我者就滾開；中國的聖人沒有說不救壞人這個事，這是「德善」。一個得道的人，他在行為道德上必然是如此，做到至善的境界。對於好的人固然覺得可愛，值得欽佩；不好的人更值得憐憫，更值得同情。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這個人有道德，相信道德，他當然是我所信的，也會對他更好；反對道德的那些壞人，我一樣信他。信他什麼呢？相信人性本善，有一天他會自己覺悟的，會走上道德這條路的。

所以，「聖人在天下歙歙，為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歙歙」就是包含的意思，像一個東西合攏來，扇子一樣合攏來。一個得道的人，始終是包容一切的。

「為天下渾其心」，我們講到道德，很難做到這個「渾」字，「渾」字等於「混帳」之「混」，真的混帳就是聖人，真的聖人才能做一個大混帳。其實這個「混」的形態，是渾厚，是好壞一切都句容了；「渾」也就是陰陽渾厚，善惡是非平等。在他的心中，平等到什麼程度呢？善人可敬，壞人也令人可憐，可憐與可敬，只是兩個方向的不同表達，而愛人的仁慈之心是一樣的。這樣對於善惡是非才能渾厚，非常厚道的包容。真正的聖人，他的道德修養就到這個境界，所以他能代表天地之心。這個天地生成萬物，生了補藥，同時也生了毒藥；生了好看的花，也生了很難看的草；不論好壞，都是在他的涵容化育之中。所以人的道德修養，是要效法天地之心，纔能夠達到渾然、渾厚。

結論一句「聖人皆孩之」，從聖人境界的角度，看世界上一切眾生都是小孩，聖人永遠愛護著他們，永遠教化他們，不會與他們對立。換句話說，聖人看天下任何一個人，甚至上帝，也都看成小孩，得道不得道都一樣。所謂聖人之心以天地為心，拿人道來講，聖人之道是以父母為心。等於他就是一切人的父母，他看天下一切人，如自己的子女一般。子女有好有壞，老大很好，老二很壞，不論好壞，總是自己的子女，一樣要教養他感化他。這個就是對二十章的發揮。

#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

---老子他說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亦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生死是什麼

這第五十章是上經第二十一章的引申。

「出生入死」，出來就叫做生，進去就叫做死，在文字解釋「出生入死」，就是這個意思。後來用之於兵法，打仗時在敵人的陣地裡進進出出，稱做「出生入死」。文字很清楚，道理就是中國遠古的哲學源流對於生死的看法，對生死的一種觀念。所謂生死問題，在其他的宗教，包括佛教在內，或為重大的問題；但在我們中國文化中，自上古幾千年以前所流傳下來的觀念，對生死不看成問題。所以堯、舜跟大禹王都認為是「生者寄也，死者歸也」。人生在這個世界上，是做客人寄住的，像住旅館一樣，所以在文學上有三李白的「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若夢，為歡幾何」的名句，都是來自這種思想。人生下來是寄住在這世間，死掉就是回去了。所以是「生者寄也，死者歸也」。

由這個古老觀念流傳下來，孔子在《易經》上也提到這類的話。《周易》的《系傳》上說：「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只要觀察宇宙物理自然的變化，瞭解了白天同夜裡的道理，那就瞭解了生死。白天生活在這裡，也像花開的時候一樣；死了沒有什麼可怕，只是回去了，如夜裡休息，應該睡覺一樣。睡醒瞭如花開又清醒，所以孔子在《易經》上又說「明乎晝夜之道而知」。我們可以連起他的上文，給他加兩個字，「明乎晝夜之道而知生死」。

老子從另外一個角度說，「出生」就是通乎晝夜之道，可以說就是「生者寄也，死者歸也」同樣的道理。「出」就是生，「入」進去了，等於演話劇一樣，從後臺到了前臺，就看到有幾個人在那裡演起戲來，等他演完了這一幕進去了，臺上還是空空的。其實人並沒有死，不過是進去了而已，人生境界就是如此。

老子非常簡單地說明瞭「出生入死」，就是在一進一出之間，也是一增一減、一來一去，所以沒有什麼嚴重。

誰掌握生命的去留

我們先瞭解這個前提，然後再看他算細帳。「生之徒十有三」，「徒」就是途，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有十分之三的把握是可以活下雲的。「死之徒亦十有三」，從死這一面看世界上，有十分之三的機會是會死的。所以，死的機會也是十分之三，活的機會也有十分之三。這個十分之三，就是生命活著的那個生的力量。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總要有規律的活動；由於在動，就可以向死的這一面搭配，也可以向生的這一面搭配。可是人的活動，常因為自己的知識聰明而亂動，反而使自己生命走到死之途了。如果我們動之「生」地，生命的活動有益於生的話，那生的機會便增為十分之六。如果三樣把它加起來，十分之三的機會是生，十分之三的機會是死掉，十分之三的機會都在動中，一共是十分之九吧，還剩一分。

剩下的一分老子不談，因為這是生命的本有，這個本有就是老子在上經說的「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這是道，是生命的根源，他的代號就叫做「一」。

這一段是講生命之源，也告訴找們人出是生進去是死。昨天下午接到好幾位元老朋友的電話，都是八十多歲的人，有些老人眼睛看不見了，老伴也沒有了，兒女也大了，電影、電視也看不見，什麼也不能看了，坐在家裡，無聊得好可憐，只好拿起電話到處跟人聊天。作為一個人，自己該有一個人生境界，人老了就怕沒有一個內在的精神修養，無依皈之處，那麼活著的時候，便「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拼命地向死路上去消耗，而美其名為人生的責任。其實到了某一個時候，責任不責任沒有什麼多大關係，反正是對自己的興趣沒有放棄，仍然「動之死地，而已。可惜的是，忘記了生命是可以自己把握的。

這一節就是說修道的問題，也就是修丹經、修神仙的基本理論與工夫。生命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如果一個人情緒崩潰、萎靡，這種種都是自找煩惱。

「夫何故」，他說什麼理由呢？「以其生生之厚」，天地宇宙給予人的生命，給予萬物生命，它生的力量比死的力量大。生死兩頭各自的力量佔十分之三，另有十分之三則在動。但是動的方向，或向生的方向動，或向死的方向動，要看各人自己。這中間有一分，這一分最重要，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蓋聞善攝生者」，「攝生」這個名稱要注意，這是老子最先提出來的一個道理。

什麼叫「攝生」？我經常講這有兩方面的觀念。我國近代翻譯西方過來的一個名詞叫做「衛生」，意思是保衛這個生命。保衛生命好像是消極一點，只是防禦而已；道家則講「養生」，「養生」應該比「衛生」好，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老子的道理遠不止養生，更要「攝生」，「攝」字是自己把握住，這就不止養生了。所以，成仙成佛完全操之在我，自己可以做主。這個「攝生」的名詞，就是說明修道的人，把

握得住自己的生命，也做得了主。因此善於攝生的人，就是後世道家所講的神仙境界，這些人修道能夠修養身心性命，達到神仙的境界。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這就是說懂得攝生修道有成就的人，在山裡走路，不怕猛獸。老虎是要喫人的，「兕」是頭上有角的一種猛獸，後世說就是犀牛。在非洲生產最多的大犀牛，頭上有角，遇到這種猛獸，人多半難逃一死。在上古的社會，因為野獸橫行，人隨時可以被野獸傷害，而一個修道的人，後世佛家也說能降龍伏虎。小說《封神榜》上所描寫的很多天人的坐騎，都是獸類。有的騎麒麟，有的騎老虎，騎什麼都有，只有薑子牙騎個怪東西名叫「四不像」。不過四不像的確有這種動物，滿清的時候，乾隆及鹹豐年間，在北方曾把四不像運到宮廷裡養了很多年。

善於攝生的神仙

四不像就是四不像，老虎不像老虎，鹿不像鹿，什麼都不像，可是靈性很大，所以有道的人，可以入山林，驅野獸。像兕虎這些猛獸，角抵觸不到他，利爪抓不到，打仗的時候，刀也砍不進，這就叫做神仙境界。人如何能做得到呢？人在死去之後，跟著死亡的只是生命本能的物質作用而已，而生命內在的本能並沒有發動，所以一個人可以自己發動內在本能，再創生命的作用。這是道家所說的，在理論上是可以長生不死的，但是，只有善於攝生的人，纔有這個本事。

下面他做個結論，「夫何故」，為什麼人有這個修養，可以到達這個境界呢？「以其無死地」，也就是後來禪宗所講「了了生死」，是說人根本就不可能有死的。再如《神仙體道通鑒》上說，老子根本就沒有死；在周朝以前，舜、禹時候他就是廣成子，後來的彭祖也是他，他在任何一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同漢武帝也見過面，只是另外化了一個名字。反正每一代化都出現，看看是否能收一個兩個徒弟，後來因為找不到，他又走了。

有關老子的傳言，愈說愈玄。看了道家《神仙傳》這一面的資料，不但說老子沒有死，連墨子也沒有死；墨子一直到漢武帝的時候還出來過，也是表演了一下就走了。《神仙傳》裡這些怪事很多，反正都屬於「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罷了。不管怎麼說，老子的理論認為，一個人可以把握自己生命的死生，所以修養到家的人，「以其無死地」，他已經把死的那個過程消除了，把「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也去掉了，所以他生命存在的機會，就永遠把握在手裡了。

這不是故意開玩笑的，而是真正如此；這也可以叫做「中國的存在主義」，人的生命可以永遠存在的。真正的存在是「長生不死」，這就是老子的理論。

#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

---老子他說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在這一章，老子回過來說明「以其無死地」，而能夠自已把握的生命，使自己永遠存在的道理。同時這章的說明，也就是上經第二十一章的發揮。

攝生處世之道 四兩撥千斤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這四個階段，是宇宙萬物生命的根本，生生不已。中國道家的思想文化，把這個生命的根本叫做道。在西方哲學上可以說是形而上的那個本體，宗教家叫它是上帝，或者是主宰，或叫做神，叫做如來。真如、佛，很多的代名詞。中國文化中的代名有兩種，一種叫道或者叫它天，還有一個用數理的代名叫做易，實際上都是同一個東西。

「道生之」，道為體，有體必有用，就是本身具備了這個生命的功能。但必須要加上「德」，「德」是用來保養它、培養它的，即所謂「德畜之」。有「道」沒有「德」來保養，這個「道」就不可能修成。我們看佛家以及其他比較宗教的書，講到「道」時，都要注重行為的道德；沒有行為的道德，「道」是修不成功的。換句話說，我們一個人打坐修道，除了坐而言之，坐而定之，還要起而行之。所以道德行為是修道的基礎。子思在《中庸》上說，「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沒有真正的善行，沒有道德的成就，那個「道」是修不成的，所以「道生之，德畜之」。「道」便是生命「生」的力量，等於有了動力能源。但是這個能源，如果沒有相當的工具去好好把握它，就會被浪費掉了。要想把這個能源用得適當，就是「德畜之」。

體和用兩方面何時起作用呢？「物形之，勢成之」，宇宙萬有的這些物質，是「道」與「德」形成的形象而已，有其第三種功用，所以有體有用，然後生出了萬物的形象。形成萬有形象以後，就構成了「勢」，那是一股力量，形成了一種生命，完成一個生命的所需。比如一顆種子，種在泥土裡，這是「道生之」，但是必須要得到日光、空氣、水來培養他，這就是「德畜之」。慢慢這顆種子由泥土中抽芽，開花而結果，最後我們可以喫到果實如蘋果、芒果等，是為「物形之」。但是今天種下一顆種子，不是明天就得到果實，必須要有一個力量形成，那就是「勢成之」。慢慢地形成，慢慢地成長，所以在其用上，「勢」有極重要的地位。」

老子這一個道理是說明宇宙萬物生存的「勢」，由本體的功能開始，而培養其「德」。在人的行為方面，就是道德成長起來，才會有一個成果；這個成果的構成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時間與空間的力量。

講到「勢」，中國文化中，講得最好的是《孫子兵法》，主張用「勢」。這個道理，可以說是由道家思想而來，也就是從老子這裡發展出來的。多年前跟美國一個海軍將領聊天，因為是朋友談天說笑，他談起《孫子兵法》來，我說現在你們西方各國的軍事思想，只講究力，不懂「勢」的妙用。你們只講有多少力，多少製造兵器的工廠，多少鋼鐵，多少物資原料，有幾顆原子彈，都是用力來算計勝負。假如勝負真的只靠這些來決定，那麼我們中國就慘了，我們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鹹鴨蛋。中國的《孫子兵法》講「勢」，不是比力的，是所謂「四兩撥千斤」。一個四兩重的東西，可以把一千斤重的東西轉動、推開。這就是「勢」，以寡擊眾，一個人打垮了幾百萬人！

《孫子兵法》闡述「勢」的道理很有意思，孫子對於「勢」的形容只有一句話——「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其餘什麼都不講。孫子的祕訣就是這一句話，轉動一塊圓的石頭在「千仞之山」。古人的度量衡，七尺就等於一仞高，約等於現在的一丈高；「千仞之山」等於現在一萬尺的高空山上，有一塊石頭，重不過五十斤，但方向不走呼呼地轉。這一來，所有下面每一個地方都要發警報，人人都要準備躲起來了，因為每人都有被打中致死的可能。「轉圓石於千仞之山」是一個「勢」但等到這個石頭一掉到地上，只不過五十斤重，那會有什麼大力量呢？小孩子走累了，就在上面撒泡尿，用腳來踢它滾一滾，這石頭一點威風也沒有了。但是當這五十斤五頭在半空中一轉，那個勢一旦形成，百千萬人都要跑掉。所以孫子這麼一句話，就說明「勢」的道理，四兩可以撥千斤。

「勢成之」，生命的力量形成為「勢」，懂得這個道理才會懂得修道。所以要把握住那股「勢」，不管打坐、學佛、練工夫；甚至身上氣脈動了的時候，只要把握住那個「勢」，生命的力量就可挽回。比如中國的醫學，有時候對病人也有起死回生的功效，真正最高明的醫生，利用病人本身生理最後一點點微細的「勢」還存在的生命力量，藥下去剛巧把他生命的力量調動上來，把他救了。醫道到達這個程度，差不多近乎「道」了。雖然只是醫學上的一種技術，卻都是高度的智慧，這不是一般讀了幾本醫書的中醫所可以瞭解的。所以說，萬物的形象，萬有的形成，跟生命力量的形成，都與「勢」有關係的。因此，把握「勢」這股力量非常重要。另外，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時間也是一種重要的「勢」。

莊子說「颶風起於萍末」，颱風剛剛起來時，海裡、河裡看到一片浮萍葉子漂在水面上，忽然浮萍搖動起來，從浮萍的底下冒出了一個水泡，立刻感到風起來了。最初只是那麼一點，然後愈搖愈大，逐漸擴大成颱風，可以把山嶽吹垮。颱風的中心也愈轉愈大，颱風中心是空的，叫做颱風眼，裡面悶極了，熱極了，沒有風，也沒有雨，是由一個「勢」形成的一股力量。

生命的功能也是這樣，有些人打坐時有了內熱的情形，身體內部的力量起來了，也就是颱風起來的道理。學道學佛的修持工夫，如果不懂物理醫理，不懂這些哲學上的道理，就沒有辦法進步。在修持過程中，每一個境界，每一個情況的出現，都要曉得它的道理，曉得運用那個「勢」，而後成之，纔可以得到長生不老的效果；否則，反而修成短命縮年，那就很冤枉了。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四個程式，就是物理世界由幻有而形成的原則，也就是攝生之道，同時又是我們為人處世之道、成功事業之道的一個大原則。這四個程式要發揮起來，含義非常深遠，也非常之多，這要我們自己慢慢去體會去瞭解了。

道之尊，德之貴，不是鄉願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這是老子指出「道」與「德」的重要。當然在老子的時代，對「道德」兩個字的觀念，並不是我們後世現代的觀念。現代一般人以為，對人對事溫笨笨的態度就是道德；其實那個樣子不是道德，而是鄉願，是很壞的行為。道德是對善惡是非有正確的認定，而且有所作為，不是一般人所講的中庸。一般所認定的中庸，開不是真正的中庸含義，那只是鄉願的馬虎、含糊、是非不分、善惡不明。孔子說，「鄉願者德之賊也」，這種所謂鄉願的人，從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有道德，實際上為善不能，為惡也不敢，根本談不上道德。一個鄉願之人，在鄉巴佬眼裡看起來，是個濫好人，如此而已。可歎的是，後世道德的觀念，差不多都屬於鄉願的範圍。

把「道」當成道德，也是錯誤的；「道德」的真正解釋，在老子的學說就是四個字，也可以說是六個字，那就是「道生之，德畜之」。所謂「道」給人生命，給人安全，是生生不已。「德」能夠養育萬物，養育眾生，所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尊道」是尊重它的體，「貴德」是注重它的用。這是老子指出來的體與用的重要。

他又強調：「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他．說這個「道」為什麼那麼可尊呢？「尊」者尊重也，高也。這個「道」是那麼高遠，那麼偉大，那麼了不起！「德」是由「道」發出來的用，又是那樣的寶貴。這一切是誰做主的？上帝嗎？菩薩嗎？還是阿拉嗎？到底哪個做主？「夫莫之命」，其中生命的根源，不可說不可明！不能用人世間功利思想的看法解釋。那是自己本身的一個力量，是至善「而常自然」的。

千萬要注意，所謂「自然」，不是近一百年來所謂自然科學的那個「自然」，現代自然科學的「自然」，只是借用了老子的「自然」名詞，而叫做「自然科學」。在老子當時，根本沒有什麼「自然科學」這些名詞。老子的「自然」，是他所創的一個名詞，含義就是：本身當然如此，也是必然如此，不需要另加解釋的，就叫做「自然」。所以他說「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沒有另外一個人做主，沒有另外一個力量，沒有誰的命令，是「道」本身有如此的功能。

天地自然的道德功效

觀察宇宙萬有的現狀，「道生之」，就是一個生命，「德畜之」，其功能生生不息。剛才我們比方「道」像種子，「德」比為土地肥料等，「長之育之」，讓它生長，好好養育立。「亭之毒之」，「亭」是個形容，站起來亭亭玉立，「毒之」不是把它毒死，古代的「毒」字就是「治」的意思，是「政治」的那個「治」字，有治理、修理的意思，是自然而然修理。在一個原始森林裡去看，那些高大的樹木，遍佈山上，進去以後，暗無天日。從開天闢地以來，沒有人修理過，可是樹與樹之間的枝葉，自然修理得好好的，相互避開不重疊。我要生長，他也要生長，所以兩不妨礙，相互讓路，這個就是「亭之毒之」。

「養之覆之」，保護他，養育他。天地萬有生下來，自然蓄育了很多東西，一隻鳥，一條蟲，都自然地活下去，各有自己的生命功能。不是上帝幫忙，而是那麼自然地活下去，也是自然的道理。

但是最後歸到形而上的道體，我們看這個天地道體，「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這個天地宇宙，生了萬有，都沒有將任何一樣東西收為己有。一切自然地生起來，又全部交給天地，並不一定交給我們人類，不過人類自私把它佔有了。人類自認為是萬物之靈，豬嘛，該給我們喫的；牛嘛，笨笨的也應該是給我們喫的，所以人類很壞。天地雖生萬有，並沒有想佔有任何一點東西。

「為而不恃」，這個偉大的天地，生長了萬有，那麼大的功勞，它沒有傲慢，沒有認為功勞很大，你們都得聽我的；也沒有說，上帝來傳他道，拿把刀對人說信則得救，不信就殺了你。這一套不是天道，雖然天地萬有這麼大的功德，自已沒有自恃的心理，沒有自傲的心理。

「長而不宰」，它只幫助萬物的成長，不做萬物中任何一物的主宰，它不出主意，而讓你自己生，滅掉死掉也是自滅，它也沒有害你。它希望你能夠生長，可惜的是人找不出自己生命的道理。雖然你自生自滅，以後它又會再把你生出來，永遠這樣生生不息。

「是調元德」，這個「元」就是「玄」，原來古書就是「玄德」，三國時蜀漢的劉備號叫玄德，就是從老子這句話裡來的。古人取名字很費心思的，需要很多書本上的學問。劉備的「備」字，就是取自老子這一篇，意思是萬物俱備，的別號就取「立德」兩字。取這樣的名字，等於告訴劉備，在這一生中，隨時要瞭解自然物理「道」與「德」的功效，要時時刻刻自勉自勵，處理自己的人生，同時要自己修身養性，自己的生命就可以把握得住了。

#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老子他說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複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複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為習常

回歸宇宙的根源——天下母

這章等於上經第二十二章的結論。二十二章最後說，「誠全而歸之」，就是全歸，歸到那裡。同時，第二十章曾說，「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假如依文釋義，「食母」翻譯成白話為「喫母親」，人怎麼可以喫母親呢？世界上有一種鳥，還有一種獸，一種昆蟲，生下來就會把母親喫掉，人駕它們是壞東西。其實人也喫母親！生下來就喫母親的奶水才長大的。現代有些母親沒有奶水，拿牛奶來替代，反正這還是母親喂，還是「食母」。

老子要我們瞭解「食母」的重要，母親這個「母」，還是有形象的，我們生命本來的「母」，就是來源的意思，後來禪宗就叫做本來面目。你要把這個生命本來的根源找到纔算是找到了「食母」，那就可以長生不死了。所以二十章有「食母」的作用，二十五章裡也有「可以為天下母」這句話，就是母親這個「母」。在佛法裡也有關於佛母的說法，如準提佛母。所謂「母」，並不是說這位佛菩薩是女的，而是生命的根本，是指來源、根源，因為萬物都是由母體而生。

我們先瞭解了「母」字的意思，再說明老子這一章。「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這段文字也很難解說，它的意思也不易懂，他說「天下」——這個宇宙間，就有一個根源，萬有本身最初的那個東西，就是形而上本體。本體發動了，就是「有始」，這個生命的根源，老子給它取一個名字叫做「天下母」，萬有都是它所生出來的。所以先要把這個根源找到。「既得其母」，找到了根源，「以知其子」，就認識他的兒子了，兒子是媽媽生的，找到他媽媽，自然就認識他的兒子。換言之，先找到根本，把生命根本找到之後，就可以瞭解自己現有的生命，以及生命成長的這股力量，這也就是它的子。

後來道家所謂的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就是由子而修到母；把後天的生命恢復到先天，修到神仙長生不死的境界。所以說「既知其子，複守其母」，回轉來修到原始那個根源的地方。後代學道家的人，有一句名言「若要人不死，除非死個人。」這多厲害！除非死個人，死掉的是什麼人？是死掉自己。所以道家同時有兩句話，「未死先學死」，沒有死以前先學會死；「有生即殺生」，有一點生機你要把他殺掉。什麼是。「未死先學死」？因為修道的人就是死不了後天的心念，大家打坐呀用功呀，都是剛才說過的以功利主義求效果，趕快求一個成績出來，自己快得神通，快得智慧，要趕快怎麼樣怎麼樣。自己認為已經修了三年了、五年了……像這樣心念不死，便永遠修不成功。所以「若要人不死，除非死個人」，要把現在自己活著時的心念死掉，連修道求道之心都清淨下來，纔可能找到生命的那個本來。至少要像老子所告訴我們的，不找媽媽找兒子也可以。

上經說過要回到嬰兒狀態，所謂「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老子下麵也講到「骨弱筋柔而握固」。換句話說，就是身村柔軟到像沒有骨頭一樣。如果用指頭去捏，太用力都會捏碎的。嬰兒筋骨柔軟，跌在地下也不會受傷，因為他全身上了內外柔軟，沒有抗拒，縱損一點皮肉，也不像成年人或年老的人，跌倒了非住醫院不可！因為精氣神多半已經消散了，「既知其子」，再回過來觀察嬰兒，他沒有是非觀念，沒有好壞觀念，沒有善惡觀念，也沒有苦樂觀念。他肚子餓了會哭，一邊笑，一邊哭，一邊喫，三件事一起來，沒有用心，一切是自然的。

至於「母」，嬰兒在母胎裡的情形，渾然一體，即老子所講的渾然。大家拼命打坐修道，能不能做到渾然？「複守其母」就是這個道理，能夠知其子，又能夠「複守其母，沒身不殆」，終身到老都沒有問題，沒有危險了。換句話說，就是不可能有死。

如何減少生命的消耗

假如做不到怎麼辦呢？老子在這裡告訴我們一個修道的方法——「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兌」是《易經》上的卦名，「兌上缺」，下面兩橫，上面一橫的中間斷缺為二，這是兌卦。「兌為澤」是水，代表海洋，在人體是嘴巴，是有漏洞有缺口的地方。老子說打坐修道的時候，嘴巴閉起來，不要講話。人身上不止一個缺口，共有九個缺口、漏洞，所以全身都要把它嚴密關閉起來，就是不要漏氣的意思。道家有兩句話，「開口神氣散，意動火工寒」，一個道家的修行人，常沉默寡言，因為他要保守元氣！「塞其兌」，實際上「兌」也並不完全指身上開口處，也指心理上的滲漏。不管是生理或心理滲漏，都要把它圓滿起來，眼睛耳朵都要全部封閉起來。

「終身不勤」，從文字表面上解釋，偷懶的青少年們，似乎可以把這句話拿給父母看，推說這是學老子的「終身不勤」，所以不必讀書做事了。「終身不勤」並不是勤快的「勤」，而是形容一輩子不會忙忙碌碌，始終是從容不迫的；也就是《大學》、《中庸》所講的中庸之道，為人處世從容中道的「終身不勤」。

「開其兌」，一個人活著時，拼命消耗自己的生命，九竅漏洞統統地打開；「濟其事」，整天忙忙碌碌，一輩子為人世間事務忙。這樣一來這個人就「終身不救」，救不了啦！消耗到完了為止。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一個人真正要恢復自己的本來，發展自己的生命，就不要把自己的精神消耗在後天的世事之中。我們這個身體的生命，像個乾電池一樣，充電並不多卻消耗得很快，一下子就乾涸了。「見小」是如何減少耗用，「曰明，是保養得好，慢慢就變成了一個大的光明。要用得吝嗇一點，減省一點，才能保持這個身體的長遠存在。宇宙給你的生命就是充電，抓得住，慢慢充了電，光明就大起來。修道以前，雖然看起來光明很小，最後成就了，能用出來的則無比的大。「守柔曰強」，保持「守柔」的結果，一切柔軟，脾氣情緒都平復下去，達到所謂溫柔的境界。「守柔」到極點就是堅強，這個生命就永遠持續下去了。

「用其光，複歸其明」，說到光，就要談到我們人的眼睛。我經常說，現在的燈光太過強烈，老在這種強烈的燈光下讀書，兩個眼睛鼓起來像電燈泡一樣盯在書本上，每個人眼睛都讀壞了，成為高度的近視。我們當年讀書哪有什麼電燈！最初電燈來的時候，鄉下人還拿個火柴去點火，奇怪怎麼點不亮！那時都是點清油燈，後來點煤油，叫洋油燈。小小的洋油燈那一種光度，和現在牛排館、咖啡館所用的蠟燭一樣這麼一點點，所以現在看到這種燈特別親切。在這種燈下面看書，或者看小說，眼睛並沒看壞。現在年輕人眼睛是看書看壞了，因為不會「用其光」。

我經常告訴大家，看書不要盯著書看，要把書放到前面，用眼睛把書的字拉回，在腦子裡面反應過來。比如自己就是個錄影機，最後把書一合，這句話在哪一頁、第幾行那個印象就已留在腦中了。所以讀書最重要的是「用其光」就算現在已經近視了，如果曉得用光，眼睛看東西時，用意念把物象拉回來，近視就會減輕。眼光愈向前面直射，愈會傷害眼睛。

許多戴眼鏡的近視朋友，看起來很喫力！眼睛鼓得好大，像個探照燈一樣外射，這個眼睛當然愈來愈壞。正確的看法，像看電影時，眼睛半開半閉，讓電影的畫面影像進來，看完了也就曉得了；充其量，愛哭的跟著電影哭一場，可笑的就笑一笑，過去就算了。所以，不要把眼睛瞪著，眼神投到銀幕上去盯住看，那個物理的電波光波的刺激，把眼神經都破壞了，腦子也不靈光了，思想也不靈光了，反應也笨。戴眼鏡的人，反應都是這樣遲鈍，這就是告訴你們「用其光」的道理，是要把這個光返照，回轉來照到自己裡頭去。

「複歸其明」，這是真實的，把老子的這句話緊緊把握住，認真去做，近視眼的同學聽我說《老子》也聽了幾個月，不能白聽啊！這個方法不妨試試看。只有幾個字「用其光」，看東西儘量少像探照燈一樣直射出去，要收回來物的形象，把一切光芒的影像吸收到自己的眼神經裡去，慢慢你的視力、腦力、聰明、智慧會恢復過來，這樣才會「複歸其明」。

「無遺身殃」，如果不曉得「用其光」，那是跟自己找麻煩，製造痛苦；如果「用其光」，不但眼睛神光好了，而且還可以修到長生不老之道。「是為習常」，老子上面定了一個名稱，叫做「玄德」，現在他又定一個名稱叫「習常」，就是經常練習的意思。練習什麼呢？練習複歸那個永恆生命的本來。

#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老子他說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接受佈施的嚴重性

這章也是上經第二十三章的道理。二十三章有一句，「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就是狂風，來得快也去得快，狂風、颱風，不會整天整夜地吹。狂風往往到了中午就停止一陣，就減弱了，所以狂風來時不會終朝，這是勢也。因此人要懂得人生，當你發財的時候，連續發上幾年財就要趕快收手，金盆洗手還可以享受一輩子。倘使企圖永遠發財，那麼「飄風不終朝」，這社會的錢都給你賺了，別人怎麼辦？世事就是旋轉性的，所以說「飄風不終朝」。

「驟雨不終日」，夏天的雷雨是「驟雨」，不會下一整天的，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否則就變成了水災。這是第二十三章講的道理，也就是物理正反的必然道理。

懂了第二十三章的這一道理，於是「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什麼叫「介」？中國字「人」字下面一直為「個」字，兩直為「介」，就是一個人站在那裡的兩隻腳立正的姿勢，頂天立地，上頂天下通地。他說要想介然頂天立地地站住，真正的智慧是「行於大道」，做一個光明磊落正直無私於天下的人。但是「惟施是畏」，「施」是佈施，要知道佈施是可怕的。為什麼可怕？因為天地生成了萬物，佈施給我們；換句話說，人是靠天地萬物，靠國家社會，靠大家的佈施而生存。尤其現代都市的青年們，有幾個人下田種過一顆米？卻嫌電鍋煮的飯不好喫；有幾個人做過一件衣服呢？還嫌衣服穿得不舒服。喫穿都是人類眾生給我們的恩惠，我們接受了一切的佈施，而我們並沒有還報，這就可怕的道理。

所以說真正的道德是付出，不希望收受進來；可是人之所以沒有道德，是因為相反的想法，不能介於天地，不能給天地什麼，只是接受。人都是接受父母的、家庭的、社會的、國家的，自己的生命才能活著。我們自己反省有何德何能？給社會、給國家、給別人的是什麼？什麼都沒有！所以「惟施是貫」，要警覺這個道理，隨時有恐懼之心，檢查自生命的意義何在。

愛抄小路取巧自利的人們

下面講歷史哲學，包括社會人類的通病。「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大道非常平坦寬闊，但是人卻不喜歡走大道偏愛走小路。過馬路不願到路口人行穿越道，覺得太遠了要走捷徑。看看兩頭，就從快車道跑過去了，算不定被車撞死了。都市如此，農村也是一樣；上山有條大路很平，登山的人，偏偏喜歡另走一條小路，所以常常發生山難。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們都喜歡用小聰明，就拿寫文章來講，大文章寫不出來，小文章人人都寫得好。一些人往往批評別人的文章「不過如此」、「狗屈不通」，如果讓他自己來寫寫看，半句也寫不出來，都是眼高手低。看到別人做任何事都不好，好像自己做得最好，真讓他做又真不行。許多人批評炒菜也是一樣，大師傅做的菜什麼都不好，不是醬油多，就說鹽少了，而他自己連炒個蛋也炒不好。所以「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人們就是喜歡玩小聰明，喜歡走這個小道，反而妨礙了自己去瞭解真正的大道。

歷史上有些地區社會，「朝甚除」，「朝」是指朝廷，官府掃除得甚為潔淨，但人民生活不上軌道；結果「田甚蕪」，田地沒有人耕種，土地荒蕪了；「倉甚虛」，財政貧乏，國庫空虛，人都沒有飯喫，沒有衣穿。

以現在社會來講，我們一般人只接受國家、社會給我們的好處，沒有貢獻什麼給社會，沒有辦法幫助別人。假使到鄉下偏僻的農村去看看，就會發現非常嚴重的問題，沒有人願意久留農村。很多青年從鄉下出來，讀到大專畢業，如果要他們回鄉，他纔不幹！鄉下已變成「田甚蕪，倉甚虛」，只有幾個老人在農村，連割稻子也請不到人。

至於那些青年人，在都市中「服文彩」，穿的衣服漂漂亮亮，牛仔褲馬仔帽，戴上雞腳的手耷；「帶利劍」，還有些人帶把扁鑽，準備跟人打架：「厭飲食」，好喫的都喫得討厭了，「財貨有餘」，有錢的總歸有錢，「是謂盜誇」。他說，這個是真正的土匪，剝削了自然的道德，違反了道德原則，「非道也哉」，這不是「道」的道路。因此道家的思想同佛家的思想一樣，要佈施出去，不是要社會幫助我們，而是希望我們能幫助社會；不要人家貢獻我們，而是希望我們能貢獻給人家，這就是道德。

#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

---老子他說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善於把握生命的中心則不輟

這一章的每句話，如果發揮起來，都有很多歷史的資料為例證，也是很多做人做事的榜樣，我們這裡只講原則。

「善建者不拔」，一個真正會建築的人，插一個棍子在地下，別人也撥不掉。依我看來，除了老天爺建了一座山在地上，別人永遠拔不掉之外，世界上沒有拔不掉的建築物，當然也沒有善建者。真正能夠建立而動搖不了的，那是一句話，它包括思想方面、道德方面、精神方面的一項真正的學問，一個真理。像老子本身就是「善建者不拔」，他的道德思想，後世經千萬年不衰。多少人研究他，多少人企圖推翻他，但是推翻不了，也動搖不了。

孔子也是一樣，建立了一個道德的基礎標準，搖撼不動。所以只有他可以稱做聖人，只有他可以與天地並存，就像天地建起來了一座喜馬拉雅山，建築了一座阿里山，沒有人可以撥動這個物理世界。所以，只有道德文章的建立不是別人能夠動搖的，這就是「善建者不拔」的道理。用之於做人做事，用之於創業，就要有高度的智慧，能建立一個東西，絕非他人所能動搖得了的，這也是「善建者不拔」的道理。

「善抱者不脫」，真會抱的人，把東西箍住了，怎麼樣都脫不了身。那是什麼樣的「善抱」？愛情就是「善抱者不脫」，感情這個東西就是「善抱」的，把你抱住了，你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為你解脫不了；真能解脫的話，那就成仙成佛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老子也告訴我們，對於一個道德觀念、一個真正的真理，就要牢牢抱住，絕對不要放棄。如果對於道德的真理，熱心一陣子又休息一陣子，有時懶有時又反感，那是因為自己沒有真正把握到道德的真理，當然就不是「善抱者」。

「子孫以祭祀不輟」，懂了「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這句話，好比懂得了一個祕訣，把這祕訣用之於做學問、修德業，或隨便做什麼，都會受用無窮．可以立萬世之功，建千秋之業，即所謂「子孫以祭祀不輟」，永遠留之於後世。我們以幾位宗教的教主來講，老子、孔子、釋迦牟尼佛、耶穌、穆罕默德、摩西等等這些人，都是「善建者不拔」。他們建立了一個東西，一個道德的規範，思想的標準，可與太陽同存，除非太陽爆炸毀壞，否則他們的教化永遠存在。

我常告訴青年同學們，一個人的事業，有的甚至是終身事業，一生有錢、有聲名、有地位、有權力，但是，最多十年二十年，過去就沒有了，最後連人都看不見了。比如說，我們隨便提一個問題，唐太宗的姓名是什麼？如果在電視節目問，觀眾立刻作答，也許三分之二以上可以答出來，至少有三分之一已經把他的姓名忘記了，而他當時卻威風了幾十年。

再看另外這幾個人就很不同了，那是釋迦牟尼、孔子、老子、耶穌等人，放棄了這一世的一切，建立千秋萬代的事業，只要地球、月亮、太陽這三個在運轉，他們的事業就永遠存在，這是「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誰也沒有辦法擺脫他們建立的規範。隨便你講了多少道理，他的影響力量始終存在。即使是反對他們的學說，看了就不喜歡，實際上反對者已經受了他們的影響。這個就是「子孫以祭祀不輟」的道理，千秋萬代永遠不朽。

佛家經常用的兩個字「解脫」，千秋萬世求「解脫」，可是一般人永遠解脫不了。老子為什麼特別提出來「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呢？這同上經第二十三章差不多的道理。單獨來看，第一個觀念是「善建」，就是說，一個東西造得堅固之極時，就永不能改變，永遠不會動搖。第二個是「善抱」，前面已經提到過，「天地萬物，負陰而抱陽」，宇宙間只有陰陽是兩個正反的力量，彼此互相在摩蕩，互相在關聯；這兩個力量和向心力離心力一樣，也像手背手心一樣，永遠箍在一起。」

由這兩句話，也使我們瞭解到，要把生命的中心把握住，才能不生不死。講到「負陰而抱陽」，以我們一般人本身的陰陽來說，像氣與血，精神與肉體，這都是陰與陽。我們平常不能互相抱元歸一，都是因為陰陽不均衡、不調和，因而慢慢消散，消散就導致死亡。如果陰陽相互均衡，平常穩定不變，便可以脫離生死的變異現狀，即所謂長生，也就是「子孫以祭祀不輟」這句話。把握住了「善建」與「善抱」這兩樣事，則後代的子孫永遠延續下去，也就是生生世世生命綿延不休。

綿延不輟的道理老子沒有說明，究竟是講心理行為道德，還是身心做工夫的行為，老子沒有明說；但也可以說這兩方面都有關係，含義很多。下面再加以引申解釋。

身修 修家 修鄉 修國 修天下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要使自己這個生命能夠永遠存在，必須懂得「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怎麼樣是「善抱」？「負陰而抱陽」。怎麼樣是「善建」？這個我們要去研究了。任何的建立，沒有不被破壞的。例如建造一幢堅固的房子，終久還是要毀壞的，物理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能保持永遠的，抱住的東西最後一定也要放開。什麼是破壞不了的？什麼是抱住解脫不開的？只有「無為之道」，清淨無為，這就是道體。道體永遠是不拔的，永遠在那裡不動。

打坐修行，學佛修道就是修身，「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但是，修身不是建立一個東西，所以在觀念上不能認為做工夫打坐就有道，不打坐就沒有道。如果坐就有、不坐就沒有的話，這是建立了一個東西，所以不算是修身，「其德乃真」是道體合一，在佛家而言，就是如如不動，本來如此的。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這個道理發展到做人做事，乃至修身齊家，老子的本意，也是以道治，而不是絕對的無為。

西方亦頗有人研究道家文化，尤其是《老子》及《易經》的思想，目前在歐美正流行。不過他們最多隻是「依文釋義」的瞭解，未必就真正懂得老子道家的精神。曾經有人來信告訴我，說猶太人看見孩子打架，跌倒在地上，絕不去拉開打架的孩子，也不抱起跌倒的孩子，因為他們學老子的無為之道。表面上看來，道理似乎也沒有錯，但是猶太人這樣的無為，實際上是有為——兩個孩子已經打架了，已經跌倒了，早就有為了。什麼是無為？無為是講事情現象發生之前，不是講發生之後；在已經有所行動時，就不能說是無為，因為已進入有為中了。老子的有為的道理，是要回歸到無為，那纔是老子之道。

說到治家之道，我們中國人過去是不增不減，保持著祖陰功；對於祖先的德澤，不敢隨便有所變動。這樣的觀念習俗，使我們的文化幾千年來固定在一個形態上。以現代的理論而言，這也是我們幾千年來沒有進步，沒有發展的重要原因。凡事有利就有弊，以老子的觀念來看，與其求進步，而於進步後再去修正那些負面效應，還不如永遠沒有毛病，也不需要修正，所以它永遠是固定，永遠是常態。

表面上看起來，這同社會進化的現象相反，實際上原理是一樣，因為進步是漸變，不是突變，是慢的進步，可以減少負面作用的產生。

所以他說「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以這個無為之治，「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的精神與原理，來修身齊家家庭自然得幸，這個道德行為的結果是「乃餘」。這個「餘」字，要特別注意，我們中國很多古老的家庭，在廳堂或大門前懸掛的匾額是「家有餘慶」。還有一些地方的習俗，在除夕或喜宴時，最後一道菜一定是魚。此時客人酒盡席散，絕不喫那個魚，意思是要留給主人，表示主人喜慶有餘（「魚」與「餘」同音）。那是以前的事，當然現在一定把魚喫光了再說。

這個古老的風俗，是一項重要的居家之道，目的在教育後代如何把這個精神道德建立起來，傳給後代的子孫。因為道德積餘比財產積餘價值超過千萬倍；道德的餘慶，纔是真正的「家有餘慶」。「餘慶」就是剩餘下來可慶的道德陰功，但是如果求有餘，就必須省用少用；與其省用少用，更不如不用，都給後人。所以說無為之道，就是「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

這個道理擴充下來，就是「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這幾句的「真」、「餘」、「長」、「豐」、「普」，字雖不同，道理都是一樣，也就是修身。齊家、治國乃至平天下。由擴充個人的道德修養，影響到家庭鄉裏以及社會，更提升社會道德，影響到國家，使這個國家欣欣向榮，再以這個道德精神修之於天下，整個的世界纔可能進入普遍道德的和諧。

由這裡發現一個事實，儒道兩家分家是秦漢以後的事，在秦漢以前的歷史紀錄、學說著作中，儒家是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現在我們讀了《老子》這一章，也是同樣的觀念。所以儒道在秦漢以前本來是同樣的路線，只不過所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這裡就是告訴我們如何修身，如何齊家，如何治國，如何平天下。接著，老子在下面從另一個角度，說到人的智慧以及觀察一件事情，該從什麼地方入手。

從觀身到觀天下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讀《老子》是讀活的書，上古人們的智慧，是從生活經驗來的。生命的道理是「以身現身」，從自己身體裡面的道理來觀察自己，找出一個真理。所以重要的在一個「觀」字。

這個「觀」，在《老子》上經第一章、第十六章及二十六章都曾提到，特別是第二十六章「雖有榮觀，燕處超然」。這個「觀」字，讀音近於「灌」。我們中國字有兩個很妙的，一個是「寺」，佛家稱出家人住的廟為寺；另一個是「觀」，道教的廟子叫「觀」。實際上「寺」與「觀」這兩種地方，在中國上古文化中，是政府機構的所在地。佛教在漢明帝傳入中國時，有兩個印度和尚前來，漢朝的政府把他們安置在白馬寺。那時白馬寺並不是和尚廟，而是政府機關，像現在的國防部或聯勤總部或外交部所屬的一個招待所。直到清朝，政府機構中還有「光祿寺」與「光祿寺卿」這類名稱的官職。因為漢朝最初安置印度和尚住在白馬寺，後來沿用下來，和尚住的地方便稱做「寺」，道家的廟宇稱做「觀」。唐朝開始有了道教，道教的寺廟便稱為「觀」。

古代的一種建築叫做「觀」，我們讀《禮記》，都知道其中有《禮運?大同篇》，這是孔子在參加一次重大祭典後所產生的。祭祖就是在這個「觀」的建築物裡舉行。大典後，孔子對於歷史發生很大的感歎，於是他在這「觀」的走廊中，才產生了大同思想。《老子》上經第二十六章所講的「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是說生在最好的環境時，不要被環境所惑，要超脫環境之外；縱然有功名富貴，生活優裕，居華屋，多財富，但不可被這些物質所困。這就是「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道理，「燕處」就是平常都要有一種超於物外的心情。

現在講到「以身觀身」，這個「觀」不是榮觀，榮觀之「觀」和這個觀身之「觀」是不同的。觀身是觀察的「觀」，是省察的意思，身體怎麼能夠觀呢？我們看到學佛學道的人講究打坐，要眼觀鼻，鼻觀心，這又是怎麼個觀呢？所謂眼睛看著鼻子，看著鼻尖，集中兩眼的視線在鼻尖這一點上，久了有些人會變成鬥雞眼，血壓也高了，神經也搞壞了。至於鼻觀心，鼻子沒有眼睛怎麼去觀心？除非打坐把頭埋到胸口，鼻子才觀得到心；如果這樣，那就糟了。道家所說眼觀鼻，鼻觀心，是一種影像，這個「觀」字，意思是「貫注」；一種在意識上，由眼睛下來對著鼻子，鼻子對著心窩，一直貫注而已。並不是打起坐來彎腰駝背，閉上眼睛，自認為這樣叫打坐，就是老僧人定。那是非常錯誤的，所以對於這個「觀」字要特別注意。

這裡所講的「觀」，照佛學方面的解釋，就是觀照的「觀」。道家修道的書上有一句話，「內照形軀」，是注重內照的意思。所以說道家的修道方法，不能說完全不對，不必為門戶之見，把他人否定。

修道的四個字，就是「收視返聽」，把我們向外面看的視線收回來。現代的青年學生們，為了應付聯考拼命讀書，讀成近視眼，因為兩眼睛張開，像手電筒一樣，往外放射，注意書本，結果書沒有讀通，眼睛都讀壞了。讀書要有「收視」觀念，把精神從視線中收回來。「返聽」，耳朵不向外聽，把聲音像錄有機一樣收錄回到裡面來，也就是說只收聽外面的聲音，其餘的聲音聽不見。普通一個人，一定把耳朵對著外面去聽別人講話。修道的人則不是，而是使別人的話音自然回入耳內。看光的道理也一樣，是使外面的光線自然回到自己的眼睛裡。「收視返聽」的修道工夫，就是這個原則。各家各派的打坐修道，佛家叫做「觀」或「照」，也就是道家這個「收視返聽」的道理。

「以身現身」就是「收視返聽」，如果能夠做到「收視返聽」，自然會「內照形軀」。所以有許多靜坐很好的人，眼睛一閉眼光向內照。所謂「內照」，就是精神內斂，精神收斂時，身體內部血液流行，自己都看得清楚；內部哪一點有了毛病，或沒有毛病，也看得很清楚。當然很少有人能夠做這樣，但做到這樣也不是了不起，不過是靜坐的初步，也就是「內照形軀」的初步而已。

生命如何走向結局

做到能夠「以身現身」就可以發現自己的生命是如何走向衰老，如何走向死亡，看得很清楚。所以由自己個人以身來現身，發現了生命修養的原則，然後再現另外的人，觀天下的人。天下人真可悲，因為天下人多數都把生命無盡的功能急速地消耗，莫名其妙地去做無謂的犧牲，無謂的消耗。所以，人要能夠真正「以身現身」，接觸生活的實際，纔可以找到生命的本源。

「以家觀家」，要瞭解家之道，如何可以齊家，要觀察自己家庭本身興衰之道，洞察先機；再觀察社會上每一個家庭，每家人的道德行為，就會發現都有必然的因果律。

同樣的道理，「以鄉現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有大智慧的人，對天下國家的未來，究竟怎麼樣變，不需要迷信去問什麼鬼神，只要用智慧去觀察，「以天下觀天下」就很清楚了。

另外是道家老子之後的莊子，也講過一句話，「藏舟於壑」，船本來在河海中航行，以為把它藏在山谷，這條船便永遠保存住了。但藏在山谷還是靠不住，因為「有力者負之而走」，有一個巨大的力量，可以把船搬走。他說最好的是「藏大下於天下」，就等於說把虛空藏在虛空裡，就永遠不會被人偷走了。但是把天下、把地球藏在虛空，你認為藏得很好，假使地球是由一個造物主造出來的，仍是「有力者負之而走」，說明這個地球始終有另外一股力量轉動，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把它固定不動。比方說，你把鈔票藏在鐵櫃裡頭，好像藏得很好了，搶匪連鐵櫃都一起搬走了。世界上的東西都是這樣，你把一個東西藏得極好，另外有一個不可知的力量，在你藏好後，整個地拿走。

這個力量是什麼？是生命的本源。所以我們現在講到「以天下觀天下」，以天下事情觀察天下。纔能夠懂天下；以家庭來看家庭，也纔能夠懂得家庭；以生命來研究生命，才能真懂得自己真正的生命。老子講到這裡，又說「吾何以知天下然哉」？我怎麼會明白天下的道理，何以知道一切所以然呢？他說我沒有其他的巧妙，只有一句話「以此」，「以此」就是用這個，用什麼呢？就是前面所說的，「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統統觀察清楚以後，真正的生命自己才會有把握。能夠做到的人，都怕建立一個東西，因為能建就會環，把握住一個東西，抱住一個東西就會失掉，這都是人生通常的情況。

可是人很可悲，總希望有一個東西可以抱住不掉，建立起來不會毀壞，可是找不到這麼一個東西。這是什麼？老子沒有直接講出來，不過剛才已經提過什麼是無為之道，就是不建。不建立就不怕拆掉，不把握它，它永遠站在這裡。他又反過來告訴我們，這個又不建立，又不把握而永遠存在的，到底在哪裡？是在你生命本身本就具備的，只是你找不到。怎麼樣去找它呢？「以身觀身，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你的生命的本位，就具備了無比的功能，無上的道；道不是向外求，而是在於你本身。這就是「吾何以知天下然哉」？我怎麼曉得天下有這麼一個必然的道理呢？就是用本身看本身這個方法，就找出來這個真理了。

本身觀察這個本身，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我們仔細一想，卻發現真的很了不起。有很多修道、學佛、打坐、做工夫的人，試問到底在那裡幹什麼？都沒有返轉來找自己；如果向自己裡頭去找，禪宗所講的豁然而大悟，就完全貫通了。老子也就是說明這個道理。

下章接著再發揮以身現身的道理。

#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

---老子他說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純厚自然的赤子

這一章也就是上經第二十五章的引申說明。上經第二十五章說了一個原理，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道」所效法的是什麼「自然」呢？這是由「以身觀身」而來的，但「以身觀身」又是如何呢？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這就是「以身觀身」。以人的生命而言，上經第十章講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後來練太極拳的人，大家也用過這兩句話標榜，不過，要真正練到「專氣」，那是一股先天的元氣，是渾然一體的。

人的元氣不是有形之氣，可是現在練拳的人，拼命把空氣吸進來，好像輪胎灌氣一樣，那是大錯特錯。所以有些人太極拳練得不陰不陽，雲裡霧裡的，練得毫無道理。真正的「專氣致柔」，是先天之氣充滿了，最後達到了忘身，只有一股氣團；那個氣團柔軟到極點，真正的筋骨軟了，像軟麵團一樣。實際上，筋骨模上去仍是硬得很。有些練拳的人，故意裝得軟軟的，好像要睡覺那個樣子，就叫做「醉八仙」或「羅漢塔」，像是喝醉了酒一樣，但那根本不是元氣。

老子所說的「專氣致柔」，柔到什麼程度呢？天下最柔的人體，就是剛剛生下來的嬰兒，古書上叫做「赤子」。為什麼叫「赤子」呢？剛出生的嬰兒，全身是紅彤彤的赤色，所以叫赤子。赤子全身都是血色，使人感到不敢抱，練過拳的人更不敢抱，因為赤子像是一堆豆腐一樣，生怕會碰破他。「含德之厚」，講道德修養做工夫，就像是做到赤子這個境界。佛家說入定的人，是不能叫他的，也不準碰他，更不能拉他，古代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真正的入定，並不是打坐時閉起眼睛睡覺，而是像赤子一樣，如果拉他的手，可以把他的手拉出很長，他自己並不覺得奇怪，骨節的柔軟會到這個程度。但是把他的手放了，又會慢慢地縮回去。不過出定以後，他的手一定痠痛，而且還要再修煉才能恢復。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一般嬰兒的心理，是沒有是非觀念，沒有善惡觀念，沒有好壞觀念，沒有香臭觀念。不論壞人好人來逗他時，他一樣都笑，因為嬰兒沒有後天的分別意識。對於赤子，據老子說「蜂蠆虺蛇不螫」，這些毒蛇猛獸，像蠍子、蜜蜂、四腳蛇、毒蛇等等，爬到嬰兒身邊也不會咬，只有極少的例外。如果嬰兒動一下，有些小動物，受驚嚇才反攻，雖然嬰兒的動是無心的，小動物因害怕就螫人反攻。像蜜蜂飛到我們臉上，停著不動，你不打它，也不趕它，它也不會螫人；蜜蜂之所以螫人，是因為人先有怕它的心理作用。

我曾經在山中走路時試驗過，對蝴蝶說：「來！來！」它就飛到我手上站著，還跟著走了半天路，然後對它說：「走吧！走吧！飛走吧！」它就飛走了。那就是感應，生物跟人一樣，具備了慈悲、愛心，沒有侵害心。其實也無所謂愛心，而是一個自然的生命，與人無爭，與其他生物沒有利害關係。當小孩子身上停了蜜蜂，便叫孩子不要動，人不動它就沒有關係。蜜蜂停在人身上是在做工，希望找到一點汗汁，它只要沾一點汗就飛走了，因為蜜蜂把百花的蜜採來了以後，沒有一滴人的汗滲進去，蜜就凍不攏來。像我們做豆腐一樣，不放一點石膏下去，煮好的豆汁就凍不攏來。如果蜜蜂來了，你不去打它，它也不會螫你，所以對於嬰兒，老子說蛇蠍不會螫他。

其實，喫人的猛獸，對於在它面前的嬰兒，也不一定會去喫的。古書上也有記載，嬰兒丟在曠野，許多猛獸或者豺狼、老虎，乃至於萬獸之王的獅子，有將這嬰兒抱回去餵奶養大的事例。可是一個嬰兒的屍體丟在那裡，猛獸就會喫掉他。

「攫鳥不搏」，空中飛的老鷹，會捉跑得快的兔子，並不來抓嬰兒。像西北高原那種紅嘴老鷹，專門喫肉的，尤其在西康一帶的高原上，你手提一塊肉，如果不用兩個碗蓋起來，說不定從天上沖下一隻大烏，呼一聲就把肉給叼走了。但是鳥絕不抓活人，也許腦袋被它抓一下抓破了。他說唯有嬰兒，「攫鳥不搏」

嬰兒的精之至

「骨弱筋柔而握固」，嬰兒的骨頭是柔軟的，筋也是軟綿綿的，什麼是「握固」？在佛教密宗叫做手印，道家叫做掐訣。嬰兒的手握拳，把大拇指捏在掌心，叫做「握固」。道家有的人打坐就是這個樣子，把大拇指提起來，所謂學「握固」。嬰兒生下來手就是這樣握著，好像要抓一個東西。為什麼那麼抓？詳細研究起來，問題就大了，可以寫一本專論，探討人的生理醫理。

嬰兒生下來就「握固」，手總是那麼握，一旦到年老臨死的時候，便放開了，表示對這個世界抓不住了。那個時候，「善抱者不脫」，不善抱的就脫了，知道抓不住了。

「未知牡牡之合而全（朘）作」（有的版本用「朘」），嬰兒沒有男女的慾念，也沒有男女的性別觀念，生理的機能是自然發展，而「精之至也」，精是自然出生的。很多學佛、學道、學打坐的人，拼命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生命上有限的精蟲卵髒之精，雖然也叫做精，但並不是煉精化氣的精。許多人做錯了工夫，一望而知，這些人不管他學佛學道，理解都不對。從表面上看，不是一臉黑氣，就是看得見紅光，或者是紅中帶烏，烏中發亮，亮中發黑。這種情形非常嚴重，是一種大病相。實際上，這種修行都是在玩弄，給自己找麻煩。因為在身體裡有形的精蟲卵髒上做工夫，再加上用氣脈搬來搬去，結果沒有不出毛病的。這不是「道」，這也不是工夫。

什麼是精？這一章給我們講得很清楚，也說到要煉精化氣、心理、生理的修養等等，首先要看你能不能做到這個嬰兒境界。嬰兒沒有是非心、沒有善噁心，不管你喂他什麼，他分別不出來香與臭。你說他沒有思想，沒有感受，其實他知道，只是沒有分別的觀念，就是佛家常說的「無分別心」，這就是說明嬰兒境界的狀況。

有人或者說，自己現在空空洞洞，沒有分別心。問他是真的嗎？他說：「是呀！我現在沒有分別心。」這其中早已分別了。分別個什麼呢？分別一個「沒有分別心」，那也就是分別心了。這是很邏輯的事，可是大家不知道，真到了無分別心，是渾然一體的。老子的話說得很清楚，到了這個境界，才真正是所謂精充滿了，這是精神之精。至於什麼煉精化氣、煉氣化神都不談了，都在精之內，可以祛病延年，長生不死了。只不過，我們人就是太過聰明，做不到如嬰兒的境界。

在五十四章中，老子提出來「以身觀身」的修身之道，後世演變為道家的修神仙、長生不老、祛病延年的方法。換句話說，這種修仙的方法，是從這個原理發展出來的。剛才講到什麼是本身的精，也就是精神之精的狀況；下面是講氣，人的生命包括了精氣神，這三個要分開來研究。

保持氣的平和

「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也」，「號」就是哭，這是嬰兒的境界，若哭起來，那不是真正的哭。嬰兒哭起來很可愛，有時蠻好聽，因為那是「號」沒有真正從喉嚨裡哭，沒有把聲音哭啞了。這個「嘎」字，是聲音沙啞了。人老了以後，或者有病，聲音就變了。一般小孩子唱出來的是所謂童聲，但是童聲還不是嬰兒的聲音，嬰兒「號而不嘎」，這是說明嬰兒氣的充沛。氣的充沛就是精神充沛，氣保持著平和，沒有情緒激動，沒有動妄想，心境永遠是和平的。所以叫做「和之至也」，就是《中庸》上說的「致中和」。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這個是神的境界。第一節講精，第二節講氣，拿嬰兒來做比喻。一個真正修道的人，修養本身，是「以身觀身」來修持的。第三節是有關養神，這個就很難解說了，也涉及嬰兒的心理，除非利用科學的儀器，但也不大容易準確。嬰兒的境界，到底有知還是無知呢？絕對有知。但是他的卻沒有第六意識，這個道理我們只好借用佛家的觀念來解釋。

生命來之不易

佛家講三世因果，這個生命光是靠精蟲卵髒結合也不會成胎的。成胎要三緣和合，就是三個緣湊合一起，也就是三個因素：男性的精蟲，女性的卵子，加上我們普通所說的靈魂，佛家叫做「阿賴耶識」的種性（種子）。這三個因緣合攏來才構成胎兒。入胎以後呢？這要研究現代的生理學了，因為女性每月只有一兩個卵子排出，到了更年期月經停止不再排卵，就是老年了。所謂老年，就是不再懷胎生育，佛經上經常有一句話：「人身難得，有如大海中盲龜遇浮木。」意思是說，在茫茫大海中很多烏龜，在海中亂遊瞎闖，忽然遇到一塊浮木，木上有一個洞眼，這盲龜一抬頭，剛好把頭伸進這個洞裡。我們得到一個人身，也就像盲龜遇浮木這樣的難得。

現在醫學也曉得，一次的精蟲排泄，差不多有幾億，只有一個精蟲剛剛碰上這個卵子，也就如海上盲龜一樣，撞進了洞眼。所以，一個人生下來真是非常幸運，幾億的兄弟姊妹們都失敗了，自己幸運成功。我們要認識得到生命之不易，所以要尊重珍惜自己的人生，愛惜自己的生命。

三線和合入胎以後，在孃胎裡的成長，七天一個變化第一個七天等於是糨糊一樣，像一滴豆漿，還沒成形。第二個七天才開始生出中間脊髓的神經，由背脊骨開始，像現代醫學的精確分析一樣。釋迦牟尼佛在兩千多年前，就講了人的生命發生過程，七天一個變化，三十八個七天，共二百六十六天，然後胎髒裡有一股氣流，把胎兒倒轉來才生下。

欲界下層天的人，頭是倒轉來向下生的，上層天天人出生是上升，是從男性的肩膀或頭頂上生出來。佛怎麼會道呢？你說他是幻想嗎？這個幻想的藍圖太偉大了，據我所研究的，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學術超過他的範圍；而且科學一步一步證明，他的話都是實在的，真實的。

先來後去的失命之靈

至於道家對生命的界定，孃胎以前，以及孃胎這十個月懷胎中，都屬於先天的範圍；因為胎兒時期，是靠臍帶吸收母體的營養。

胎兒在胎裡頭，有沒有意識呢？沒有意識。這個靈魂入服，叫做第八阿賴耶識，相當於心理狀況精神部分，這個生命是由此而來的。佛經所講第八的阿賴耶識，翻譯成中文「含藏識」，含藏過去、現在、未來一切的種性——種子的個性他這個種子對於生命來說，是「去後來先做主公」的。「來先」，生命開始時最先來，有它即成胎；「去後」，死的時候最後走，所以說是「去後來先做主公」。

我們一般認為生命做主的就是這個東西，但並不是「道」的究竟，這個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靈魂」。

以人來說，所謂死亡，一般指這個人的呼吸完全停止了，就是斷了氣，脈搏也停止了。但死亡的情況每人不同，有些人全身都冰冷了，心窩子還溫濕的；照佛家的道理，這個人是人中再來，還要來投生變人。有一些人全身都冷卻了，但頭頂心或稍前的地方仍是熱的，認為會昇天。所謂昇天，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者雖無宗教信仰，一生是好人做好事的善人。

不過宗教也有方便說法，有人雖然上部最後冷卻，但是死時面帶憤怒，或者眼睛不閉，有憤怒之相，這在天人之中屬於「阿修羅道」。所謂神道、魔道之流，也許上升，但上升又有好壞的差別。至於向下面走的，所謂到畜生道的、餓鬼道的、地獄道的，死後現象都不同。

中國文化依據《禮記》，人死亡了，古禮幾千年來的習慣，叫做「壽終正寢」，所謂「正寢」，是家庭中最長輩所住的主要臥室。當去世以後，要把遺體抬到大廳上停放，這個叫「壽終正寢」現在的人，多半死在醫院，不算是「壽終正寢」，應該是壽終某某醫院，訃文上寫「壽終正寢」是不時的，這也就是我們今天文化的矛盾。在今日許多應酬社交檔中，這一類不合理或鬧等話的地方很多很多，這是順便提到的。

中國《禮記》一書，迄今已幾千年，仍極具價值，因為它非常科學。例如人在壽終正寢以後停放三天才可入殮，第一二天當中不準移動。因為有一種病叫做假死，如果三天之內不再活過來，纔可確定死亡。有人死亡兩三天又活轉來，古今中外都有這種事例，有人說這是死後還陽，其實不是還陽，而是沒有真死。

照佛家的道理也是這樣，被認為死了的人，阿賴耶識尚未完全離開，在全身沒有完全冷卻之前不可以移動，也不準碰他的身體，因為這個時候，他雖不知，但是仍有「感受」的。換言之，就是知覺的部分沒有了，感覺的部分仍然有在，還會不舒服、難過。這個叫做「去後來先」的投胎。

嬰兒生下來，現在醫學很昌明，助產上把臍帶一剪斷，立即用帶著手套的手，把嬰兒嘴裡的穢物先挖出來。那個東西叫做胎毒，泥巴一樣的氣味不好，要全部挖乾淨，否則嬰兒哇一聲哭出來，這團東西就吞下去了。許多人身體生來就不好，就是因為口中沒有挖乾淨的關係，這是在胎兒時累積起來的毒垢。我的研究也有很多看法，許多中年人罹患癌症等疾病，與這個胎毒有些關係。這是順便談到一點養生的常識。

有許多人打坐做工夫，會覺得某一部分難過，又檢查不出病源來。其實沒有什麼，只是這一點胎毒在裡面作祟。做工夫想把胎毒完全排除乾淨是很難的，所以說，脫胎換骨很不容易。

中國人對於哭的描述有三種形態：有淚無聲謂之泣，有聲無淚謂之號，有淚有聲謂之哭。嬰兒那個哭就是有聲無淚的，所以叫做號。初生嬰兒這一聲哭是很難過的，因為他在孃胎時，等於睡在溫牀裡，太舒服了，一出孃胎接觸到空氣，全身千萬毛孔像是十萬根細針紮進來那麼難過。只可惜嬰兒當時不會講話，後來也記不得，假使同我們現在一樣，他一定高喊：「唉喲！痛死我了！」嬰兒剛出生，只有一點點大，等到臍帶一剪斷，「哇」地放聲一哭，再受到空氣的影響，就充沛起來，馬上長大不少。

意識的形成

嬰兒時期也沒有分別意識，嬰兒的頭頂囪門還在蹦蹦跳的時候，不會說話；等到囪門這個地方長滿了，開始說話的時候，後天的思想意識，亦即佛學上的第六意識才開始，分別思想也就慢慢地成長。等到長成像我們這樣的老頭子，那就是老頑固了，因為意識愈久愈頑固。於是自己意識中充滿了「我認為如何」，「我讀的書」，「我的思想怎麼樣」……這個「我」字愈來愈大，這一點我執的成見，就變成了種子。所謂「現行燻種子，種子生現行」，現在的行為思想變成未來的種子個性，而過去種子的個性，又形成自己現在個人的人生。

意識這一部分，在道家來說，是屬於精的部分。在胎裡的時候，肉體的成長和呼吸，就靠臍帶與母親相連，胎兒意識雖未成長，但「知」性是有的。所以現在醫學的研究已經承認，中國幾千年前就注重的胎教是有道理的。人的教育是應該從懷胎第一天就開始的。中國的古禮，在女性懷孕後，看的書都與一般人不同，看的顏色也不同，看的東西都不同，情緒也要平和，因為都會影響到胎兒。孕母如果心中想著害人，想要整人，那個胎兒已經在裡頭接受了這個教育，慢慢就形成了個性，所以胎教非常的嚴重。

胎兒是靠跟母親相連的臍帶呼吸，生下來「哇」一聲，嘴巴張開才開始後天鼻子的呼吸。道家說打坐要達到胎息，打坐火定的人會恢復胎息。但是，胎息並不是肚子呼吸。有些修道家法門的人專門煉胎息，把肚子鼓氣，那就不對了。老子所講真的胎息是「綿綿若存」，永遠像胎兒一樣，有一個若存若亡，柔和、微弱的氣。

那麼嬰兒有沒有知呢？有知，但不是第六意識，這一部分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神。所以道家的分類，有精、氣、神三個部分。

精氣神消耗完的時候

道家後世的觀念，認為生命可以自己修養到長生不老，但是要喫三種藥，就是道家《高上玉皇胎息經》上說的：「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每個生命都有長生不老之藥，就是精、氣、神，所以要知道如何養精，如何養氣，如何煉神，以達到長生不老，也就是老子所講的「以身現身」。

《老子》這一章先用嬰兒來比喻，先講養精，修養到如嬰兒時，就是「精之至也」，氣的修養方面，能達到嬰兒般的「終日號而不嘎」，則「和之至也」。神呢？「知和曰常」，就是有一個天然的靈知之勝，這個「知」不是意識的知，而是神，神是永遠的、恆常的。有時候說，修道明白了就是神，是靈感的發現，神靈的發現，才叫做明白，所以說「知常曰明」。要是真正懂得保養自己，便「益生曰祥」了，就是懂得自己的生命，以及這個精氣神，而能祛病延年，也就是人生的大吉祥了。

精、氣、神三個部分都解說明白了，再講反面的狀況，「心使氣曰強」，這是我們普通人的現象。普通人為什麼不能修到嬰兒的境界？都是由於後天的心，強迫消耗自己的精、氣、神，強迫自己變成表面看起來很強壯的樣子，實際上是快速消耗自己的生命。強迫消耗精、氣、神的結果，外表似乎精神強壯，但是老子告訴我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天下萬物由幼嫩變成強壯，強壯再轉趨衰老，衰老以後就是死亡。這是物理自然的原則。

「物壯則老」，所以生命一到中年，精神、體能、知識到了高峯的時候，下一步就是下坡了。青年同學們長久不見，再見了面，我說：「忘記你幾歲了！」他們都回答：「哦喲！三十八、四十了，馬上要走下坡了。」人到了四十歲，這個生命就開始走下坡了。「不道早已」，「早已」翻譯成白話，就是快要完了，用文言說來好聽一點。老子要我們懂這個原理，如何使自己不要太早完蛋。

這一章連上一章，是說如何「以身觀身」，「內照形軀」，把握自己生命的精氣神的修養，否則」物壯則老，老則不道，不道早已」。

#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老子他說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養生處世該如何

老子這人很有意思！自己一部五千言的鉅著，經常把要緊的話先漏了一些，就如武俠小說一樣，露一手，點到為止，又趕快收回去了。五十五章正講到要緊的地方，他話鋒一轉，在這章裡自己又批評起自己來了。他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最高明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不說話的。本來不說而又說的人，纔是笨蛋，他自己罵了自己。唐代的詩人白居易，作過一首詩：

言者不如智者默 此語我聞於老君

若道老君是智者 如何自著五千文

「言者不如智者默」，愛說話的人，宣揚文化，講經說道，都是笨蛋，同我們一樣。言者已經是沒有真智慧，真的智者，則緘默不言。「此話我聞於老君」，這話是老子自己講的嘛！我也是那麼聽來的。「若道老君是智者」，如果說老3本身真有智慧，「如何自著五千文」，他為什麼又寫了這本五千字的書呢？他到底是智人還是笨人？這是白居易對他的幽默表達。

現在也不管老子是智或笨，他仁慈地告訴我們修養的方法，「塞其兌」，「兌」是卦名，兌卦代表了嘴巴，上面有缺口的。老子說修道的人第一要不多說話，要含默不言。關於說話的道理，根據歷史的記載，很多成功的人物，多為「沉默寡言」型。但是沉默寡言的人，不是完全不說話，而是少話；一說話就是中心點，很扼要又中肯，這是成功人物的一個特點。至於修道的人，多半完全不說話；所以老子告訴我們修養的方法，要「塞其兌」，就是不說話。

「閉其門」，把眼睛、耳朵，凡是張開的都收攏起來。「挫其銳，解其分」，有些版本中的這個「分」字，寫成為紛擾的「紛」。

「挫其銳」，真正的修道，要把思想最尖銳的地方磨煉成平和。比如有些青年人到長者那裡談道，既然是為道而往，應該說是未曾聞道，而他表示自己對於佛道已經有領悟了。他固然也非常聰明，可是他就犯了一個大忌，就是太尖銳了，聰明也是假聰明！一個真正有修養的人，就是達到「挫其銳」的程度，把尖銳的聰明棱角都磨下去了。「解其分」，這是指心裡的妄念，要把分別妄想除掉。

「和其光」，把自己外露的光明收起來；「同其塵」，處世之道，不要顯露特別之處，和平常人一樣，很平凡，「是謂元同」，這纔是修道人的榜樣。「元」就是「玄」字，修道人必須要和光同塵。這一節和第五十五章都解釋了第二十六章「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道理。這一章主要的說明，不只是修道的經驗，也是做人處世的道理。

我們中國文化有個好處，也有個壞處，好處是幾千年來，教導後代的，都是叫我們少說話。「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這是中國的古訓名言。尤其夏天亂喫東西，都是從嘴巴喫進來的，這是「病從口入」。至於「禍從口出」，就是由講話產生的麻煩。這個道理，看起來是要培養最高尚的修養；但是在另一方面看，也養成了一個不關心別人的民族性，不管人家的閒事，不大肯幫忙別人。儘管講仁義之道，在「禍從口出」、「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教訓下，卻缺乏慈悲心、同情心。

我們的民族同其他民族相比，我們的民族雖然沒有講個人自由，可是那種自私的心態，比別的民族的個人主義還更厲害。這也就是這個教育修養所產生的流弊。老子在這一節裡，告訴我們處世的道理，就是向這個路上走，儘量地不說話，為人處世，要把自己的聰明磨掉。尤其是青年人，聰明不要外露，再把思想上的紛雜去掉，最後和光同塵。

那麼什麼是做人最高的藝術呢？就是不高也不低，不好也不壞，非常平淡，「和其光，同其塵」，平安地過一生，最為幸福。他說這就叫「元同」。「元同」的道理，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明，就是「最平凡」。做人要想做到最平凡，也是不容易的，誰都不容易做到。假使一個人真做到了平凡，就是真正的成功，也是最高明的。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做到了最平凡處，有這樣修養的人，想要特別親近他，做不到；想跟他疏遠也不可能。「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客」，也沒有特別地蒙利，也沒有特別受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換句話說，沒有親疏，沒有利害，沒有得失貴賤，永遠站在真正的中庸之道，「故為天下貴」。所以修道人的作為，永遠是中庸之道，既不高明也不卑下，既不驕傲也沒有自卑，沒有了不起，起不了，永遠是中和之道。

這是這一章的結論，下面他轉了一個方向，還是講道路之用。

#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

---老子他說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 以奇用兵

前面專講道德之用，而講到這裡，他忍不住，又講起政治的高明道理來了。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這是政治的三大原則。《老子》這部書的上半部道經，他是反對戰爭的。他曾說過：「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這些都是他在前面所說反對戰爭的話。

但那是講「道」，講本體的道理，而現在講到「用」的時候，就主張在軍事上，應該有充分的準備。譬如一個人，必須有一把刀，但永遠不殺人。人需要自衛，而不是去傷害人，也不接受別人對自己的傷害。這就是前章說的，不高亦不卑，不賤亦不貴。所以他告訴我們，對於社會、國家、天下事，要以正道治國。真正的政治，就是「以正治國」，不能用權術，不能用手段，而是用真正誠懇的道德，不能虛詐，不能作假。

至於用兵，在軍事哲學作戰的運用上，《孫子兵法》曾經告訴我們，「兵者，詭道也」。「詭道」是什麼？就是「以奇用兵」，所以用兵要用奇兵。能用奇的，那是上將之才，大將之才。

我們研究歷史，《漢書》上所說，陳平幫助漢高祖，六出奇計，助漢高祖統一了天下。當時，張良、陳平、蕭何都有功勞，最後陳平功勞最大；所以蕭何死後，陳平當宰相，封了侯爵。但在《史記》上的記載，陳平自己說：「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發，亦已矣，終不復起，以吾多陰謀也。」奇計是用陰的，如四川話所說，是陰著幹的，違反了道德。陳平說，我的後代將來不會有好的果報，功業會被攔腰截斷。後來果然如此，陳平自己位至王侯，但只傳到孫子一代，功名富貴就結束了，這是陳平自己的預言。

這是歷史上的例證，陳平畢竟是道家，學老莊之道的人物，他在人文文化上給我們一個運用上的教訓。雖說為了國家天下，不能不出奇計，到底為道家所忌。所以人生在世，要行正道，正道就是誠；許多人學問好，頭腦聰明，喜歡詭道、奇計，這就大錯特錯了。

這裡，我們講到老子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不一定是專指用兵，就是個人創業、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樣。我們也可以將老子這幾句稍微修改一下，引申到我們個人身上，「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無事創業」。「無事」如何能創業？這就是真本領了。試看，一個人躺在牀上睡覺，真正是無事，那會不會創業？

「以無事取天下」這句話，是老子學術思想的精華所在，這要特別注意。有一種人，有道德、有學問、又無心於取天下，但他的道德修養，反為天下所歸。我們中國上古史中有榜樣，堯、舜、禹乃至於周朝的文王父子，尤其是文王，都是「以無事取天下」的。在文王的時代，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一半以上是他的，他決不想動，不想為天下第一人。後來他兒子起來革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歷史上，始終讚譽文王之德。其實在殷商時代，文王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否是「以奇用兵」來取天下的？不是，而是天下歸心，天不敬服於他的道德。如果以現代的觀念及術語來說，那是他政治作戰的成功；更貼切地說，這是他教化牧養百姓的成功，而最高的原則是道德，是無所求，對百姓毫無所求，這就是「以無事取天下」的道理。

一般人研究《老子》，讀了上半部「道經」，當他說「道」的體時，他曾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於是一般很輕易地認定，老子是反戰主義者。這一觀念似是而非，實際上，老子並不是絕對反戰，是在不得已時才戰。我們中國所有的兵家思想、軍事哲學，以及《孫子兵法》、《太公兵法》，也和老子這一思想一樣。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就是絕對不侵略他人，但是也絕對不接受別人的侵略。所以他並不是反戰，相反地，認為軍備一定要充足，因為有了足夠的軍事武力，纔可以達到維持國際間的道德與和平。

給日本公民的一封公開信

十幾年前，我在日本參加一個有關文化方面的會議，有很多大學校長以及名教授在座。那天開會進行到夜晚的十時餘，有一位日本某名大學的校長指定要我說話，我無法推辭，只好發表一些意見。這篇講辭後來曾以《給日本公民的一封公開信》為題，在《中央日報》發表。當時我說的內容要點是，一個國家有兩件事情最可怕，一是「刀」，就是軍事，一是「錢」，就是經濟，家庭也是如此。我對他們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你們日本以為自己的軍事力量強大，可以征服全世界，所以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這就等於一個人，認為自己手中的刀很鋒利，於是就揮舞起來，結果傷害了自己，也傷害了中國，甚至傷害了全世界。這是一件非常錯誤、非常可悲的事。

當時，有幾位駐日本的年輕外交官正好坐在我身邊，他們輕輕扯我的衣襟，意思是希望我少說幾句，因為我的話說得很率真，不太客氣。

我繼續告訴他們說，你們現在有一種思想，比軍國主義的思想更厲害。你們現在以為自己有錢，是世界上的經濟強國，要用錢來買通全世界；倘若不及時反省，將來所產生的錯誤，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侵略所得的惡果更為嚴重。

當時也有人問我對日本的觀感，我答覆他說，我平日深居簡出，這次遠行，感到一些疲倦，只在東京遊覽一圈，並不覺得有任何特別好的地方。任何一個國家，能有了二十多年的長時期安定，都可以做到這樣，甚至做得更好。日本應該知道，今天日本經濟的繁榮發展是從何而來，那是個抗日戰爭時期三千萬軍民的血汗生命換來的；因為戰後我不索賠償，讓你們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我們這個以德報怨精神，才使你們有今天。

他們那時正在舉行東方文化會議，我告訴他們，你們有東方文化，根本就是中國文化會議。假如你們要說東方化，那看是站在哪一個立腳點，從哪一個角度而言。

以正為奇 天下歸心

我今天提到十幾年前在日本的這段往事，是用來說明一種真正的仁道，真正良好的政治思想是「不以兵強天下」。同時，老子在這裡說到「用」時，提出了「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的道理。而「以奇用兵」這句話，如果作為一個講座的專題，可以研討一兩年的時間。因為這涉及中國幾千年來的軍事思想，用兵的謀略。凡是涉及用兵，涉及謀略等，總不外「出奇制勝」四字。不但用兵如此，即使經商、創業，都要「出奇制勝」；就連青年學子參加聯考，也要能「出奇制勝」，要猜題「出奇制勝」纔行。換言之，要有個人的才具、本事、高度的智慧，才能出奇以制勝。

關於這個「奇」字，發揮起來，則千變萬化，人莫能測。更有「以正為奇」，走很正的路子，就是至高的奇。我常告訴年輕人，不要玩弄自己的聰明，不要用手段，不要動歪腦筋。這一百年來，也可說近八十年來，世界的變化，國家的變化，社會的變化，訓練得每一個青年的腦子都很厲害，各個人的本事都很大，人人都是諸葛亮。當然只是半個諸葛亮，只「亮」了一半，就是壞的那一半很「亮」。

所以，在這個時代，以聰明對聰明，辦法對辦法，手段對手段，是必然遭致失敗的。在未來的時代，只有不用聰明的聰明，不用辦法的辦法，不玩手段的手段，誠懇、老實，才會獲致真正的成功。因此，應該「以正為奇」，走正道；不過在某一時間，某一社會，某一環境，尤其在一種非常愚笨的時期或社會中，是需要用一點智慧的，那是真正的「奇」，其實那也是正道。

「奇」是一個單數，是特別突然冒出的偏道。「奇」的道理太多，一切兵法，政治謀略，都包括在內。這裡只是告訴大家一條「探奇」的路。我們中華文化的寶藏太豐富了，要大家自己去打開，如果古書讀不懂就難了。現在是「洋學」盛，這把鑰匙就很難打開我們自己的這座老寶庫了。

上次講過「以無事取天下」，例如堯、舜、禹、文王、武王都是「以無事取天下」的榜樣。「無事」並不是躺在那裡睡覺，而是注重道德的政治，培養道德的政治，無心侵略別人，而天下自然歸心。我們的歷史上，給成功的皇帝下一句同樣的評語，就是。天下歸心」，這是非常難做到的。

接下來，他以這三句話的道理加以發揮，「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他說，我為什麼說這些政治哲學、軍事哲學以及立身處世哲學的基本原則，就是這三句話呢？因為年輕人將來要做事，就要「以無事取成功」，不去侵犯別人，也不去佔有或奪取別人，而是以正道而得助，最終才能成功。像有些年輕朋友，到處跑，到處鑽，結果一無所成。如果真正有修養，有本事，則成功自然是屬於你的。

老子然後說，他為什麼知道「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的這番道理呢？他說「以此」，就是以下的理由：人生的經驗，歷史的經驗，累積古人的經驗，再由他自己所觀察的經驗，才得以知道這些道理。

忌諱造成的影響

如果說老子的經驗不講考據，而引用《神仙傳》的說法，老子已經活了幾千年了。《神仙傳》中說，他在黃帝的時代就已經存在了，只是名字不同。據傳說，那時他的名字叫做廣成子；他還當過堯、舜、禹的老師，不過每一代的名字都不同，使人們不知道就是他。到了周朝他叫老子，所以他不只是從書本上得來的學問，而是他人生親自累積的經驗，才產生了老子的哲學原理。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這是他經驗的累積，以及歷史的事實。「忌諱」一詞，解釋起來頗費周章；現在的解釋，則是指某種事不能說，說了就是犯「忌諱」。而過去對於「忌諱」一詞則有多方面的用法，如對於帝王的名字，不可以直接稱呼，否則就是犯「忌諱」，就要殺頭。例如《老子》這本書第一章的文句，「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又如《千字文》的第一句「天地玄黃」。到了唐朝的時候，因為唐明皇李隆基的帝號為玄宗，於是這個「玄」字，為了避諱，就改為「元」字。而且，所有的書籍以及一切文字，都一律這樣改，所以，唐朝以後，「玄」與「元」兩字就通用了。又如孔子的名字「孔丘」，為了尊敬孔子，避他的名諱，我們早年讀古書，讀到他的名字孔丘時，就讀做「孔某」或讀做「孔乙己」；而姓丘的人，寫自己的姓時，寫做「邱」字，另有一些地方就寫做「丘」字。

這就是「忌諱」，以現代語來直譯，最接近原意義的就是顧慮、顧忌或禁忌。如臺灣的旅館房間，沒有四號，因為閩南語「四」與「死」同音，避免這種不吉的語言，就是「忌諱」。這是小而言之。

大而言之，「天下多忌諱」就是在政治上有太多的禁忌，這樣也不能幹，那樣也不能做，這個名詞不行，那個名詞不對，動輒得咎。如《孟子》一書中說，齊宣王蓋了一個方圓二十裡的花園，老百姓都抱怨太大了，齊宣王便問孟子，為什麼以前文王的花園七十裡，老百姓認為太小了，而現在我的較小，老百姓反而抱怨太大。孟子告訴他說，文王的花園人人都可以進去遊玩，而你的花園如果有人不小心傷害了一隻小鹿，也要依殺人罪嚴懲。這樣多的禁忌，等於在你的園內設下了陷阱，陷民於罪，老百姓怎麼不抱怨呢？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就有很多忌諱，老百姓不敢說心裡的話，更不敢批評，知識高的用外國語，知識低的用隱語、暗語、耳語，以訴胸中積怨。

老子說，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禁令愈多，人民什麼都不敢做，不能做，於是物質上就愈貧窮，精神上也更貧窮，貧窮到痛苦的地步。這就是「天下忌諱，而民彌貧」的道理。

科技愈發達 精神愈昏擾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這句話，以現代世界的情況來解釋，很容易明白。精密科技越發達，利器越多，核子彈當然是利器，投下一顆，即可殺人無數，這是多麼厲害！但所謂利器，不僅是指殺人的鋒利武器，、而且泛指利便之器。物質文明，科技愈發達，社會上人人因此而熱昏了頭。這一點，現代的年輕人體會不到，只有我們這些年紀大的人，回想到少年時期，生活在農業社會時那種安定、清閒、自然、舒適的味道，實在是一種享受。

現在的物質文明太發達了，「國家滋昏」，國家社會就會昏頭，熱昏就會肇亂。反過來說，歷史的經驗，時代到了變亂的時候，「民多利器」，大家都有權力，以利器支使天下，大家都可以造反，這個社會就非亂不可。這也是歷史中有記載的許多事實。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科技一發達，人的頭腦越來越靈光，物質的享受越來越高明，越來越奇特。例如冷氣機，也許五年、十年以後，不必要這樣一個大箱裝在牆上，也許會像一份月曆一樣，在牆上一掛，就可以調節空氣了。「奇物滋起」，人人好奇，都要研究，製造出來的東西就越奇怪，越便利。這個現象，大家稱之為社會的進步。這所謂的進步，我常說，如果以文化的立場來看，以精神層面來探討，並不一定會予以肯定。以物質文明的發

展而言，歷史愈往前進，物質文明生活愈便利；但以精神文化而言，人類文化反而越來越退步、退化。無論古今中外，人類文化思想是同源的，都覺得後來的人比較進步，後來的社會一定是在前面，所以說進步與退步的說法，應該有一個界線。因此，以現代看到的，所謂社會越進步，則「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情形越嚴重。

法令多 犯法的人更多

再說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這在政治歷史上也有很多經驗，我們讀了歷史，看到每一個朝代到了後來法令越來越多。例如漢高祖入關，法律只有三條——有名的約法三章。《史記?高祖本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殺人抵命，偷盜剁手，就只如此而已，很簡單。後來，不到一百年的時間，漢朝的法網就很嚴密了。

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就把當時的官吏分作兩類，一類叫做「循吏」，一類叫做「酷交」。循吏是有道德的官吏，酷吏則是手段毒辣、嚴苛、殘酷，只要犯了法，決不寬容。酷吏使用各種令人痛苦的刑罰，殺人也用許多殘忍的方法，這都是漢文帝以後的事。如果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也會發現漢文帝以後的社會越來越亂。

就政治方面而言，如漢武帝、漢景帝，都是很精明的領導人，但政治領導人越精於法令，法令就越多，社會也就越亂。這是一種無可變更的歷史法則。從我們的生活經驗來看，越懂得法令越會犯法，越會鑽法令的漏洞。法網愈密，則可鑽的漏洞愈多，愈容容易鑽。所以，中國的政治哲學，主張「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老子說了這許多歷史的經驗，只是註解前面的一句話，「以無事取天下」。所以說，多忌諱、多利器、多佐巧、多法令，這一切都是有事，是有為法。有為法太過分了，社會就更亂，問題就更多；如果是無為法，就會清靜、道德，社會自然安定。

老子就是因為從歷史經驗中知道這個道理，所以告訴我們，應該「以正治國，以專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接下來，作了下面的結論。

無為、好靜、無事、無欲

這一段是講領導人如何使人民富強安樂。

「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這是老子引用古聖人所說的話，他所說的古聖人是誰？也沒有說出來，姑且不去管他，只研究他所引述這幾句話的道理。

「我無為而民自化」，一個真正好的政治領導人，做到了真正的無為而治，具有道德的成就，則不必要去管理，人民自然就被感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這裡的「靜」，不是佛家的靜坐，而是中國文化《大學》之道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的「靜」。這是行事的靜定工夫，不是在座上打坐；打坐是小玩意，這是大定。這是說領導人有這樣的靜定，是為天下的大靜，如果領導人真正地「好靜」，則天下之民自然受其感化，走上正道。

「我無事而民自富」，領導人真正「無事」，即無為而治，社會人民自然生活富裕。現在再引用一個故事，來試做詮釋。

在明朝的時候，有一位年輕人考取了功名，出去做官，在上任之前，他去拜訪他的一位老師。他這位老師學問很好，過去做過很大的官，然後告老還鄉，閒居林下。當他向老師請教該如何把官做好時，這位老師告訴他說，你去好好做官，可千萬不要作怪。做官的人，的確往往會作怪。

什麼是作怪呢？例如，前任的人建立了一種制度，實施得很有成績；而後任的人接任之後，為了要自我表現一下，要勝過前任，於是他作怪了，亂出主意，亂訂辦法。就像一棟房屋，本來好好的，他偏要拆掉，另行建造，這中間就出亂子了。

個人立身處世，做人也是這樣，做人容易，切莫作怪。為政則是少玩花樣，不要出什麼新招，社會就自然富庶，天下太平。

「我無欲而民自樸」，我自己沒有私慾，社會、國家、天下受到這種無欲的影響，就自然走到純樸、厚道的路上去。

老子引用的這一段話中，每一句都用到一個「我」字，這個「我」是誰？就是老子說的「聖人」，那又是一個怎樣的「聖人」呢？這就是莊子所說的「為人上者」，就是上面的人，也就是領導人。而領導人不一定就是皇帝、君主，像學校的校長，軍隊中的班長，乃至於一個家庭中的家長，都是領導人，都要做到這幾項原則。

#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老子他說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複為奇，善複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對社會人民有益的領導

這一章，是老子繼續引申前一章所說的道理。在文字上，似乎非常容易瞭解，看來沒有什麼冷僻深奧的語言詞彙。但是，如果僅從文章的辭句，做文義上的詮釋，所謂「依文解義」，那就很容易被文字導入歧途，產生錯誤的理解，與《老子》的原理就相左了。

這一章的主旨，仍然是無為而治的思想，代表了道家文化重要的政治理念。

「其政悶悶」，「悶悶」這兩個字，是一個形容詞，依現代文學的常用釋義，如苦悶、煩悶、納悶、心中發悶等等。用這個「悶」字的含義來解釋。「其政」，就是政治弄到悶悶的地步了，這有多麼差勁！

倘使我們這樣來詮釋，那就是我剛才說的「依文解義」，容易誤入歧途了。在這裡，「悶悶」的意思，應該是現代白話所說的溫吞吞的，溫溫的，溫和老實的，而不是笨；凡事都是平和、慢慢漸進的，不玩弄聰明，不耍花招。所以「其民淳淳」，老百姓都純樸安分。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這兩句話所說的，我們不必要去從歷史裡找詮釋，以目前的情形來看，就可以明白。世界上有些國家，對於老百姓的事都「察察」，察看得很清楚，百姓不但沒有行動自由，連他鄉旅行也在為政者的控制之中。家中來了一個客人，談了些什麼話，行政當局都知道；家人父子相互監視，家中吃了一隻雞，一碗肉，也會被聞香隊嗅到而被鬥爭，沒有一處不觀察到的。這就是「其政察察」，而結果是「其民缺缺」。在這樣的社會國家中，人民既缺德，也缺錢，更缺知識，貧困到極點。

於是，可以用這兩句話，和前面的「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做一個對照來說明，再引用歷史上的事蹟，來做具體的說明。

漢朝著名的盛世——儒家稱道的文景之治，漢文帝與漢景帝劉恆、劉啟兩父子。這兩位帝王，當時以老子的思想作為政治哲學的最高指導原則。漢文帝自己個人的厚樸，就是受了老子「無為而治」思想原則的啟發。經過幾十年的時間，刑罰自然而然地停頓下來，不必施刑，監獄幾乎完全空了，獄中沒有犯罪的人，政治清明到了如此程度。「其民淳淳」，所謂「淳淳」，意指百姓們不大喜歡外務，不管外面的事，所以社會安定，也無外務需要去管，大家都過得很安詳了。

宋太祖的理想和作風

第二件顯著的史跡是在宋朝，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在位十六年，傳位他的弟弟趙光義為宋太宗。太宗在位二十二年，他們兄弟在位三十八年的政績，非常可觀。

宋朝立國之前，南唐五代相侵，經過了約八十多年的長期戰亂，國家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趙匡胤登了帝位，以儒家而近於道家的政治思想治國，經過了二三十年的經營，首都開封的百里內外，老百姓家中掛窗簾的簾構都是金銀鑄造的，國家太富有了。當趙光義接了帝位以後，打開國庫，發現財富之豐，為之喫驚。他笑說：「我哥哥好笨，如許財富，沒有利用，也未享受。」其實，是他忘記了一件事，就是趙匡胤的偉大治國理念。

對於趙匡胤的偉大思想，研究歷史的學人是應該特別注意的。宋朝以後的一般史評家，往往批評宋太祖並未完全統一天下，宋朝自始以來只擁有半壁江山。因為他領軍平定黃河以南地區以後，南方雲南蒙舍這一帶，宋朝的政治力量都未達到。雲南有個南詔國，原來共有六詔，為少數民族的部落。在唐代時，最南的南詔，併吞了蒙會等其他的五詔而為南詔國，就是後來的大理國，後為段家所有，在西南稱王數百年之久。其政治、文化，幾可與中原抗衡。

在北方的燕雲十六州，當時有位將領獻上地圖，請求進兵。宋太祖與宰相正在商量的時候，太祖拿起五斧一揮，在地圖上一劃，就把半個中國切開了，暫時不管北方，不用兵去攻打。

趙匡胤為什麼這麼做？因為他的見識不同，他有他的苦衷，也可以說是一片仁心，欲行仁道；看見天下動亂了這麼久，社會上民窮財盡，不想再用兵了，而打算累積財富，用錢將燕雲十六州買過來。所以他才拼命節省，儲蓄了滿庫的金銀財寶。

這是宋朝開國之初的一個祕密政策，研究歷史的學人往往忘記這一點，而對宋代做不公正的批評。

宋太祖這一做法，可以說是做到了「其政悶悶」的境界，所以「其民淳淳」。我們到故宮博物院，看得到一幅著名的古畫《清明上河圖》，圖中所描寫的，就是宋朝在清明節的時候，首都開封的居民，出城沿著河水到郊外去掃墓踏青的盛況。古代的踏青，就是我們現在的郊遊，到郊外去做休閒活動。從圖上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的太平，生活的安詳、富庶、自由的情況。

在更近的歷史，像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這三朝的時代，一百多年之中，也差不多做到了「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的境況。當時人民的生活，正如那詩人所吟的「長日唯消一局棋」的境界。因為日子過得休閒自在，無煩無惱無事，便覺得日子過得很慢，漫漫長日唯有下一盤棋打發了。在真正悠哉遊哉的日子裡，承平之世的一些世家公子也說：「不為無聊之事，何以度此有涯之生。」如果不找些無聊的事去做做，這漫長的日子實在打發不了。所以各種休閒的活動就多了，像《紅樓夢》中的描寫，那些公子小姐們的生活，連喫一頓餃子，也要想各種花樣去製作，以消磨時間，真是「日長似歲閑方覺，事大如天醉亦休」。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經驗，也曾享受過幾年太平或假太平的日子，到了夏天，乘涼、看書、喝茶、喫幾次點心，覺得一個暑假太長太長了。

鐵面無私 包公又若何

這是從大的方面看，我們再從小的方面看，關於做官為政的道理，也以宋朝的史跡為例。

包拯是我們每個中國人所熟知的清官，小說《包公案》說他鐵面無私。所謂「鐵面」，是說一個人的臉色是鐵青的，臉上的肌肉是硬繃繃、冷冰冰的，終日沒有一絲笑容。像這樣的一副面孔，誰會喜歡？在《宋史》中，包拯的傳記也是這樣記載，說他終日都沒有笑容，所以說他如果笑一下，則黃河的水都會澄清。反過來說，要想包公笑一笑，比期待千萬年渾濁的黃河澄澈見底還困難。包拯這張冷麪孔，連他的家人都不敢和他說話，那真是閻王面孔。

以我個人的看法，此人為官，我會恭敬他，因為公正廉明，是一位極好的清官。可是，我絕對不願和他做朋友，因為他一點風趣都沒有，味道太差了，做人做到如此，真是不如去做閻王，不必做人了。

包拯的鐵面無私的確是了不起，鐵面無私、清廉剛直。但是，他能夠做得這樣好，還是靠這個後臺老闆當靠山。他的靠山就是當時的皇帝宋仁宗趙禎。假使仁宗不支持他，那麼他那張鐵面孔是行不通的，是鐵不起來的。

包拯的為官，就是「其政察察」，試看他那個時候，離奇的冤案破得越多，他衙門的官司打得越熱鬧，喊冤的人亦越多。

中國人的文化，老百姓是不願打官司的，朱柏廬的《治家格言》說：「居家戒爭訟，訟者終兇。」教我們平常不要與人相爭打官司，凡是打官司的，輸的一方固然是輸，而贏的一方實際上仍然是輸。過去有兩句民諺：「鄉下人不癲，衙門裡斷火煙。」這兩句話很有意思。所謂「癲」，就是發瘋、患精神分裂的意思。這裡所指的鄉下人，不一定是居住在農村的農人，而是指遇事不容易想得通達，比較愚頑的人。所以他說，假如是愚頑的人，不發瘋似地去和人爭訟、打官司，衙門中就沒有收入，恐怕衙門裡連飯都沒得吃了。這也反映了「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的道理。

鐵面禦史 瀟灑沐春風

另外，也是宋朝的一個人趙抃，是宋代的理學名臣，死後國家給他的滋號為「清獻」，所以後世都尊稱他為「趙清獻」。官位高至太子少保，龍圖閣大學土，一生非常清廉，有「鐵面禦史」的美譽。對於當時有權勢或者皇帝寵倖的大臣，有不法之事者，他照樣彈劾不誤，對於當時的宰相也是毫不容情的。當他奉命出任知府，前往成都到任時，並不像一般的方面大員，所謂新官到任，一路的行色，威風、壯麗、闊綽；他連一匹馬也買不起，只騎了一頭小毛驢，帶了一個年老的家僕，攜一張古琴和他所喜愛的一隻白鶴，姍姍地前往。當時成都大大小小官員率領了三班六房，旌旗涼傘、儀隊，浩浩蕩蕩出城，迎接這位新長官，卻迎接不到。結果，他悄然進了衙門，大家這才發現，原來就是城外茶亭歇腳喝茶的那個老頭子。

他每到一個地方，民間都受他的感化，風氣變成純樸善又沒有人打官司了，在他管治下，的確做到了牢獄沒有犯人。

他的清高和包拯一樣，是真正的清正，真正的廉潔。然而，他的作風不同，他既是儒家，又學佛家的禪宗。衙中無事，他把衙門問案的大堂改做了禪堂，他就在那裡打坐。有一天，那是一個夏天，他在大堂上打坐時，忽然雷雨交加，霹靂一聲，他的身體不自主地跳動了一下，於是他開悟了。就做了一個偶子：

靜坐公堂虛隱幾 心源不動湛如水

一聲霹靂頂門開 喚起從前自家底

他明白了自己的本來面目，明心見性了。這個趙清獻的故事，也說明瞭「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的道理，他的作風就與包拯迥然不同。到了晚年告老還鄉，常和鄉下一些小時放牛的老朋友往來，聊聊天，談談道，也曾做了一首詩稿：

腰佩黃金已退藏 個中消息也尋常

世人慾識高齋老 只是柯村趙四郎

所謂「腰佩黃金」，是指做官時所用的官符印信，那是用黃銅鑄造，名為「黃金印」。他的這首詩，把榮華富貴、高官顯爵、權力名位都說得如此平淡，這是值得我們現在青年們效法的。他一生中，功名富貴都經歷過，曾經有那麼大的權力在手，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又是如此的尋常與平淡。回到故鄉，仍然是一個鄉下人，一點也不像一個大官。他退休後所作這首詩，也等於是他的自傳，把一切功名、富貴、權力都放下來了。這些事情，如果能看清楚其中的道理，就會發現，一切功名富貴，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都平凡得很！

他說，許多人因為我做過官，經歷過榮華富貴，不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希望認識我。這個住在名為「高齋」屋子裡的老人，我實實在在告訴大家，我就是年輕時，人人所叫的那個趙四郎；如今的我，也還是以前的那個我，和以前的趙四郎並沒有兩樣啊！

察見淵魚的顏回

所以在做人方面也是如此，不必「察察」，也就是不要太精明瞭，如果聰明過分，太精明瞭，就會缺乏德性。我國的歷史上《列子?說符》有兩句話，「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一個人的眼睛如果能夠看見深水下小魚的遊動，那就不吉利；智慧太高、太聰明，可以判斷別人的隱私，對於眼睛所不能見的另一方面的事都會知道，有這樣能力的人，本身就會遭殃。

關於「察見淵魚者不祥」這句話，還有一個歷史故事：

有一次，孔子帶了顏淵等一些弟子到泰山上，看到魯國的東門，突然有一條白線。孔子是有修養的，他當然看清楚了那條白線是什麼！但是他問弟子們在東門有什麼事！一般弟子們說未曾看見。孔子說，那裡有一條白線。只有顏淵回答說，那不是一條白線，而是有一個人身穿白衣，騎了一匹白馬，飛奔而過。

在這羣弟子中，只有聰明的顏淵纔有如此的眼力。因此後世的人說，顏淵之所以短命，三十二歲即不幸而短命，就是由於用神過度及營養不良兩個因素。其中用神過度，從這件事可以為證。至於他的營養不良，孔子曾說他：「賢哉回也！一草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住在那個貧民區的違章建築裡，每天只吃一盒便當，喝點白開水，過那種一般人都感到憂苦的日子，雖然仍樂觀，但證明顏回是營養不良。

引申出來，我是說，一個人生存於天地之間，對人世的事情，如果看得太清楚了，則不吉利。為什麼會不吉利？因為看得太清楚了，則煩惱增多；知識越多，煩惱越大。或說學問越多越好，但一個人喫飽了飯，除了做自己的事外，還要去憂國憂民；學佛的人，還要去度眾生，為眾生擔憂；結果可能憂慮得連自己也度不了，又如何去度眾生呢？

是偏是正 禍福相倚伏

再引申下去，事例很多，理由也很多，這裡只是略舉一些，告訴大家一個研究方向。我們繼續看下面的原文：「禍兮福之所倚，福兮渦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這幾句話很妙。

老子告訴我們一個道理，禍與福是互為因果的。一個人正在得意時，就要知道得意正是失意的開始；而失意，卻正得意的起端。對於人生得失的感受，在於各人的觀點看法如何。這就是哲學問題。

常聽人說某人有福，但福為「禍之所伏」，看來有福時。可能禍就快要來了。我們中國有句諺語，「人怕出名豬怕肥」，豬肥了算是有福，可快要被殺了。人發財以後出了名，大家都知道，同時麻煩也就來了。一個人官大、名大、錢大，只要三者有其一，也就麻煩大，痛苦多了。

所以「塞翁失馬，焉卻非福」，這一思想，就是從道家老子這句話來的。禍害到了極點，福便來了；福到了極點，跟著便是禍了。這兩件事是互為因果，迴圈交替而來的。但是「孰知其極」，誰知道什麼是禍的極點，什麼又是福的極點？人的一生中，萬事都要留一步，不要做到極點，享受也不要到極點，到了極點就完了。

例如今天有好的菜餚，因為好喫，便拼命地喫，喫得飽到十分，甚至飽到十二分；喫過了頭一定要喫幫助消化的藥，否則明天要看醫生。這就是口福好了，享受極了，反而害了腸胃。如果省一點口福，少喫一點，或者腸胃受一點餓，受點委屈，可是身體會更健康，反而有福了。

知道了這個原理，則「其無正」，不要太正了，正到了極點，豈不就歪了嗎？這也就是不要矯枉過正的意思。過正就是過分，就是會歪了。像前面所引述包拯的故事一樣，照理他做閻王都太小了，應該做玉皇大帝；但是他做人做得太正了，結果一點生氣都沒有。

為什麼做人不要做得太正呢？「正複為奇，善複為妖」，一個東西偏了，要把它扶正，扶得過分了，又偏向了另一邊。就以享受而言，古人的享受就與我們現代不同，如果古人看到我們現在的所謂享受方法與內容，一定要說我們現代的人是一羣羣的瘋子。而現代的年輕人，跳霹靂舞，唱熱門歌，看到我們在這裡研究兩三千年前的老子思想，也會說我們是神經有問題。

問題在於各人的觀念、看法有所不同，身心的享受不同。至於說哪一種享受、哪一種生活方式是對的，並沒有絕對的標準。一切唯心，在於各人自己的看法，矯枉過正了，正也是歪的。

令人生厭的修行人

假如一定說打坐、學佛、學道，清淨無為就是好的，可是許多年輕人，一天到晚跑寺廟，學佛打坐，而事實上，他們一點也不清淨，一點也不無為，更談不到空。那是自找麻煩，把腿子也搞壞了，不但佛沒有學好，道沒有學好，連做人也沒有做好，學得稀奇古怪。這就是「正複為奇」，學正道學成了神經，就糟了。

「善複為妖」，人相信宗教本來是好事，信得過度了，反而是問題。所以我的老師、禪宗大師鹽亭老人袁煥仙先生就說過，世間任何魔都不可怕，只有一個魔最可怕，就是「佛魔」。有的人看起來一臉的佛樣，一身的佛氣，一開口就是佛言佛語，這最可怕，所以不要輕易去碰這些人。

袁老師說這些話是什麼道理？意思就是「正複為奇，善複為妖」，凡事太過就錯了。過與不及都是毛病。不聰明固然不好，而聰明太過的人，那屬於「善複為妖」，就變成妖怪了。

所以老子感歎，「人之迷，其日固久」，他說人們迷信得太久了，沒有醒悟這些道理，而且迷信太堅固，太長久了。所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見劌」，一個人做人要方正，但「方而不割」，不要因為方正而割捨其他一切；人方正到割裂其他的時候，就變成不能容物了。為人要清廉，可是不要廉得像刀割一樣，連肉也削掉了。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做人要直爽，講直話當然很對，但是如果太直了，就會放肆。例如看到一個人無禮，就立即對他說：「你胡作非為」，這就是太直，成為放肆，也不對。人不但要聰明，要有志氣，還要有光亮；就是現代所流行的要有知名度，有才華，要放光，知名度要高。但是，不要放光放得太光亮了，太光亮就看不見了，因為刺到別人的眼睛，在別人的視覺上，這光就變成灰暗了。

所以，道家的清淨無為，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教我們無所為，一切放下，為什麼放下？因為善得太過了就「善複為妖」了。所以，本來無可放之處，一切平淡、清淨。

#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

---老子他說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這是老子又說的另一個原則，「治人事天，莫若嗇」，「嗇」就是慳吝，後來把「吝」、「嗇」兩字放在一起，成為一個詞彙——吝嗇。其實吝是吝，嗇是嗇，這兩個字應該分開。「嗇」是艱嗇（澀）的意思，有「貪而不施」及「不妄費」的意思。古之解說，「凡貪而不施謂之亂，或謂之嗇」又《韓非子?解老》中說，「少費謂之嗇」，「少費」或是「不妄費」，也相當於現代說的「不浪費」。「慳吝」是應該付出而不付出，「嗇」則是儉省。近幾年來，一些學生們似乎也在恢復用古語了，對於不肯拿錢出來請客的同學，也譏評他說：他好吝嗇啊！

誰最慳吝

曾有人編過一則關於慳吝的笑話說，有一個人，因為非常慳吝，綽號叫「一國吝」，表示全國以他最為慳吝。後來另有一個人，比他更促吝，並且自己號稱「天下吝」，以表示全世界以他的慳吝為第一，可以列入專載世界第一的金氏紀錄。有一次，「一國吝」要去拜訪「天下吝」，以較量一下兩人的「吝功」，到底是誰的高。當「天下吝」知道這個訊息後，決定給「一國吝」一個「緣慳一面」，連一面之緣也慳吝不給，但又不願結「一國吝」嘗到他的閉門羹，於是就交給自己的太太接待。當然，「天下吝」的太太也是一位慳吝婆，當「一國吝」到的時候，但見家徒四壁，房子裡除了空氣，什麼也沒有。慳吝婆便指著牆上畫的一張椅子對客人說：「請坐！」這位「一國吝」，也就靠著那畫有椅子的牆，算是坐下來和慳吝婆聊天。

兩人從上午一直說到傍晚。這時候慳吝婆的肚子餓得咕咕直響，她的「吝功」到底稍差半級，餓得實在忍不住了，不自覺地問一句：「你喫過飯了嗎？」這時「一國吝」心中大喜，連忙說：「還沒有呀！我正等待主人的熱情款待哩！」慳吝婆再也無法推辭，無可奈何，只好用手一比，比成一個湯碗一樣大的圓圈，送過去說：「請喫餅吧！」「一國吝」也就比一個同樣大的圓圈，做成接餅的樣子，迅速地一口把餅吃了。談到上燈以後，告辭而去。「天下吝」回來後，問起來客的情形，慳吝婆非常得意地做了詳細報告，不料她的話剛一說完，「天下吝」就打了妻子一個耳光，並且罵道：「請喫飯就請，比得像醬油碟子一樣大就可以了，為什麼要比得湯碗那麼大呢？」

這個笑話是講「吝」。「嗇」是對自己儉省，但是對朋友會很慷慨。所以對自己刻薄對人寬厚為「嗇」，對自己寬度對別人刻薄則為「吝」，必須清楚這二者的不同。

節省精氣神的消耗

「治人事天，莫若嗇」，這裡老子告訴我們，做人做事要節省，說話也要節省，廢話少說，乃至不說。不做浪費的事，集中意志做正當的事，這是對精神的節省，對生命的節省。一個人修道，欲求長生不老，方法很簡單，就是不浪費生命，少說廢話，少做不必做的事，辦事乾淨俐落，簡單明瞭。「事天」則包括宗教的活動，信宗教的人，宗教活動也要節省，不要浪費。古代宗教活動的花樣也多得很，信宗教的人參加布方、拜鬥等等，各種方法，忙得不得了。這都不對，應該節省自己的生命、精神，所以道家老子的祕訣就是「嗇」。老子之所以謂老子，據說他活了幾千年不死，就是靠這個「嗇」字來的。

道家與佛家的差別在哪裡？我個人的看法是：佛家一上手就是「空」，就佈施；道家入手就是「嗇」，就是節吝，以養精喜氣為主。如果勉強做一個比較宗教的研究，道家所走的這個「嗇」字的修持路線，相當於佛家小乘道的路線，羅漢道就是相當於這個路線；大乘的菩薩則是走空與佈施的路線。但老子自己不是以「嗇」為最高層次的修持，而他在上經第七章所說「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主張，等於佛法的大乘道，那是佈施。但是後世的道家專門注重老子所說的這個「嗇」字，所以說話也不敢講，而認為「開口神氣散，意動火工寒」。所以學道的人不說話，連點頭打招呼都認為是浪費。

佛家也有類似的情形，如唐明皇時代的懶殘禪師，又懶及殘，懶得不得了，連飯都不做，只拿別人的殘羹剩飯喫。他在南嶽的時候，不知在哪裡撿回別人失落的一個山薯，就在燒來取暖的牛糞火堆中烤熟果腹。當時住在寺中的李泌與他有一段因緣。李泌又是道家，又是佛家學禪，但未出家，歷史上說他「生有仙骨」，因為他走路時骨節會發出聲音，清脆而輕鬆。他後來被封為鄴侯，曾幫助唐肅宗平定了天下，經常和皇帝一起玩。他年輕時在南嶽讀書，半夜聽到一個和尚在唱唸，認為這個唱唸的是謫仙之流，是從天上下來的神仙，是佛家所說的再來人。於是循聲去找尋，有和尚告訴他，就是被全守人看不起的那個懶殘。

李泌前往，看見他在用牛糞燒的火堆中煨山薯喫，就向懶殘跪下來求道，比張良之對黃石公納履更加恭敬。懶殘凍得鼻涕流得很長，照偎他的山薯，也不理跪著的李泌。懶殘的山著吃了一半，這纔回頭看到李泌，將手中喫剩的山薯交給李泌喫下，李泌接來一口就把山薯吃了。然後懶殘對李泌說，將來你可以當二十年的太平宰相。李泌曾先後做了肅宗、代宗、德宗三朝的官，但他屢仕屢隱。

後來皇帝聽了李泌的報告，派人到南嶽請懶殘入京師，當面向他學道。他拒絕不去，最後皇帝下了一道最嚴厲的命令，徵召他去。這是第三次派人去，被派去的當然是一位大員，在他心目中，以為懶殘一定是一位頭戴金冠、身披袈裟的大和尚。不料見面以後，才知道是如此一位一身破爛的髒和尚，心裡不免輕視懶殘，於是說：「師父，把鼻涕擦一下好嗎？」這句話惹火了懶殘，他回答道：「我哪有這許多閒工夫，為你們這些俗人擦鼻涕！」他要做工夫，忙得很。他的文學也很好，有名的懶殘歌——「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常流……」文學的境界太高了。這裡暫且不談文學。

像懶殘這個樣子，完全是羅漢境界，嗇到沒有工夫為俗人擦鼻涕的程度，這纔是真正的嗇。

簡化及善行積德的重要

「夫唯嗇，是謂早服」，老子說，因為唯有真正能夠嗇，節省精神，節省生命，真正不浪費精神與生命，才叫做「早服」。至於什麼是「早服」呢？一兩千年以來，註解老子的人有幾百家，各有各種不同的說法。現在有人把「服」字說成「衣服」的「服」，難道「早服」是外國人說的早晨起牀時所穿的晨袍嗎？當然不是。我的看法，「服」就是「服食」的「服」，現代的人喫藥也叫做「服藥」，道家的修持方法之一叫做「服氣」。所以因為嗇，節省了精神、生命，就早早地將自己的生命功能保持住，如後世道家所說的，「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就是精、氣、神到裡面來，服用就是喫下去。後來叫做服丹藥，精氣神化成了「金丹」喫下去。

這一章，實際上是對上經第九、十兩章的引申、註解。第九、十兩章，提過一個名稱——「玄德」。

「玄德」是形而上的體，道體的原理，而這裡的「重積德」，是在運用上講道的用，講做人處世運用上的道理。

我們先要注意一點，後世將「道」與「德」連在一起，成為「道德」，而在做人處世時，一想到道德，幾乎什麼都不敢動，連口水都不敢亂吐，把種種約束稱為道德。但事實上並不完全如此，古人的「德」字，是與「得」字同樣的意義。「德者得也」，在研究上經時，已經解說過，就是成果，萬事應先考慮其後果的重要性。凡是說一句話，做任何一件事情，在做以前，先考慮將會發生如何的後果，並不是完全偏重於行為上的至善。一個人的行為，的確應該做到至善，但是在記載的文字所表達的意義上，並不是完全走向「至善」這一方面的。

他說能夠「重積德則無不克」，做起事來，無往而不利。「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因為做事為人無往而不利，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找不到究竟的原因。例如時代的趨勢，看來樣樣都好，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好？找不到究竟的原因。凡是找不出原因的事，通常會令人產生兩種觀念，一種是覺得神祕不可知，一種是覺得很陰險，使人無法瞭解。實際上都不是，而是圓的，都可知，不是不可知，也不是陰險，是很明白的。道理在於「嗇」，也就是簡化，不要加什麼上去，我們可以用儒家的一個思想做參考，就更容易明白了。

孔子在《論語》上就說過，季文子這個人遇事三思而後行，孔子聽了後說道：「再，斯可矣。」有的人解說，三思不夠，孔子說還要再想一次，要四次思考。這一種解釋並不一定對，遇事思考過度，三思而後行，容易犯錯誤。因為天地間間的事，只有正反兩面，善與惡，是或非，倘再多做思考，則發生了對也不對，不對又對，這其間無法定論，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所以過分的思考，就不合「嗇」的道理，這是我的解釋。一件事到手，不能大意，要多思考一下，正反面經過思考後，就要有下決心的勇氣；否則，越想下去，就越缺乏下決心的勇氣。所以，本來可以知其極的，因為思考太多，不能「嗇」，結果就「莫知其極」了。

嗇的真正精神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一般人看不出「莫知其極」的道理在哪裡，認為就可以有國，有地區，有土地，有資產。在老子的時代，對於所謂的「國」，並不代表現代觀念中的國家，而是代表了資產，也包括了精神智慧等形而上的資產。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這個「國之母」，就是生生不已最原始的根源，在形而上就是道，在形而下的起用就是簡，這樣纔可以長久。所以，不但想求長生不老之道應該如此，處人處世，也應該注意簡約。現在大家風靡的學道，學靜坐，學瑜伽，學禪，都是想求長生不老；又求神祕，求神通，搞了許多麻煩的方法，永遠也搞不好，就是因為搞得太複雜了，不知道「嗇」的原則。如果知道這種原則，「有國之母」基本上就是「簡」。

這一章的基本精神就是「嗇」，上面已經討論過，道家、佛家、儒家三家的精神不同。後世的道家或道教往往根據《老子》的這一章，始終犯了一個毛病——神祕，捨不得傳人，恐怕洩露天機。而且「六耳不同傳」，六個耳朵，就是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就不傳道了。就算在兩人相傳時，還要附耳恭聽，把耳朵靠到傳道人的嘴邊，變得神祕化。這就是受了《老子》這一章的影響，沒有把「嗇」的精神全盤理解清楚的原故。

下面講做人處世的道理與修道的關係，都連接在這個大原則之下：「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先說文字方面，現在有人寫成「深根固蒂」，這個「蒂」字是錯誤的，「柢」也就是根的意思，根的尖端叫做「柢」。

為人處事，乃至於修道，「深根固柢」是基本上的要求。以道家修道的方法而言，上經第十章中說：「專氣致柔，能嬰兒乎」，第十六章說：「歸根曰靜，是謂覆命」，甚至於到了呼吸停止的胎息了。在佛家來說，這個情形是到達三禪與四禪的境界；道家則是到達了「深根固柢」，也叫做「胎息」。胎兒在母胎中不是用鼻子呼吸，是用肚臍呼吸的，也叫做「內息」，就是內呼吸。修持的人做內呼吸時，鼻孔及皮膚的呼吸就會漸漸停止。

佛家天臺宗修數息觀，數了幾千次，一直在數。我問他們是在學會計，還是學統計，還是在做生意？數息只是第一步，將外馳的心念收回來，不打妄想，歸於寧靜的一個方法。待寧靜後，就不需再數下去了，如果再數下去，又變成繁忙了。一數二隨，心良相依，心念跟著呼吸為隨，再慢慢進入第三步，呼吸心念靜止，就到達止的境界。此時，鼻孔的呼吸可以暫停，而停的時間長短，又因工夫的深淺而不同。

假如鼻息能停止到一個小時以上，大概掉到水裡淹不死了，遇到烈火也不大容易燒過來，因為這時身體的氣與光放射出去，可以到達手臂伸出去的長度範圍，而擋住了火的力量。這是一種合乎科學原理的現象，不是什麼神祕的事。

這一章老子首先說明「治人事天」的道理，「治人」就是做人處世；「事天」就是修道。這個天並不是宗教的天，也不是自然科學中物理方面的天，而是哲學上抽象觀唸的天，代表了道體，是本體的作用。

在「治人事天」上做到了「深根固柢」，自然可以返老還童，「長生久視」。

什麼是長生久視

「長生久視」，又是一個大問題，是幾千年來討論紛爭，一個解決不了的道家問題。例如「祛病」是道家的工夫，起碼少病或無病，絕對健康，「延年」是活得更長久。而道家標榜的「長生不死」，這個不死的觀念有問題。死是要死，可以活得長久一點，或者活上千把年也許可能。

但正統的道家，像老子，很少說「不死」這兩個字。老子曾經說過：「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生死的機會相等，兩者都是十分之三，是平等的，不生不死也是十分之三的機會，要看各人自己的修養。他並沒有提出不死的道理來，他只說可以長生，活得久。但久到什麼程度？後來的道家則說可以「與天地同體，日月同壽」。

世界上很多宗教，許多哲學、科學，也都追求生命的根源，但所有的宗教，哲學與科學，都不敢說現有的生命可以延續不死。所有的宗教，都勸人不怕死，早一點脫離這痛苦的人世，到那個宗教的天堂去；人要在死後，纔可以得永生。

只有中國文化的道家，提出一個口號，不需要經過死亡這個階段，現有的生命，即可「長生久視」。不管是不是能成為事實，只有中華民族叫的口號有如此大膽，敢說現在自己的生命，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生命可經由自己維持長久。所以叫做「長生不老」之道，或「長生不老」之術。

而老子的講法，為「長生久視之道」。要注意「久視」兩個字，我們的眼睛是不能久視的，每個人的眼睛也許看了一兩秒鐘，就要眨兩三次，不能久視。真修道的人，眼睛的神光不變不退，就可以久視，乃至可以透視，這時對於維持自己的生命，就有點可能了。

根據道家的思想學說，比老子更早的黃帝所著的《陰符經》上說：「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又說：「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姑且以自然科學的物理現象來解說，一個人的心近似發電廠，而要用電時，則必須有插座，而人的眼目則等於是插座。佛家的《楞嚴經》所說的明心見性，其中提到「見」，由眼睛的「見」，說到理性的「見」，「見」是個實際的東西。人到夜裡疲倦想睡，眼睛就先閉上，先要眼睛入睡，腦筋才能入睡，如果眼睛不先入睡，腦筋就無法人睡。人死也是眼光先落地看不見，眼神先散，瞳孔放大在先。

所謂「長生久視之道」，從來道家的解釋「久視」就是內視，等於佛家修行的觀想，道家叫做「內照形軀」。所以「長生久視之道」就是精神永遠明亮，就是見道。久了以後，因功力到了「深根固柢」，神光返照，內臟活動，甚至血液流動的情形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這時，就會知道什麼地方出了毛病，乃至知道毛病的程度，自己克服不了，大約什麼時間可以結束，到時候就丟了這個身體走了。

因此就要知道，在工夫上如何達到「久視」才能長生，能夠長生，才能到達「深根固柢」，這個生命就在自己手中控制了。

至於說為人處世的「深根固柢」，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不要草率，不要任性，不要衝動，不妨慢半拍，慢一拍，必須要慎重。對一件事情，知道動因，就要考慮後果，就會「深根固柢」，以後才能「長生久視」，永遠存在，永遠看得見，才能長久。

#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老子他說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烹小鮮的道理安在

本章等於上經第十章的引申。這一章中，有老子的名言，就是中國政治思想史及政治哲學上一句很重要的話：「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話發揮起來，可引述的道理及實例很多，簡單地說，「小鮮」像是小魚，或一塊小肉之類的。要注意「烹」這個字，什麼叫做「烹」？我們都曉得，做中國菜叫「烹調」，文火叫「烹」，大火就叫「炒」。所以炒菜的火叫「武火」，尤其炒牛肉絲、豬肝都要大火，火開得很大，東西一倒下鍋，炒兩三下，就要把鍋提起，離開大火過一些，否則炒得老了不好喫。從前學廚師，膀子的力量是要有工夫的。尤其在大叢林裡用很大的鍋，一樣菜要分裝二十幾大碗，一倒下鍋，炒兩下，一隻手端起來炒，將整鍋菜拋向空中，打一個轉再落下，那種本事就是少林寺、武當派的武功都比不上；那真有本事，手法快得很，那是炒。

所謂「烹」，是文火、細火，慢慢熬燉。像現在人喜歡喫白木耳，我們現在是電器化了，一般電鍋煮出來的白木耳，是半個鐘頭熬出來的，不是烹出來的。以前如何烹呢？從很早五更天亮前開始，油燈點上三四根燈草，上面放一小碗四川萬縣烏山的白木耳，在陰濕的地方燉，一直到天亮油燒幹了，白木耳也燉好了，再放進冰糖，喫到嘴裡好像沒有東西，一溜就下去，咽都不要咽的，與現在的白木耳味道絕對不同。所以這叫「烹小鮮」。很多名菜都是如此烹出來的，甚至用文火烹上一天兩天才好。中國老土話說：「請客三天忙，蓋房子三年忙，討個老婆一輩子忙。」精美的菜是要細心烹調的。

講到「烹小鮮」的道理，是用文火慢慢地、小心謹慎地燉。「大鮮」就不是這樣一回事了，大火烹又是另外一種做法，要猛火煎炸。小火是調理「小鮮」，這個道理就像前面所謂「治人事天，莫若嗇」，一點點慢慢地烹出來。為什麼說「治大國若烹小鮮」呢？是告訴我們，處理大事要特別小心，要慢一步，不能匆忙大意。青年們前途無量，將來如果做什麼大事，不管工商界、學術界，一個大問題到手的時候不能大意，要謹慎小心。但謹慎小心又不要過分，太過分用心，火又太大了，味道就不同了。如果完全不管，則火熄就不成功，所以是。無為而無不為」，也就是「烹小鮮」的道理。

其實我們每人各有不同的人生境界，在遭遇任何煩惱問題時，在很困擾的時候，記住老子這一句話，治大問題「如烹小鮮」，冷靜地思考，慢慢地清理，不要怕艱難。大部分的人沒有這種修養，當問題來時就被煩惱困住，一下就被打倒了。所以，要懂得「如烹小鮮」的道理。

如何降鬼伏魔

「治大國如烹小鮮」，這是老子對於政治運用上的名言，但是要怎麼烹呢？「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老子》上經說，以道的修養來治理天下國家，就等於儒家所標榜的堯、舜、禹三代的以道治天下。三代不是用政治手段及制度來治天下的，而是著重道德與誠信。能夠「以道蒞天下」時，鬼都不靈，就是「其鬼不神」的道理。政治道德是至高無上的，做人的道德就是「誠」，這是儒家《中庸》所講的「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老子的表達是用不同名詞而已。

什麼是「道」呢？清淨無為。清淨無為何以能治天下呢？這中間產生很多問題，回過來看，上一章已做了一個回答，就是必須要「重積德」。如何才能「重積德」呢？答案是「治人事天，莫若嗇」，也就是無為之用——「簡化」。所以「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鬼都不靈光了。換言之，「神」歸位了，「鬼」就不靈了，沒有人可以來搗亂，因為你是清淨——空的。比如說，有人想在這房間搗毀東西，但房間內空無一物，沒有東西可搗毀。這就是說，碰到一個清淨無為就無法搗亂了。在道德上，也就是大公無私。

我們人為什麼怕鬼？因為心中有鬼。現在臺灣鄉下還有從廣東、福建帶過來的文化，都是一樣的畫符唸咒。我們大陸當年也有許多這樣的人，四川人叫「端公」，長江一代叫「師公」，家裡有人生病了，晚上請他來畫符唸咒，收妖捉怪，方法很多。有一家人被鬼迷住了，請師公去收妖，當時一些少年去看，又害怕又想看，幾個人背靠背一起看。其實什麼鬼都沒有，他們吹牛角，有些人吹海螺，」嗚！」那個聲音在夜深人靜時聽來，很是淒慘，很恐怖的。真是小說上寫的陰風慘慘，鬼氣森森，再加上道士頭戴的帽子，上面的鈴子叮叮地搖起來，那種氣氛，沒有鬼都有鬼了。

曾經有一位很有名的道士，傳說法術很高，收了半天妖怪以後，碰到調皮的少年，暗中在他衣服後面縫上一條繩子拖著，等到他作法完畢回家，已深夜三四點鐘了。這個道上一個人走路，後面傳來沙沙的聲音，回頭察看沒有東西，也沒有人。再走幾步，響聲又出來了，他自己也害怕了，拿出鈴子搖，後面越響得厲害，無論用什麼法術，既收不了妖，也捉不了冤。最後，他把寶劍拿出來，一邊唸咒子，臉都變綠了，然後用劍往後一揮，把自己的袍子割掉一半，才沒有聲音。回家病了三個月，附近傳開來，成為笑談。後來看古人的筆記，記載的真有此事。

這是講到「其鬼不神」的故事，所以，鬼神有沒有？有，可是，以精神文明的立場，要記住兩句話，同時也是佛家、道家相同的一種精神：「魔由心造，妖自人興。」什麼是魔呢？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思想，就是真正的魔，走火入魔就是自己的心理作用。「妖自人興」，妖怪都是人把他興起來的。前幾年報紙上講，鄉下的石頭是土地公，鄉人對石公一拜，香火就旺起來，而且說是很靈。這是「妖由人興」，都是人玩的把戲，人的唯心作用。所以，「以正道蒞天下」，其鬼就不靈了。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不是鬼不靈，是鬼所依靠的神靈——鬼的精神沒有了，他所依賴的成自身生命的力量沒有了，也就是能作怪的力量沒了。

「非其神不傷人」，注意這一句話，這是講人位的價值。道家並不迷信，不像一般宗教，他是講究人位的價值。什麼是人位價值？就是心的價值。不但是鬼不靈了，神也不能傷人了。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人到達清淨道德的境界，就無人合一了。這時鬼神與你同體，而無法相傷。「夫兩不相傷，固德交歸焉」，鬼也傷不了你，神也傷不了你，當然你也傷不了鬼，你也傷不了神，因為彼此不相害，彼此互諒，彼此互存，同體而共存。這是「道」的道理，也就是莊子所說的「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佛家叫做「空」，「空」就是描寫「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的境界，這也就是「道」的道理。

#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

---老子他說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水唯能下方成海

這一章也是上經十一、十二章的引申，講到政治哲學運用的原理，他講：「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看文字我們覺得很滑稽，說大國是下流。這是他的形容之辭，「下流」代表謙虛之德，像水一樣向下流。俗話說：「人向高處走，水向低處流。」流水流到最低處時就是海。「下流」是形容像大海一樣，包容萬象，包容一切；因為天下一切的細流，清、濁、好、壞都歸到大海為止。一個真正泱泱大國的風度，要像大海一樣，接受一切，容納一切，善惡是非都能夠融化，這也是做人的道理如果從人道來講，只換一個字就行了，「大人者下流」。不是大人要學下流，而是學大海一樣地包容一切。

從這裡可以看到儒、道兩家的思想是一致的。古人有一副對聯「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目及天」，成為後世做人做事的修養標準，也是口中常唸的成語。天下的水，因為能謙下不傲慢，都向下走，低於一切，因此，它能成其大，變成大海，容納了一切，這是講謙虛的道理。

人類的文化思想是正反相對的，謙虛只是一面，倘使謙虛到沒有骨氣的程度，沒有自己獨立的人格，軟到像爛泥一樣，那就像普通說的「下三爛」了。人自己要有自我超然獨立的人格，但並不是傲慢，要像山一樣，獨立如山。山永遠不矜，「矜」是自我的崇拜，山之所以那麼高，因為山沒有覺得自己很高，高與不高，是人為的觀念比較。山自己本身不認為自己高，因為高山的頂上還有最高的那一點泥巴。爬到高山頂上，你覺得還是站在平地一樣，所以山高到與天一樣的高，就是比喻我們為人與做事的態度與方法，不能傲慢，要學謙虛，但要建立我們自己的人格，有獨立不移、頂天而立地的精神，所以「山不矜高自及天」。

這兩句話看起來是矛盾，其實一點都不矛盾，是有兩重的意義，這是由「大國者下流」說明的。

下面講「天下之交」，是指大海，因為它能夠謙下，所以變成全天下的細流都交匯到那裡。「天下之牝」，「牝」是指母性，「牡」是男性。「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母性的東西都比較慈祥，比較安靜；因為它安靜柔弱，就戰勝剛強，安靜克服了一切的動亂。所以「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靜態的東西能克服了一切動態的困難，這是靜態的偉大，也就是老子講的「陰」，屬於冷靜、暗的、清靜的。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歷史上真正太平鼎盛的時候，大國對於小國或附庸國反而表示謙虛。在我們中國歷史上，漢朝的文景時代就是最好的證明。唐朝在太宗、高宗鼎盛時代，對於小國家，有著名的一則故事，就是風塵三俠的事蹟，雖然正史上無法找到。風塵三俠這三個人，是虯髯客、紅拂女和李靖。紅拂女是很美的長髮女郎，當時南北朝隋朝的末代，天下大亂，虯髯客有心要做皇帝，準備好即將發難時，遇到有名的文豪俠紅拂女。那時的紅拂女認為李靖是天下英雄，就與李靖兩人私奔，騎兩匹馬逃走，爭取婚姻自由。

風塵三俠的故事

這一對俠侶住在旅館，紅拂女清晨起來，對鏡梳妝，長髮散開拖地，相術認為是大貴之相。此時虯髯客正巧從窗外經過，就目不轉睛地看著紅拂女。李靖見他這樣呆望，就要拔劍相向，紅拂女趕緊把李靖按住，用眼睛暗示他不要動。李靖素來佩服她的智慧，把劍還鞘，反而出來招呼。虯髯客就下馬互通姓名，並問李靖，這位是你的妹妹還是太太？然後說：「了不起，將來二位是國家的棟樑、一品夫人之相，大富大貴。」相談之下，知道紅拂女與他是同宗，就認她為義妹，虯髯客成了李靖的大舅子了，於是約定先後都去太原。

當時李世民的父親李淵在山西雖有西北半個天，但是沒有造反。虯髯客看到李淵父子後，心裡很難過，自問將來皇帝是我嗎？還是姓李的呢？有一天李靖夫妻備餐邀李世民，歷史上描寫當時李世民「不衫不履」，衣著隨便，穿了一雙拖鞋就過來了。可是虯髯客本來看自己是帝王之相，所以他想做中國第一人；再一看李世民，知道將來中國老闆是這個年輕人，不是自己，心裡很難過地走了，也沒有談話，只告訴紅拂女代約李世民隔天到某處下棋。因為虯髯客還有一位師兄是道人，上通天文，下通人情、地理，更精於《易經》數理、算命、卜卦之學。

這一天，老道先來了，與虯髯客下棋，手裡拿了棋子，正準備放下的時候，李靖陪李世民來了。學道的人眼睛都有神光，早已經看到了，然後把棋盤一推，對虯髯客說：「師弟我們走吧！這一盤棋輸了。」就是告訴虯髯客江山有主了，就是此公，不是你。這個道人本來要做虯髯客的諸葛亮，現在成了諸葛暗了。

虯髯客當天就把李靖兩夫妻找來，說他有多少兵器，多少財產；武器足夠一百萬部隊用的，白銀黃金多少，都交給你們。你們既然是我的妹妹與妹夫，你們兩人輔助李世民，幫助天下吧！我走了。就這樣他離開了中國。李靖幫助李世民成功，後來在唐朝出將入相，開創了唐代的歷史。

有一天，唐太宗李世民接到邊疆來的報告，應該是屬於高麗——韓國的地方，說有一個一臉鬍子的中國人，帶了兵艦幾百艘佔領了那裡一個國家，自稱為王。唐太宗看到報告，一聲不響，只把李靖找來，說：「我們那位老兄他成功了。」就是指虯髯客，他也在一個小國當上皇帝了。李世民還替他高興，沒有說「你要來投降我，皈依我」，當然最後還是向唐朝靠攏，這是當然的道理。

像這一類的故事，就是「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自然歸服了；相反地，「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歷史的經驗說，周文王父子，當初不過只有一百里的土地，等於一個小縣，因為父子留心於國家的政治，愛民養民，所以國富民強，創立了周朝八百年的天下和統治。這就是「小國以下大國」，這其中的重點就是謙下，不是傲慢，傲慢只可以鬥一時之氣。以個人言，在西門町打一架，結果被員警抓去，判了幾年徒刑，也算是「下」了，但是那個「下」沒有用，要道德的謙下才對。所以，「大國以下小國」是包容了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如同文王的父親，「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這是古文的寫法。「或下以取」，等於由桌子上抓起來；「或下而取」，從下面轉個彎，把上面也包上來了，也把你拉上來了。所以，「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有兩個字是虛字。古文虛字的用法要注意，「以」是介詞，沒有理由，這兩句話等於我們講「哦」，這個都是沒有道理的，還在想呢！也是中間媒介之詞。但是，中國虛字的用法，意義就不同了。

大小相處之道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一個大國，總是想兼併人家，是侵略性。「畜人」等於家庭富了財產多了，收兩個子兒子沒有關係，養兩個孤，更有道德。大國兼畜人不是想併吞你，而是保護你，這是中國政治的特色。

我經常對外國朋友講，中國過去的歷史，實在民主，不想侵佔別人家的土地。到一個承平的時候，是會幫忙人家「興滅國，繼絕世」，替別國整理好內部，由該國自己選出一個皇帝領袖來交給他們，便退兵了。並沒有要求什麼條件，只要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每年來看我們一下就可以了。實際上那是虧本的生意，別國派一個大使，從南洋送進來一隻長頸鹿，一路上政府還要派人保護，直到京城給皇帝為止。而回送的東西更加上好多倍！那個時候琉球。高麗、越南、暹羅、泰國、爪哇等等，本來都是如此，現在暫時不談了。

大國不過是「兼畜人」，小國呢？「欲入事人」，找個牢固的依靠穩當一點，這是小國的目的。「夫兩者各得其所」，小國既然來依靠你，希望你保護他，你就要盡到做長輩大國的責任，真正能夠保護他的安全，他國家人民財產生命，都要歸入保護之列。這種保護的道德政治，更要有謙虛心、憐憫心，更要有仁慈心，這樣則「兩者各得其所」。

我們現在看到的大國，像美國、蘇聯，照老子的說法，不足道也！這個道理他們絕對不懂。雖然英國人比較瞭解一點，但英國一向是走侵略路線的，把老莊道家的政治思想反過來用，變成可怕，也偏差了。所以，我們自己身為中華兒女，要深深懂得最高的政治道德和政治哲學。

未來的天下，中國的前途不可知，如果自己沒有真正政治道德的基本修養，一旦思想觀念錯誤，大國就成為害天下，小國就變成小嘍囉，變成洋化，隨時會被人消滅了。這是今天的世界，今天的局面。

老子這本稱為《道德經》的書，是政治道德哲學，他始終告訴我們謙下、包容、愛護他人。

#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

---老子他說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好人要救助，壞人更要救助

這一章轉而談及政治哲學的原理，牽涉到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引申上經第十三章，與這個地方相互都有關聯。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道德哲學，也是個人最高的道德哲學，所以人要懂得「道」，要修「道」。至於「道」是什麼，上經已經討論過了，現在講的是「道」的作用。「道」是萬物的奧祕，大地間最高的奧祕，包容一切萬象，也是「善人之寶」，因為善人本身就有「道」，也可以說，因為有「道」當然是善人。但是不善的人，或壞人，也不能離開「道」，因為「道」是「不善人之所保」，是使壞人能得到救助的。「道」是對好人要救，對壞人更要救。要如何去救助壞人呢？就是教化他，使他變成好人。所以不是隻對好人要愛要教，對不好的人，也不會棄而不顧。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說好聽的話，可以使人相信、喜愛，乃至買到別人的性命。好話是可以收買人心的，歷史上有記載，皇帝美言鼓勵幾句話，臣於一輩子就被騙走了。滿清末年，打垮了太平天國，有一個將領被慈掉太后召見，太后說：「聽說你這隻手作戰受傷了，袖子捲起來我看看！」慈格太后就摸摸他受過傷的左手。事後，這位將領用最好的黃綾將這隻手包起來，認為是太后摸過的，別人不能動，以免褻讀。這就是「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太后的讚賞行為，把這隻手都賣掉了，當然這條命也可以賣掉。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不拋棄任何一個不善之人，也不拋棄任何一位眾生，這是講「道」的重要。「故立天子，置三公」。上古的政治制度對現在的影響仍然可以見到，比如現在的國策顧問，是國家元首的顧問，這是上古的「師道」政治。以前中央政府的皇帝又稱天子，表示是秉承上天的意旨來治理國家，而最高的官位是三公。最初只有一位，後來漸漸有兩三位，都叫做三公。國之三公，也就是國家之大老。大老管什麼呢？什麼都不管，也什麼都管，現在不管部的部長還沒有他的地位高。現代所講「不管部」，還屬於內閣，在閣員之下，也相當於行政院的政治委員。上古的三公與皇帝平起平坐，一般大臣見皇帝時都要跪下，而三公就不必跪了。

國之大老與皇帝平起平坐，談的是「內聖外王」之道，只講原理，作為皇帝內心道德的修養。比如儒家的《大學》、《中庸》是屬於內聖之學，這些學問由三公告訴皇帝，據之以做內養工夫。這是三公的制度。到了周朝中葉以後，有些變動了，秦漢以下，三公就變成有名無實了。就歷史哲學立場來看，真正的三公，是我們精神上永恆的三公，那就是孔子、釋迦牟尼、老子。這三位儒釋道的大老師，就是中華民族的三公，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三公。

古代的三公所走的路，就是這三位大師的道路，可以指出帝王的錯誤，只有三公可以直言不諱地講。所以，上古的政治制度有其特別之處，也有其絕妙之處。

老子說，雖有三公的制度，不如有「道」的重要；國家的元首，對於養生修道，都是最為看重的。

財富名位比不上坐進此道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老子說一個國家雖有財富，有稀奇古怪的珍寶，所謂價值連城的「拱璧」以及「駟馬」。古代的戰爭靠馬匹，「駟馬」是最好的良駒戰馬武器等，也是皇帝的交通工具，但仍不如「道」的重要。佛經上說，轉輪聖王有天生最好的良馬，也就是前面提到過的中國周朝的歷史故事。周穆王的千里馬日行三萬裏，大家看到故宮博物院的《八駿圖》，就是八匹馬，歷代都有「八駿」。除了周穆王以外，唐太宗因為以戰功得天下，有良馬無數。所謂千里馬，是仿造歷史上的「八駿」，也是紀念為他立戰功而殉身的良馬。

唐人有詩說：「八駿日行三萬裏」，以讚歎周穆王有這樣好的交通工具。佛經上記載轉輪聖王的馬比飛機還要快，但另外也有一句詩幽默地說：「穆王何事不重來」，意思是說周穆王已經死了，八匹馬也帶不走，你周穆王馬跑得那麼快，現在為何不再騎到這個世界上來看看呢？

人的生命就是如此，當時的生命結束了，你再也不會回來了。要想再回到這個世界，還要再找一個媽媽，多麻煩！所以「八駿日行三萬裏，穆王何事不重來」。年輕人喜歡學詩，詩的學問很深，讀一次毫無道理，細讀、精讀後，懂了它的意思，才發覺這首詩原來那麼挖苦，那麼幽默。不但挖苦帶幽默，並且說明瞭生死的哲學，人死了就不會再回到這世界來了。也許他又來了，可是，我們沒有看見。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這是領導人的哲學，商店老闆也是一樣，每天總要有一點很短的時間，自己能夠真正冷靜下來，清淨無為，不是思考問題，思考都不思考，絕對寧靜。這短暫的靜定，引發自己智慧的靈光，才能去處理要緊的事情；國家領袖則是處理天下大事，天天這樣進步就行了。所以老子說有財富和國寶都「不如坐進此道」，不如每天坐而修養道德。當然，「坐進此道」也許是叫我們打坐，不過老子從來沒有提打坐的話，「坐」是寧靜下來，住於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古人為什麼對「道」看得那麼重、那麼珍貴？「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為什麼不說要求得就可以得，要免罪就可以免？許多年輕同學所謂求道的，都犯這兩重錯誤，以有所求之心求清淨無為之果，這是背道而馳。如果有求就有得的，那是邪道，而道是要自己心中一無所求，清淨無為到極點，因為道就在清淨無為中。所以佛家的《金剛經》教人無所求，無所住，就是這個道理。如有所求，像做生意一樣，求財就得財，要命就得命嗎？人家不一定把命給你。尤其是道，認為財與命還是「有為法」，不是無為之道。換一句話說，道不是向外面求來的啊！是一個人自己內在本來的，道是要從自己裡頭找出來的，如想向外求就錯了。

如何消免自己的罪過

所以佛家常講「外道」，什麼叫做「外道」呢？佛家、佛教與其他宗教不同，其他宗教認為與自己不同的宗教叫做「外道」，認為你的理論與我不同，你就是「外道」、「魔道」。由佛法看來只覺得這是好笑的。佛家所說的「外道」，是指向心外去求法的就是「外道」。因為「道」就在你自己那裡。

比如基督教就講「上帝就在你的心中」，為什麼不相信自己？道無所不在啊！處處皆在，充滿在這個宇宙之間，你反而拼命去求，這不是道了，不是上帝的至道。

同樣的道理，天下的真理只有一個，到達的方法不同，如果有兩個真理的話，那就不是真理。所以，佛家說「不二法門」，真理沒有兩樣，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你不要被騙了。民族不同，地區不同，言語、文化不同，思想方式不同，表達方式自然就不同。真理是沒有不同的，可是一般搞宗教哲學的，用不同的形態、習慣去解釋那個沒有形相的真理，那不是自己變成魔鬼了嗎？那是背道而馳。所以，「道」不可以求得，不是向外求的，個個有道，你自己悟去。

「有罪以免邪」，一般人求道都是要求菩薩保佑我，上帝保佑我，把我的罪免掉，那上帝與菩薩不就是貪污嗎？求他就免罪，不求他就降罪，做人也不可以這樣，更不要說是上帝、是菩薩了！你想想看，有罪想免，如何可以免？「反求諸己」，要你自己內心的反省，道在你那裡，你要免自己的罪，自己真懺悔，真反省，把罪惡反省懺悔乾淨。自己真正的站起來，建立自己完美的人格，建立「善人之寶」，做一個真正的善人，不是外來菩薩、上帝的力量給你免掉的。外來的力量高興給你免就免，不高興給你免就不免，那成什麼話！那就是魔的行為了。

所以老子的道理很清楚告訴我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道」之所以可貴，因為它無偏私，也不稀奇；就因為不稀奇，所以可貴。「道」就在你那裡，為什麼你找不到呢？就因為在你自己那裡，所以你找不到了。等於我們眼睛在自己臉上，你能夠看到自己的眼睛嗎？你看鏡子看到的，那隻不過是鏡子裡的幻影啊！不是你真實的眼睛。當然也看不到自己的鼻子！

禪宗所說開悟了，是悟到了自己鼻子原來是向下的。我們的眼睛、鼻子在自己臉上，自己看不見，我們內臟在自己的身體裡頭，你也沒有看見過，外面也看不見，裡面也看不見，人最差勁了。「道」就在你這裡，你要找到這個，外面的不是，不要以為「眼觀鼻，鼻觀心」，把鼻子看破了也不是。也不是搞轉河車、氣脈、拙火，都不是，只是在你自己那裡，是這個道理。「故為天下貴」，因此說這個「道」為天

下之貴，是最崇高偉大、至高無上的，至貴而高不可攀的。

# 第六十三章 為無為

---老子他說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平淡處事的一流人才

「為無為，事無事」，這是說，一個人看起來沒有做什麼事情，可是一切事情無形中都做好了。這是講第一流的人才，第一流的能力，也是真正的領導哲學。下面加一句「味無味」，世界上真正好的味道，就是沒有味道的味道，沒有味道是什麼味道？就是本來的真味，淡味，那是包含一切味道的。世界上的烹飪術，大家都承認中國的最高明，一般外國人對中國菜的評價，第一是廣東萊，第二是湖南菜，第三是四川菜，等而下之是淮揚菜、北方菜、上海菜等。這種評論是很不瞭解中國的烹飪。真正好的中國菜，無論標榜什麼地方味道，最好的都是「味無味」，只是本味。青菜就是青菜的味道，豆腐就是豆腐的味道；紅燒豆腐，不是豆腐的味道，那是紅燒的味道。所以，一個高手做菜，是能做好最難做的本味。有一個學者朋友，也做過校長，大家都曉得他會做菜，但他不輕易為人做菜。臨時到他那裡，他只好自己動手了。隨便一個蛋放上一點鹽巴，東一下西一下地炒，味道就好喫得很。那是靠火候，就有很好的本味。中國人講交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好朋友不是酒肉朋友，不是天天來往，平常很平淡。但這並不是說冷漠無情；朋友碰到困難，或生病之類的事，他就來了。平常無所謂，也許眼睛看看就算打招呼了，可是有真熱情。這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謂的「淡如水」，友情淡得像水一樣。大家都喝過水，試問水有沒有味道？粗心大意的人一定說水沒有味道，那就錯了。水是有味道的，什麼味道？「淡味」，也就是「無味」。老子上面講了「為無為，事無事」，我們容易懂，但後面為什麼加一句「味無味」呢？難道老子教我們當廚師嗎？這句話，其實也就是解釋上面二句，說明真正的人生，對於頂天立地的事業，都是在淡然無味的形態中完成的。這個淡然無味，往往是可以震撼千秋的事業，它的精神永遠是亙古長存的。比如一個宗教家，一個宗教的教主，在我們看來，他的人生拋棄了一切，甚至犧牲了自我的生命，為了拯救這個世界。他的一生是淒涼寂寞、淡而無味的。可是，他的道德功業影響了千秋萬代，這個淡而無味之中，卻有著無窮的味道。這也是告訴我們出世學道真正的道理，同時也是告訴我們學問修養，以及修道的原則。

對人生茫然的人們

最近一位美國教授來，他是代表美國一個大使接洽有關外交的事務，對我則為私人晤談。他談到，今天無論是獨裁的國家，或民主國家、自由世界歐美各國，他都去看過，他深深感到民主與獨裁這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都有相同的毛病，都治不好的。他與獨裁國家高級幹部接觸過，他說一談到實際的情形，就感覺他們不講一句真話，但他們無形中也告訴我一句真話，就是對一切都感到茫然！所以，在各國走了一圈，看到男女老幼，只有一個結論，就是對人生的茫然，事實的茫然。他說在民主自由世界，工商業發達的社會裡，男女老幼也是茫然。所以說，這個時代是失落的時代，因為掉了心，沒有中心。他來訪問我時，希望我到美國去，他說大家認為中國文化中的「禪」是一個中心，現在都在找這個東西。這一事實，就說明一個學道者的事業之所在，所以他現在也組織了一個世界禪學精神生命科學研究中心，正在研究生命的超能力，超感作用。據他告訴我，世界上有好幾個地方在研究超能力，他們專門訓練小孩子，最初識訓練十幾個，現在達到幾十個了。還有一個媽媽帶了幾個孩子，把眼睛整個地蒙起來，耳朵可以看東西，而且可以分辨顏色，現在，已經訓練到用手可以看東西。他也曾親自測驗受訓的孩子們，當時心理學家、電腦、心電圖，各種測驗都參加，用紅筆、綠筆各寫一個字，被試驗的人眼睛遮住用耳朵看，能正確指出字的顏色。這是《楞嚴經》上講的「六根互用」，人的五官可以互相起作用，耳朵、鼻子也可以當眼睛，腳底心也可以當眼睛，眼睛也可以當耳朵。這次我只能抽出很短的時間與他談話，來不及做結論。如他所說，現代的各種方法，縱然把生命的功能，超感覺的力量發揮出來，還是沒有找出人的生命根本，道體的根本。找不到道體的根本，還是失落的一代——茫然！所以一切都是茫然。我們在臺灣這一代的青年們，同樣也有茫然之感，這是一個時代的病態，是文化思想上的基本問題。我曾在十幾年前對幾個大學聯合演講時，大聲疾呼：我們二十世紀數十年來，國內外究竟有多少人的學術思想影響了世界？如果有所謂影響，也只是跳動，只是波動時的波浪，對人類歷史文化都交了白卷。如果要在文化史上真正有一個交代，尚待我們的努力。講了那麼多廢話，不外說明一件事，就是很多青年人到處在學打坐、學佛、修禪，以及研究一切宗教，找科學超生命的力量。這樣的年輕人，中外都有，但都犯了一個基本的錯誤，就是方法上錯了，都是以有為法去做，因此，不能接觸到最高的道體。所以，必須要「為無為，事無事」，學道也要「味無味」，以這個原則，慢慢纔可能接近形而上的道體。所以，不論是想打通任督二脈，或者是用其他各種的方法，都是有為法，都是「無事生非」。像一則笑話說，《三國演義》中張飛的媽媽是誰，回答姓「吳」，因為「無（吳）事生非（飛）」。諸葛亮的媽媽是誰？周瑜說，「既生瑜何生亮」，所以諸葛亮媽媽姓「何」，周瑜的媽媽姓「紀」。這個笑話也是說明，很多人學道學佛上不了路，都是《三國演義》中的「既生瑜」、「何生亮」、「無事生非」，不能做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的境界。因此，雖然在修道，卻離道越來越遠。

以德報怨的問題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這句話很有意思，我們不談老子「道」的哲學，以老子的文學思想來講，只有兩個對子：「大對小」，「多對少」，他已經對好了。「大小、多少」這四個字又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說大事也好，小事也好，多事也好，少事也好，這是說研究中國文化要先認識「字」。我曾再三提到，現在又再說一次，古代一個字代表了好幾個觀念，那個時候沒有印刷，是用刀刻在竹片上，所以儘量的簡化。現在我們好多的觀念湊攏來代表了一個觀念，這是語言文字應用的範圍、工具、方法、技巧的演變，幾千年相隔下來，產生的現象不同。所以，古來一個字就是一件事情。數量多與少，都說明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方面，也有互為因果的作用。大從哪裡大起呢？是從很多的小累積起來的；多是哪裡來？是很多的少累積起來叫做多。

不管大小多少，一切都有必然的因果律，與自然科學因果律原則相同。自然科學的因果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宇宙間人事與精神，因果原則是一樣的。但是，過程中的變化錯綜複雜，並不儘然相同。

老子始終是主張道德的，與人有仇，對人怨恨，不是採取報復的態度，也不是容忍，是更高一點的大慈悲的態度，就是「報怨以德」，以道德來報怨。

講到這句話，還記起來過去的一樁事。十幾年前，我在空軍做巡迴演講，最後講到這裡時，那時的「總統」蔣公發表一篇「復興中國文化的文告」。實際上，早在一兩個月前，我就拼命鼓吹中國文化的復興，曾經在臺中的空軍基地講過，到今天為止，起碼有十年了。我在《禪與道概論》這本書中也提到。說到中國文化有一股很難描述的味道，因為從白話文教育入手的人，打不開固有文化倉庫的庫門，進入不了。中國文化都記載在古書中，而古書都是用古文寫的。從白話文入手，教育「老師早，老師好，老師不得了」，那是沒有用的；只有從「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那種「六書」之學的古文教育入手纔行。所以，我只好很抱歉地說，復興中華文化，恐怕六十歲以下的人都成了問題。我當時講這些話的時候，蔣先生也正在那個地方。

我們抗日戰爭勝利，中國對日本的決策就是「以德報怨」的老子思想。孔子是主張「以直報怨」的直道而行，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腿總可以吧！你打我一個耳光，我原諒你吐一口唾沫還你總可以吧！你打我，我當然不痛快，我當然還你一個顏色，這是孔孟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不然，是「報怨以德」。用西方基督教《聖經》上的話來說，你打我右邊的臉，我再把左邊的臉向過去。這只是容忍的態度而已。老子與佛家的思想是大慈悲，以仁慈去感化對方。

不過，「報怨以德」是不是真的能夠做得到呢？那就要看個人的修養了。所以，上面這句話非常靈活，它並不是規定你非「報怨以德」不可，這中間有大小、多少之別，還有這個事情的因果、重點，要先看清楚。

大事不難，小事不易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這十個字的兩句話，又是一副對聯，天下最困難的事，對於真有智慧的人來講，處理時「於其易」，會找到事情的關鍵點，處理起來就很容易。我經常給年輕同學講笑話，要他一個人去搬個桌子那樣大的石頭，他們都面有難色，認為至少需要六七個人才搬得動；告訴他一個人就可以了，不必要把它懸空搬，是要想辦法把它轉動，走圓圈的轉動，幾個指頭也可以慢慢轉得動。只要動了，走圓圈的方法就成功了。

做事情的道理也是如此，先要找出要點，如果用力去做，是非常笨的方法，要用「勢」。「勢」不是力，譬如一個手錶很輕很小，就是打到我們也不過是小疙瘩而已。但是，如果遠遠一擲，加上力學的作用，打到身上可能是幾十斤的力量；甚至剛好打到一個要害的穴道，就可致人於死，這是「勢」的道理。所以用「勢」與用力不同。

天下沒有困難的事，這是拿破崙吹牛的話，但他最後還是死於困難。天下處處都是困難的事，不要聽拿破崙亂吹，還不如《中庸》說得好，看天下沒有一件容易的事。這樣纔可以容易完成，也就是「圖難於其易」。能把握要點，找到關鍵，才容易成功。

「為大於其細」，一件偉大的成就，是從小地方做起的；最偉大的建築，是從一顆顆沙石堆積起來的。

下面是引申的道理，我們懂了這兩句話的原則，下面就容易懂了。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相反的道理，天下最困難的事情就是容易的事。這裡告訴我們後一代的人，不要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你認為容易做，最後遭遇了大困難。許多事看來太輕易了，事實上天下沒有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我們端著飯碗，把菜送進口裡，似乎是很容易的事，可是有時候還咬到舌頭，或者筷子夾的東西掉下來了，因為我們輕視這個動作，覺得它很容易辦到。所以不論任何事，看得容易的話，反而困難。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我們經常引用曾國藩的話「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因為曾國藩深懂老子的道理，深懂道家。也有的人說只看大處，不必斤斤於小處；當然做事不能斤斤計較於小的地方，要顧全大局。但小處也要注意到，因為「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很小的、不相干的事，常常會產生大批漏。甚至於養生之道，也是如此。

天氣熱的時候，很多人生病，常看到青年同學因天熱而貪涼，我告訴他小心啊！不要喫冰的東西，回來喝杯午時茶。同學們有時候笑笑，他們心裡想，老師就是這樣，把我們看得好像都很脆弱。付了幾天，很多人都在喫藥了，而我老頭一點事也沒有。所以說飲食氣候種種，尤其在立秋、立夏 這些節氣前後，氣候無常，一些學佛的人．應該曉李清照的詞——「乍暖還寒時節，最難將息」，「將自」就是保養。這是春天寫的一首詞，到了秋天可改為「忽冷還熱時候，最難將息」李清照就是寫「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的那位小姐。可是「乍暖還寒時節，最難將息」這兩句，是很好的人生修養哲學。所以，這一首詞在我們生活當中，尤其是關於修道，非常重要。你不要認為打坐可以治百病，不要忽略了生活的細節，一忽略了細節，往往變成重病。

比如最近有一位朋友，一向靜坐工夫很好，很自恃，我注意到了，就吩咐他小心啊！他說：「不會啊！不對我就打打坐！」我只好對他笑了。結果，這兩天倒了，不是打坐倒了，是倒在牀上了。這就是忽略了「大事必作於細」的原故。所以人生要想成功一件事情，沒有任何一點小事可以馬虎的。

歐陽修有兩句名言，我經常上課時引用。他說：「禍患常積於忽微」，大禍經常出在小地方，很不注意到的地方。那些毫不相干的小毛病累積起來，就成為大毛病。還有一句，「智勇多困於所溺」，一個人有智慧，有學問，有大勇，可是他有時一點都用不出來，因為你有所溺愛，就會有偏向。甚至情緒上的一點偏向，習慣上的一點偏向，就把你矇蔽了，你的智慧判斷就錯誤了。這是「禍患常積於忽微，智

勇多困於所溺」的道理，所以「大事必作於細」，也就是這個道理。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一個真正的聖人，不吹大牛，不說大話，不狂妄，只是小心謹慎。關於這一點，有人拿歷史上的兩個人物說明一個做人的道理——「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瑞大事不糊塗」。諸葛亮一輩子的長處，成功要點，就是小心謹慎。呂端是宋朝的一個名臣，大宰相，在歷史上這兩個人物的處事態度，構成一副很好的對子。呂瑞這個人平常看起來糊裡糊塗，馬馬虎虎，但是他不

是真馬虎，他是大智若愚，是真精明假糊塗。他處理大事一點都不糊塗，他說：「我小事馬虎，大事不糊塗。」那是自吹的話，真能夠對大事不糊塗的人，小事一樣看得清楚。就像一個人眼睛很亮的時候，一眼看出去，整個的場面統統都看清楚了，小地方也都看到了。

大聖人因為他不自以為是，不傲慢，不自驕，故能成為真正的偉大。所以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就是因為謹慎小心，不狂妄，不傲慢。因此，老子與孔子一樣，告訴我們許多做人的名言，也涉及歷史上觀察人的相術。孔子在《易經》上也講了很多，孟子也說得不少。

誰是輕諾寡信的人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這是老子把人世間的經驗累積起來，告訴我們，一個輕諾的人必定寡信。我經常告誡年輕的同學們，不可隨便答允別人的請託。有人託你上街代買一塊豆腐，另有個人託你帶一包鹽巴和糖，你都說可以，結果回來時都忘了，反而害得人菜炒不成，咖啡喝不成，誤了別人的事。隨便允諾所請則難守信。換句話說，觀察一個人，如果是輕諾者，此人多半寡信。

歷史上有「俠義道」之說，就是中國的「任俠使氣」。喜歡講義氣管閒事的人又叫俠客，這類人脾氣大，看不慣不公平的事，自己喫飽飯沒有事，喜歡替別人抱不平，坐在家裡也吹鬍子瞪眼睛。這種「任俠」的人必定「使氣」，因為養氣不夠之故。但是，一個真正「任俠」的人，一定是「重然諾」的。

比如李布，歷史上寫這個人「重然諾」，就是很重視承諾，你要求他一件事，他不輕易答應，只要答應就一定做到。這種任俠使氣的作風演變成後來的幫會流傳。現代青年喜歡談幫會，但並不懂什麼是幫會。西門町幫會，那是西門「療」，那不是幫會。真正的所謂幫會，有個名詞「三刀六眼」，就是「重然諾」。當朋友雙方有意見吵架時，第三者答應出來調解，這一個答應的人，就要準備把一條命賠進去了。如果兩方面不聽勸解言歸於好，自己抽出刀來，在大腿上插三刀對穿成六個洞眼。這三刀六眼很嚴重，整個幫會的人再沒有不聽他調解的話了。任快使氣是為什麼？為了別人兩方的平安和諧。

司馬遷在《史記》上寫的《刺客列傳》，只舉了荊軻這一個人的例子，其實歷史上還有很多這樣的事例。有人對於人家對自己的好處都不理，等到最後自己老母親死了才對那人說，你一直對我好，我幾十年都記得，為什麼不理？因為還有母親在，現在母親過世了，我已無牽掛，現在我這條命也是你的，這叫做「重然諾」。所以為人之道，不可輕諾而寡信。人生在世，常想做很多事，幫很多人，結果一樣都辦不成，因為自己沒有那麼多的精力，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論語》上面記載，子貢問孔子：「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答道：「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想要佈施，救天下的人，少吹牛了，救一個算一個，還算切實一點。有一些人動不動要學佛度眾生，而事實上自己的太太或先生都度不了，還度什麼眾生呢？所以，學佛的人注意，隨便發願度一切眾生，犯了一個戒，就是輕諾寡信，這是不可以的。

「多易必多難」，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認為天下事不難，最後，你所遭遇的困難更重。天下事沒有一件是容易的，都不可以隨便，連對自己都不能輕諾。有些人年輕的時候想做大丈夫，救這個國家，勸他慢慢來，先救自己，有能力再擴而充之；否則自己都救不了，隨便吹大牛，就是輕諾。

今天一位在國外教學回來的人感慨地說：「我們從小讀書到現在，讀了一輩子書，又做幾十年事，對於父母所給予恩惠的這筆賬，一毛錢也沒有還過。」他所說的一毛錢，當然不是完全指的金錢，是說一件事情都沒有做好，正如《紅樓夢》賈寶玉對自己的描述，「負父母養育之恩，違師友規訓之德」。許多人，甚至幾乎所有的人，活了幾十年都還在這兩句話中，違背了老師朋友們所規訓的道德，一無所成。我們年輕人都應立志，結果，幾十年都沒有做到自己所立的志向，這也是輕諾。所以，人生要瞭解，天下事沒有一件是容易的。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因為重視天下事；他不但不輕視天下事，也不輕視天下任何人。因此，纔不會有困難，才能成其為聖人！

這第六十三章講困難與容易的問題，歸結起來，這一章是解釋上經第十三章的原理。老子真正告訴我們的，是天下無難事，但是，要大智慧去找出容易的關鍵，否則都是難事，沒有一件事是容易的。

#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

---老子他說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長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慾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複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看起來這些文字很美，常會輕易把它讀過去，其中告訴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原則，尤其是在政治哲學上，如果想立功創業，就要注意「其安易持」這一點。這是什麼意思呢？是說平常的事情，如果要繼續保持平常是非常難的。所以十多年來，我給人寫信，最後的祝福語都是寫「恭祝平安」。人生最難得是平安，人生平安就是福氣。古人說：「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人的一生，不是煩惱愁苦就是生病，今天感冒，明天腿痛抽筋，都在生病。所以平安最難，永遠保持平安前進是最困難的，真能保持平安，才能保持長久。

宜未雨而綢繆 勿臨渴而掘井

「其安易持」，無論是個人事業，或者天下國家大事，要能求到長治久安，就很不容易。政治的處理或者公司、行號能保持永遠的常態，沒有大的變動，已經是莫大的功勞了。創業艱難，守成也不容易，能夠保持到長治，「其安易持」，做到平安，才容易保持長久。

「其未兆易謀」，一件事情，國家大事與個人事業都如此，當一個兆頭還沒有發生時，一個現象還沒有出來以前，容易想辦法，這是老子「為無為」之道。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每逢亂世出來平亂的大半都是道家人物？因為他能夠把握「未兆」的原則。一個社會看來很安定的時候，在道家的觀點來看，卻正是可怕的先兆。比如我們現在的社會，國富兵強，生活富足，然而在我們看來正是很令人擔憂的。因為後一代的青年，不知道困苦艱難，沒有受過挫折，社會國家一旦發生問題，馬上抵抗不住了，這是很嚴重的。

「未兆」，就是「兆頭」之前。我們可以引用兩句古詩：「山雨欲來風滿樓」，「萬木無聲知雨來」，這比氣象臺還要靈驗。夏天雷雨要來之前，高樓上的風先來，接著就是雨了，風先雨而來，這是「兆頭」。什麼叫「未兆」呢？就是當兆頭一點影子都沒有時，也就是「萬木無聲」的時候。有人希望學到求雨的方法，我告訴他們不必求，因為臺灣只有這麼一點地方，縱然求雨有靈，一場大雨又可能鬧水災了。因為他們都是虔誠的佛門弟子，我叫他們只一心念佛就行了，不幾天果然下雨了。當時我站在高樓上，極目所視，各馬路上的樹木連樹葉也沒有一片動的，那股悶氣太悶了，地球的氣向上蒸，慢慢碰到冷氣流，當然會下雨。如果夏天登山或者在野外健行，忽然碰到很悶熱的天氣，樹葉子動都不動，那要曉得，後面馬上來的是一陣大雨，這就是「萬木無聲知雨來」。

所以講中國哲學很難，詩與詞中就有高深的哲學道理，因為中華民族非常愛美，尤其對文字的美更講究，常把最高深的學問放在詩詞之中。如果只當文字欣賞那就體會不出來了。我經常說，欲懂中國哲學，必須要先懂詩詞，先懂歷史，就是這個原故。

剛才講到「萬木無聲」就是「未兆」，沒有一點下雨的影子，這時候就應該「知雨來」，曉得不久要下雨了。如果要出門，就趕快帶雨傘。遇到天氣很悶的時候，有同學出門，一定問他到哪裡去，倘使他走得遠，就吩咐他帶雨傘。不聽話的同學，心裡一定在笑，老師神經，這麼大熱的天氣，叫我帶雨傘！其實縱然不下雨還可以擋太陽，帶雨傘總歸是好的。幾十年前出門讀書時，老祖母一再叮嚀帶雨傘，

夏天出門則叮嚀帶棉襖。在那個時候出外念書，不像現在是臺南到臺北來讀書，幾個鐘頭就到了。當年交通困難，往往三兩天以上的路程，說不定在路上忽然來一個寒流，所以夏天出門帶棉襖，就是「其未兆易謀」。小至個人創業，大至於治國平天下，就是我們中國文化中的四個字——「深思熟慮」。要好好的想，深深的思考而熟慮，不能馬虎，也就是老子講的「圖難於易」。

閑棋一著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一個很脆的東西，容易破碎，所以越脆的東西越弱，容易打破，破碎後變成又多又細小的微末。

這幾句話，深刻發揮的話，要引證很多歷史的故事，尤其在政治策略方面，古人用得非常多，尤其學道家哲學的人，運用得更為巧妙。有先知的人，用智慧預為防止可能發生的問題，使社會能夠得到長久的安定。所以，一個大政治家處理事務，如果決策完善，則功德無量，所造成的影響不止一個地區，不止幾十年。有時候好的政策可使社會安定幾百年之久，其中的道理，都是在這個地方。

「為之於未有」，真正做事業的人，在開始還沒有一點影子的時候，已經把基礎打好了，這就是高明的人在處事。那和下棋一樣，好像隨便下一個不相干的棋子，這顆棋子，文學上形容叫做「閑棋一著」。什麼叫閑棋？下的這個棋子沒有道理，可以下，也可以不下。忽然放一個棋子在那裡，看來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一著閑棋，而實際上是經過「深思熟慮」，預先計算的。多年以後，發展到某個階段，這裡已經有預先的準備，起了大作用，收到大功效，政治上則可以使天下不亂。這就是「為之於未有」。我常常要同學們去做某些事，有人覺得我囉唆厭煩，有些同學問這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他們，一旦發生問題就大有關係。這就是「為之於未有」，問題沒有來，但要先做安排。

「治之於未亂」，大政治家在天下未亂的時候，已經把亂源，亂的根源先平掉了。社會上有人犯罪，把犯罪的人捕獲，繩之以法，不錯，執法的人很有功勞。但是，真正的大功勞是使人根本不會犯法，這就是法治的道理，出於道家的精神。所以「立法」的目的，能使民眾不會犯法，那就是天下之大法；等到人犯了法再去懲罰，已經是下策，不是上策了。上乘道是「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可是如何做到呢？其中就有大學問了。

萬丈高樓從地起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原始森林中，有如阿里山的神木，一個人抱不了，要許多人聯手合圍才能環抱。這樣的大樹如何長大的？「生於毫末」，也是從一株秋毫小苗長起來的。初生嬰兒身上的毛，若有若無，叫做毫毛，在毛的頂巔上一點點，顯微鏡纔看得見的，叫做「毫末」。樹苗剛剛生出來的，也是毫末一樣。

講到這裡，我也經常引用古人這首詩，鼓勵青年們要注意，這首詩可以背起來：

自少齊埋於小草 而今漸卻出蓬蒿

世人不識淩雲幹 直到淩雲始道高

人不要動不動想去自殺，我一點都不同情這種人，沒出息嘛！父母給你一個身體，不能做頂天立地的事情，想不開有什麼用呢？看了古人這首詩，就要懂得這個道理。這一首詩是哲學，所以中國的哲學都在詩裡，雖是寫一棵松樹，實際的意思是要我們懂得人生。山上一棵大松樹，大陸上有些古松，在空中看來像一條龍一樣。這棵松樹在小的時候，「自少齊埋於小草」，如老子說的「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它與一般草一樣，種在那裡。它緩緩慢慢地長出來了，漸漸出蓬蒿，頂天立地，像阿里山那棵神木一樣，許多人對它還要燒香頂禮膜拜呢！

可是，當這棵樹小的時候，看它很平凡。「直到淩雲始道高」。一般人只是看成果，不曉得看前因；等到樹木長到天一樣高，仰頭來看，頭上的帽子都因仰頭掉下來，這時才說：哦！好高啊！絕不會在幼小的時候看出它的高，這就是人生。所以，青年同學們要注意，人貴自立，要自己站起來，不要剛剛出頭，就想要別人讚美你高，那是高不起來的；等自己真的長高了，別人自然會說，好高啊！

這說明瞭人生的道理，也是解釋「合抱之木生於毫末」的道理。另外一首詩，我也經常引用，要青年同學們注意：

雨後山中蔓草榮 沿溪漫穀可憐生

尋常豈藉栽培力 自得天機自長成這些都要背熟，自己遇到困難的時候，高歌一曲，困難所產生的苦悶就化解了，也得到無比的鼓勵；這和祈禱上帝或跪在菩薩前面一樣的好。一陣大雨過後，到山中一看，沿著山谷流水邊，蔓草已經長出來了。這些草也不靠人澆肥料，無人幫忙，是靠它自己的生命力，滿山滿穀在生長，那是自得天機，自然得到天地生命的力量，自我站起來的。一個人的成功，也須具備這樣大的勇氣。

這兩首詩，我從小幾歲背到現在。有時候，自己碰到真正困難的事情，唸佛、禱告上帝仍無法定下來的時候，「尋常豈藉栽培力，自得天機自長成」，要有這個勇氣，要有這個魄力，這才真是懂得中國文化的精神。人不必希望別人的恭維，要自己站起來；能站起來，自然有人仰頭看，叫好拍掌的都來了。可是到那時候，千萬不要受到掌聲的影響，試看那大樹旁有人又唱歌，又跳舞，又燒香膜拜，大樹也是置之不理啊！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所謂「九層」，中國文化古代就是抬高樓。九層並不代表「九」，代表的是數的極點，從一開始，最後的數字是九；到十又是另外一位數的一，所以數的最高是九。《易經》的數理哲學，最初是「零」，零代表了沒有數，也代表了無數、不可知之數、無比、無量，所以零代表的是「空」，也代表了萬有充滿其中。而數的極點就是「九」，「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最高的建築也是從地上開始建造的；「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走一千里，也是從腳下第一步開始的。

智慧 從勢 待時

下面的二句很妙，「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一個人太懂得有所作為，反而會失敗。為什麼呢？孟子也講過「揠苗助長」的故事，說宋國有一個人種田，種下以後，天天去看，感覺不到禾苗在長，心裡很急，乾脆幫忙把禾苗拔高一點。被他這樣一拔，結果稻子都死掉了，這是說有所作為反而失敗的道理。必須要慢慢地等待，成功不是偶然的，有時要分秒必爭，有時則是分秒不可爭。必爭者是我們人自己分秒都要努力；不可爭者，因為時光是有隧道的，要分秒都到了纔可以。不要早晨起來就希望天黑，這是不可能的，太陽的躔度是一點一滴慢慢來的。

我經常以自己的經驗以及年輕時的感受，替青年們著想，所以勸青年人見事慢慢來，大概要等十年以後再看如何。當我二十歲左右的時候，有人告訴我：你這樣子大概三十歲或許會有成功的希望。聽了這話很灰心，好洩氣，以為還要十年的時間，哪能等那麼久！誰知道一回頭，現在都已過了幾十年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只有自己去體會，急是急不來的。孟子也說過：「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時空兩個因素是無法忽略的，儘管急切，卻一點辦法也沒有。如果忽略時間與空間的因素，非要立刻做到某種程度不可，結果只有「失之」了。這是因為有為而失敗，不是「為無為」，所以是「執者失之」。

但是，你不要受騙，不要固執這個原則，因為，天下事不斷在變，時空也不斷在變，天地萬物一切人與事都是隨時在變，隨地在變，沒有不變的。有時講錯了話不禁臉紅，轉念一想沒有關係啊！就不臉紅了；再過片刻，自己還越想越有道理，還有支持自己的理由呢！所以時空隨時在變，若執著呆定不變當做法則，就錯了。

「執者失之」，抓得太緊也是錯的，「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這是告訴我們人生大哲學，也是做人做事的一個大原則。他說我們上古聖人有道之士，懂得了這個原則，「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所以聖人是處「無為」之道。什麼是無為之道？就是「為無為」。千萬把握這個重點，否則很容易誤認「無為」等於什麼都不管。我們這一代，很多講哲學的人，解釋老子「無為」就是萬事不管，這種解釋影響了這一代青年，使他們走上錯誤之途，那是可歎的事。聖人因為懂得無為之理，不積極求有所為，所以他不敗。

「無執故無失」，因為知道宇宙萬事萬物隨時都在變化，所以聖人不固執成見，而是隨時應變、通變。人事更是隨時都在變，每一剎那都在變易之中，最重要的是知道應變；應變還不行，要通變，配合變去變，這就是「為無為」。聖人因為能「無執」，能應變、通變，不執著，所以，他不會失敗。

將成功時反致失敗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聖人懂得「道」的用，所以成其為聖人。佛經常拿「無常」的道理示人，大家同樣研究佛法、佛學，可是常戴一副有色的眼鏡，對於世間的無常都持悲觀的看法。實際上，釋迦牟尼的印度文化所講的「無常」，就是中國文化的「變」，天地萬物沒有不變的，不是永恆固定的。所以，生死是無常，人有生就有死，就變去了，這是必然的變去，所以教我們認清這個「變」。《易經》講變是個基本原則，印度文化講的是「現象」，叫做「無常」。一般聖人懂得這個道理，所以，永遠是成功的，不會失敗。

「民之從事」，這個「民」，不是站在官的立場，是指老百姓而言，是代表普遍的一般人，或者可解釋為「人類」。一般人做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快到成功的時候失敗了，爬樓梯還剩一階就要爬到頂上，突然跌下來，骨頭也跌傷了，照X光打石膏，這是「幾成而敗之」。做一件事情，無論小事或大事，快要成功時就是最危險的時候。因為快成功會使自己昏了頭，一高興，眼前的成功反而成為「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縱然不死，卻要再重新開始了。所以說一般人多半是「幾成而敗之」，在幾乎快要成功的時候反而失敗了。

但是，要注意「幾」字，再進一步做更深一層的講，成敗都有它的先機，有它的關鍵。先機是什麼？是「未兆易謀」那個兆頭。一件事情的成敗，常有些前後相關的現象，當你動作的時候，它已經有現象了，自己沒有智慧看不出來；如能把握那個「機」，就不至於失敗。所以，一般的人們「幾成而敗之」，是因為把壞的機看成成功的機，自己看不清楚，結果失敗了。這是進一步解釋「幾」的道理。

我經常說中國文化包括《易經》以及孔孟、老莊等的思想，中國與希臘、埃及、印度為四大古老民族的文化。這四大文化體繫有一個共同的原則，就是注重因果律。再進一步研究，為什麼這四大古國文明都有這個共同點呢？那就要注意上古以及遠古時期了。這也就是說，上一個冰河時期的人類，可能文化已經發展到最高智慧的共同結晶了。在人類文化達到最高智慧的冰河期時，地球毀了，剩下來少數的人類，則把先民文化結晶的一點原則留傳下來。我經常說，《易經》八卦的圖讖就是這樣來的，那個所謂的伏羲，是恍兮惚兮一樣，搞不清楚是從哪裡來的。

老子再告訴我們「慎終如始」，青年同學們對這幾個字要好好記在腦海裡，這是一生成功的大原則。他告訴我們，到了成功的時候，你要保持開始時的那個態度，那個本色。即使做了最偉大的事，戴上皇冠，坐在皇位上的時候，也要心中無事，就像在媽媽懷抱裡一樣的平凡，那就真的成功了。更要知前因後果，不要因為成功就得意，因為學問、事業有成就而滿足得昏了頭。這樣馬上就會「幾成而敗」，失敗了。在爬到最高的時候，始終保持開始時那個心情，你就永遠是成功，因為你不自滿不驕慢，很平凡。「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任何的成功不要滿足，永遠保持開始第一天那樣的心情，則永遠沒有失敗，永遠是進步的。

聖人的慾望是什麼

「是以聖人慾不欲」，真正的大欲望是什麼？就是消滅我們心中意識上小的慾望。真正做到「無欲」，一切都無所求，那是個大欲望，那是欲為聖人、超人。超人對於物理世間的一切慾望不放在心上，就因為能如此，才能成為超人，超越於一般常人。所以「聖人慾不欲，不貴難得之貨」，「貨」就是物質的東西，不要被物質世界的稀奇物品所迷惑了。我們人最容易被物質所騙，鈔票、財富代表物質，如被這些東西騙著，人生就變得有限了。充其量多幾個錢，如果認為有錢才能享受，那只是人的想像罷了。窮人沒有大錢，不知道錢多時的實情，假如富有真到了某一個階段，對於錢，看都不看，覺得沒有意思。當然我們一個月收入幾萬元，覺得不錯了，覺得錢很重要，那些有多少億的人卻不曉得怎麼辦纔好！這麼多錢幹什麼用？喫的穿的用的，差不多都夠了，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實在沒有道理。所以，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被物質的東西所迷惑。

「學不學，複眾人之所過」，人們在求學的階段，要有學問有知識；其實那是半吊子，真正有學問時，中國有句話「學問深時意氣平」，學問真到了深的時候，意氣就幹了，也就是俗話說的「滿罐子不響，半罐子響叮噹」。從佛學來說，大阿羅漢或者菩薩沒有成道以前，都是「有學位」。成了佛叫做「無學位」。這個「無學位」不是戴方帽子的學位，是已經達到不需要再學的位元階了，已經到頂，最高最高了。但是最高處也是最平凡處，最平凡處也是最高處。所以，真正的學問好像是「不學」——沒有學問，大智若愚。「複眾人之所過」，恢復到比一般人還平凡。平凡太過分了，笨得太過分了，就算聰明也聰明得太過分了，都不對。有些朋友相反，就是又不笨又不聰明得太過分。真正有道之土，便「複眾人之所過」，不做得過分，也就是最平凡。真正的學問是瞭解了這個道理，修養修道是修到這個境界。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道」的境界到達這個地方，與物理世界萬物一樣，「萬物」是「自得天機自長成」的，自然的成就，自然的衰敗，自然的生生不息，不加一點造作，不加一點人為。修道做學問修養，能夠瞭解了這個原理，修到了這個境界，就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沒有加一點人為有為的功夫。

#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

---老子他說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這一章與上面一章一樣，都是上經第十五章的發揮。不過到了這一章就碰到一個嚴重的問題了。「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這一段研究中國政治哲學思想的人，素來認為老莊之道與儒家哲學思想是為帝王們鋪路，走的是「愚民政策」，希望老百姓沒有知識，越笨越好。所謂「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文字表面上是說上古以來善於運用政治哲學道理的人，不是要老百姓智慧高，而是希望他們智慧低；好像老子就明白地這樣講。

智與愚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他說社會人民之所以難治，是因為一般人知識太多了，如以提高知識來治國，那是「國之賊」，是錯誤的；不用智慧來治國，纔是國家之福。照這一段文字解釋，很明確就是這樣講的。但是，大家忘記老子還說過「大智若愚」這句話，愚並不一定是愚笨。尤其古書上講到愚，往往不用「愚」字，因為愚有誠實、樸素的意思。所以，上古古典的書籍，「愚」字不太當「笨」字解，而是老子思想所主張的樸實、厚樸。

樸實並不是笨，因為一個笨人並不一定不樸實，但笨人會搗亂，會調皮，自以為聰明，便自作聰明。這些人大處愚笨，使小聰明，所以笨人做的事情，常會把人氣壞了。現代一些犯罪的青少年，就是如此。那並不是樸實，樸實與「愚」與「誠懇」兩個字往往一起用。「愚鈍」有同等的意思，是非常純樸誠實的意思，所以老子曾講到「大智若愚」。後面第七十一章，老子有幾句話，下面先引用來解釋「智」與「愚」的問題。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他說真正智慧高到了極點，就是「不知」，不是真的不知，是好像不知，好像沒有智慧；也就是以前提到過的半罐水響叮噹，滿罐子水就不響了。智慧到了最高時，似乎是「不知」。「不知知，病」，一般人就犯這個毛病，自己跟自己過不去，自以為學問很好，智慧很高，「不知強以為知」，根本不懂而以為自己真的懂了，這是一個大毛病。「知不知」，智慧到了最高處，一切事情都知道了，心情反而很平淡，等於普通一個不知的人一樣，這是最上智的人。我們引用了這兩句話先來說明，現在回過來再看這一章，就明瞭老子所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這句話的道理了。

我們的文化，過去有一個階段，文盲太多，鄉下沒有幾個人讀書，鬥大的字難認識一擔。如果問他讀過書沒有，他說是跟孔夫子師母學的，孔夫子沒有教過他，這是以前沒有上過學的笑話。那個時候，滿地都是文盲，所以必須要普及知識，普及到幾十年以後的今天，真正高度知識教育沒有完成，只是增強了一般國民的普遍知識。但是政治思想也是半通不通的，好像什麼都接受。我們幾十年來，看過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虛無主義、自由主義……一大堆刊物的小本子偷偷塞過來，許多人都偷著看，大家是生活在這樣的混亂時代，這樣的痛苦之中。這也使我們想到老子的話「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了。

老子這個感想也是從歷史經驗中得來，我們要注意的是，老莊與孔孟，都出生在歷史變亂的時代，他們連續經歷了一兩百年的變亂，比我們現在變亂的痛苦還要大。其實，真正春秋戰國的戰亂有四百年之久，什麼人都忍受不了。再看世界各國文化歷史，各種思想的發展普及和蓬勃，都是在極變亂、極痛苦的時代。

我們中國文化諸子百家的思想，各家學術著作發達的時候，都在春秋戰國這個階段。因為變亂痛苦的社會促使了哲學思考，要追尋宇宙人生的奧祕，為什麼上天生了人？人為什麼那麼殘酷？那麼搗亂？那麼痛苦？追尋究竟的道理，各家有各家的見解，就形成了學術思想的發達昌明。在文化史上，我國那個時代是光輝燦爛的時代，百家爭鳴，各家的思想正的、反的，亂七八糟的思想都有，目的都是救國救民，乃至救天下，每一種思想都構成了一種學術。

可是，站在歷史的觀點上看，這個慘痛的時代，許多人生命血汗的犧牲，才刺激了人的頭腦，產生各家的學術與思想。這個代價太大了，是許多活生生的生命換來的。由於老莊、孔孟都生在這麼一個時代，所以讀他們的書，首先要真正瞭解他們的時代背景；拿到這本書的時候，應該曉得這是一本在痛苦中誕生的書，不像是我們坐在冷氣房間，連只蒼蠅蚊子也沒有，一塵不染的舒適時代。因此，老子才告訴我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社會、國家、天下之所以混亂，就是意見太多。知識越普及，意見就越多，因而形成社會世界的混亂。

「以智治國國之賊」這句話，是講領導人思想的道德，當社會思想很亂的時候，唯一的辦法是不玩弄聰明，要非常誠實。我常說，幾十年來的歷史教育下，結果是人人玩聰明、動腦筋、玩手段，一個比一個厲害。年輕一代比老的一代更聰明，更厲害，也更麻煩，都到達登峯造極之勢。將來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誠實的人，因為大家都狡猾，老實人反倒受歡迎了。所以老子才講，「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從商鞅到劉邦到文景之治

「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我們讀《老子》，不能隨便抓住中間一句話或一節，認定是老子的思想。讀任何書都要融會貫通，才能找出其中的中心點來。從表面上來看，可能認為老子是愚民政策，希望老百姓沒有智慧，好去統治，但這不是老子的意思。「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這兩頭的道理，一頭是智慧，一頭是愚笨，「亦楷式」，這只是現在學科學的一個公式，一個原理。「常知楷式」，要常瞭解這只是一個公式，「是謂玄德」，才會真正懂得歷史最高政治的標準，政治最高的道德標準。以前討論《孟子》的時候，我曾提到過，戰國時的秦國，經過約一兩百年的努力，到秦始皇時代嚴刑峻法，法律之嚴密，無以復加。在秦始皇的上代，商鞅變法之後，用法制管理得非常好，國富兵強。後來因為政權的變動，商鞅垮臺後，要逃出秦國，在關卡拿不出過關的文牒；關史說，我們秦國的法律是宰相商鞅所定的，沒有過關文牒，誰都不準出去。商鞅自己造的孽，只好自受，被提回去受五馬分屍之刑。實施嚴刑峻法的人，結果都很慘。漢朝有些酷吏，史書上用四個字形容———「深文周納」，他們根據法律的條文，引用最嚴重的一面解釋案情。比如說，法律規定犯法判刑六個月至二年之間，其中有伸縮，可以放寬；但是「調納」者卻搜羅各種案例、條文，甚至與案情無直接關係的規定，以個人的主觀，將只要判刑六個月的案子，非要判人家一年不可。很周詳細密地把人拉進犯罪的範圍去，這就是一般酷束的做法。我們中學的課本有《李陵答蘇武書》，李陵說不敢回來，因為這些刀筆之吏弄其文墨，坐在辦公桌上，並不曉得前方的情形。我雖然打了敗仗，可是一旦回來，在法律之前，被那些酷吏弄其文墨，可能被捉拿，那就完了，所以不如不回來。由此可知「刀筆之吏，弄其文墨」，有時候比用刀殺人還要厲害。這說明瞭法制之下就可能有酷吏，有酷吏，自然會有嚴苛的結果。高祖推翻了秦始皇的政權，一進鹹陽就約法三章，簡單地說，殺人者抵命，所以法令只有三條，不偷、不搶、不殺三件事，其他則馬馬虎虎。這一下子老百姓就舒服了。秦朝捆得太緊，放鬆就舒服。但是，漢朝的初年，政令太寬了，一直到漢文帝、漢景帝以後，慢慢地就需要收緊。再看歷史上清朝入關，由順治到康熙，比較寬鬆，那是因為天下尚未定，等到安定以後，乾隆、嘉慶開始，逐漸收緊法網。實際上，政治的道理是一種藝術，像打魚一樣，魚小的時候，網就寬鬆一些，讓魚慢慢長大，魚太多了，網就要收緊。所以搞亂的人太多時，法網就要收緊，只需輕輕一舉，便入網中，並沒有固定不變的方法。

瞭解楷式 知道變通

中國文化中，法家主張法治，儒家主張禮治，道家根據老子道理，主張無為而治。這些主張，等於現在人的獨裁或民主，以及各種自由思想，不過都還在變化之中。其實都有道理，也都沒有道理，因為「此兩者亦楷式」，都是一種格式，一種原則，所以聰明與愚笨也只是兩頭的一種格式。人有時候過度用聰明時會疲憊；最舒服的時候，反而是腦筋不思想的時候。有人好像一輩子頭腦沒有成熟，笨笨的，忽然一念靈光來了，他就無比的高興。所以，這是兩個極端，不要「執一」，執著一端就錯誤了。老子要我們懂得原則並不是呆板的，要活的運用，所以「常知楷式，是謂玄德」，這也就是道德的運用。等於醫生的一把刀，看來似乎蠻殘酷的，但是這一刀下去是救人的，所以同樣的一把刀，可以救人也可以殺人。智愚之辨，也要從這個角度去看，才會瞭解其中的區別。這也就是要活的運用，所謂活的運用，等於醫生治病一樣，這個時代犯了什麼病，就用適合時代的方法去治。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在表面上看來，這與一般的常理、事理、人情相反。一個時代，當大家都在瘋狂地追求某些東西時，比方說追求民主到了瘋狂的程度，這時這個民主就變成問題了，可能變成歷史、政治、社會上的癌症了。但是，在這個時候，如果一個領導政治的人不用民主的方式，結果會很嚴重。所以說，不可以違反時代的趨勢，必須要有方法，才能把時代的病態修正過來；這中間的運用，就在於自己高度的智慧了。所以，下面的結論是講這個道理，當善於運用智慧扭轉時代的病態時，「與物反矣」，就同人情事理上看起來相反；因為是相反，「然後乃至大順」，才能把過分的這一面拉回來走上正途。中國的政治哲學，始終重視醫道，用醫學的道理與政治藝術相提並論。《三國演義》這部小說中，諸葛亮在江東談論政治時，就用醫學的道理做比喻，所以後來宋朝的名儒大將范仲淹就有「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名言。一個青年立志，就要成為救國家救時代，挽回歷史命運的領袖人物，不然就要做一個真正好的醫生。這兩個目的都是在救人，這就是「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道理。

#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

---老子他說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謙和慈悲又不爭的領導

這些道理，就是根據前面所講的「上智下愚」政治藝術之變，也是說明帝王學——領導人的哲學原則。這是上經第十六章與十七章的引申。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江海包含了一切的山谷水流，百川皆歸於海，海能容納一切細流，所以稱之為海。老子再三用海來比喻，形容一個人的學問、道德、品格的修養。「以其善下之」，因為大海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容納了來自各處的淡水、鹹水、清水、髒水等一切的水，「故能為百谷王」，而成為土地上最大的海洋。這是物理自然的道理，因此人的修養要像海洋一樣，能包容一切。

「是以欲上民」，要想做一個領導人，一個居上位的人，「必以言下之」，最少要做到說話不刻薄，態度也要儘量謙虛。我們已經再三提過，歷史小說上也寫過，中國的皇帝自稱「寡人」、「孤家」，在漢朝的時候，最喜歡稱孤道寡，「孤」就是「寡」，「寡」就是「孤」。廣東人罵人「孤寒」或「孤寒鬼」，被罵的會很生氣；而先王自稱「寡人」、「孤家」，就是謙虛，表示全國百姓你們諸位都好，我自己是倒楣鬼。假使古代皇帝自稱倒楣鬼，老百姓就不敢稱自己倒楣了。當時如果老百姓自稱「孤家」、「寡人」，那是要殺頭的，所以後來在歷史文化上「孤」、「寡」成為專有名稱。

這也是由「必以言下」的謙虛態度，表示一切老百姓是主人，我這個寡人是奴僕，寡德之人，來替你們做事的意思。「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想領導大家，自己必須把本身的利益擺在後面。這句話要注意了，年輕人讀到這裡，不要誤以為要打仗的時候，你們先上前線，我在最後面打。這話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指本身的利益放在最後。老子在上經已經講過，「後其身而後身先」，有好處時，領導人要讓被領導的人先得，剩下來才自己去拿；如果沒有剩下來也沒有關係，我就不要了。假使遇到困難時，我先去面對，你們在後面一步，這就是領導的原則，也是領導人的道德。

上古的這些聖人、政治領導的做法與道德，就能「處上而民不重」，他雖然居在上面最高的地位，「而民不重」。這是說老百姓感覺到沒有重壓，沒有覺得有壓力。「處前而民不害」，領導人站在最前面，一般人並不覺得他佔了先，也沒有妨害了大家。「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因此，古代歷史上的聖君明王，天下歸心，那是自然而來的。

「以其不爭」，因為他不與人爭，就是無論什麼都不與人爭。我們看到年輕人寫關於老子的文章，說老子的「不爭」好像躺在牀上就可以治天下，就是動都不要動，便可以到手了。實際上，聖人的不爭，是對於利益不爭，利益由別人先得，壞事情別人不要去，由他先面對。這個「不爭」是不爭好處，並不是不做事。由於聖人之道是處不爭之位，「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世界上沒有人敢與他爭。不是不敢與他爭，而是不想爭，因為他接受的都是倒楣的事情，所以別人不會來搶了。這是上古傳統的政治哲學以及政治藝術的道理。

#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

---老子他說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這章是上經第十七章下面的解釋

老子的道與三寶

「天下皆謂我道大」，他說，天下人都說我講的「道」很大，包括了中國先民傳統所講的「道」，「似不肖」，好像不大對。「夫唯大」，就因為太大了，大到沒有邊際，摸不著，看不見，「故似不肖」，所以好像不大對。大家笑我們這個「道」不像一個東西，講不出一個道理來，聽了半天，不曉得說些什麼。這句話好像講得與佛學一樣，一會兒講有，一會兒講無，東講西講，不曉得講些什麼，講得天地都沒有他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很好聽，吹了半天，究竟這個「道」是什麼，也說不出道理來。「故似不肖」。因為形而上的道體太偉大了，超越了精神與物質兩重世界，而人都拿物質世界和自己的心理思想去推測「道」，所以就越想越不像了。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好在這個「道」什麼都不像，如果這個「道」像一個東西一樣，也就一點都不偉大了。假使這個「道」可以講得出來，可以讓人看得見，那老早就沒有了，也就不是「道」了。

講了半天，「道」究竟是什麼，他還是講不出來。他只好告訴我們是「不肖」，畫不出來，講不出來；可是他還是「肖」，他畫了一個樣子給我們。

「我有三寶」，老子講的「三寶」，後來佛教仿效中國文化，把佛、法、俗也稱為三寶。「三寶」這個名詞是借用老子的，不過借久了就不歸還，直用到如今。老子也不算利息，就讓佛教用了。

老子說「我有三寶」，誰拿到誰就有辦法，能夠把握得住，就可以得到保佑，那就功德無量。「功德無量」這句話最早出在《尚書》，後來佛家借用了，也是久借而不歸；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像劉備借荊州，借來就「持而保之」。

老子的「三寶」是什麼？不是佛、法、僧，而是「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子告訴我們三件法寶，不管做人做事，創業立功，上至帝王領導了全世界，下至在家裡做家長，都離不開這三寶。

第一件寶「曰慈」，對人對事無不仁慈，而且要愛人，處處愛人，處處仁慈，這是第一件寶。

第二件寶「曰儉」，依我看來，每一個人都是非常節儉的，三個人出去喫飯付鈔票時要掏半天，這可不是老子的儉。老子說的儉，是指精神的消耗；言語、行為、時間都要節省，都要簡化，話不要囉唆，要簡單明瞭。所以一個善於處世的人非常簡單明瞭，也就是老子的「無為」之道，因為太簡化了，看不出他有所作為。當然有些人簡化到使人搞不清楚，問他對不對？好不好？他也不說一個字。我說：你講話啊！只要他點一個頭代表「對」或「不對」就行了。這像是簡化到無為，連開口都做得開了。也有些人是這種個性，又過於儉了，也不對。但是，比不簡還是好些。

第三件寶是「不敢為天下先」，這句話的意思並非自甘墮落。比方我有一個朋友，兩夫妻都非常好客，經常賓客滿座，有時我去了，他家已賓客盈門，座無虛席，我不要他招呼，就逕自上樓去，叫傭人煮一小碗麪吃了就好。有一次他告訴我，你學佛真學得好，將來不要念佛就會昇天成佛！

我請教他什麼意思，他說，就憑你到我家來就可以看出來了！你一看到人多就上樓，又不要我招呼，隨便喫一小碗就好了，這種態度，就夠資格成佛了。但是我深深得到一個經驗，做客一定要先到，可不必主人家久等，到了以後，看到人多位子不夠坐，明明餓著肚子，也表示自己喫過了；或推說別的地方還有應酬，謝了主人就走。這兩件功德做到的人，不要念佛一一定往生西方。中國有句諺語：「見官莫在前，做客莫在後」，打官司不要站在前面，做客不要遲到，人家喫完你纔去，那多難堪！所以做客寧可先到。做客的時候，應該記住「不敢為天下先」；這句話的反面當然是「為天下先」，也就是說，第一個早到，但不是有好菜先喫，有好酒先喝。

「不敢為天下先」，是否應該為天下後呢？那又不行，所以老子講的還是中庸之道。一件事情，智慧太過，話說得太少，在後面跟著，結果什麼也得不到。所以，既「不敢為天下先」，也不可以為天下後，要恰到好處就成功了。

大家經常研究歷史，尤其喜歡講秦漢歷史。最初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為天下先，接著是項羽，都是為天下先。可是為天下先的在歷史上都下去了，不先不後的是漢高祖劉邦成功了，在後面來的又來不及了；就是朱元璋起來也是不先不後從中間來的。所以，不要解釋錯了，認為「不敢為天下先」就應該為天下後，太后就沒有份了，要恰為天下中，恰到好處。不過，這可就難了，所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原則都講了，我們人生如何去運用去創造，如何去做事，在於個人的智慧。這就是老子說的「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

老子自己又在這裡解釋「三寶」的道理，第一是「慈」，他說，「慈故能勇」，一個人真具備了仁慈、才能、大仁大勇，具有愛天下人的心，纔有犧牲自我的勇氣；真仁慈纔有真正的大勇，小仁慈沒有真膽子。當然，他講的「慈」是以天下人為物件的「道」，老子的「道」是天下之大道，不是講「婦人之仁」的小仁小義。

「儉故能廣」，因為能夠簡化，所以發揮起來更為廣大。比如一個人，假使不簡化自己，什麼事情都過分的複雜又囉唆，因為精力是有限的，能用的就不廣博了。所以能夠簡化，纔能夠廣博。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因為不想為天下先，凡事開始就有這樣的想法，所以，他能夠成為「器」，成為一切事一切人的領導。正如清朝有名的詩人龔定盦詩中的一句，「但開風氣不為先」。胡適之就經常引用他這一句話作為處世的準則。胡適之也許受龔定盦的影響很大，不過這句話也只是開一個風氣而已，也就是「不敢為天下先」的意思。先者，並不是開始，而是站在人的最前面，這是「為先」的含義。如果能做到「不為天下先」，就能夠成長一切事物，「成其器長」，這是領導哲學最重要的地方。

「今舍慈且勇」，這個「今」字，在時間觀念上，不是現在的今年、今天，是指他當時的時代，指當時這些君主們以及社會風氣現狀。現在一般人沒有真正仁慈的精神，捨棄了慈，只曉得好勇去侵略統治別人。戰國時代，那種戰爭的殘忍暴戾，都是因此而來的。

「舍儉且廣」，自己的心理狀態不但沒道德，也沒有簡化，慾望更是越來越廣越大。

「舍後且先」，把個人的利益放在前面，「死矣！」只有一個「死」字，這個時代就完了，「死矣」是老子對他當時的時代所作的批判。

我們講到老子的「三寶」，也想到現代青年研究佛道、打坐、學禪的，很多都是同樣的道理，心中不能真正發慈悲心，不能真正做到簡化；自己雖然在學佛、研究禪，自己的慾望卻大得很，又想眼通，又想耳通。結果眼通通不了，耳朵也通不了，想打坐入定，結果兩腿麻痹脹痛，連路也走不動了，這就是不能「儉」。

「儉」等於佛家所說的「放下」，就是一切慾望都擺脫、都空掉的道理。不過，老子不談「空」或「無」，他只講「簡化」，因為絕對的「空」以及絕對的「無欲」，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老子只告訴我們「清心寡慾」。佛家動輒講「無欲」，絕對沒有慾望，那是很難做到的，因為成道也是一個慾望啊！想開悟更是一個大欲望。所以說，老子只能教人「清心寡慾」，「寡慾」也就是「道」的一個修養了。

打勝仗的主帥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他這句話指出慈悲的重要。我們曉得中國文化的所謂三家，在秦漢以前的三家為儒家、道家、墨家；唐宋以後的三家則為佛、道、儒。不管中國文化如何說，在老子作此書時，佛教尚未傳來中國，佛教是在《老子》這本書問世後數百年才傳入中國的。但遠在老子時代，已先提出慈悲觀唸的重要。後來佛家傳入中國，一面與老莊思想，一面與孔孟思想，好像強力膠一樣粘牢在一起了。主要的原因是太多觀念相同，自然就構成了東方文化的「大器」。「慈悲」是佛家最重要的基本，可是，真正開始講的是老子。老子說，唯有真正的慈悲，戰爭纔不會打敗仗，都是打勝仗的。

假使我們沒有好好研究軍事哲學，沒有好好研究兵法，對於老子所說的慈悲會打勝仗這句話，一定覺得奇怪。中國人有兩句老話，「慈不將兵，義不掌財」，慈悲的人不可以帶兵，慷慨的人不能掌握財政，因為他的口袋很鬆，看到有人可憐，就把錢拿去做好事了。

但是，老子為什麼卻說「夫慈以戰則勝」呢？這要深入研究軍事哲學了，更要深通兵法，才會曉得兵家這一種思想的崇高偉大與重要。中國的軍事哲學思想，除了老子還有後面的孫子。孫子可說是中國的第一位軍事思想家，世界各國的軍事包括蘇聯的陸軍大學，也都是非研究《孫子兵法》不可。

我們這個國家民族，上有老子、下有孫子，中間有「倪子」，倪子就是兒子，這都是全世界文化研究的題目。

一般學軍事的人，很少提到「慈」，更少提到慈可以打勝仗；可是《孫子兵法》中則提到「仁」。中國文化「慈」與「仁」有時是同義字，只是兩個名詞的變化，由於時代不同，語言文字表達的不同罷了。大丈夫假如沒有仁愛之心，沒有愛天下人之心，不能為大將。至少在帶領自己的部下時，如果沒有仁慈之心，不能視部下如自己的子弟，那是無法打仗的。

中國歷史上的戰爭，都推崇自己的子弟兵，所謂子弟兵，當然不都是自己的子弟，而是自己的部下，都視同自己的子弟一樣。歷史上項羽的八千子弟兵，都是項羽的家鄉人，項羽對部下是仁慈的，只是脾氣太暴躁而已。但是，烏江一戰打敗了，而他的八千子弟沒有一個人投降。由此說明，項羽帶領部下就很了不起了。那時的人口遠比現在的少，而他能擁有八千子弟兵，實在是一個龐大的數字。而且這八千子弟，戰敗沒有一個人投降，確實不是偶然。

又如田橫的五百子弟兵，當領導人戰死，則統統自殺，一個不留。這就說明帶領部下如果不是真仁慈，不是真做到如父母愛兒女一樣的仁愛，是不會有如此結果的。不但作戰帶兵是如此，就是領導一個機構，領導一個工廠、一個公司，對部下也是應該如此。

不過，仁慈並不是如帶娃娃一樣，下雨了趕快把他抱起來，天熱了趕快為他脫衣服。仁慈是真教育，真愛護，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所以能「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不作戰處於防禦時期時，則是萬眾一心的堅固團結。

中國文化中有一句成語，天心仁愛——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天地的心在哪裡？天地無心，看不到一個心臟，也看不到一個思想，天地的心在萬物上面表現出來，它生生不息。萬物的生命靠天地而生，這就是「天心仁愛」，所以，「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一個人真到達了慈悲心充沛於內在時，上天便自然保佑你。這個上天，稱之為上帝也好，菩薩也好，乃至於鬼神也好，都在保衛你，保衛萬物。

#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

---老子他說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這一章是上經第十八、十九章的引申，讀古書不能像現在考試的是非題或填空改錯那樣，隨便抓到一句做解，必須將前後文連起來讀，才能讀懂讀通。

武士的精神和修養

「士」，在我們現在看是讀書人，代表了知識份子，受過教育的人。我在《論語別裁》中曾經說過，上古政治制度下的農業社會，地方上鄉裏之間，十個青年之中，推選一個出來為公家做事，為大眾謀福利，這個被選出的人稱為「士」。古代的士是文武兩方面都要學的，「止戈為武」，拿武器保衛國家，所以要學武。文的方面，那個時候，教育事業都由公家政府負責，所以，上古的知識份子文武兼備。

文人的代表如孔子，孔子在畫像上帶劍，因為古代的文人文武並重，沒有偏廢。另一個觀念，所謂「士」，代表了「士卒」，就是作戰的戰鬥成員，後來古書上叫做「俠客」。另外武功好的人，古代稱為「壯士」或「勇士」。老子說「善為士者不武」，不是說他們不會武功，而是說勇武之士平常並沒有粗暴的行為。我們國家在軍事方面的訓練，是教導一個軍人要行為良好，不可以有粗暴的行為，應該有「士」的修養。現在寫武俠小說的人不一定懂得武功，更少瞭解「士」的修養，只是憑他們自己的想法去寫，所以並不一定正確。

有一次大家聚會，差不多著名寫武俠小說的人都在座，大家在談笑之間，我說你們不要寫太外行的話好不好！據我所知，學生有愛看武俠小說的，簡直入了迷，還照著小說上描寫的拳法去打，比手畫腳伸拳出去，結果第二拳兩個人背靠背，向空氣亂打一陣。當時那本小說的作者也在座，他說我們本來不懂武功，所以亂寫，把想得到的以及聽來的武術名詞都寫上去。他又說：「現在我們武術名相都寫光了，把建築工程也寫上去了，很多化學藥品也寫上去，簡直沒有東西寫了。」但是，他們寫小說還算能為社會服務，寫到最高的武功，看不到粗暴的行為。

我們讀《史記》的《刺客列傳》，司馬遷寫了很多刺客，第一個刺客是荊軻。燕國的太子丹到處找刺客，要去刺殺秦始皇，有武功的人都不敢來，後來總算找到荊軻，千古留名。但是荊軻的武功，如果拿武俠小說來比較，並不算高，但是他很有勇氣。另有一個真的高人，就是蓋聶，他本是一位俠客，個子又小，矮矮的，很粗重的一個人。荊軻去看蓋聶，輕視他言不壓眾，貌不驚人，要找他比武功。荊軻把劍一拔，那個樣子很難看，大概鬍子頭髮都豎起來，眼睛睜得像銅鈴那麼大。可是蓋聶站在那裡雙手一叉，只用兩隻眼睛盯住他，荊軻的劍就拔不出來了，只好把劍還進鞘裡，轉身走了。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上這段描寫，形容荊軻只有一句話——「不行」。因為荊軻的神沒有練好，蓋聶的神把他一蓋，也就是眼睛那麼一看，就把他看垮掉了，他的武器就出不來了。所以，我們看了《刺客列傳》、《遊俠列傳》，歸納的結果，就懂得「善士者不武」的意思。真正的大勇，有武功的高人，看不見他有粗暴的行為。那些剛剛學了三天柔道、貽拳道的人，就在手腕上包一個皮圈，站在那裡鬥狠，好像要打出去的樣子。

第二句話很重要，「善戰者不怒」，做一個大將軍，他的修養是溫和好像沒有脾氣，不輕易動怒。他有高度的智慧，有真正的智慧，也就是具備了戰略最高中心的領導能力，所以「善戰者不怒」。

從靜制動 借力使力

「善勝敵者不與」，善於戰勝敵人的人，不給敵人任何一點機會，沒有一點漏洞。比方剛才講武功練好的人，像蓋聶在那裡一站，荊軻的劍就拔不出來了，這就是「善勝敵者不與」。蓋聶的氣勢，荊軻沒有辦法抵禦，雖然他動都沒有動，正因為他不動，所以沒有漏洞。如果一動有漏洞出來，隨便你如何高明，動輒有漏洞出來，所以靜如泰山就沒有漏洞。不動的哲學道理，應用到人生，應用到做事做人，都要有高度的智慧去體會，並不是光看書就能做到。書是老子寫的，不是我們的學問經驗，我們要把老子的東西變成我們自己的纔行。

「善用人者為之下」，善於做領導的人，要比幹部姿態低下才好。這個「下」並不是不站在上面，是態度客氣不傲慢。所謂「下」，歷史上許多名將所秉持的行為是「身先士卒」。任何冒險犯難的事，我自己先來，也就是老子所說的，一切的利益由別人先拿，痛苦困難自己先來。這是「善用人者為之下」的道理，能夠做到了，才懂得道德的真正含義，「是為不爭之德」。《老子》上半部所講的「道」，是形而上的道體，下半部專門講「用」，你懂得了「為之下」，才懂得老子所講的「無為」、「不爭」的道理。

「是謂用人之力」，這句話是手段嗎？也可以說是真正厲害的手段。善於用人的力，也就是太極拳善於用對方的力量。太極拳的打法，不是與人比力氣的，是「用人之力」，借對方的力量打對方的。一般的對抗，對方一拳打過來有五十斤力量，自己起碼要有五十斤力量才能對抗，甚至要六十斤、一百斤的力量才能打敗對方。太極拳不是如此，太極拳「是謂用人之力」，對方打出五十斤力，自己只用一兩之力撥動就行了。對方用全身的力量打出來一拳，只要一躲開，再用兩個指頭一拉，就變成一百斤力量，使對方受傷了。那就是借對方的力量，所謂四兩撥千斤，也就是「用人之力」的道理。

或者說，老子的確是很陰險的，這是一種權術，不是道德了。其實不然，老子所說「用人之力」，是借力打力以完成大家的願望。

「是謂配天」，這一個道理千萬要記住，否則，「用人之力」就變成手段了。這個行為是以仁慈道德為基礎的，這樣瞭解原理，才夠得上「配天」，與天一樣的偉大。天有什麼偉大呢？「天何言哉！天何言哉！」當人們希望下雨時不下，天也不是人們請才做的，天是生生不息的，自然的法則，是一個必然的道理，這個必然的道理，也是說明瞭生生不息。只有仁慈，懂得了這個仁慈——付出並不收回的道理，才懂得老子所講的「德之用」，否則就學壞了，變成陰柔手段。因此，他加一句話，「古之極」，這是中國上古老祖宗的傳統文化，至高無上的，不可變異的原則。因為它高到了極點，所以這個原則是不可以變動的。

#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

---老子他說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兵法中的道德應用

這一章是老子引用兵法，以說明道德應用的原理。在後世的軍事哲學與兵法運用方面，老了這一段話是極其重要的，更是軍事哲學思想的中心之一。老子這一段話，不是老子自己的創作，他自己在文章中表明是「用兵有言」，說是抄錄下來的。但是，也可能是說，這是汲取老祖宗傳統文化的精髓，所以「用兵有言」，是上古老祖宗們對軍事哲學的研究。這個兵法，在世界軍事哲學上也公認是最高的。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這句話的意思是統帥的大軍，表面上看來不做主動，都是在被動地應戰。但是，如果依文釋義，就被文字騙住了，這樣去研究軍事哲學也就錯了，這與其他兵書上的說法也是有衝突的。老子在這裡是講戰爭的藝術，等於戰爭的應用哲學，看起來是不爭取主動，絕對是被動。實際上的意思是不主觀，不固執成見，而是絕對的客觀。其中哲學的道理，是要進一步瞭解真正的客觀形勢。

真正的主動是中心不動，不受環境的影響，所以說，「不敢為主而為客」。俗話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視客觀的形勢而動，不固執自己的主觀，歷史上很多人物把握了這個道理獲致成功。有人用了這一節的道理去創業即大獲成功，做生意大發財的則屢見不鮮。所以，「不敢為主而為客」這句話，就是善於適應環境，把握時代的脈動，把握一切的條件，而順著環境自然趨勢，達到自己的成功。

「不敢進寸而退尺」，這個道理，後世發展成一句名言——以退為進。上古用兵的最高哲學，常常不求進一寸而是退一尺，退就是真正的進。在我們中國的戰爭史上有很好的例證，故意退兵，結果是打勝仗，因而產生了一個戰爭的原理——驕兵必敗。一般來說，一個屢戰屢勝的部隊，打到最後，眼睛打紅了，頭打昏了，嘴笑開了，接下去也就完了。有時候敵人故意引誘你，故意讓你每打必勝，培養你輕敵的驕氣，對方所引用的，就是「不敢進寸而退尺」的原則。讓你嘛！讓你勝利到昏頭的時候，然後一包圍，你就整個完了。

「不敢為主而為客，不為進寸而退尺」，這兩句話是老子之前上古時代的兵法，老子也做了文抄公。在這本《道德經》中，老子做了兩次文抄公，本來千古文章一大抄，這也沒有什麼稀奇的。他在上經中提到「建言回」，所謂「建言」就是中國古代的格言。第二次文抄公是這裡的「用兵有言」，引用四句名人的話來說明他自己的道理。

老子所講道德的道理，就是生活的藝術。真正懂得道德的人，就是「行無行」，做了等於沒有做。也就是說，中國人講的做功德好事，不是明做的，而是「陰功積德」。古來的教育，做好事別人不知道，這種陰功慢慢累積起來，留給後代，留給子孫；實際上，留給後代子孫的還是教育。一個人真正的道德是不求人知的，所以，「行無行」就是無為之道。

不戰而勝 輕敵致禍

「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這就要曉得太極拳了。太極拳把對方擋開了，而對方還不知道，這纔是善於運用。手都不必動，已經把人擋開了，只有太極拳才辦得到；棚擠按，一轉一扭就擋過去了。這是要真功夫的，看不出來的道理，也無人可敵。把敵人丟開了，別人還沒有看到你用的手法，還不知道是如何被你丟開、被你打敗的，這是最高的功夫藝術。

「執無兵」，「兵」就是武器，手裡拿著武器，你還看不出他手裡有武器，現在武俠小說叫做「無影神劍」，沒有影子，看不見劍。小說描寫小和尚專門放無影劍，手一丟，對方的腦袋就掉下來了，連一道白光也看不見，那是最厲害的，不需要武器而可以打垮敵人。這種無形武器，也可以說就是聰明才智。

上面這一番道理，講起來每一句話都很深刻，我們現在只說道理，如果這三個字要加以發揮的話，必須加上歷史的經驗，引證很多的事實，才能說明這個道理。現在看到的「行無行」，只是哲學性的文章，理論性的講法，如果沒有引證歷史的經驗事實加以說明，很容易被文字騙住。「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大家都會念，會要嘴皮子的「口頭禪」都會講，可是忘記了整篇的原則和內容。

「禍莫大於輕敵」，這是一個原則性的說明，我們曾引用過一句歷史上的名言，「諸葛一生惟謹慎」，仔細研究諸葛亮，他唯一長處是一輩子謹慎小心。《老子》這章最後的結論，「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做人做事也是這樣，甚至於碰到一件小事，得到了十塊錢，一樣要小心謹慎處理。所以真要做到莊嚴而藝術的人生，就不要忽略每一件小事，也就是不可以輕敵。

這個「敵」字，並不一定指敵人，外來的境界就是敵，佛家所講的「依他起」，也是這個意思。中國文字中的所謂「敵體」，就是外在的環境，你的對方也是，所以不要輕視任何人、任何事。能夠這樣的話，你莊嚴的態度自然產生優良的品格，品格達到了最高處，就是最大的藝術。所以老子告訴我們「禍莫大於輕敵」，如果輕敵的話，「幾喪吾寶」，連寶貴的生命都會喪失丟掉。老子的三寶「慈、儉、不敢為天下先」，也不違反這個原則。

這一章引用上古的軍事哲學思想做開端，最後又講到軍事方面，「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遭受侵略的一方，不得不抵抗；起來抵抗侵略的這一方，叫做「抗兵」。我們的現代史，對抗日本侵略叫做「抗戰」或「抗日戰爭」，中國就是抗兵。日本對我們無端侵略，就是「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八年抗戰，我們處在哀兵的地位，全國的人悲慘可憐，受盡欺壓，人們心中充滿了憤怒悲痛，寧死也不做亡國奴，這是哀兵。換句話說，像我們打牌的，輸家要十分注意，因為贏家贏慣了，可能輕敵，一張牌打錯，反而輸了，所以說「哀者勝矣」。後世的人常用這個道理處事，大家讀了《老子》，就知道古今都是一樣，現在許多的俗語、成語都是從古書上出來的。

老子《道德經》最後十二章，是全書的總結論。從七十章到八十一章的十二章，是否就是老子本人當時所分的章節，在學術上一直是一個大問題。反正儒道兩家在當時的傳統觀念上雷同，並未嚴格分家。這本《道德經》是根據數理的觀念而定的分章，所謂九九八十一是陽極之數。在這十二章當中，除了對前面各章的學術引申之外，處處顯示老子對那個時代的批判，也是對他所處時代的一種諷刺。由此可以充分看到春秋戰國時代的混亂，以及老子對時代狀況的觀點。從老子這本著作中，人們可以發覺那個時代的錯誤，對我們後世的人，千百年後的人，都可以作為借鑒，因為，這是老子對歷史時代深刻批判的一種哲學思想。

#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

---老子他說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是以聖人披褐而懷玉。

平凡的老子，難懂的老子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他自己說，我上面所講的理論平凡得很，非常容易懂，也容易做到；可是事實上，天下沒有人知道，看了也不懂，也做不到。這幾句話等於是先知的預言，老子只寫了五千言，而我們已經研究了幾千年。古今中外，尤其現在這個時代，討論研究老子文章的五花八門，究竟哪一個人說的合於老子的本意呢？誰也不知道！

例如，我們在這裡研究的老子《道德經》，與多數學者們一樣，大半是借題發揮的；是不是老子的本意呢？那就在乎各人自己的修養，自己的智慧，以及自己的造詣與看法了。所以，老子說他的話本來很容易懂，可是天下沒有人懂，後世有那麼多研究老子的書，這一句話對研究老子的人真是一個很大的幽默。而且老子自己只寫了五千字，我們後世到現在為止，關於這五千字的討論著作，幾千萬字都有了，那也是很滑稽的一樁事。

這在哲學的理論上，使我們得到一個概念，就是天下的事物最平凡最平淡的，就是最高深的。真正的智慧是非常的平實，因為古今中外的人類都有一個通病，都把平凡看成簡單，都以一種好奇的心理自己欺騙自己，認為平凡之中必有了不起的高深東西，以致越走越鑽到牛角尖裡去了。

我們千萬要記住，什麼是偉大？什麼是高深？最平凡的就是最偉大，最平實的就是最高深，而人生最初的就是最後的。無論多麼高的宗教哲學，任何一種思想，最高處就是平淡。所以，我們只要在平淡方面留意，就可以知道最高的真理。老子不過是用一種不同的方法講出來，所表達的形態較為不同罷了。他只說我的話很容易懂得，也很容易做到，可是天下人反而不知道，也做不到。這不但代表了老子自己的學術思想，也是給古今中外的高明思想做了一個總結論。

老子與佛教的因明

「言有宗，事有君」，這兩句話老子先提出來，可是與漢末佛教傳來翻譯的經典大有關係。因為佛教注重因明，就是現在所謂的邏輯。西方的邏輯，本來是從印度因明思想而產生的，共有三支：第一是「宗」，就是講話有前提有宗旨；第二是「因」，就是申述理由；第三是「喻」，是用比喻說明使人瞭解。

在表達或思考一件事情時，先要掌握中心——「宗」，然後引申檢討相關的理論—－「因」。比如有同學說，老師我有事找你，這句話不是宗旨，他說我要研究老子《道德經》，這纔是一個宗旨。為什麼要研究老子？如何研究老子？這是你今天要表達的，這個是「因」。但是，常常是「宗」、「因」都明白了，可是仍舊不太清楚，因為世間的語言不足以表達。不但中文如此，世界上各種語言文字，有時都不足以充分表達一件事物。所以，我們常常感覺，人與人之間很多的誤會，就是因為言語文字的缺陷而產生的。

一個人講話的時候，聲音還不夠表達意思，還要加上眼神，還要指手畫腳，甚至於還要大聲吼。如果這樣仍不能使人明瞭所表達的意思，於是高明的人，像莊子、老子，以及各宗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耶穌等，都會再講些比喻，因為用比喻表達更容易使對方瞭解。例如說，你這個人蹦蹦跳跳像一隻猴子，那就很容易被人懂得，這就是一個比喻，使「宗」、「因」都清楚了。光講道理「宗」和「因」，沒有加上「喻」，不太容易使人清楚所說的道理。

所以世界上善於說比喻的書，就是宗教的經典；佛經也好，道家的經典也好，基督教新舊約全書也好，都屬於善於比喻的。而且透過一個故事比喻，使人瞭解後，罵了人也不得罪人。可是因為這麼一罵，連聽的人也罵進去了，聽者粲然一笑，就瞭解這個道理了，這就是因明的方法。當時，佛學傳入中國，翻譯因明的時候，第一個提出「宗」的翻譯，就是借用老子這一句話——「言有宗」。

「事有君」，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一個君，就是主要的中心，有人做了很多事，但自己究竟為什麼做這些事，連他自己都莫名其妙；因為他「事無君」，自己的思想沒有主宰，只跟著情緒在跑。所以，老子告訴我們「言有宗，事有君」，思想要有宗旨，做事要有中心重點。

老子根據上面這幾句話，做一個結論說，我的話是非常平凡，也容易懂，也容易做到，可是天下人反而不懂，反而做不到。這是當時古文寫作的方法，也許是當時春秋時代的古文。「言有宗，事有君」是當時的文字，不用聯係詞與介詞。老子是說，大家看了我的東西不懂，他就是不明白，其實我每一句話，每一件事情，每一個理論，都包括了「宗」、「因」、「喻」的道理。

無知的智慧是什麼

下面又轉了，說真正的智慧是什麼。「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這句話有兩方面的解釋，一方面照它本身的文義來說，老子是在罵人，因為人太無知了，太沒有智慧了，所以不容易懂我的話，不容易瞭解我的意思，這也可以說是老子的一句牢騷。

另一方面，這一句話有獨立的意思，是說真正的智慧是「無知」；智慧到了極點，知道無知之體，智慧之體，這纔是真智慧。有一本佛學的名著《肇論》，作者僧肇，是南北朝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之一。另一位道生法師亦受鳩摩羅什法師的影響，就是那位「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生公。僧肇法師年輕時跟隨鳩摩羅什做翻譯工作，後來寫了幾篇大文章，其中一篇就是《般若無知論》，被譽為佛學最高的研究。這不是工夫，而是真智慧，走上大徹大悟而成佛的真智慧，梵文就是「般若」。真正的般若智慧的體是「無知」。

當時這篇文章震動了學術界，一般認為人人都要求智慧的成就，如果真智慧是「無知」的話，我們在追求「道」之體時，又須以智慧求到「知而不知」，纔能夠證道。這其中的道理實在太深了，這是般苦智慧「無知」的道理。這一篇文章是用老莊的筆調手法寫佛學高深的道理，文字美，哲學理論深。

另有一篇《物不遷論》，在一千多年之前就說到現在物理科學所講「質能」的變化。一切東西沒有變動過，時空也沒有變動過，一切的一切都沒有變動過；就是我們現在坐車從臺北到高雄，在《物不遷論》的理論來說，我們沒有動過，你還在本位。因為《物不遷論》——宇宙時空固定一個形態，都在週期性地轉，雖然我們坐車到了高雄，但是，地球還在轉，轉來轉去始終在空間的本位上。所以，僧肇當時的四篇名論非常震動各界。僧肇除了佛學以外，也受老莊的影響極大，原因就是老子所說的「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如果依文字本身而言，這篇的意思是幽默人的，是諷刺人的。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真正懂我的少，瞭解我太多就太貴重了。因為你不瞭解我，所以我才了不起。說一句笑話，老子這個時候，以普通的眼光來看，似乎有一種阿Q精神，捱了打，心裡說，兒子打老子，沒關係。事實上，這兩句話代表了中國文化另一面的精神，這也就是他在本章的一個結論，「是以聖人被褐懷玉」。他說真正得道的大聖人，外面穿的衣服破爛，內在是無價之寶的玉石；換句話說，你不瞭解我沒有關係，我自己有道，貴不可言。後來「被褐懷玉」這一句話影響很大，廣泛被人引用。

老子《參同契》隱士

漢代以後的道家與道教，甚至於隱士之類，都受這句話的影響。道家一部名著，魏伯陽的《參同契》，在中國文化上被稱為千古丹經鼻祖。書中說到自己如何做工夫修道，修煉長生不死，以能成為超凡入聖的神仙。這是修道人必讀的一本書，修道的原理與方法都在裡面，不過很難讀懂。這部書之所以名為《參同契》，是因為修道做工夫的方法都是參合《老子》、《莊子》、《易經》這三本書的原理原則。後來道家稱魏伯陽為真人，道教稱他為火龍真人。

魏伯陽所著的《參同契》就引用了老子「被褐懷玉」這句話。另外書中有「外示狂夫」這句話，說一個真有道的人必須知道隱蔽自己，不表現自己有道，外表並不一定衣衫襤褸，也許外形瘋瘋癲癲，看不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雖然外面顯示是狂人，被世上的人看不起，可是，真有道的人倒是希望你看不起，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另一面。

我經常說，中國文化左右了幾千年的歷史，而真正影響幾千年歷史思想與實際的是道家的文化。天下太平的時候，都是外用儒家的學問；到撥亂反正的時代，都是道家的人物出來。出來的這些道家人物屬於哪一類呢？是中國文化從上古都有的一種特殊人物，就是隱士們。隱士是後世的通稱，漢代稱為「高士」，宋朝叫做「處士」，清朝也叫「處士」，這些隱士們本來是永遠不出山的。

所謂隱士，第一都是學問特別好的有道之士，認為人的生命不是究竟，否定世間的一切。第二，沒有個人的慾望希求。第三，在某一個時代，他等於西方政治上「不同意票」的一派，始終保留自己的一票不投，也就是對現實不同意。這些人學問好、道德好，可是都跑去當隱土，永遠不出來。所以莊子說，這些人「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連皇帝要請他出來做臣子他都不肯，各國的諸侯想與他做朋友也做不到。而這一類的人，卻深深影響一個時代的思想。

例如漢代，我們在歷史上所看到的商山四皓，雖然沒有做到真正道家的「被褐懷玉」，但影響了漢代早期整個的政治決策。又像東漢時的嚴子陵等也是一樣。其實歷代都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外表上都做到了老子這一句話「被褐懷玉」，甚至於我們民間流行的濟公活佛也是如此。濟癲和尚當時被許多廟子趕出來，衣褲鞋子都穿不上，最後沒有辦法，只好去喫肉包子喝酒去了。他也是「被褐懷玉」，「外示狂夫」。所以，在表面上，儒家與道家影響了中國文化，但隱士思想的影響更為嚴重，因為他們的學問都是帝王師的修養。

最近有一位博士班的同學聽我講課以後，拼命搜羅資料，要寫一篇隱士思想與中國歷代政治關係的論文。我說，希望你三年寫成，這個問題是老問題，太不簡單了，可是一般人從未注意，還認為是最新的觀念。

#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

---老子他說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強不知為知 毛病真大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真正高明之土，什麼都知道，一切都非常瞭解。但是，他雖真聰明卻裝糊塗，雖然一切知道了，外表顯露出來的是不知，這是第一等人。可是其他的人，自己根本不知，卻處處冒充什麼都懂，這就是「不知知」，這是人生的大病。老子這兩句話，指出人類千萬年來的通病。依我們讀書做人幾十年的感受，老子這句話極有深意。世界上「不知知」的人太多了，都是強不知以為知。明明不清楚，反而冒充非常瞭解，這是人們大病之所在。所以，學問真正到家，極端透徹的，他反而是無知，所以「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在文字的組合形態上，後世的文字寫法就不同，這是秦漢以上的文字。那個時候，寫文章不像現在用筆寫，都是用刀刻在竹簡或石頭上，所以文中的介詞盡可能部省掉了。如果現在來寫古文的話，應該是「知而不知是為上也，不知而知是為病也」。如果現在用白話文寫的話，想寫得清楚，要二十多個字，那豈不是又變成不知了嗎！有時候越簡化反而越容易懂。

除了說明知識以外，老子始終離不開修道的話。為什麼現在大家學打坐修道都沒有進步呢？因為你知道得太多了，又是禪宗，又是密宗，又練氣功，又搞觀想，但是任何道理都沒有清楚透徹。大家都是不知而妄求知，這裡任脈通了，那裡督脈通了，結果都是病象而已。所以「不知知，病」，就是強不知以為知。

真正的「道」，萬緣放下、一念不生就到家了，非常簡單。可是，現在也有許多的人都有打坐的經驗，明知道要萬緣放下、一念皆空，可是坐起來就是放不下，空不了。什麼東西空不了呢？就是這一「知」空不了，思想觀念在腦子裡轉個不停；分明教你放下，你卻什麼都放不下，所以就難在這一「知」

以禪宗香巖禪師的公案來講，他打坐參禪學佛二三十年，仍未悟道，他想自己沒希望了，決心不再搞這個玩意，但也沒有還俗，只是不再去用功參禪了。他改弦易轍去種田，想把身體練好，這樣過一輩子算了。他本來參禪盤腿很用心思，後來這一改變，什麼都放下不去管了。有一天挖地，挖出一塊瓦片，他撿起來隨便一丟，瓦片剛巧碰到一根竹子，啪地一聲，他悟道了。因此做一首謁子：

一擊忘所知 更不假修持

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

處處無蹤跡 聲色外威儀

諸方學道者 鹹言上上機

真正的「道」，用不著做工夫，諸方見道的人都說這就是上上機。自此以後，許多人學他，拿竹子來格物致知，打瓦片，打了幾十年也悟不了。所以，借用他人的什麼方法是沒有用的。這是講「知」，當你到達了不知之境，天地人我皆空的時候，自然就成道了。這是一個由形而下的知識，到達形而上「無知而知」的道理。

裝聾作啞 自在無爭

再其次，做人的方法也是這樣。比如我們都曉得唐朝代宗皇帝告訴郭子儀的話：「不癡不聾，不作阿姑阿翁。」做長輩的，有時候分明知道，但知而不知，裝作沒有看見。如果太精明瞭，水太清則無魚，人太清則無福。可是，在我也是隻會說而做不到，所以，一輩子也沒有福，看不見的也看見了，聽不到的也聽到了，始終想學「知不知」，而偏偏都知，真的很麻煩。「知不知」也是人生的厚道處，尤其是做長輩的，或者做校長的，或工廠老闆的，有時候要學到「知不知」。人就是人，有時犯一點小錯誤，你要偶然裝作看不見，下一次他就不會錯了。「知不知」是真聰明、假糊塗。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這兩個「病」字，第一個是動詞，第二個就是名詞。老子說聖人懂了這個道理以後，討厭生這個病，所以他不求知，因而沒有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因為懂了這個道理，他就不犯這個錯誤，所以永遠不病。換句話說，一切凡夫普通人，都在病中。這個毛病在哪裡呢？就在知道得太多。西方哲學有一句名言：「知識越多痛苦越大，學問越好煩惱越深。」

我們看到許多學問非常好的人，既不做官又不出世，只坐在那裡憂國憂民憂世間，這豈不是「病病」嗎？像清朝名士袁枚引用宋人的詩：「羨他村落無塩女，不寵無爭過一生。」一位飽學之士，反而羨慕粗陋的鄉下老太婆，一輩子過著平凡的生活，既安靜也沒有得寵或光榮，但是，也沒有受過打擊啊！「不寵無爭」過了一生，真有福氣。袁枚，因為他得過寵也受過驚，所以纔看到別人的平凡是福氣。真正鄉下的老太太們，恐怕還很願意到都市得得寵吧！所以，人沒有喫過苦頭，不曉得平凡是幸福；吃了苦頭以後，才曉得平凡就是幸福。

又如陸放翁轟轟烈烈的一生，後世直至滿清末年，都捧他為愛國詩人，成為他新的封號。但是陸放翁有一句名詩——「十年煙籠廢春耕」，因為他是南宋時代的人，知識多了，對國家的愛心也就太大了，所以感慨自己當時為什麼要讀書，最好沒有讀書只是種田，天下國家萬事不懂，也就少痛苦少煩惱了。這是講形而下知識與痛苦煩惱的關係。

下面這章是老子對時代的批評，對歷史發的牢騷。

#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

---老子他說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無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不愚弄社會人民 自愛而不自貴

文字的問題要先說明一下，「厭」這個字，現代普通的解釋是「討厭」之「厭」，可是，古文有時候是借用，作為「壓迫」的「壓」字解。「民」字，也不能看做專指老百姓或指國民。秦漢以前書中的「民」字，相當於現在白話文中的「人們」、「人類」，如果當成「老百姓」、「國民」的觀念看，會把古書讀錯的。

「民不畏威」，一般人並不怕政治的權威，政治到達最高的成就時，就是天下太平的盛世；當道德的政治達到不需要威權的時候，人們會自動自發呈現出道德，不需要刑法了。道德的政治，做到沒有任何形象上的威嚴時，纔是真正的威嚴。當然，這要靠每人自動的遵守道德規範，而不是依靠外在刑法的管制。

「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狎」是玩弄的意思，「居」字真正的意義是人們共同生活居住的社會。「無狎其所居」這句話，就是大政治不玩弄這個社會，這纔是真正的道德政治。

如果要嚴格研究這句話，需要列舉古今中外某些大政治家如何玩弄這個社會。但是真正高明的政治，是不玩弄人，更不會愚弄社會，也就是後世所講「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的道理。人不可自以為高明而去玩弄人、玩弄天下，而喪失道德。貪圖物質享受的人「玩物喪志」，自己的情操會墮落。「元狎其所居」，也是這個道理。

「無厭其所生」是不要壓迫人，上天有好生之德，人類的道德能持續發展，一切自然生生不息。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前面的「厭」字應念成「壓」，可是不能死啃文字。研究訓詁之學，又叫做小學，所以我常說要認得中國字。例如一個「張」字，不要以為只是一個姓氏，另外還有開張大吉、緊張等等，這些「張」字都因轉借而用法不同，各有其意義。上古的字，只有幾千個在運用，所以，同樣一個字，可以表達多種意義，多種觀念。現在用白話表達的話，有時候要用好幾個字才能表達一個觀念。這屬於外文的方式，而中國文字不同，一個字可以代表很多觀念。

「夫唯不厭」，因為你不施加壓力給社會人民，「是以不厭」，所以人民自己也不感受壓迫，自然會好好地活下去，活得很快樂。我們看動物世界，只要合於天時地利，那些動物自然就活得很好。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這是講一個道德領導的哲學，也就是我們自己的道德哲學。人要能夠自知，要有自知之明，老子在第三十三章講過「智」與「明」兩個字，就是「知人者智」，能瞭解別人，那是聰明智慧；「自知者明」，瞭解自己的纔算明。天下明白人很難找，真正的明白人，就是能夠瞭解自己，但是，人永遠不瞭解自己。所以說，只有聖人才能自知，不自欺，沒有主觀的成見，達到無我的境界。聖人也能夠做到自愛、自重；能夠尊重自己，纔能夠尊重別人，也纔能夠愛人。但是聖人「不自貴」，自己不認為高貴，不像一般人有了學問、有了地位、有了錢，就認為自己了不起，那就完了。那是徹底的凡夫，平凡的人。「故去彼取此」，真正的自知自愛不自貴，就是能捨棄了自貴自見，那纔是聖人之道。

#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

---老子他說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敢與不敢的勇氣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這兩句話非常重要，舉凡政治哲學，軍事哲學，經濟哲學，甚至做人的哲學都包括在內，文字又非常簡單。所以，也可以說老子的話非常平凡。西門町有些人被多看一眼，就會一刀刺過去的，這些人都是「勇於敢」，結果自己犯殺人之罪。所以粗暴不是真勇，勇是真勇氣，如果沒有智慧的判斷，沒有道德的修養，什麼事情都敢，那就會變成糊塗的廢人。當然，人們年輕的時候都可能犯下這種錯誤，自己認為很高明，很勇敢，什麼事情都敢做了再說。但是，天下事不能做了再說，最好是說了慢慢做；先把道理搞清楚，再慢慢來做。年輕人固然不怕錯，只要知錯能改，但有時候想改也改不過來了。尤其是歷史上的錯誤，沒有機會改過來，所以「勇於敢」的結果是殺。

應該勇於什麼呢？人生最高的勇氣是慢一步，事先問一下，有沒有把握？多考慮一下。多考慮一下就是勇氣，看見地上有一疊鈔票，只要抬起來無人看見，當然就是我的了。如果「勇於敢」，說不定刑警在後面，誤認你是小偷。如果「勇於不敢」，這個錢拿與不拿，再多考慮五分鐘，結果就可能不同。可是，「勇於不敢」是很難做到的，有時候被人罵懦弱；若怕被人罵懦弱，而「勇於敢」就完了。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其中「勇」是勇氣，「敢」是決斷。有時候講，貿然有勇氣地下決斷，並不是一件好事；有勇氣把事情辦得圓滑一點，遲一步多考慮比較好，也就是說拖一下不算壞事。但有些事情，絕對不能拖。那麼拖與不拖，以什麼做標準呢？其實上帝都做不了標準。「此兩者或利或客」，是利是害不一定，老子只能講到這裡，因為這完全是智慧的決斷，那是要真正的智慧纔可以決定取捨的。

那股冥冥不可知的力量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但是老子講出一個道理，當唐太宗李世民要為李氏建祠堂時，根據歷史學家的考證，李世民的姓氏來源及血統相當混雜；為了找一個古代有頭有臉的李姓做宗祖，於是唐朝開始找到了老子李聃，封他為「李老君」。經唐朝封成了神仙以後，老子這本《道德經》就成為道教的三經之首了。再加上《莊子》稱為《南華經》，《列子》一變稱為《清虛經》，就像佛教的淨土三經同樣的道理了。《老子》這本書本來是沒有宗教色彩的，但是自從到了道教手裡，老子變得充滿了宗教的氣息，被動地當上了教主。「太上老君一氣化三清」，等於佛家的三身。

事實上，老子原書《道德經》，沒有一點宗教的氣味，只有在這第七十三章裡，點出來了一點宗教的東西，就是「智慧」的決定高於一切。但是智慧之所知，與智慧有絕對關係，後人叫這個為命運，就是宇宙間有一個不可知的東西。這個東西，各人各穿一件不同的外衣，西方就叫「上帝」、「主宰」，印度人為他穿上的外衣「如來」、「佛」，中國人將他穿上的外衣叫「天地」。依哲學家、科學家來說，這是一個不可知的力量。古今中外人類的文化都曉得宇宙間有這麼一個東西，所以，利害之間只有智慧才能判斷。

這等於四個人打麻將，每人都有輸或贏的可能，有一張不可知的牌，不知最後到誰的手裡，只要這張牌來了，一定會贏。可是東轉西轉，不小心就落到別人的手中了，所以利害之間的運用縱然有高度的智慧，也只能相信形而上的一個東西。「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這是上天的意志，找不出原因，「聖人猶難之」，縱然大徹大悟得道的人，這種不可知的力量也難以把握。

西方的宗教講上帝是全能，但以宗教哲學來講，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是全能的，假使可以全能的話，上帝就不會無法對付魔鬼了。魔鬼與上帝是對立的，可見上帝不是全能。佛家也不敢說佛是全能的，實際上佛有三不能，第一佛不能轉「定業」，就是「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的道理。第二不能度無緣之人。第三不能度盡眾生，這是佛的三不能。佛一切皆能，但仍有三不能。

佛的解釋，「定業」是有一個時期的，或三年五年，或一百年五百年，在時空變化中，「定業」於受果報後就消失了。所以，「定業」也可轉，是由自己轉，不是佛替你轉。不信我的人，只要罵我一聲，已經跟我結緣，下一次就可能信我了。所以，不怕你罵，不怕你譭謗，我們兩個人結了一個緣，這在佛學也叫「定業」，中國文化叫做「氣運」。

小規模的氣運叫「命運」，是時間空間所形成的，時間空間不是它的主宰，是它的現象；但時與空這兩樣東西，也受宇宙間這個東西的支配，這個東西就是人類生命的根源。所以老子說，掌控這一點東西非常難，不是屬於智慧能完全把握的，所以說「聖人猶難之」。

如何做到不爭、不言、不召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這個「天」不是科學上天體之天，也不是宗教上的天，這個「天」在儒道二家是形而上的一個代名詞，一個代號。在印度也可以叫它「如來」，反正就是這麼一個東西。這個東西生長萬物，不與萬物爭，但是宇宙萬有，在它的手心裡翻不過去。「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永遠不跟人爭，可是人最後都是向它投降。形而上本體的功能，就有這樣的厲害！萬有最後還歸於無，歸到他那裡，這就是「不爭而善勝」。所以，老子一路說下來，叫我們效法上天無為之治，無為之道，才能做到不爭之勝。假使做生意，能夠做到不爭，就可能大發財，坐在家裡日進萬金，那是第一等生意。可是誰有這個本事、這個智慧？普通人一生都在爭，所以「不爭而善勝」是第一等。

「不言而善應」，形而上的天道無形象，無聲音，也不講話。有些宗教人說，昨天自己靈感來了，是上帝對我說的；有些人打坐，聽到菩薩對他講話。如果這樣的話，你要擔心患了精神分裂症，因為這只是魔道而已。真正的天道是無言無聲，也就是《中庸》上最後告訴我們的一句：「上天之宰無聲無臭。」照佛法來講，這是究竟本空，涅槃清淨，圓滿清淨，所以叫做無爭。雖然無言，但「不言而善應」，是有感應的。孔子在《易經系傳》上經就講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就是形容這個道理。這也就是「道」、「佛」的境界，是清淨空寂，如如不動的。「感而遂通」這句話是說只要你一動，他那邊就有感應，一種力量的作用就出來了。

「不召而自來」，人生的禍福善惡因果之間，沒有另外一個做主的，就是所謂的「無主宰」。我們中國道家的《太上感應篇》，等於是國民道德須知，也是中國古代闡述人倫道德的一本書，成為中華民族人人須知的手冊，至少百年來是如此。其中有一句重要的話，「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禍與福是沒有主宰的，也不是神祇。不是說吃了供養的豬頭地就保佑你，沒有供養的話，鬼就找你，那是空話。「禍福無門」，鬼神也做不了你的主，上帝菩薩都做不了你的主，只有人自己的心念，所謂「惟人自召」，是你自己召的。所以我們人生一切的遭遇，嚴格地反省下來，痛苦、幸福、煩惱等等，都是自己召來的。天道就是這樣一個東西。

一切都是自己的作為

「繟然而善謀」，「繟」是像網一樣的散開，如《華嚴經》所說帝網重重，在中國古文中就一個「繟」字。天道就像一張網一樣，無所不在，可是看不見，「而善謀」，意思是有其智慧。真智慧無主宰，但又不是自然，不是物理的自然。中國的成語中，經常可以看到這兩句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上天有一個東西，無主宰，但是也非偶然。這個天。天網，叫它神也可以，菩薩也可以，佛也可以，甚至叫它鬼也無妨；它不會與你計較這些名詞，因為「天網恢恢」，胸襟廣大。

講到宗教哲學，往往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宗教是講是非善惡的；但是有人一輩子是好人做好事，卻遭遇的打擊最多，痛苦也最大，連寫《史記》的司馬遷也曾有如此的懷疑。司馬遷為了替李陵說公道話，反而受了重刑，痛苦一生。他在《伯夷叔齊列傳》上說，所謂天道是真的嗎？假的嗎？我就不清楚了。社會上有許多好人一輩子痛苦，而那些壞蛋的生活卻舒服得很，樣樣好，人越壞生活越好。

對於宗教幾乎所有人都提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也確實很難解答。不過《金剛經》中曾解答說，假如這個人一生都做壞事，而一生還過得那麼好，是因為前生福報尚未享完，前生的利息尚未用完；等到利息都使用光了，本錢也收回了，下一生就受惡報。不過，下一生又看不見！那很簡單，一個人前生欠的賬沒有還完，所以今生倒楣受苦，先把賬償還，下一生就好了。

或有人說，這只能聽聽而已，前生及來生也都看不見嘛！關於這個疑問，只要從現實這一生去研究就會明白，「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老子剛才講，「此兩者或利或喜」，很難定論，因為自己嚴格反省下來，就會發現遭到最大的打擊就是最大的福報，如果沒有招到最大的打擊的話，大概命也不保了。當然人活著並不一定就是好啊！活得太長久也很難過，雖然一般人認為長壽也是福氣。

由這許多道理看來，才會懂得老子這裡所說的「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的意義。它沒有道理，沒有主宰，沒有標準，可是又有一個大原則，一個標準；這個道理，在任何宗教哲學上都是最深刻的一個道理。簡單一句話說明，就是因果律，自己造的因，自己自然得這個果，誰都逃脫不了。

#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

---老子他說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稀有不傷其手矣。

生殺大權不可取代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說一般人並不怕死，以做生意的人來講，中國老古話說，「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本的生意沒人做。」只要有錢賺他敢冒險，不怕殺頭；如果不賺錢要賠本，絕對沒人會幹的。為什麼會如此？因為「民不畏死」之故，人並不是真正的怕死，所以「奈何以死懼之」。從老子這句話看到春秋戰國時代，都是以死來威脅，作為統治的方法，這是最笨的事情。現在有些集權統治的國家也是走這個路線，殺了那麼多人，而人民真的怕了嗎？沒有。人們會怨恨反抗，就是基於這個威脅，所以說沒有用，因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假使說人的心裡真怕死的話，當局就可以用殺來威嚇，天下豈不是就可以得到太平了嗎？但是，根據歷史的法則，越殺越不太平，越以殺統治越造成社會的不安和憤怒。孟子也曾說過「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就是統一，政治的王道思想，不是理想主義，而是非常現實；真正的仁慈，就是最高的手段，也是最高的成功。不過，如果把仁慈視做手段運用，那就犯了錯誤，也就不會成功。這是老子說的道理。

「常有司殺者殺」，人們常以殺去威脅人，以為權威可以控制一切，這是絕對錯誤的。但是，無地間有一個真權威，宗教家把它塑造成一個神，一個魔鬼，或者一個上帝、菩薩，這些都是形象而已。任何的宗教都是反對偶像崇拜的，佛教也不例外。但是，為什麼我們也禮佛呢？我們也知道那是偶像啊！禮佛是因為他使自己生起真正的恭敬心，這不是偶像不偶像的問題。如果認為拜了這個偶像就得福根，那纔是錯誤，那是不懂宗教；任何一種真正的宗教都是不拜偶像的。偶像代表的是真心，是誠敬的精神，所以偶像並不錯。

在哲學上的道理來說，宇宙間真正的賞罰就是「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地生萬物，同時也殺萬物，因為結束你的時候正是愛護你。秋天到了，萬物必定凋零，今年的草木凋零了，明年的草木生長得更茂盛。不經過這一殺，就沒有下一次的生，所以生殺之間或利害之間，的確很難評斷。人的生死之間也是一樣的道理，所以老子提出來「常」，那是一個永恆無形的存在，這個「常有司殺者」，等於管理生殺的權柄。「司殺者殺」，只有它有能力、有道德、有理，可以殺。

「夫代司殺者殺，是為代大匠斫」，但是我們人如果替代這個決殺權，那就是代。這一句話很容易解釋，張獻忠的「七殺碑」有他的殺人哲學，他說：「大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一連七個「殺」字。人活在世界上，哪一樣事情對得起天地呢？這是他「殺」的哲學。可惜張獻總沒有讀過《老子》，「代司殺者殺」，張獻忠說他是替天行道才殺，就是所謂「代大匠斫」。

假使他是替天行道，就是代「大匠」去殺的。可是上天真正的鄶子手，它有好生之德，也有好殺之能，這是一個形而上不可知的力量。像張獻忠這樣自認替天行道，根本是錯誤的，因為老子說：「夫代大匠斫者，稀有不傷其手矣！」你代天去殺，很少有自己不受傷的。試看張獻忠的歷史就知道了，哲學理論雖然沒有錯，可是你不能代表上天行道，因為這個職權並不屬於你。這是宗教哲學最高的道理，也是中國政治最高的哲學，只有仁慈、仁愛，所以決不可以代殺，殺是另外一個道理。

#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

---老子他說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老子所處的悲慘時代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春秋戰國幾百年的戰亂達到了極點，可是老子沒有看到戰國的時代，只看到春秋的初期；那時的社會已經饑饉到人喫人的時代。莊子也曾經提到，後世必定會有人喫人的狀況。大家在史書上只看正面，如果看到歷史的反面，中國歷史上全部人喫人的時代可以寫一部專書。歷史上在某一個階段，曾把兒女互換的喫；天下大亂的時候，也有人母自殺以餵養兒女及一家人的活命。這類的悲慘事件，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歷史除了正面的光輝燦爛，查一查反面的記載，那就慘不忍睹了。老子當時已看到社會的貧窮，百姓的饑餓。因為春秋時各國諸侯只有富國強兵的思想，毫不顧及人民的死活；人民稅賦又重，以致民不聊生，饑餓又貧窮。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另一方面，諸侯的願望太大，頭腦太聰明，想統治人駕馭人，造成民窮財盡，當然「是以難治」。老子這些話，對當時的政治是一副清涼劑。其實，何止春秋戰國如此，全世界每個國家每個民族，到了末代，都有這種現象。由此可以瞭解，老子的哲學以無為之治為藥，是針對當時時代的一劑良方。

所以，我經常說，中國文化儒、釋、道三家，孔子開的是糧食店，打倒了糧食店，光喫麵包牛排是喫不飽的，會吃出毛病的。幾十年前打了糧食店，大家的腸胃部出了毛病，所以糧食店是不能打的。道家開的是藥店，不病就不需要藥店，一旦生病則非要去藥店不可。所以老子開的無為之治這一味藥是很重要的，碰到這個病，非用這個藥不可。佛家開的是百貨公司，喫飽飯又沒有病，有空去逛逛百貨公司，沒有空就不去逛。這三家店都是人類生存的必要，都不能打的，打倒了就麻煩了。可是，這個時代，豈止打了孔家店，無形中對這三家店都在打，打得我們現在很難辦很麻煩了。

這是說明老子提出來社會難治的原因，以及領導人太過聰明、有為，所以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老子同時也說明一個現象，到了某一個時候，人們寧願死掉，所以古時候有所謂「甯為太平雞犬，不做亂世人民」的說法。近幾十年來，這一個時代的人，生活得太幸福了；三五十年前經過變亂的人，都有亂世人命不如雞犬的感受，活得都不想活下去了。在清朝末年，直到軍閥時代，更是如此。

這種現象是誰造成的呢？老子說是人為的，上面的領導階層自己要求生，由於他們的求生慾望太大，要求過分，就使別人活不下去，也不想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軍閥發動戰爭，開始的時候，有一兩個日本真正有學問的哲學家便悲憤自殺，因為不忍心看到自己國家走上滅亡之路。這就是當年日本軍閥胡作非為，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而使千千萬萬人的生命犧牲了。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做一個領導人，不要只為自己而求生，如老子前面所講的「無為其生，而後生」，先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邊，為利益他人而做，就不怕活不下去了。就是這個道理。

#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

---老子他說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要活就要軟 想死就強硬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嬰兒的骨頭很軟，年紀越老，骨頭越硬，什麼都硬，死的時候最硬。所以有些人說，什麼都不怕，我這個骨頭很硬；真到骨頭很硬的時候，就是快要死了。人越年輕身體越輕軟柔弱。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這是講物理的現象，柔軟是生命充沛的時候，植物與其他生物的骨骼一樣，死的時候變硬。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強調用「柔」，也就是用「和平」。一般人解釋老子的「柔」好像水一樣，其實不是如此；「柔」是「和平」的原理，因此他說：「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這裡的「兵」字，不是指部隊帶的兵，是指兵器、武器；武器太剛強、太硬的話，就容易折斷，真正堅強的東西也是一樣。所以，最堅固鋒利的東西是柔軟的，可以永遠又鋒利又長久。「木強則兵」，木頭與金屬相比並不太硬，但是有些木頭非常堅硬，就可以做成兵器。做成兵器以後的木頭也完了，反而是自傷，這是講強弱之勢的原理。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強大的東西常處於下，而柔軟的東西則居上位。世界上什麼東西最強大？地球！什麼東西最柔軟？生物。地球再強大、再硬，還是被我們生物踏在腳下，我們人是柔軟的站在上面。比如一座塔，或一個偉大的建築，下面的地基都是最牢固、最堅硬的。塔尖塔頂之處，金剛鑽放放光，只是為著好看。

有人喜歡算命，我常說，這一代人的命，我早已算好了，是生於憂患，死於憂患。但是，我們這一代人真了不起，可以為未來的時代奠下基礎，未來建築的這個塔頂能不能造，就要看現在青年這一代的努力了。

我們今天講《老子》，也不過是拿東西塞一下牆角上的一個漏洞，大家要用自己的智慧去挖掘出來真正的寶藏。我再三強調孔孟之道的「四書」以及《老子》、《莊子》等，文章都非常高明，大家讀了之後，常被文字境界所吸引，陶醉在美妙的文學境界，而忽略了道理所在。孔、孟、老、莊等中國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一樣，原則都是說明因果關係，也就是現在老子告訴我們的。

#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

---老子他說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什麼是天之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宇宙的法則「天之道」，如拉弓射箭一樣，弓拉得滿，箭才能射得遠。我們中國人說，一個壞人還沒有受到惡報，是因為他「惡貫沒有滿盈」，等到壞事做得滿盈，如拉弓一樣，「啪」的一聲就射出去了。所以，上天之道是有一個道理的，也就是為什麼好人沒見到好報，壞人也未見惡報。西方人也說，「上帝要他滅亡，必先使他瘋狂」；中國人則說，「天將降大禍於斯人，必先厚其福而報之」。所以有時候得意不是好事，上天可能是要毀滅你，不然不會給你這麼好的福氣。

人不如意時，反而不會昏頭，而惡貫則容易滿盈，所以「天之道」像張弓一樣，「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弓對準目標射，太高時要往下一點，太低也不行，要技高一點才能射到。「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道就那麼公平，你這裡多了，他一定給你拿掉一點，少了又會補上一點。所以，佛學叫這個世界「婆婆世界」，譯為「堪忍」，說我們這個世界是缺陷的世界。《易經》也說這個世界是缺陷的，讓你有錢就不給你學問，有學問就沒有錢；給你子孫滿堂，就不給你別樣了，所以總是有缺陷不圓滿的。。

我常常對人說，老兄，你又有錢又有地位，家庭妻子樣樣好，你又要想成佛，那我幹什麼啊？樣樣你都有了，會有這樣的事嗎？像他們出家要成道的，樣樣都會掉了，只站在修道這一邊；站到這一邊，總是會少去那一邊的。像漢武帝、秦始皇，都是同樣的思想，既要當皇帝，又想成仙。天道不是這樣的，是「損有餘而補不足」，非常公平，像天平一樣公平。

「人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人類卻不像天那樣公平，人們錦上容易添花，更有損人而利己者，所以人道會受慘痛的報應。歷史到了大變亂時代，大的劫運就來了，這是歷史的因果。我們讀二十五史就知道，如何開國，最後就如何結束，對照起來是一模一樣。以因果的觀點來看歷史，非常有趣，像清朝滿洲人，孤兒寡婦帶了數萬人入關，歷經兩百多年時間，統治了四萬萬人，最後還是孤兒寡婦坐火車回去了。怎麼來就怎麼去，怎麼上一臺就怎麼下臺，一點都不差。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學道的人有一個原則，佛家叫「菩薩道」，「有餘以奉天下」，把我有餘的都會出來，説明天下人，多佈施給別人，只有有道的人才能做到這種事。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所以老子始終告訴我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個人做事也好，為天下國家也好，不要把你的成功看成是你自己了不起；「功成」是大家的；「名遂」，出了名已經不好意思；「身退」，趕快自己退下來，這是「天之道」，是天道自然之理。所以，把一切的成功奉獻給世人，佈施給天下，老子叫我們效法天道，這是因果的大原理。

#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

---老子他說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雲：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正言若反。

你能做到以柔克剛嗎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老子經常拿水做比喻，前面講過，佛家的因明常用比喻，其實三家道理的最高處都是相通的。水是天下最弱的東西，沒有骨頭的，但是，一滴二滴不斷地摘下去，滴了萬年，最硬的鋼鐵也被水滴穿了。無論多硬的礦物，都會被水滴出一個洞來，「弱之勝強，柔之勝剛」，這個道理個個都知道，「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可是，沒有一個人肯去做，都是好強好出頭，自以為聰明。

「是以聖人雲：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所以聖人說，做一個領導人，乃至於個人事業的成功，都要做到擔負一切人的痛苦。甚至一個工廠公司的老闆，都要能擔負下面人的一切苦痛，為部下挑起全部的責任，這樣才能做一個領導人。如果領導一個國家，能夠做到「受國不祥」，挑起全國的痛苦，把福氣給別人，「是為天下王」，那就是天下之王了，這纔是正路。「正言若反」，他說，我的正話纔是真話，可是人往往做不到，看起來像是說反話。

#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

---老子他說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把握原則 不求至善盡美

老子告訴我們人生最大的祕訣，如果人想做得面面俱到，那就絕對做不好。「和大怨，必有餘怨」這一句話，說明人歡喜怨恨，愛埋怨的心理是天生的。一般人指責現代的青少年不滿現實，我說不滿現實是古今中外的通病，不但青少年如此，我們也一樣。年輕的時候不滿現實，現在老了，照樣的不滿現實。不滿什麼現實呢？不滿於老年的現實，年輕人不滿年輕的現實，每個時代每個世界，沒有任何人安於現實滿於現實的。假使有人滿於現實，這個人不是聖人就是妖怪；當然聖人做得到，妖怪還做不到。所以除了聖人以外，人沒有安於現實的，因為人的心理很妙，沒有人是無怨的。我經常引用古文辭的話——「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無語怨東風」，一個人無事可怨時，還怨東風呢！當然，花落水流都要去埋怨一番，這是人的心理，尤其是年輕人的心理。所以，世間幾乎沒有一個人真是善人，善人到了「無怨亦無恨」的境界，那就是聖人、佛的境界了。

人要做到樣樣好是不可能的，因為把大怨化解平和了，那些小怨又會變成大怨了。「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所以說，聖人並不要求達到天下的至善，那是辦不到的。因為是非好壞，在哲學上來說，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是非善惡好壞，都是時間空間的變化，以及人為的因素而定的。今天我們這件衣服漂亮，幾年後就覺得不漂亮了，這都是時空環境人為的心理變化而決定的。所以上古的聖人不要求達到天下無怨，人人無怨。「左契」是指大的原則，守住大原則就可以了，不必去責備他人。孟子也說過「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世界上的人常常按照聖人的標準去批評對方，要求別人十分嚴格，但絕不那樣嚴格要求自己，這都屬於「求全之毀」。

世界上常有人突然出名，實際上那個大名不見得符合事實，這叫「不虞之譽」，是意想不到的恭維。聖人之道是把握原則，而不苛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真正懂得這個道理，那就瞭解了聖人之道是領導階層的大政治家，只把握原則，不求管理。「無德司徹」，「徹」是治的意思，無德的統治就是到處設規則，也就是管理，這是無德之人的做法。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是老子的名言，天道很公平，並不是說你今天拿豬頭拜他，他就對你好一點，他不管你拜與不拜，只要有德有善，自然得感應，菩薩也就是這個道理。但是，這兩句話有人提出來懷疑，司馬遷就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真的嗎？他在《伯夷叔齊列傳》中說；伯夷、叔齊這兩個人不是很好嗎？為什麼被餓死呢？司馬遷就是那麼幽默！這雖然是幽默的話，但是司馬遷父子兩人是道家的信徒，司馬遷常批評儒家，儒家也批評道家。

# 第八十章 小邦寡民

---老子他說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就是地方自治

許多寫政治哲學論文的人，常提到老子「小國寡民」之治，認為老子反對大國之治。可是我們中國是大國，如果要實行道家的政治觀念，是否要把大國劃分成小國呢？關於這一點，大家忽略了一件事，就是春秋戰國時所謂的國家，不是現在國的觀念；那時的「國」，是個地方政治單位的名詞，直到三國時代都是如此。到了唐太宗時代封地區領導人時，對他兒子還引用「諸侯治國」的制度，派他兒子到一地區去管理。所以，「小國寡民」這個「國」，是「地區」的意思。不要看到一個「國」字，就拿現在國家觀念來讀《老子》，那就不對了。

我們瞭解這些以後，就知道「小國寡民」就是地方自治，進一步主張要一個國家天下太平，必須國民道德充沛，人人能夠自發自動，國民道德才能提升，然後才能講自由自主，達到天下太平。這樣解釋「小國寡民」，纔可能是老子的原意。

目前世界上只有瑞士這個國家，勉強可以稱得上「小國寡民」，另外還有一個國家，全國只有三個員警，實際上那不是國家，那是他自己號稱為國家而已。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大家雖有最好的物質文明，但是重視的更是精神文化，並不太重視物質方面的文明。「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大家對生命看得很重，所以不冒死，而願意過著平安的居家生活，不離開生長與生活的環境太遠「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然有良好的交通工具，並不去乘坐；以現代生活來說，雖有高速快車，沒有要事，也不去乘坐。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去其居，樂其俗」，寧可讓大家過原始純樸自在的生活，安安穩穩，喫得好，穿得暖，住得舒服，社會安定，人與人之間道德相處。「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老死不相來。」曾有過山居經驗的人就知道，鄰居住在對面山頂，欲相見握手，還要走三天的路；但早晨起來站在門口，彼此都可以看到，打手勢招呼一下，意思說你去砍柴嗎？我也要去挑水了。

我以前過邊疆的生活，吃了油膩的東西，洗臉時，怕風大，就把沾油的手在臉上抹一抹，衣服上擦一擦，大家一身臭得差不多！但久而不聞其臭；又在地上睡睡，我覺得那個日子過得很好。開始不習慣，後來覺得天下昏昏，就在此地了此一生，也是最進步真實的生活了。現在有些人，家裡地毯鋪得厚厚的，做半天的工，工資已經夠用了，下半天絕不願意出來工作，也做到了「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有些落後地區，郵差被狗咬是第一新聞，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事情；世界大戰，你們去打你們的仗，與我毫不相干。

我們有一個學者去那個地區演講，就告訴他們：「天下最危險的，恐怕就是你們的國家。」但是他們聽了，以為這個人說的是瘋話。所以，最落後的地區和物質文明發達富庶的國家，都是同樣符合老子這幾句話的道理，只不過境界是兩樣而已。

#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

---老子他說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不美言、不爭辯、不積財、多付出、效法天地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好話聽起來都不好聽，而好聽的話卻都是不可靠的。「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老子自己也犯了這一條成，他還寫了五千言，還在辯論，違反了他自己說的真理沒有什麼好辯論的原則。所以要辯論就不是真理。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智慧到了，不讀書也萬事皆知。悟了道．一悟百悟千悟一樣知道。但是一般知識越多，真智慧反而被知識矇蔽，就是佛學講的所知障，知道得越多越不能入道。所以，他說真正的聖人不自私，不佔有，就是「聖人不積」的意思，不放在自己口袋裡。這與佛學講佈施的道理一樣，不佔有、不儲藏，一切貢獻出來。

其實，真能佈施出來，不但你自己有貢獻，而且給出的越多，你的成就越高。「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你真為人服務的話，付出得越多，你自己則會越加富有。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這是《老子》真正的中心，要我們效法天地。天地生長萬物，生生不已，只有付出，不想收回，不想得到報酬，所以天地還是天地。人處處要想佔有天地，佔有別人的利益，結果反而什麼都得不到，這是《老子》告訴我們的原則。